



棗林雜俎序

膠東高弘圖撰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
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
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
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
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
墨瑩誠說林之蠶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
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
崇禎甲申九月既望題於白門公署

舊藁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慟不止羊曇山陽鄰
笛之哀奚翅向秀哉因錄原序投泪識其末

題棗林雜俎

吾僻處孤廬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
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
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輜軒之下材痴詮之餘嗜也說部充棟錯事見
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
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
雖在雞肋猶為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
於杭者四傳德祐未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
且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無從庶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
也



棗林雜俎 智集

逸典

朱家巷

石農器

汪清木首

二豪遺裔

鉄券

齋官寢具

内官勅封

社稷壇

本縣官師

後湖冊



疑像

保越錄

避諱

祭糧田

下操牌

戶帖

功臣廟

官銜

縣令並僉

食鹽



錢爐

照略官

衛所遙轄

賀節

夜鈴

品官酒具

鳳陽興福宮

占籍

太廟銀葉

孔子像

信世子

課裁桑棗

屯田

吏卒支給

戶口婦女

詔勅筒

總兵體統

御史首道

瓜哇移文

官難

不禁服內生子

朔望行香

木鐸老人

昭示奸黨錄

江南牧馬

郊燈

國初抄劄法

鎮江輕租

內庫

奉先殿薦新

武職馳封

同宗

宋濂

功狀榜里

恩榮宴釋父

建文皇帝遺跡

沈萬三

征南將軍印

勳嫡

番經臺

神宮監

淨海

門禁

韓魏李公燈榜藏勅

楊彞獻詩

經進集

丁玉銀錠

建文皇帝葬

方孝孺辭稱先生

許觀考滿呈式

建文遺臣

茅大方

建文書法擬

脫驂治賄

崑山鄉舉

神印

佛郎機

史官侍班

兩京宮殿

賜宮媛家僮

雪菴和尚詩

高巽志謚

黃鉞裔

烏鎮九老會

神虎

世廩生

永樂程錄

宮妃歸盛

西京官俸

留都官擁蓋

中使司

巡撫歲入京

大臣除伍

蜀師聲炮

典史進俸級

太宗伯不繇翰林

呂尼沮駕

軍運

南京貢船

松江布

南京左侍郎

大臣馳贈革職官

兩宮三殿災

皇店

不奪功臣宅

學憲兼民事

孝子孫庸王相

高鑿

景帝墳園

江南民運

上林苑

教官考績入京

浙東銀冶

閣臣賜蟒服

皇莊

教諭李璧

教職左遷

富春謠

楊循吉

御容藏殿

大司馬起復

御駟

嘲邊

青田

李偉

少宰被杖

長昂射子

宸翰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省掾何麟

蔡鼎

勳位

鷹犬蟲蟻歲給

貢象尾

金甌再卜

宥隨駕監生

詰惠山神文

緬首詭貢

朱國祚

太廟羊角燈

傳戴煖耳

日本關白求封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取括子松

王文肅晚召

安南上書

荒慘

分黨

魏忠賢

辛脫黨籍

劉詔耿如杞互誚

周維持

喪儀

朝鮮上書

東宮冊婚

川扇

閣臣避道

戲賞

八品官貶封

熊廷弼王化貞

誤罹黨籍

火福尚書

孫尚書寒窗故人

鳳見

滕陽驛詩

陳明卿憇下獄

安南

主簿寃縊

登極天鳴

東宮不利

治進香內臣

徵盜

五經登第

南場關節

輔臣不給驛

御膳

孫相國行邊

暹羅貢表

三王之國

許志吉

戊辰首科

問難

逆案

偽巡臺

館選

宸翰

陳啟新

內閣秉燭

堂饌折價

何相國市德

袁崇煥

萬仞宮牆

詞林題補

六曹章奏

內臣帶

泄旨罷相

祐聖觀開勅

生日移賀

貢士騎射

黃道周

移抄

烏程長洲之隙

鄭鄭

稅監

周延儒

磨碑

揭長安門

朱萬年

過周謀

鄭以偉

饒司新例

張春

詞林之壞

分票

講臣

御史改武

德府窖金

謝秉謙

盧溝城

箕書

逆榜

蕪湖兵擾

禁金銀酒器

孝陵夜哭

館陶全城

熹宗寶錄

堂婆

盧象升

周士樸

和杖

內臣兆蝗

悼靈王

左良玉

女慘

館課

先帝改謚

棗林雜俎 智集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 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

楊儒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斥衍不見邱壟人稱卧龍岡也嘉靖時

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蕪

僅櫟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壚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

可質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

埋玉疇能辨之 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

句容朱家巷祖陵 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尋以地脈

罷其役 見焦澹園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
真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 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
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沒
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婚戚里恩
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勳為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

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 戒菴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
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士
之類戒菴誤矣

二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通居興國大
名瑞昌界上族指蕃獮崇禎壬午 登鄉榜

張士誠遺裔為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洒埽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
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

石則會典失於深攷 盱眙縣志

鉄券

鉄券國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
候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
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
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
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文忠事其誥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
間鬱為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
爾守毘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巨測惟爾之固吾圉也
其闕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勩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

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皇后助 太祖勅業有牌視晴雨下操夜嘗張蓋庭中聞雨聲即牌
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閤者今蓋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 太祖黃綾被紅布茵莞席蒲鞮 明制宿齋進銅人執
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
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鄧德左侍
郎程進試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又本州縣正從官
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

縣志具戶帖式於左

一戶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係包信縣人民
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男五兒二十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一歲婦
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小二口次女荆奴十三歲事產瓦屋三間
二頃男婦二十三歲南北山地

右戶帖付傳本收執准此

寧國知府廬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
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貽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

國功臣廟常遇春廟像烏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官銜

文臣官銜支俸勳戚宮銜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
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錄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泌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翔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
泌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泌水志或他邑或他官

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啣衣不啣冊每曝冊發其
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
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
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為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
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
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淮南
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
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
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
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
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
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募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
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
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
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
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軌之民各分其
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 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
鈔貴竈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灶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

水鄉灶戶水鄉灶戶初制募民為竈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灶籍實非灶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為大塹潮上則塹塹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鹵醢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雨則鹽減鹽粒大而甘孫廷銓

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井擁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訥發之名曰埋沒鹽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擁出鹽七

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擁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爭羨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鹽井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貼鹽倉。井大者汲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一斛可得鹽十五斤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鏃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鏃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鏃止

用鑄到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
壅

屯田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犂歲徵穀五
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
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
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隣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
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
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未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

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
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
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
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項徵子粒糧
六石按屯租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
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羸老者殘疾者三斗

衛所遙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禦千戶所置於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

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醜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贊語

詔勅筒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即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故輒欲鈞禮違違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甕漆木器按太祖起民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污罷斥者改折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

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為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 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

中都攷史不載新志

瓜哇移文

瓜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灶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習例也

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藕戶窰戶羊戶

官儼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儼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教東谷贊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懌諭嚴嵩曰禮官得毋言

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

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

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九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熟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拾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拾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鼎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勳齋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倖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為泛役胥徒等賤

課栽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殿最係之今典史具成績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彙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

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圯遺礎尚存人疑其有藏金頗坎掘翰林院四書櫝各高丈許工部節慎庫四銅櫝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祿寺鉄木酒榨每榨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杆高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用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劄法

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一應孳畜粗重物什盡行變賣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

勳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鬪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答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募賓稍為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為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為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王僅呼為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得尊官亦得用

軍法誅之 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色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

一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秤閱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筦庫內臣亦然獨文官不搜 即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厯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廠訪知費千餘金

方免參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薺十斤上元江寧辦雞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辦二月子鶩二十二隻外副鶩二隻兩縣辦直芹七斤萹蒿七斤臺菜十五斤兩縣辦三月笋十五斤山川壇辦鯉二十五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園戶王瓜百三十枚兩縣蠃蛄三斤雉六隻兩縣五月桃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園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七月雪梨二十斤寧國芡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棗十二斤江寧八月茭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園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枝鱖魚二十五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糴米一斗山川壇粳米三斗江寧九月

香橙二十斤園戶編十五斤河泊所栗子二十斤小紅苳三斗江寧砂糖一斤八兩十月柑二十五斤橘二十五斤吳縣活兔六隻溧水溧陽山藥四十斤句容蜜一斤太常寺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甯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貶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今世升必都督其崛起至叅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樞魏國公冢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喆之英詞臣代言
恐未敢稱同宗或 上旨然耶野史謂 太祖嘗欲繫族元晦容或有
之

李韓公燈榜藏勅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寔世居徽郡祖 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
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
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謫佃績溪之龍關家藏
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寃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 復還所
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岩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
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
臣韓云 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
盛慶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勅滿捧此

勅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謚同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
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
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 臣祖盛慶奉勅遂同乳媪襁負龍關相延八世
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 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衰
殘進暮 臣嫡長代費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宗
誼奉聖諭至閣云朕讀皇史歲尊藏御筆折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
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為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
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
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 臣詣皇極殿恭驗 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
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 皇祖親筆行草皆花健有法而所進不然
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逼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
皇祖初年戒勅諸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之

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內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盛慶三名則盛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盛慶等名善長賜死芳茂俱赦弗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可疑四也封內誤書胡惟庸為維庸李祺為奕棋之棋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勅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尚書何如寵俱叅其謬如寵曰臣質問世選年二十歲任績溪九都龍關問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又貧農上

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回來又問封面寫盛慶封內又李盛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無福慶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偽而應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云云兵科給事中宋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詰自縊今日止令致仕尋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因於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因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為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所謂盛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伸佑俱誅死所謂宗孫盛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按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宜生鸞世居聚寶門外竟論世選死

談遷曰李世選所上 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竇嬰所上大行手
詔同嬰豈作偽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 高皇帝開天之事
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違違有之福慶延
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偽必
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其曰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長死未即自
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 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爵非
一紙即復存疑可也謂作偽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 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璉書於核內藏於

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秩宋手
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 上欲試先生以史事四年
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史事也正不必諱
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
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
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彝獻詩

餘姚楊彝宗彝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成貴州普安衛宗
彝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
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莫辨月明千里泪頻揮丹心一點
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 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
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 黔紀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為禮部議制主事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岩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父謫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楚紀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為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離伏亭叢記俱載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帝避難處也豈誤榮為永誤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恆暘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卧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為劉氏書玩畧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英廟成親親之

仁亦千古一快 黔記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
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華臨其一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
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
有羣鴉早晚朝

右題金筑二首馮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
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
未休 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
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
知音了悟功 黔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 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

碑記有奏草自稱匡僧瓊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曆戊子老僧
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 建文帝云棲山四十
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 大遮山東明寺 帝嘗隱此有遺影云 帝自寫今塑
其像髡髻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局近水魚遊千
頃碧長空鳶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媿我遠來
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 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
道逸未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移
榜去懼禍鏟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帝墓在西山聞嘉靖十五年九月

聖駕嘗幸此

王在晉長安客話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

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

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都尉

鞏永固請追謚稱皇帝

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止

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

楊士聰玉堂薈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災梨輒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斲作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三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為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會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一過名

無 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
通蒞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舊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匿廣文解舍中得脫遺腹子 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
子長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閱之令仍黃姓後
黨禁解萬麻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
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曰此為真彼贗也縣官請其故曰身
即侍中族裔往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程翁二氏
永戍廩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貴池蔡生說
吳人許觀字灝伯有高行不仕與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江貫
道畫卷

高異志謚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異志謚文忠貢士沈純祐秀水志
周立初崔林集異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
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異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
未之詳也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
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中途歎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
水死

朱寧一名甯字士安洪武中

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

闕盜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
節因械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
赦歸以至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以上俱湯溪縣志先

屬金
華縣

仙居顧碩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 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
棄官逃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出牧携一竹筍緘
滕甚密暮歸即枕之卧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悶悶不答至永樂
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
飢欲歸去幸何幸何幸何乃開筍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
乃碩也 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飲酣輒書
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澺淚又嘗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
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袁
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贅一婺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
布表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 先帝御諱 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 題

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踰
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闕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
緣見袞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
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
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真定知府全椒徐文晟 貢士 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孝官
戍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寃得未減

黃鉞裔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揚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 許
子洽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盧陵彭與民拾遺攜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勝過鄒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詞今石刻首四字鑿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

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遜荒行道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夾河之戰先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翼日戰必勝翊日為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盛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驂治賄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 上出內廐鞍馬賄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 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知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

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
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
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戒廢漫筆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勒石
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劬王永和夏昶是
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偶桓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
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樂見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文從
谷曰慈谿

宮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盛陽侯陳懋女受冊尋命歸寧父母賚
予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少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
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鳥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閱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騶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闈人為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戌籍盛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為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焘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為洛川縣主居第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安可遽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鏡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 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
三之一今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月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裁
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五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聰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
清縣志 攷 先朝實錄優於下吏類多匪獨何聰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為園人隸
太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得息補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
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為藁葬已而生庸比壯語及

輒哀三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寧求
不得遂披髮曳鞵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滲漉之
血輒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圖廬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
後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
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既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
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
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為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按
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
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簟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卧牀
第取母足加腹煖後賈齒盡落不能啜含哺哺之病遺矢簣上必自舂
滌其喪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跪墓獻哭
噫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

靡士或迷方輕簿認詞去道遠而故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
王目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
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 涑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盛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曆庚
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曹署著聲

高鏊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
醫官居京師鏊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
諫 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跪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戍烏撒衛嘉靖
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鏊者而鏊亦自晦匿不
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即

武廟時徐鏊耶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 上出紫荆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 上怒叱捶之尼
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為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
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
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
萬一千五百餘員名

客座贅語漕船一萬二千
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河南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俱各原衛所造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船正米三千三百石定一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民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焉正月解

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船挽進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六千。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糧萬千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一年安吉知州舒城鄭昌

奏除安吉白糧

無錫縣供御上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常用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損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十扛

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監鮮筍四十五損船八鯽魚先後各
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內守備鮮椒欖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筍十
二損船四木犀花十二損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損船六柑橘甘蔗五十
損船一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損船三醃菜臺等物百有三罈船七
筍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鮓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
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罈船四鷓鴣鴉等物
十五損船二司苑局葶薺七十損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損船五苗
薑百損船六鮮藕六十五損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損船六內府供應庫
香稻五十損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損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損船五
御馬監首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
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頃
三十四畝鷺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
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鷺一萬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十隻
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雉嫩雞各十三隻鴨
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宮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
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十五隻鷺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九千內府供
應鴨子三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
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收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
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犝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
十九隻縣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

七隻兒豬六十六隻母豬千隻

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腌豬二千口正旦冬至節肉豬千口 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隸並緣為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 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匹有奇萬曆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為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為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金五年減一萬。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按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貲贈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濼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

萬五千八百十四金煤窰七十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金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為曰明臺為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宗守祭器尚可為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
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柟蘭州段昺鄠縣王九思盤崖縣王元凱
商州南鐘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鏞慶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
規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先帝與陛下
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學正魏
謐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
錡學既醕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
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偉泰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
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
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
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
先生遺集錄之以存籛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
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
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
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省掾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回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臣拒
門者撫按而下皆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為耳
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上怒麟一身不足卹也至京奏
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
啟門恭迎鸞輿臣罪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
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



東門守臣鄧暉拒而弗納光武以暉為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鄧暉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鄧暉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

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為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卮言因而傳播天下冤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顛不以伶人事也馮元成文集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即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蔡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杌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 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恆謂方領勅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詩立墓山堂月色明烽煙照見闔閭城徙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烏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尚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豬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菜豆葛林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費其費罷之

御駟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烏五花駿彩麟文豹金麟絳虬攢玉

騮玄雲駿躡雲駟五 駟

熹宗烏騅束玉帶

思宗四駿太平駒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暹羅貢白象道覽使者以珠寶飾身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朝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禎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 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貯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 上下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

李標錢龍錫

青由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畢稅後青由之散恆至歲終萬厯來民間并不知青由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厯杭州志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俟攷

省隨駕監生

萬厯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甚 上諭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坊墁既貴函封坊刀 慈聖太后嚴密外家或子

弟陳乞命進坊刀示之曰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 潞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 太后命大璫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厯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慧山談修作詰慧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即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遣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橐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王少

宰篆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祿曰君善為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酋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遣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特上金葉表上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為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彎弓送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曆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

服侍班

乙未修撰朱國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道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

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
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
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謂烏紗帽阜靴黑角帶也又
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
蒲鞋末年中宮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 安謹稟
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
恩擔當如此昨見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感心大事已
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

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 計開 冊封勅書印信并各項儀制

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
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求 天朝治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世修

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輝元平國

寶豐臣隆景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宗豐臣調信豐臣

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 西山久助 吉田善吉下甲

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丈夫小昌久次 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付十五張亞都督札付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 天朝爵秩遵 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幬無私仁育遐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攜於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眾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於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于屬藩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命凡爾國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為中國之藩維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又安中華將使溥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為通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眾復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差游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眾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

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覺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 金箱犀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 青褶襖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件 七旒縐紗皮弁冠一頂 疏珠金 玉圭一枝 全 五章緞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玉鈎 全 纁色粒花錦綬一件 金鈎玉 全 紅白素大帶

一圍 大紅素絁線烏一雙 織 丹礬紅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絁線
二匹 黑綠花二匹 深青素一匹 羅二匹 黑線一匹 青素一匹
白毳綠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誥文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隆宜續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閭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竈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祗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昫書奉天朝石太師閣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寶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霾漸盛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一朝狂風大作浪過於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眾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眾盡數撒歸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惟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惟敬已至相罵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惟敬渡海

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飛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要穀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費至馬嶺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烏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工兵能進不能出故懼我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關白天朝差冊使出釜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費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
准本部題覆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誥勅符
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皿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庄田場廠文冊
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 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
明具奏欽此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
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啟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禎王元妃
王鑰男瑁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籍有無見在事
在先王非係侵占無妨從實檢奏蓋聖主明見萬里自有睿斷非臣等
所敢輕議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
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
襲王錦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
號勘合損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

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瑁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 聖旨這
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便前
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備移到
臣准此案照臣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疎虞不待部 檄到
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
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
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
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
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叅政陳
璧副使張季思叅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翔等迎
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鄒質魯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
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尚童帶同承奉郭倫等面啟楚王請合

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并諭本府原無積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冊封為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令王守仁奏稱弼男王鑰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瑁挾貲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閱念親戚相依等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鞫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邱壚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

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收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煥與槐訐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兩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王弼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予父薨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熿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

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阿魯禿等處建大功特賜秦馬三十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即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

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証至萬厯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明旨子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余言欺誑余願帶同宮眷避出外宮聽憑欽差并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掘等情并具揭送臣等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僅舉數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舉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本王具請搜掘矣臣等伏惟楚王 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貲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避宮出搜掘毋乃非 皇上親睦之意乎況其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掘王弼遺貲諒

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 明旨仰見聖心原為關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瑁撫養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鑰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奉 太祖高皇欽賜萬厯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 皇上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日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况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容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辛丑 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兩

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萬有奇

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栝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令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途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

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羣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閒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刺切言路蓋華亭陳繼
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騏吏部遠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
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厯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
望鄉耆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敏德還溘陞
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祚富平孫丕揚俱不避閣臣輿見忤張新建位遂訐富
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
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
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

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
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
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過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
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人某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
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迄奉我
主差往葛王省墓忽遇風作遍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
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圍俛首受縛今縲繼我羈縻我
以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寧有不同
者如皇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
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

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
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直不一錢 上喜其颺轉賞千金羣閣豔之
募製銀舟注酒帆舉機拭巧絕費百金 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
厭即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柄篆當 上心嘗跨馬
命義操筆而從既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 上自操筆
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餽

荒慘

萬曆丁巳戊午山東海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
弟並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以誠朴姑曰爾弟為
我嫂釜中羹矣兄未信揭示炕下之首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携姑以

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
皆競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直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
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度不支質米肉雜以砒霜啖訖俱
死

八品官貶封

八品官例不貶封萬曆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
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為令

分黨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
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始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
峻及相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

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專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塗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 向高 於萬曆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為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為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直 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各姓無傳焉萬曆時宮祿不恆給 皇孫苦之諸閹戲曰 陛下萬歲 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飲啖中其欲及 上即位寵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官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澹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刑黨籍潘汝楨之倡相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為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幸肩半天否則無天矣

又書囚字某心知其謬說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遁

誤罹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馬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啟末陝西巡按莊祖謙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疾甚意魏闈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卻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暗與卻合矣

火逼尚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尚書時稱火逼尚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撻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誚

薊鎮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謁懼謹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己巳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又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窗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為巡臺留飯五簋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窗故人相見巡臺意密客坐竢之屢求面已設菽乳指曰此吾寒窗故人也

周維持

璫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啟二年禹州守莫

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嘗

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雨雹鳥雀凍墜
無竿訛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啟初壽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日懷裏呱
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兄向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史李應昇
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悽切
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鄒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
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湮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禿慘

霜碑有客巡簷淚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岐六歌兒女
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為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知又亡何
鄉人和詩一行已遺淚為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
偏向偶曹岐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寸
心應許夜臺知 題壁何知峴首碑淚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
石生死何妨路見岐明月有情窺戶入殘膏無焰帶燈移舊時遺筆無
尋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憇此館詩存
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為孤忠寄
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立黃判路歧客路似名
驚易去人心如官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簡還留野乘知按亡何
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瑋

孫相國行邊

孫愷陽相國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畧王巡撫棄師之罪謂
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
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蓼洲 順昌 周季侯 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
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挫過

暹羅貢表

天啟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入貢金葉表
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倫帕臘陸悃西啞卒贊鴉普埃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啟 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
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叭具沙等捧貢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
奉勅諭厚賜回還開讀拜受恭詢 聖躬祚祉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

任懽懽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
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即勃查緝副貢使
臣坤加離顏那捺邁低釐臣乃實填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
等乘船一隻捧貢金葉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
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微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
遠之義並祈往來不斷使獲悒悒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歸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
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研光雙面花
幔二條采色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鳥文研光雙面幔二條采
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綿氍帕二條象牙三百斤
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荳
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進 皇后上品龍

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
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
十斤藤黃速香降香白荳蔻大椰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賀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曆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
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
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綿香八十株白色上絹二百匹犀角
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
通事一員阮日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啟阮世閱從人十三
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瑋裴必勝阮瀨通事
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棫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觸而
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
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
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豎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
制

主簿寃縊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

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孝廉

某某

居間瓜分並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死杭城海會寺中猶
胸抱寃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兌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曆大理寺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

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御臺
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室不避戚黨徹人切齒已事敗
即訊歎令葉高標繩之前為伏謁者志吉囚服踞高標故下堂揖志吉
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為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
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
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
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沂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
胡守恆行人楊于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

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劬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
有 武帝畿至覆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
復瑣瑣

治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慾動偶語閣臣歎曰 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繇冢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諫許
譽卿摘冢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秉成於閣部而

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徵盜

壬申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肩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異迄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接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脅邇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 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披特置第一免

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屬過嚴陷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奏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啟甲子亦全經 推官山陰祁彪佳異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

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張燮 羅大猷己卯山東萊陽宋瑚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 颺 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做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朱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塞庵相國日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

學月課庸拙謔字雜出矣

南場關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劾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奢閹嫖刀青山綠樹為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尚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侷詩閹嫖子奢莫之媒也嫖母刀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閹嫖子奢莫知媒兮嫖母求之又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旂公署每對用璽六顆遣官馳賜

己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 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

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啟新

淮南陳啟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大璫曹化澹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啟新走免不知所終啟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啟新讀室礙為窰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脈窰戶坎傷引李所示為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牖不北晝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興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菲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麻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吾驕次輔日直票擬時泄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則曰某

某為之或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逸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輒改所票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樹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臣同年也任事

洪

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非其才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

稱之長洲言操江都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

德州謝太宰陞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為下

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覲齊撫太宰糾之申逮戍工

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票旨

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

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誑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叅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晚坐會閱長洲艷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矚烏程翼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並罷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寧遠值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彈文孫笑曰若然幸為藉重第不肖去後經略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略矣未知巡

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蹶

己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某千總陳某使建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款索通賞且佯輸彼情約殺烏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饑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糶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先計搗軍橋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笥槍二馬俱解京

鄭鄮

庶常武進鄭鄮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啟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抵舍是日鄮傲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曆己丑庶常蔣恬庵

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礪齋汝砥謂以齒夙得
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庵不同亡何嘉善
錢相國士升及唐總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
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
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縉川張
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
立下鄴獄論殊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鄭覺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濰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呂大器
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郎賈譽長洲曰此好事何難

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家居邊入京烏程異之烏
程雖陰伎練習朝典人不能給而上苛嚴細故票擬改至再四不允
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上
終不自明必閣臣察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啟事稱
武進宜興何如窻

吏部擬各官罰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
程獨不填聽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人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聖

性嚴馭宜興笑曰 上易與也何過慮為蓋宜興潛通官府得其關捩故有羲皇上人之說晚益黷貨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他謚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恭駁近虛文塞責於大字多畧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啟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令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花金以至素銀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

關

關袖中商

泄旨罷相

巴縣王相國 應熊 被論命未下遣探閣指邊疏辨 上詰其繇於是中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之出城遇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勅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顏繼祖代鎮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緹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其宦

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讀佑聖觀

過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過周謀以通路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
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化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
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厯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 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
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
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 歲 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遂以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裁宜興時

規之終不解也臨票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票僉例
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
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
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為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
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壺集畫壺者小兒
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為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鹺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鹺司辨具沿為故
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
猶狃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

司己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叅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
誦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
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 上敷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
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鄴為解曰君
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
如宰予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
仲以此損賢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祚布
素宜也若世閱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
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宦奈何驟污我包

長明記

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
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閱籍則監生涂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之北行遺
二十金為橐餼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
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居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 氏年二十一自經
官舍春媿其妾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
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遺邊臣書
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於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邀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問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徵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啟間忽敕門閤尚纖緝綸命褻矣倪鴻寶好琢麗競於雕蟲王覺斯專做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感額令刪改致忤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懷不其甚乎

館陶全城

壬午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吾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

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騾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輿昇至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略蓋孝廉個儻足以紹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顛首揆餘旁晚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聞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啟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析以為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閣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衝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彙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

熹宗御歷七年論寶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從御案旁敷陳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末規數言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行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

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

志烏程屢刪之不受忤去

羅喻義祭酒時監生請祠逆魏批准其呈逆魏敗始攻之

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

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孟嘗次之姜箴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尤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任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超巡撫張覲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判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己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璫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在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窖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樞陷於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兗州破魯王以派死之得石榴下窖金二邸最薄矧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乎辭以不聞曰爾瘞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厠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婪虐戊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普所供也怨家楊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衷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象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佯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湖陸粲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

遂遺金帛餌我遣脅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貽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越江迎勞許屯金沙洲俟派撥迓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顯陵而省會次之曰即上閉關卻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曰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言叛兵留京藉藉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

至蕪湖知非寇也江寧令楊文懿以熊氏年家子求西征許題補職方
郎文懿即部銜視師欲蕪湖令夏繼虞誅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戒
嚴清明節聚寶門啟二十刻邊閉游人爭入蹂死四人蔣子文廟降神
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直銀二銀隻葱二十錢
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
中宛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
能約束其眾盖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兆
甲申正月賊陷潞安藩世子 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偽將同飯風吹

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為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蝻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覲數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
見仰空點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吟盈疇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 上召箕仙立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遷漢水
河邊渭水河邊授秦入楚關幽燕寇過數番軍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
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壓
入燕地烈火焚燬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煙牛頭下走是荒
年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拋閔家家命運在天天上又問箕答云等閒
不管閒事從朝將相面前獨我寫得明白 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煩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 上痛甚自禳於奉先殿已追封悼王謚曰靈

逆榜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袷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徹之總憲張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礪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咸禮而退 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 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歎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 先帝尊謚予擬 烈宗總憲善之即擬 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輩僉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明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 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

秦林君題智集校字

四頁四行臣於閏二月原作臣先於閏二月
四十一頁四行十下脫九字原作十九萬十九行舉原作与
四十四頁三行僕人謹原係
僕入 四十七頁十三行指日詆原係指曰 四十九頁九行采色地柳棘原作采色在地 五十二頁十六行春闕詆原作闕
五十四頁六行何水晴誤原作洪 五十六頁四行不能下是給子 六行察原作發 五十七頁三行闕誤原作闕
五十九頁十五行略於誤原作略於 六十一頁三十二行原作德宗曰越十三年云云以版曰字

王宗元書日校記

棗林雜俎 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不預內臣

歷數

監國儀注

史相國督師

亂階

鄭元勳

阮大鍼

馮可宗

陳堯言



定策本末

御容儀注

勸進

紀元

項煜

常應俊

勳臣跋扈

郭維經

王肇基

從龍內臣

黃澍

劉總憲宗周

朱統鑣

周鍾

谷國珍

李沾

名叱冢宰

劉澤清娶同姓

中書一品林超

武英殿

女伎

修史

慈鑾

北使事宜

周鑣

異議

王鐸

款案

張捷

趙體元

劉孔和戲言取禍

寓書史可法

避諱

御寶

選宮

徐洪基

民謠

東宮

邸報

皇陵鬼撲

戶圈

蜚書

楊文驄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謠

大內石刻

王世忠

倪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朝班遺詩

唐世濟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屠象美

追薦疏

偽弘光帝

東林雜俎 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

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

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

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

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

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蹙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

拾人心及用人之要 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

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

鹽官談遷孺木著



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
以為外用 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
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
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
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
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
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
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漆德曰大家作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
士 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 東宮沉吟曰不
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因視兩講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笑
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成門 平則門并

廣盛門

彰義門

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

後砲愈亟賊環攻有

旨城堵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

城伯李國楨不登陣

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

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

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

正陽門

開遂沿前門 弘商親見至則被

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

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

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

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復厯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輿杠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幕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添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驟至青衣褻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衣毀被執

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衡衡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凶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莫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倣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必押出各臣赴窩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縉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圈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味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授注官面西向

宋企郊亦枉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勳戚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惜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張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

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盃二又徵之不應曰盜死我也王都等杖斃黨

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伴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

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徧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啟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

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失其寵任

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

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其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驟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泪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

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殺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

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

我君父奪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

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 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驛出
吳襄曰兒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
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
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
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 東宮默然
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感浮言且父
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 東宮同襄回營
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羸
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
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
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 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
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

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耳我兵三十
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
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
關閱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右以 東宮在竟坐地
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

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

賊洶懼大潰追殺亡筴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

上係李肖字口述肖
字亦侍宴其所部萬
三千人纔還騎十七庵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數者
人馬擁塞自相踏藉漏必逃生言之猶為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
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
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

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丁亥卯刻賊出阜成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李友家有 部主事 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匪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

不夾

李肖字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字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字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入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翊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硯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硯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硯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 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將絕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服手

菜筐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硃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元平不破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俾呂侍即署部揖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算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鬪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

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絮高亦跽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嘯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眾遲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日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王

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 王乘輦角巾半汙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筮於食有福隱寓 福藩平政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鞏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 先帝魯密勅此兩人相泣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勳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 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

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過順則止 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 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歷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鐃呖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 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王具冕服導駕官導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王繇中門出升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引班首官至王位前通贊唱跪搯笏班首跪搯笏承傳唱衆官皆跪百官跪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殿

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蓋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行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駕興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吾寧吳本忝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況無而為有乎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恭仁康定景皇帝監國以邸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英宗復辟群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厯厯如此儀曹失攷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上拜天探籌得弘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據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勩難泯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爭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最後至及上監國張冢宰疏枚卜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憚尋引去蓋中官譏先生侍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又周府保寧王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焉夫相國曉人也

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誣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偏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寂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污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草上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徧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超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眾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費福緣庵僧德宗為時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與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

腆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照猥巧機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照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候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覲環召計沮嗾孔昭拉勳臣廷攻冢宰先一日飲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候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覲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

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鍼

桐城阮大鍼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璫厯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竢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鍼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為恥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嘆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弊習章上又自悔免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訐冢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冷署值南渡遂領緹校為雄職素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姝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方爭阮員海令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論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易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 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曆辛丑進士寧山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遷翰林待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驄馬士英甥壻也追

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繇乙榜亦嘗待詔侍 恭王
歷雲南右參政尚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
黃澍入朝廷劾馬士英責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
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
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熾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
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夏擊毬三人交策不休贊周凝立不動
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靈心好之珥异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
恆始雖厚舊漸斥去索原直卽市僧亦苦之蓋賈人去責專市僧也內
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晝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
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鑾恩賜內臣金幣

獨溼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
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
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
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
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得免 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觴輒舉之不卻酣
淫弛縱十月未幾蹈漢成之諱旋幸毋恙明年都市榜上供春藥貽笑
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
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激
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於族走杭州通籍
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粟河

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並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
召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
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借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嘆馬
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劫之其廷攻也一言
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媿死澍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橐高相
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篋質庫小才貪
詐不足信也澍還接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官畏禍
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關
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哀哉

慈鑾

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 福恭王之元妃也於 上為嫡母避寇間關
河北 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

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簾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寄侶
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纔數百緡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
關設行幄京兆徵兩縣媒媪扶輦雖羣集竟用闈人入大明中門 上
迎於午門 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
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纔百餘自立一空舸
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 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幃驚塵鼎沸腸刻刻以九迴瑞
靄天開情遙遙而千里恭惟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闡教協敷佐 先
帝以咏關雎啟眇躬而美樛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
憂閱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轄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
之克紹實緣榮廢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
庶慰瞻依時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遐邇之望上憑黍稷之馨伏祈懋

展懽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筭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近雲容
嗣覲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冉實切應於久
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恕之一日恭惟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
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
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警蹕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觸暑就
涼 本朝之宮慈寧宋家之殿保慶增觀鴻慈之福並圖燕喜之懽以
上俱予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侍衛司正千戶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
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
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遷河北窰雜駕溝等處及於孟津越三
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

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官黃奎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
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
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騷擾 太妃潛
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奎家懼泄五月三日典仗李希楠書堂孫
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諭已即位也常應俊遺舍人閻守平見 聖
母於黃奎家又恐泄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
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
夜渡沁水乏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
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寧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
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
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

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間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談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味爽馬士英云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奇謨

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兔之智不得不藉母后脅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焉無一跡入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

會稽熊少卿汝霖貢士英不慮皇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並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僂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

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璫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段宮絹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廕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以上各犒賞請一官費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先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臨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騾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各犒三金
一騾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書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

懋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懋第紹倫館鴻臚寺懋第書壁寧為明
鬼不為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縛不動及遇害北
人無不為流涕洪範姜蕭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都人何
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啟封
達於扈政王明日扈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
將軍起兵臣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扈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來
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
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鑲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异而新建
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鑲上章力抵新建至以新臺污之

又株引史閣部張冢宰呂侍郎等甚眾阮大鍼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
不諱如此統鑲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擢科給事中

周鏞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鍼甚銜之大鍼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
拉某踵其門誣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燮而相
失明燮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
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
速走向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挽柵
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捷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生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
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在燃眉
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寧忘板蕩忠
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
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襄
大義翼我 皇明轉危為安匪异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
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
亦立潞王也遣幕客某覘金陵及 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
陳學士明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容當相
示後劉力攻諸臣异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
竭解衣連沃 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 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

忌疑是異

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
經赦矣候 駕龍江關諸臣指异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
日同朱撫盜劉誠意趙忻城張冢宰捷阮司馬大鍼聯疏訐忌議者膠
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
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鑣縊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
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
此即一詩目也張冢宰再推詞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鐸以 上舊也
遷時對冢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

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冢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崇擬頗中綮如奪烏程溫體仁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輟除其罪嘗作奏誤書 皇下再被詰膠東濱行囑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彈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謚文正安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 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頷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改作雪端午日賜衣謂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矣遣興五首其一陶

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稿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郎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憚監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史四人不諳掌故張藐山冢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即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居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冢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贖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亡隲王即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濶也沾無所發怒因訐李侍郎大器冢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怏怏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詈也徐冢宰虞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恃其與援又借名善類求史

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極宮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為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為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奴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啟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奴召崇煥授

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不之許遂嗾 關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 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纍纍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腹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市聞 先帝命偵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此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

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遺一瞽者一黜生與馬紹愉偕往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 先帝知為所紹大恨而款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 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 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釀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遣網紀一美少年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竄歸恐後尚未見憨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嚙語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

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鎮金銀累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 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曷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獻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獻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 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僂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

失設軍機者並斬律朝上干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貽禍慘毒朦玩支解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
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
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
疑新甲所為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
意一至此也况 先帝厲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
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
者耳鼎視我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
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跋扈嚴疆饒有英
略詢如此自宜 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
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
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所謂貽

禍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於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
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
政修德自強之實着而專以款敵為事蓋敵之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邊
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
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
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
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隳為天下笑則使 先帝
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搖鼓唇
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子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雪其
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
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 皇上

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椎銷骨臣不憾矣按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纔出金牌書奉旨講和上聞而惡之楊士聰玉堂薈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闕鉅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其盛重毬之上殺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揚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往瀋陽

名叱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麟貴陽有旨叱其名尋引去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亦函時陽城張藐山典銓二十日劾去禮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拜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浹月丹陽起

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狗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償者數輩紹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攻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并罷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阜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輿臺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閱章奏云某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戍卜其復用因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溷躐萃於一身即爛羊不异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字擡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賫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魁碩一日覽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裏骸出若干質弱萎蕤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慾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輟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

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可復得抑誰為元宗乎
大誠自負為君子文總聽自負為詞匠污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
會伍不足論也 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
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
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石侍郎管紹寧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
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
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
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厠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
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竄藏身甕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儀部吳主事本泰董其成予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惡闖橫擾或母子自到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勳臣家例禁出之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噉命再選初各官必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人寢及蘇杭吳中椒擾太后侍女金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殊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闕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疲於奔命上
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人棲
雉赤頭蟲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
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盖天一木宮槎枒牛宿三宮稱宰
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
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巽己午火微未申奠安連江南黃花玉蕊
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空
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
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
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

人頭似雪沐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
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

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 文皇帝嘗呼少
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浚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
於鉄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浚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
出地海寶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寶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公雖不
幸勝于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
兀术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
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糲糲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王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懽既登第嬖妾王氏篡封命
同邑丁庶子進以故却喉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
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所生女字王司
馬業浩子貽棡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為例
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寔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
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
好吟詩為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
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
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

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 東宮也陰至孟箕所
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
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
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
後掠死 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
遂下法司嚴鞠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
拷寃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
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 東宮也其兩足骨每斷必雙不可偽
示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昂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末胄且非延慶長
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寃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
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 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彥門彥欲諱

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揖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令中官辨之
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鞠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
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
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
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寃相國
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
仲元帖遊留都過金壇于鑾中甫先生 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
鑾過元帖所時 東宮初至元帖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
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 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
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
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
欲認我須某闈來時某闈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 東宮甚真承芳

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筮死之耳明日元岵還訪鑿盡變其說云偽而非真盖怵於禍也元岵還里邑侯林空子楚來訪問以前事子楚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黃杭州推官彙諸說證之則王之

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禎己卯夏復掌東廠印署司禮監印九月望下刑部獄辛己春釋戍外衛任

孝陵弘光初補司禮監位韓贊周下

吳駿公曰東宮詔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讀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

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闔田丘志忠又數人俱髻秀丘讀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欲讀裕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

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丘深然之每講畢東宮作字或倣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司禮丘辨視疏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

陳潛夫接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陛

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

宮中一席地綠苔埋愁清漏啣怨足矣何至尊法吏之手揚衾裯之羞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指穆童氏聖諭曰潛夫同卧起穢我絲綸

重玷國體夫事論其真偽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褻此三家村訟師

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御報

弘光昔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抃政王購得之大不
懌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澗高傑故帥盜號翻山鷓崇禎四年為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
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費傑伺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
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嬖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
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復不令入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礮
礮備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費及孫傳廷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
咸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

招下之在徐州附于鳳督馬士英初報部眾三千人及閱軍殆萬人知
傑嬖邢氏貽金珠首飾二付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
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額不及也劉澤清
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
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懌阮大鍼聞之喜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异情時
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卿之無以安
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遣諭定國明非
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己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
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程
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

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
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道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扎
必邀閱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
下拜求出師蕩寇傑雖跋扈頗感動故率眾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
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哀經哭泣聲聞人挺之則
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熿之季子甲申五月間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
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高皇帝廟不納又至建文帝廟叱詭而
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高廟先帝極言高傑之惡高皇帝

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疊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即魂
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
日或斜書雙曉起驚異忌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
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
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過普天空向棘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凱歌
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鍼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

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尚書張捷左都御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去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卧西宮四鎮雄兵迎北 二兇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紹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于直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

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宰青田助剿饑

盜量移江寧向嘗寓金陵寘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苛贖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過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

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廩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藐山改南京右都御史草疏劾文驄遣堂吏榜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壻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閒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俄顧勤人錢生曰貴卿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刀旆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石僉都御史一日遠南道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 上夜聞報即出奔迨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羶

路振飛

唐王 聿鍊先發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候之同知望高牆氣异省問間而 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 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 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全其家蓋承疇子 在鄭芝龍所 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 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忿薙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虞副將陳梧適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禾人問梧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為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太宰石麟曰此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家象即身任象美嘗赴 潞

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屬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 閩人劉履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晉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頂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閱或言其道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輒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輒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 潞王 常務 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

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
應之盛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
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
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
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
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
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
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
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
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泝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
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
利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

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貯藥俱發敵乘
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
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遠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
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木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貝勒孛羅
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
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弓矢投刃
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

後索羅見國安索命疽發背卒于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
朔首述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

暨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輿圖悉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通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愆乏甲楯之攸飛樓櫓干城實鮮螽斯之超距即於次日聖帝登遐殂落弗俟乎考終寡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難者外而輔揆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粉黛六宮盡洒鵲鴉之血春花萬樹俱拴戎馬之韉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衣冠復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荅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厓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颺颺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而數屬天或其法誤人而人悞國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實資彼以餼糧入

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之策遜狄去邠尚可爰及姜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辛蜀亦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敢效董氏之屢書但得位木主以觀天顏惟有釀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代鼓考鐘宣八音之過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恃為天塹後為後我迎之以簞食壺漿後來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煙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

邊馬何暇吊舊遊之麋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
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環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
供寒鴉以吐弃是乃外蛇鬪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
謀是宜卧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
授首跡於竊鉄之可疑歿及殞身豈其飄瓦之不俊某等伏願軍持一
夕滌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敘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凶茲者
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馬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
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泥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善哭效杞梁
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碣胡在在歿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
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奮螳螂之臂亦惜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
絕脛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

惡能讀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燐疇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
遮之會泉臺迓不速之賓大用金鏡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
附贅懸龐寂滅反於真今也釋粘解縛 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
同業報中更酬償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
碍統銷劫外之愆 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寧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寧謠書
於烏龍潭者跡捕頗眾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 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于
克振司馬喻思恂羣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
弘光皇帝也偽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悞我事上人益以為真高士

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麋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 徐煒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帷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偽者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實調鉛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挺將幸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辯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

十九日薄暮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亡賴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 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竇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聲 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徽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

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敢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
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
孝更無疑

前 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史 上從周罵賊 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盛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於宸諸
生也殉之

前 摻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 巡撫河南 都御史鄆縣郝士膏

前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 天啟乙丑進士

前 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 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 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 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 天啟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瀟投洪武門河下救出
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雉經泣下明日題白練
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意亡何
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
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 崇禎癸未

丹陽貢士睦明承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溥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即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尚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石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休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藁葬壁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其心盜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虔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
子完潛夙

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泪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泪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咳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恭人
憶昔結褵日正當環甲時門楣齊閨闈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闕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
黃鵠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賢寄荆隱女兄兼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
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丰村先生

叩闈應有路兄弟竟齊遊盱眙同時盡褒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
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詩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費氏
女觀蓮俱死廷樞五十三

如皋許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訐到官罵兵備道
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

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兜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
婦朱氏聞來連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然

後自盡後竟死

揚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
止絕粒死友人詹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夏蚊蚋不侵

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表

以父

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北兵入赴水

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

此癸未進士授中書雲間李存義也

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吏卒
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
眾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

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
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殞之題赤壁金公樞扶柩至蕪湖聞商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貢士戊子四月未縛至杭州縞衣襟裙間題咏

俱徧市人聚觀求楮墨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
我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
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 神京飄忽云亡歎賊
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薙髮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望揮椎中
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蕭
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危不赴為憾語同

年包長明爾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

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

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即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
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
爾祖於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盜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曰
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
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
為墟雍雍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澳忍惟怯
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
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 書未畢 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

兮父母依樂逍遙兮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
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渡錢塘烈
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才貴
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麒號虞求原名文治永卽諸生
萬曆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
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
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永卽倡義尚書日事甚大非草草者僕億不能任
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
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實殯以米困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
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麒頓首貝勒王麾下

麒本東海婢魚藝園滯蟲賴遇先朝僭儕九命駭歷非不深矣國恩
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官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
誅鋤及之也乃不卽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賁琬瑛薦錦繡於
朽株披袞章於溷壤可謂薪樵弘遠矣顧石麒幼素尪羸長多肺咳年
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讒言銷
骨至今痿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卽
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
必藉老成顧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為砥礪
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
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
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
容一皤皤老人卧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

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鮒背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硜硜願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樂爰居以鐘鼓強材得以就道則石麒麟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

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著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孤腥臙變土盡胥污敝廬惟願照舊晡召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樞 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敦知幾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羣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敘彼蒼浩浩不可欺 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颺海沸颺尋棺七日奚啻漿形容鷓鴣憂且皇為此身殉賫志亡蕭蕭風木滋泪浪欲彰父德令無旁九原亦應惡戎羌留此髮膚報幽卿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瀼瀼 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馨

椒荷蘋蘩淑慎無時 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疴自稱未亡
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痴魔婚嫁兩孤鬢未皓忻然復命歸幽窩哀哀罔
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染沙沱 其
四 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鸞長弓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
冲冲匪敢踞石效釣翁匪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每憶耿耿
烈士風泪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海葬鯨鯨西風度
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欣
隨三閭隨波老 其五 自序云斷髮無父易衽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
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 安能北面而臣
魯仲連義不帝秦寧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倣為五誠惡夫處士沽
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
獨為君子應同恨急着吾鞭訂水湄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寧為束髮鬼不作剃頭人
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岱子也捐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
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潛夫走小赭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

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
箕泪潜

勤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季文琦文瓚俱潛死文琦以乙酉八閩准貢

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瓚走秦順文瓚
於己卯計偕乙酉在闈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
一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屢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

史平湖陸清原往浙東至温州閔飢奏賑三千金亡何事潰兄弟自秦
順遜于里丁亥臘月有密畫俱遇害文琦婦沈氏文瓚婦張氏俱自經
慈谿沈復旋崇禎丁丑進士宰候官還里不辮髮被縛於樹死

定海華憂性嗜古屢躡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
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又坐繫竟被殺夏嘗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
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燎
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楊遵藏於
家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端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 弘光帝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不事二姓承疇色沮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 先皇帝九

壇之祭遂遇害蒼頭

竭其貲購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

黃公之僕某乃就縊

福州趙恂工詩繪

自經

候官曹學佺萬歷乙未進士

丙戌 月

自經

候官齊異不辮髮丁亥被執斥罵死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傅公壬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賓燕公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戌子秋敗死

周霽殿敷大學士周文懿 汝盤之子官水部戌子戰死 上俱莆田

候官林空子埜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鍵跡不一至公

府己卯絀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夔令長樂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
郎中 葉向高塔 其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夏欲贈之三

百金夏曰子莖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蕃亦計偕若授館同赴脩具三
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鹽令大得民和勢家斂庸乙酉

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秋道家貧仍館翁

氏戌子義旅曾盜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免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
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

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忿懣卒

孝廉 李純 大學士建泰從子忿建泰失行上揖政王書歷敘建泰
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臨夜自經
或言其富傾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

沉園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一作東明寺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遮山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 月 日有二十

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

恭謹如禮僧异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母敢效也求浴裏衣朱殷多蟻虱

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鏡試鳥雀無一失鎗仗重鉄度所佩荷皆百

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鉄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

襟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荅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

所往彼泪隱隱承睫曰吾糗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

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掇尊官徐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接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逆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愾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謂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异哉若而人殆文鴛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羣忠姑寘其死事者以俟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救之僅

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乘輿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

有以安人心因題印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

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道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哀憊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

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
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
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
所格何物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
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淫欲
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

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
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慎獨便是思誠 惡惡

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明德即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
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睹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尚且如此況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德關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

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忌也異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忌也異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令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

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

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致候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為泰之始用一小人便為否之始可不慎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牖其邪五爻自續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 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非對君

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畧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間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蕭伯玉士瑋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譚宗瞿曇

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員悟當下應機偶為指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先生語揚匏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丐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丐者爰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殿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令人味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

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倫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令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痛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邱壑及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駕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生受

身如來說為可憐閔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楨幸飲茲水桐鸞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矚言練若斯此祇洹真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渡脫於百千萬劫闡提慳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自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員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罪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游戲之跡止

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 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耗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

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勉強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羹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饒有醢有饁有飲有脩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膳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腳腫曉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醢醢醢也管韓諸書則豕豕魚膾脍脍肺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醢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栢菱根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蹟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薈夏宜酪鮪秋犢麋冬鮮羽也救其精棄

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鳥臙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
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侑以爪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
參朮蒼苓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
殆茗葚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
後飽則死久矣單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素林雜俎仁集校子

- 目一頁六行議注此原作儀注 五頁三行三相誤當作三桂 七頁十九行韓華周誤當作韓贊周 二十行魯曾恐是曾子
- 十頁十四行華上誤當作華工 二十行大費誤原作大沸 十三頁十一行峯柱鄉誤原作峯于鄉 十七頁十一行尚書此原作尚礼
- 十頁十三行陳學士明原作陳學士盟 十九頁三行是疑是是并 二十頁首行福誤原作福九行唐侍郎
- 疑是呂侍郎 二十一頁十三行先帝紹諭當作紹諭 二十三頁十四行出金誤原作出京 十七行因喪下脫當作子
- 二十五頁古行文總誤原作文總 三十二頁五行鸞忘誤當作鸞昇 三十三頁六行貴鄉此原作貴鄉 三十五頁廿行抄江誤原作標江
- 三十九頁廿行休此原作羞 四十二頁廿行峯于鄉此原作峯于鄉 四十四頁七行孰此原作孰十一行卿此原作卿 四十五頁五行借誤
- 原作潛 四十六頁廿行如忿惶好樂憂患恐懼下脫三十字當作夾行補入 五十頁十五行忌當作异下忌二同 五十五頁五行斯原

作新

壬寅正月十六日校畢

東林雜俎 聖集

科牘

貢額

癸未禮闈三改

爭狀元遺戍

南宮傳代蒙宥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庚辰齒錄

焚闈

庶吉士一年散館

鼎甲館課

爭解元占席

試規

明經

庶吉士四選

庶吉士再選

習譯監生

翰林院秀才

寬貢士三科

減場

齒錄聘二氏

鄉錄論表各二



會試錄序

附學生

羅萬化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楚試不用詞林

割卷倖售

劉暹

巡撫監試

廷試策失塗注

管正傳

二甲御書

程策之誤

三甲進士刊策

鼎甲並相

劉珠

省試專遣

程策相同

韓敬

鄉榜填悞

鬻元

會試特點同官

首輔鄉人狀元

廢卷騰聲

丁丑鼎甲

馮士驛

南闈謠

主考宴

解元未娶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武生進士

重舉鄉榜

臚傳

六預鄉房

學宮祀顏子

補榜

先正流聞

萬年厯

馮元龜

進士歸娶

宗室進士

進士同姓名

進士異任

原始

試錄稱臣

三氏學

廣文變例

進士

宋濂攻苦

唐伯逸

賈魯斥佛

周魯章蓑笠

徐樞

李秉夢迎駕詩

楊瑄

王存忠

楊循吉定論

周廷芳

邵寶絕巫

劉大夏格言

周壽誼人瑞

鄒傑復姓

遂宏言事

蔡新童婢

于謙

尹恂

王恕

楊守陳故宅

包德懷嫁故人女

陳恪冰清玉潔

潘頊

李東陽佑歌

陳察御史騎驢

王勳赫鬼

杜了翁言行

桑桂移風社

景暘孝感

鄭慶祛蝗

徐階論士

高拱知人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袁洪愈貧宦

沈思孝在戍

馮少墟規鄒南皋

魏庠廳旁塚

朱良有不受封

熊鳳文不踰選司

毛中丞里居

胡松抄書

王勅雲母

唐樞

張居正急才

姚弘謨迎母

余有丁家祭

戚繼光

申時行李庭機薄殯

李庭機鳩工

張臣感慟

唐文徵

顧憲成寡欲

鄭繼之

詹景鳳

葉向高講學

竇子偁

楊瀚

葛寅亮督學

朱國楨秀才氣

董其昌

李騰芳

王汝訓散貨

陳滄孝紱

衛一鳳辟狐

彭應參

許弘綱責子

吳道南

徐光啓

馮氏義僕

丁賓老不忘孔林

沈演四友二老

錢士升

藝簣

陳組綬結客

張燁芳

柯起鳳不負丞

論幼儒勅

顏子

偽書

王大令洛神賦

百家姓

大學本義稿

心史鉄函

道餘錄

陸夢龍

吳麟徵家訓

王朝堂死孝

宣尼遺筆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嵇康真蹟

雲麾將軍碑

蘇子瞻制義

朱文公集

宋濂

御史試荳芽菜賦

周敘修宋史

張元楨

張東海自題像司空圖

李夢陽論文

江河伏流

王璜雲中歌

徐霖

兩京賦

張邦奇

王道書壁雜帖

國朝人物編

唐觀

蒲陽物史

詩韻辨

楊守陳

李夢陽何景明

常倫逸詩

胡瓚

前李攀龍

兩皇明通紀

修誌

王慎中

夏惟訥

李于麟王元美手抄

李于麟閱史記

余翔

謝陞李漢書

無名氏詩

宋登春

陳于陞修史

喻應益

馮元成論文

陳植之

收書法

厄書

鍾惺譚元春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穆文熙焚書

春雪詩

明雋

北雍刊史

爭詩

王穉登

周玄暉

中秘書

纂書

文瞽

洪範明義

蔣德璟日記

永和宮詞

失婢詩

續哀江南賦

爭妾詩

思陵長公主挽詩

廣孝錄

補豔骨行

棗林雜俎 聖集

科擯

貢額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
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
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鄉闈
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
堂王誼辛亥鄉榜張唯王輝李端張翀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 金華府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鑄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
開榜存疑可也

鹽官談遷孺木著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徑照會試名次選授方澂王寅方毅俱進士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

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才子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次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天姿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甲楊靖為庶吉士蹇瑤為中書舍人或以練安黃子澄為是科恐未深攷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十人貴州附湖廣永樂九年辛卯雲南始開科時貴州未附宣德四年乙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普安劉

瑄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令貢士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增三人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十二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兩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人廣西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三十人雲南二十人貴州十人

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增雲南三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曆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五人

萬曆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五人

天啓元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西宗

生一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遼生一人不在正

額

崇禎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二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需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考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

天啓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己卯鄉試乙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輸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災改八月明年廷
試崇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庶吉士四選

永樂二年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王直秦政學徐安吾
紳彭汝器周忱劉子欽周文李寯張徹章朴歐陽俊盧翰梁任熊直王

道曹景暉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柴廣敬張宗璉田忠曾與賢洪鍾洪
順余學夔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昂嚴光祖余順段民李貞江鉞
章敬倪維哲許瓊陳敬宗王仲壽李迪袁添祿李時勉楊粲並習文湯
流王英孫奉余鼎李永年袁通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書戶部辦
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甯楊寧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徐敬蕭寬褚讓獨孤樂善
陳士啓陳綱董鏞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趙濟劉綱尤儀劉澄黃
揚俱改庶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魏騏吳惇添霄趙理趙玟韓
庸史彬徐觀樊靜曹彥昌陳旭田垵羅處富邢旭曾恕王宅葉貞陳興
俞禮趙澹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睦楊儀鳳譚原性為庶
吉士

六月命修書庶吉士獨孤樂善陳士啓蕭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孫子
良褚讓吳惇魏騏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十四人取
選尚遠歸原籍舊京詞林志

爭狀元遺戍

永樂四年丙戌莆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庶吉士陳實自負其才疏取
狀元不公上詔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
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為問
及記里鼓論上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實對曰聖人之育才與王者
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通
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徒故杏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
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救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
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門牆列名姓於廊廟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

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子貢與夫冉
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
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戒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
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卹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
為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
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
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學君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效孔忠
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子季之
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哲哀
良孺原亢籍步叔乘或敬治己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
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白井疆縣
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論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張罕父墨牢左

之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秦
商顏之僕燕伋秦非焉仁孝修而貌如愚麤鄙變而志仁道孰若高柴
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
耳至於白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
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問詩禮而喜得三公與陳子禽耳至於顏
會廉潔任不齊叔仲會却異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
與噫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
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與夫斬將搴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
功之尤為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光武為必可為鄧禹壯矣然
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怕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為不足
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
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

自古惟仁將能之而祭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郗彤萬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志驅伊吾之北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善治鄣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傅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帷幄之謀為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於有終者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冉黨夫三人者將以為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為非則并畫於臺一體崇

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賢者慎毋以七十二賢為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崇祀之列觀雲臺者慎毋以二十八將為奇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策上林環亦條答詳悉竟以廷爭違旨永戍邊衛實赴衛亡何卒二子繼沒時勾補到衛輒死累及旁支嘉靖間始開免福州府志

又實諸生時上官謁文廟屬實贊禮值大雨擬拜階上實高唱曰拜下禮也上官勉下拜已升明倫堂命講大誥以難之實曰此朝章當立聽上官竟不得坐

庶吉士再選

永樂四年三月癸丑選進士為庶吉士江殷胡啓先孫迪張叔豫李岳

潤陳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曹閻盧永黃獻及修書貢士朱紳
復選進士黃安王資益黃信功黃所載鄭回趙圭陳夢京羅仲深邵輝
吳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實謝霖楊復王淪樂時逢劉本黎為庶吉
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晒余彝互傳代策御史送禮
部請鞫治 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科

習譯監生

永樂 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林院
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 以奔競革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尹昌黃瓚趙 陳睿傳綱黃回祖又乙榜

貢士龍文章瑾李滄梁蔡黃平陳詔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柴
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相左黃興李奈王佐鄭觀胡如暘趙象蔣榮祖
命改進士為庶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尚書蹇義楊士奇楊榮郭璉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
瑄賴世隆吳節李紹萬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寶鄭建方熙何宣為
庶吉士學士王直教習

己酉諭行在吏部尚書郭進選外官有文學者明日奉引六十八人命
楊士奇楊榮試之 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教諭黃純
徐維超訓導婁升改進士為庶吉士

庚辰齒錄

天順四年齒錄閣臣許彬子起刻兄越奎文閣典籍
進士仁和汪諧齒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焚闈

天順癸未禮闈火貢士焚死百十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倫常熟徐侍郎格俱若有人提出之者餘杭葉御史稠夢神告以衷緋而入及濱危吏卒謂緋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榜眼休甯程敏政

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鈺

庶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庶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授編修吳希賢授檢討劉瀆改中書舍人張敷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己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黜故事禁入試請寬明

年特許一科

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弛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庶吉士併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并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先後鼎甲不課萬曆壬辰後選館概課鼎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占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皋謨第一沁水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歷階

而升請與皋謨角主司慰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酣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棄官後服除起甯羌州守不赴已謁選騎出歸德舞雙刀陷淖中伏刃死年三十三子倫醉即矢口成詞邑妓孔留性敏記立被之絃索隻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樓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齒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寅仲原聘高氏太監劉瑾強以兒女字之齒錄刊聘高氏劉氏大賓奔母喪道卒劉氏嫁關中士人坐瑾黨削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 明朝先以監司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時不用瞻天仰聖見董穀碧里雜存

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

羅

刑部主事屠應竣鄉試

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霍韜撰略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隸也聖主求才為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為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為私用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繇我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下衛民生上

衛社稷圖報 聖天子為帝臣公臣母德舉主樞曲阿比以獲戾社稷
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慎諸

正德甲戌科霍韜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萬曆乙未科吏科都給事中

楊東明分考不受門生

三甲進士判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樸第三甲出身

上善其策命鑄於一甲後

附學生

甯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罷百人宣城八十人南
陵涇太平各七十人甯國三十人旌德四十人又泗州志嘉靖初侯定
訓著盱眙附學生僅三十人乃募子弟可百人教之明年夏補諸生三
十五人餘督教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寥寥也

鼎甲並相

嘉靖壬戌科一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

萬曆丁未科一甲黃士俊張瑞圖施鳳來

丙辰科一甲錢士升林鈺賀逢聖以上俱入相壬戌固極盛而丁未諸
公頗有遺議士升丁酉歲選太學久不售考選例當縣丞而止乙卯舉
北雍聯捷躋於政府

羅萬化

廷試策進呈必書法潔整隆慶戊辰科閣臣進呈 上疑首卷有私於

二甲卷 得羅萬化真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又莘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困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執友江
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勛名青鬢少
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書欲知座

主山為壽先看門生雪滿頭

萬曆乙丑科睢州董入莘時年七十歷南京大理寺卿年殆九十視履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睢州劉淮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尋得揚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大字遂不取

冒籍

令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嘗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多就開封府寄應徐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使各路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

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李君居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甲乙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則文肅所著殆未之攷也九我賜第後見秀水頗怏怏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耶自是懽洽無間

省試專遣

萬曆乙酉始遣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教職由監試御史所聘藩司提調臬司監臨彌封謄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識拔簾內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遣內簾始肅又

巡按御史邵梅墩

監

試江西令內外簾並用硃卷

楚試不用詞林

萬曆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

吏部左給事中葉

繼美 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程策相同

萬曆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邸乃霍文炳故居窖金若干坎之為巡城御史况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貽南京河南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給事中劉道亨糾之南京主考左庶子朱國祚右中允葉向高河南主考尚寶司卿蔣春芳戶部主事李長庚

割卷倖售

萬曆丙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鏞舉順天第四人本僂游選貢馬顯忠卷割牘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部謂無例且末策非其策而止

韓敬

歸安韓敬嘗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曆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敬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衆敬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暹

庚戌分考諭德趙師聖得會稽劉暹卷薦第一主司嫌首義過奇抑真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暹終不第言及輒墮涕
萬曆癸卯江浦趙體敬丙午長洲陳元素俱擬鄉解不果

鄉榜填改

萬曆壬子科四川第六名王應熊悞填周繼昌放榜後 推官楊一

鵬檢舉御史彭端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走訴京不許主試兵部員外郎張應徵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八月南場分考當塗知縣德清章嘉楨填榜四十九名詩經荒字十號 悞填春秋

荒字十號曹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尹張櫟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
正除名嘉禎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曆乙卯貴州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崔鳴代 監試

鬻元

萬曆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情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日一
蒼頭喜甚即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魁同邑觀榜者即拉問爾一
家安得兩捷乎即詰責被掠微吐其情亡何事敗并革第六名趙鳴陽
長安以骰子戲曰斷公絕六

廷試策失塗註

萬曆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悞筆以塗註不便進呈例任之果

第一其後論者謂醜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讀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
訐之也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陽悞易易榜眼吳偉業策唐之曠
騎曠悞驥 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啓對策亦悞筆同年包爾庚戲
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啓壬戌科閣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闈 上點宗彥忽及朱國祚
非所推也顧以是不懌疑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謚文懿朱公子
爭之得謚文恪

管紹甯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 上閱卷不懌遞拔其次抽餘卷得
管紹甯策內誠字欠一 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
上遂加一 眞第三紹甯因號誠齋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宜興陳于泰為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元策另封有二錦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吳閣擬于泰偉業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興縣人不覺汗出浹背幸上不問偉業謁周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狀元天下其謂我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吾弟首臚雖辨之誰為明我者先是周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廟陳氏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倨誕亦不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 上硃筆蓋鼎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首擬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 上不嫌嘉善錢相國搜卷得杞縣劉理順條對詳瞻但多訛字 上手訂焉拔第一

廢卷騰聲

崇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明興聞廢卷麓中有聲即檢閱仍不錄其聲加沸再檢再廢麓聲如初忽卷躍麓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世泰也見世泰問其何德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庚問之曰向不二色

程策之悞

崇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箭俺答之 內有節茂七劉六劉七之寇夫火箭在成化時節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德中誤甚

丁丑鼎甲

崇禎丁丑廷試閣擬海寧陳之遴無錫高世泰廣昌劉大年前列常熟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遴卷 上不一語讀大年卷色忤讀同升卷云 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負 陛下耳 上善之拔第一次之遴士春二甲首世泰

馮士驊

吳縣馮士驊善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或勸之應北闈果豫薦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必第矣叩之曰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果成進士

萬年歷

崇禎庚辰科 上嘗閱萬年歷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涪風注每朝各四句 本朝未句 魏蘇困 注魏氏蘇其困也 廷試後召對諸貢士通州魏藻德敷奏稱旨拔第一尋超拜相 藻德初名 嘗有鬼自後呼之曰藻德因改名

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宦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

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颺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颺被召對 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 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娶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己丑科榜眼定遠苗衷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闡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甯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榜眼長洲陳鑑年三十四

平越黃紱懷安謝琚博野劉吉襄陵邢讓俱年長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琛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甯許元奎年三十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年十九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丹徒唐鵬信陽戴冠弘農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華亭徐階年二十一涇陽秦世顯錢塘孫繼魯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荆門羅博晉江蔡克廉梁懷仁歙縣程尚寯鄞縣陳東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騰蛟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拯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豐城杜拯濟

南張潛餘于李春芳

嘉靖癸丑科曲周楊一鶚峨眉苟延庚龍游陸瓚

隆慶辛未科慈谿孫成名錢若賡高平劉虞夔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熹番禺謝與思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欲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霖

萬曆乙未科羅山劉尚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荆養喬

萬曆戊戌科成安王家瑞晉江林喬相進士歸娶容攷某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史起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待問

萬曆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萬曆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延儒

萬曆丙辰科德清蔡奕琛

萬曆己未科武昌彭祖壽

崇禎戊辰科宛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 縉年十七

吳縣劉 昌年十九

金州蔣 冕年十五

南海馬 拯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 年十七

涪安商 輅年二十

長甯周洪謨 年二十六

慶陽李夢陽 年十八

銅陵余毅中 年十七

浙川全 燧年十九

宗室進士

宗室鄉舉始天啓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啓壬戌科

朱慎鑒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鈿列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人給

假三年奏復館員歷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銍初名寶符候輔國中尉

華陽朱奉鈿初名鈿皆庶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奉鈿候奉國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鑽輔國中尉

澤州朱克鯨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壘

癸未科南昌朱議沐原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鎬

稷山朱鼎婆

陽城朱廷曙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曆丁未科進士江甯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春葉景壽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正統辛未科兩楊瑄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成化壬辰科兩洪漢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瓊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魯鐸

正德辛未科兩王璽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三張淮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嘉靖戊戌科兩章煥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曆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曆甲辰科兩張銓一大名人永樂

司參政一沁水人以御史殉

遼俱乙亥正月二十八日生科第子女皆同亦一奇也參政前守兗州

有登岱詩後姜士望使君重沁水勒詩於石不知其悞

崇禎丁丑科兩陸自巖

崇禎癸未科兩王日俞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 附鄉舉

松陽王景科進士

程宗官翰林編修

成繒官

俱闈為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

黃謙官工部主事削籍善醫後除太醫院判

成化辛丑科進士江甯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使歷

中都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冒籍定州選庶吉士改禮部主

事坐免襲麻哈州土同知

天啓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

改 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祥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

四川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璉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成化

貢士王宣襲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己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四川貢士青神余賓以父子俊軍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隆慶元年丁卯福建貢士蔡夢說襲龍巖所千戶

又閩縣林觀事文皇於潛卽累功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嘉其篤實

命署禮部郎中奉使朝鮮仁宗卽位勅鎮陝西宣德初召還仍掌衛

事以金吾署文部尤奇

重舉鄉榜

洪武癸酉科吉水曾秩舉江西鎖榜同輩諂之改名高乙酉又儒士登科矢志不仕

永樂六年候官鄭瑛以儒士薦應天癸未進士坐違例謫武當山督役

至十五年丁酉復薦湖廣

景泰四年順天解元廬陵羅崇嶽冒香河籍被革丙子復舉江西丁丑

進士歷兵部郎中

仁和汪諧竄籍順天舉景泰癸酉科被革還浙舉

成進士歷禮部侍郎

會稽陶大順竄籍順天舉嘉靖癸卯被革重舉浙江戊午科成進士歷

副都御史

萬曆乙酉科北榜餘姚胡正道冒籍華辛卯改王國昌舉南榜官鄞縣教諭

又洪武三年詔開科內云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而是年福建鄉榜閩縣陳信林文壽並元進士再中式信之懷安學文壽長樂學建文元年福建鄉魁第二人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夫建文初扞詔容有之開國始事不應沮格殆不可曉

優免廩生

舊制廩生斥退者仍追廩米甚苦之成化九年北京提學御史闔禹錫引考察斥官為比免追從之

莆田科甲之盛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 其昔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 選歷

科程墨始萬曆庚辰錢塘錢穀穀號豐寰膺貢官曲靖知府 會試房

刻始萬曆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向席

特盛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

邀京兆燕之榜眼探花不預 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筆拆卷在

中極殿左

庶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寗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輦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也萬曆初 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後各省錄序俱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瀾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調荊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又分考應天凡六預鄉試

三氏學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即孔氏裔為之
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學

學宮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 陋巷志

廣文變例

天啓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曰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曰梧謂
初受秩吏部給邊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被劾去

崇禎癸未八月許應天府教授晉江何九雲會試俄登第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尚觀法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潘生館尚氏冒姓
尚觀升補諸生是年同雋主考黃道周嫌其昆季以觀升改觀法觀升
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書山中見人展

一牘云天榜也問以己名曰爾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楮幣虔謝果
秋捷謂前事誕不足信又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蒙譴矣一鳴不聽禮
闈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遂悒悒
不自得以死

進士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雄州劇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
則不相貴盛而塞舉貢之路嘗見鄒孚如著議以為甲乙不甚相遠請
每歲鄉試計偕即奉廷對間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
其存者即盡以甲次授之官庶幾用其盛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
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輝明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
驕怠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深淺才有
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進

勉力而不能自己前人立此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學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為是繁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人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盛銳哉今之諸生即秀士也應舉者即選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來自成周定自祖宗惡能廢諸蓋請以後會試每房取正榜十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乙榜合之三百六十八人正榜則上親試而分三甲仍照選資乙榜則請以六十人任州以二百人任縣以百人為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初除凡揀選就教等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就試乙榜有不願就者錮之終身此汰比之孚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馮時可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宋潛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研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屋室立侍左右俛身傾耳或遇其叱詫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肢僵勑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緼袍敝衣處其間無忤色云云噫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周壽誼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按壽誼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人瑞卷士大夫題咏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為無罪惟元興最為事變嗟乎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觀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昆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則又不獨為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仙居典史嘗謂取民財如取鷺鷥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滓

仙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臣祖孫福謙峽人也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臣附餘板得活傭於登人鄒義時年十四養為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進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諭毋忘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圖訓子綱約輩皆儒業諭以沒後當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汝後魯卒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煙焚其室

平樂府志

遂宏言事

錢塘遂宏弱冠時以郡諸生言時政得失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選貢終松江訓導錢塘縣志

周魯章蓑笠

新喻周魯章文瞻洪武末舉明經召為選部主事不就 上賜蓑笠令
歸教民稼穡因號明農隱逸 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父為人醜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三年家童阿小年十五
禿髮稍識書籲天求白主寃積麵作餌携之乞食至京擊登聞鼓歷十
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主母熒熒恃吾
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待風雨即孝
女不啻也永樂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贍其婢年至九十二 崇德
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拱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 上閱其老詔出宮人陳氏
偕內官陳福袁亨給事明年致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另一緘
俟遷葬訖啓視子冕得書移葬如命始啓緘則述地師事也不半載遭
禍今書稿藏於家 張元帖說

李秉夢迎駕詩

土木之難李襄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善迎駕
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 上皇出紫臺羣 潛跡歸朔漠六龍回駕入
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 曹縣志

尹恂 尹直兄

尹相國文和 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草蕩大使
廣東廻岐巡簡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 死夫尹氏歷城人

吏賤役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戰沒不求卹先輩雖穹貴于戚屬無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纔入科第戚屬借粟監例貢輒思承倅京幕羞以吏進矣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禹功而楊公之勒一字無存感更為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萬曆乙亥僉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口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尋疾作禱之始愈

海鹽縣志

王恕

王端毅冢宰日有御史李興巡按關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詈

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又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議輕薄當斥公奏興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崔銑洹端毅配蓋夫人繼張氏文氏並贈一品夫人按成化四年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云夫以端毅之賢言動不苟臺抨風聞斷不足信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付兜曹休指望好將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仙居縣志

楊守陳故宅

楊文彞故宅在勤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籍蓋七人有野叟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薛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壟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

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叟固辭而去

楊循吉定論

楊南峰先生作子昏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腕可斷筆不可改

包德懷嫁友人女

蘭谿通判鄭瓘溫卿記鄉先達包侍郎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主事疾革往訣主事止一女以託侍郎曰諾既主事與妻相繼沒於京邸侍郎抱歸其女囑其妻育之如己女後女長擇壻祝氏將嫁侍郎居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簾分隔其廳事為三間己處左妻與女處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長號慟哭然後行聘遣嫁奩具皆備

金華府志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字墩卒也一日讀大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請教其子對以往役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

發 呂涇野集

周鑑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覆幸亡恙陞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鄉人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並有雅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輒咨此三人也

陳恪冰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方伯家居歲歉餽粥不給薦者謂冰清玉潔 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邵寶絕巫

無錫邵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攘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誑言禍福邵以惑衆毀其骨督學江西携試牘歸家久而紙敝穴地瘞之

吳翰詞

吳翰詞字子修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棗陽縣清約節愛不附權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嚴嵩勢張甚御史報命不勝賂翰詞遂乞告杜門結友性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斂以敝緼今棗陽雲南皆有祠

潘壝

淮安潘中丞壝 丁卯舉於鄉郡守趙公俊書聯取功名富貴屬對壝舅氏少司寇虛齋葉贊過而見之歎曰纔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壝

聞教悚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貧甚郡守憐之令捧詔屬邑例得津贈信却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盡主其說貢南雍祭酒湛若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壬辰登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捧檄即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闢桃園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行明理通世務在桃窰十八年年七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桃窰十八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卷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

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其惜况官貨悖入者乎

李東陽佑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邵太常國賢崔郎中世興何郎中子元等酒半李曰國賢吳人振之楚人聞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詩數十首俾歌之陽春堂集

陳察御史騎驢

常熟陳察明遠任御史按蜀乘驢布按皆跨馬減其騶從按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或成化後事浙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某呵之問所起對曰即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魏庠廳旁塚

崑山魏庠子秀納資任光祿寺典簿其廳事旁有荒塚邑令郭楠造而問故對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予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骨於水火故

甯存之令歎曰杜氏之葬在西階古人之義也不意今日復逢於君咨嗟良久而去歸有光集

清吏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華陽縣歷崇德遷南評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遣孛歸單車携二蒼頭之任闢園植蔬自奉儉約禁絕官市常俸贖之帑間出以賑困乏性嚴峻蓄家人少恩二蒼頭日啖脫粟數合鷄衣拮据憤恚不得逸一日乘守約寢刺殺之僚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遂死檢所遺惟二敝篋篋中書數束敝裘敝襲而已衾褥帷幄咸綴浣汙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貶封不受竟明

經沒

杜了翁言行

廬山老儒杜了翁 曰道在論語言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有
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
吾不願聞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跪選司

熊鳳文以 推官行取不跪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能不誦滕文選
令為御史肯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 貢士官大名通判廉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天錫
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淳朴業惟耕讀確有古風比年喪
亂不古俗信浮屠誑惑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除喪飯僧道作水陸
大會寫經造像云為死者減罪生天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

蝨磨受無邊苦是以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齋粳蔬果經資之
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蟲蠹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談經餽金飾備備
器務為繁勝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痒剪爪剃髮
而灼刈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
剉燒蝨磨將安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耳世人
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為君子而例視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
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
愚夫滔滔奉信風靡無已 桂等生長是邦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
之相為立禮社名曰移風嗚呼風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
為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
天則澆必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誼毋懷
彼此毋間嫌隙凡遇鄉鄰朋儕之喪務為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

文公禮制為準熄佛老尚哀戚貧者喻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黽勉戮力人心欣動舉知為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正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耶患難相助疾病相扶道義相尚志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齊於古人芳聲耀乎當時而天下之風亦可移矣夫子勗哉

韓昌

韓昌洪洞人世醫昌精其術不計貨施藥先貧後富嘗見御者卧道中憐之診其脈傷寒為移燠室藥之汗愈乃行資以粥米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遇異人授以秘術遇疾不俟診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肅七歲誤吞針釘昌曰此兒不死毋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生貴子後釘果從脇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尚書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義以南京督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柵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茆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宦何尚茆屋曰自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久外未治室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予師張先生尚健友人董某姻家王某並尚在與割雞漉酒以熙餘生耳涇野集

景暘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暘母陸太安人晚瞽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於京師復明昔庭萱倏大如杯初司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年不花至是花赭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太宰少貧無書時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理天

下在是矣

鄭慶祛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北來蔽天日丘陵墳衍麻沸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競蔽野君簡勤敏吏民十數輩部分之令各詣蝗所打捕張幟縱金舉火開塹又嚴為禁防俾勿擾蝗為害其冬下令國中曰蝗善滋之必遺種茲不掘害將何極其發子毋俾流毒於我茲土得亡算明年蟻果生息至蕃徧野復令毆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庶人在官者悉罷遣如初僅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蟻斗者官與穀五升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蟻數百石蝗倍屢種幾殄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微怨謾而潛膏隱澤其被與要不斟矣

滁州志談遷曰崇禎辛巳嘉興亦募民捕蝗與穀竟升合不給

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廩生周宦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

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即與錢百文人爭捕之不旬日以錢百千買蝗千石邑境蝗不為災

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歷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為腐甘美非常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聯姻富室不接衽山人便是端莊之士

馮元成集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旦夕金紫矣思承曰心苟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唐樞

歸安唐樞一卷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謂曰何謂也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較須先學他犯字李樂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荆川先生論易文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宗立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日矚得之並歷侍郎其中丞沈繼山先生說

張尚書學顏僉事昔賞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錢御冷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讌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專注謹之答曰君且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非同戲謔

山陰吳克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咨訪呼為吳學究蓋水滸傳中智多星也俺答孽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克曰可受之有喻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頭須大金大籠文襄意遂決後文襄罷江陵盡斥其黨獨克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克江陵曰吾固悉之但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速把亥擾薊鎮江陵語冢宰為我致吳環洲能出鎮乎克聞之曰某効塞上久犬馬猶暫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

得報曰否此原環洲意可再質之冢宰告兑兑謝曰往疏雖及此第
薊鎮戚繼光遼鎮李成梁兩大帥未易節制須尚書銜江陵曰不可第
往勿憂不尚書也兑出鎮薊遼事定果進尚書終江陵兑無纖芥之嫌
錢御冷相國說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首肯選司却席請問曰其沁水劉
東星乎東星在浙藻鑒得名歷總河工部尚書

張藐山先生說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青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倣東坡解帶事奉世廟所賜蟒衣
一襲付僧圖寶留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露冷宿曇華悞縮宮袍傍帝
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曆丁酉大宗伯陸平泉樹聲
年八十有九出衲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曆捐盡將身世付安
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為乞緣嘉靖丙午李文定春芳將入秋

闈宿句容寺題壁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留
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及入相歸解玉帶留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袁洪愈貧宦

長洲袁安節清介絕俗雖善噉貧不屬饜每市蜆佐酒可竟斗許門生
嘗餉十金輒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交其貧多繇此訪王元美留
竟夕俄接家報中歎元美問之方負進二十金見迫即代償之以盡其
懽後解南太宰薦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
金用得着喻叔虞說

余有丁家祭

鄞縣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穉時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

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憐憐父
鏜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因義起也

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
修分闈拔有光第二

沈思孝在戍

萬曆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電衛游某山剝蘚見石刻翠
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傳鐫宋某年月日因推今日
正三百年也巡臺徐時可欲辱之示期閱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踞罵於
演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堯誨檄高州同知劉石令以戍見純父應
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啜茗失甌碎地責中軍曰
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通幣起居且致賀必求面純父行迫不往遣
蒼頭報謝賜茶中堂語次泣下姚叔祥說

戚繼光

戚少保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有祠總兵尤繼先之任不拜祠
除夕公庫災獨題梁又銀牌存牌垂五兩題梁年月少保所記也繼先歎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皋

鄒南皋元標居鄉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

一事

申時行李廷機薄殯

吳縣申文定相國捐館屬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殯並非川木勿貽我媿

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繼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生清節囑身後棺止直六兩不敢背其治命



李廷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騰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為政彼但索已橐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贓

趙大華

萊陽趙大華任鄆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勸諭夜行潛聽有紡績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

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張臣感慟

麻城梅衡湘中丞國楨筮仕固安總兵張臣過邑彼宿將逐虜棒槌崖殪數千人時繩其冒功公獨加敬張驚問答曰棒槌崖之捷從來未有我敬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某雖即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貲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郎後益貧授徒里中自給室不能牖填輪通照農具雜陳了無宦緒張藐山先生說

唐文獻

上海唐抑所先生署翰林院篆沈四明當國移檄求印輒稽之雖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留並未嘗請命錢御冷相國說唐謚文恪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滄孝紋

淳安諸生陳滄父性嚴事之甚謹廬墓三載奉庶母如嫡撫庶弟孤姪晚歲手紋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紋堂

顧憲成寡欲

無錫顧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崇於狐聞鼓聲堂上曰尚書正

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峴太宰留意品鑒典銓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爽

彭應參

萬曆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尚書份

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綱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詹景鳳

詹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凡部曹謁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即於儀門外延於別館詹謁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拱立直馳中道抵門跨閭而言曰敝曹統領縉紳闢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狗海公事詹切責之

許弘綱責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召責其子私權杖之

葉向高講學

葉臺山相國見鄒南皋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予只講閻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悞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閻羅王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為鄒笑而是之

李九我相國 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向嚴冷人不敢強子面善無以謝其求也力不能兼可廢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善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詞林須記三事不擬試日不受門生不出游庶保名節

竇子偁

竇子偁可揚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遷右轄以御史沁水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廉如水竇自是縫議解官去不復出子偁萬曆壬辰進士

徐光啟

華亭徐文定初以右春坊右贊善兼

道監察御史監軍出倉卒特

授廉從不備自募人肩輿

楊瀚

陽城楊瀚神觀頌偉萬曆

舉於鄉宰寧遠為盜藪治尚嚴細道不

拾遺調良鄉赤縣衝瘠其治如甯遠而稍馴之民犯博者褫其衣給驛

卒自題門帖曰門如市心如水平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為奏

最限乙榜量移南京大理寺 評事在時為右遷尋致仕素善酒嘗飲

邑令張文運張連浮大白歎曰令君可人

馮氏義僕

華亭馮御史恩次子 可家幹馮良託以筭鑰 可沒子大夏蕩廢棄其家依妾金陵十餘年不歸良每歲收田租易金即篋藏之不一錢良久覓主歸以所積萬金還之大夏遂為富人後大夏沒諸藏金為他房瓜分良又不取一錢人稱其厚良子三皆諸生孫明玠天啟壬戌進士歷御史 良原趙氏

葛寅亮督學

錢塘葛此瞻大理前督學湖廣每行部謁孔廟輒命諸生講書次第數十人默定優劣有講回之為人也節聖人撒手是道賢人尚差一地位故拳拳服膺葛大賞之

丁賓老不忘孔林

嘉善丁清惠尚書年八十八崇禎庚午三月特北謁孔林償宿志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是老秀才近來庶幾葉臺山無閣老氣

朱氏世改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改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尚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宰永光畢司徒三才李宗伯騰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二老俱萬曆壬辰榜崇禎初起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為異人夏給事子暘使琉球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塞菴相國 先號御冷 曰士大夫居鄉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

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弊耶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己之性

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 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菴官兵部 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勞以金帛及卒或欲收其客為列校客曰我等教於義為陳君效死豈肯仰文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餘姚陸參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閱軍令七校各魚貫進身坐貢院門禁闌入初軍多更番遞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百人閱試

止五人立斬拱北先後汰萬人

張燁芳

山陰張燁芳曰人而無友不如無仇仇亦足祛人眉宇間羸惰氣 按燁芳居隣陳都諫爾翼都諫熾熾時大不能堪俄都諫以黨敗燁芳成進士嘗演魏忠賢諸劇陳隔聽亦不能堪燁芳官給事中被謫壬午補翰林待詔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冠徑尺令諸人戴之俱不合獨宜於張被殺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朵插在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留在家堂看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八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

本之計安穩着數無如此者詩酒聲技非今日事

柯起鳳不負丞

休甯縣丞柯起鳳四川

人以廩生膺荐不卑其職才守自厲遇事

敢斷凜若神明臺司委決無虛日聲出令長上為各司理所嫉構之去
郡人祖送傾市竟任不私一錢吏部尚書鄭三俊嘗追訟其事

王朝堂死孝

流寇陷太康諸生王朝堂以父中丞

極見斫拊棺拒罵被殺棺得

全

藝實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為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樑以青山為屏障此雖無益文尚有理其云白雲為藩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曰讀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間沿誕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

在野草閑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偽者真東家丘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偽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懋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
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嶺黃靈七代敬構
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 菴藹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
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 海鹽縣志 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

滅鄭何也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咸偽孔叢
子徐靈府偽文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

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彝偽於陵子

嵇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嵇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十頃
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貶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
侯甲申避寇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搆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
蕪沒良鄉驛舍裂為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
輦貶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
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吾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吾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曰是域吾之道也雖勞而不怨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為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洎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象三三賓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鈇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胥井得鈇函重櫝啟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鈇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曆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胥井啟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八
明劉伯溫選定為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
劉剛林靜樓理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丙戌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
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
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洪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
少師耳

御史試荳芽菜賦

蒙城陳嶷薦賢良方正考選試荳芽菜賦嶷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
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翊日請

於主人曰子居上都俛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
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燧人作備庖人之初曰哉
曰嚮日拳曰芻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唇豹胎之鼎熊
掌駝峰之厨趙普掣噉之炙何曾鵝掌之殊党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
燕髀鯖餘 吳中之膾釣松江之鱸駕釀施蓼雪蛆侑俎菽蒲羞鱉芥
醬潔驢至若橙黃而螭螬實荻綠而河豚滄黃雀入幕之子烏雞啄粟
之雞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
酌豔曲啣唔調嚼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臊之為味而不知清
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蕨南山採薇祛萱堂北檐芹澗湄
烹綠葵之嫩葉儂白薤之芳蕤補羸杞移繁蕪磨菇縷分於淮術波稜
寸斷於蹲跂酣糟子薑之掌沫醢新笋之絲梭魚子子苕脯乳鬚輪菌
九弟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鑠冰壺先生之藿至若錢塘之芡苕商山

之紫芝大宛之首宿二蜀之雞栖揀擇加精調肺得宜香聞爽臆味道適
野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嘉品喜溢厥頤顧翳桑之徒餓笑
首陽之空饑視彼蔓菁何物蘿蔔奚為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為美而不
知近之為奇主人矐焉語塞拱手戲噫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
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
長珠糝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
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
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數食而不斃雖以赫乎柱
史之嚴每嘗寘之於齒牙薦矣憲臺之邃亦嘗疑之而深入當乎退食
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廩食至於滌清觴漱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
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歎曰得非市之所
鬻莖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矣毋語近而遺遠厭富而樂貧

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為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為貴
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為心累脫若致之弗克則役之
於心役之於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
既失雖羅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即揖謝于于而
退

周敘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敘敘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
之功敘曾大父以立元鰲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
後功敘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物史

莆田周梁石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論議間有不合自謂莆

陽物史

張元禎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楮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弼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解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首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令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

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聱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繇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傅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齶下齶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寔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冬東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

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聲哲不得哲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像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果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

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為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疑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疑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叅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

形容五十三誰怜借笏趨朝叅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呂至洛為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詔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贄朱梁其甚哉贊成弒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為相巨僚多被放逐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哀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激流士非顯于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逐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柳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

中云道裝汀雀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前洗為贅牙為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

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太羹之味豈羣口所嚮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尚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為得其繁萬曆中晉江李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誣末年吳興凌氏閔氏專刻硃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即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即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哀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咏間有微文未加點璧近常熟錢牧齋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輸攻矣雖非定論錄竢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儻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為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厯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諄也夷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泝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興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合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率摹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括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哀粗才笨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偽種

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
後有能別裁偽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
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叛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
是低頭下拜王美陂倒前徒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
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
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
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
明之詩鍾嶸以為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
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世運遷流風雅代變
西京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
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飈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

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為鴻溝畫宋元為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
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据吾不知仲
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為大言無當矯
誣輕毀箴為膏肓尤為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
無諍語弘正以後偽謬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偃背不知向方皆仲
默謬論為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泰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
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榼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頗解
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

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濬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 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 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還犢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 洹詞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甯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權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雲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于鱗

著亟讀之則常州

人官太僕

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

之悞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

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甯余光貢士盛時泰南

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

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

聶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 上臨觀而選壯士衷甲伏屏帷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

定宿學不宜悞或梓人之訛

修誌

林煙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 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其哉其妄也又福清林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 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藝文 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

楊子雲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慎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纘父也志述纘之言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壻於陳城居也遂居於陳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為之子禰李而妣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為李角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瓚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至於廟感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云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為後也在禮記之矣李

君雖欲狗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筍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為列
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秘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啟視禿管數十枚手
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江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肇鶚於民家屏障上斗麥易之噫文人
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肇鶚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觥誦以記
否為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閱史記

殷正甫士儻有李于鱗所閱史記於秦始皇本紀止圈河魚大上人頭
畜鳴八字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騏於貨即擔中重價得
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熟錢牧齋乞於吏部者秘
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
君子筆凋墨替無論矣有箕裘若吏部而遺簡灰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

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

晷有羅氏鬻宅轉展數姓至武氏洵井得髑髏四具加釘焉呈於縣公
彷彿夢人以蘿擔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本
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醜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
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減盧敖家人生產不
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文熙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為季漢書予蜀正統魏吳世家按宋蕭
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再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 明
長洲吳尚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天敘萬厯 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 元立戒以春雪
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蘭
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雋

濮州李尚寶先芳選 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獻之詩附以
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公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
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
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
始以北先也 按李尚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于鱗游改嚮移好故
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選多靡豔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匍匐不能入名曰狗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強居仁集李伯承遲山人濮上館於清平閣日啖狗脯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殷勤間與唱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糜工部六萬金有奇李湘洲集

陳于陞修史

南充陳文憲相國時修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梟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滁陽三王傳 高祖之十七藩 成祖之二藩 仁宗英宗各四

藩 憲宗之三藩 外戚 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

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倖方技四夷列傳類二十六

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以為意非其始議也

西冷社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隆輩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為地主倡西冷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和李

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
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閑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
來若待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其一竹垣向裏闌新池徑曲門迂去每
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荇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
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元咎各爭為
己句餘杭徐茂吳桂日句未佳何爭為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均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巒遠水檻中收萋萋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
洲煙樹尚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筦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陽獨

倚樓其一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春聲

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紅亭颭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

留明月上珠簾其二梅風杏雨柳煙開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

作賦游人攬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

風送別誰言伯璵更憐才其三關市煙塵黯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龍

河蜿蜒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葦渡南唐廢址水煙空

芳時士女應多恨遮莫還歌大小東其四滕王閣

百疊青山磴道盤丹臺深鎖赤闌干階前柏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

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讖湖落空江鉄

柱寒其一九柏歲蕤偃翠苞亭亭十里辨煙梢雲深珠樹棲歸雀月滿

霜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夜集珮聲交野人掃地齋心拜芳

渚青蘋藉白茅其二立功自昔滿鄉邦飛劍雲中氣尚雙三洞絳霞飄

月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雞犬歸仙島鉄鎖魚龍卧楚江里社年年
誇禱賽九天時擁百靈降其三白袷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鏡乍
瞻丹壑窺金穴細讀立文叩石函天豁神皋開廣漠樹盤仙嶠出巉巖
雲房玉磬松關月未到蓬山已隔凡其四萬壽宮

王穉登

萬曆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卧疾吟迎春詩一首即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關繫則不書
如緩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
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稱之數其人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
哉憶予居常所為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為予紀
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為大家其志銘等文

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諛墓訛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
言或一傳數萬言荊州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
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寧損無益寧慎無濫寧拂人之子孫無違人之
月旦

周玄暉

崑山周復俊子顓南京太僕寺卿有館於木人涇之旁著涇林雜記涇
林類記孫玄暉萬曆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涇林
續記始舉筆赤蛇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宮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
祖苞撫按奏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寃之

陳植之

武林布衣陳植之 雖業醫苦吟好學歛縣吳克德符摘其佳句如
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遙村

砧杵連王門。字自好。客舍缺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詩。曰。昔賣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簞瓢在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啜菽代庶飴。下有黃頭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鰥魚。牧犢為好仇。苟非真有道。疇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時時卒舊業。隱若對前修。重逢億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屣屐。強歌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沈思冀一抽。申之貧士咏。庶接古人游。異時高士傳。真隱定見收。

中秘書

晉江謝肇浙在杭為水部。日福清葉相公直閣求閱秘府書。潛隨入。翻閱。僅抄劉後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相國。于陸好儲書。平湖沈幼真太史。懋孝勸其據類書注。

中所引証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間如目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艱。寄書京師。勳戚家半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畧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璧之龍飛紀畧。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為宋齊丘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躡跡。

厄書

藏書佳事也。闔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侍郎守愚參政德燁父子樓藏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

後蘭谿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榘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甯祝侍郎以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駿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妬熖矣噫縹帙緗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錮設靈威丈人之秘牒立夷使者之珍符貶卿嬖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爨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

錢宗伯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青曾見錯書有所疑悞千里之外託人研攷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熒惑掃之隻字不留亦一異也

文瞽

正德中鄆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

萬曆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揖讓進退動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字決五歲喪明從師畫掌識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

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好聽授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編蓬姑茂等集嵯使楊鶴旌其廬曰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常過常熟錢謙益所酒間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留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白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志放而曠亦前人所未也

鍾惺譚元春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為農戎為忒極為極之類皆伏晁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竟厥

緒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八公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使榆關語之曰彼處馬豈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為然至則果如其言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崔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為門客王屋所聘貴

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奎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次明少年年少如春草草榮一霎然
莒莒武藏州四圍無山島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
山城者日本也好事有譯其曲者見鄭以偉猶奕稿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鬢固無雙蹴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君王宵旰無懽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宴眠陳娥倚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蛾

眉欲感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燕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
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煙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
錦自修水逸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如溫成貴早日艱難護
大家比來懽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賈佩蘭往還偶失兩宮懽雖云樊嬖
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緣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
教聖主憐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詔
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
客因懽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妓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
涕泣微聞椒殿語笑談豪奪灞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
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愁后促黃門召
共游初勸官家佯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
少者弟聞道君王譽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

母降離宮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凋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叢臺
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損坐匡床慵
髻啼眉掩洞房豈惹湯溫水簟冷荔枝漿熱玉魚涼病不禁秋泪沾臆
徘徊自絕君王膝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啟便
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誅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
嘔感庸知朝露非為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
痛蒼黃還向官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
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
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貴人碧
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壟
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
槐

思陵長公主挽詩

貴主徽音美 前朝簡命光
鴻名垂遠近 哀誅著興亡
託體皇枝貴 承休聖善祥
母儀惟謹肅 家法在矜莊
上苑穰桃李 瑤池小鳳凰
鸞章青綉屐 魚笏縹囊沉
燎薰爐細流蘇 寶蓋香裊期陪祓
水蒲館助條桑 羽檄忙司輿
停鹵簿 掌瑞徹珩璜
嫠宿明河澹 薇垣太白芒
至尊憂咄吒 仁壽涕彷徨
酈邑年方幼 瓊華齒正芳
艱難愁付託 顛沛懼參商
文葆憐還戲 勝衣泣未遑
從容咨傅母 倥急詢貂璫
傳箭聞嚴鼓 投籤見拊床
內人縫賜甲 中旨粟支糧
使者填平朔 將軍帶護羌
寧無一矢救 足慰兩宮望
盜賊狐篝火 關山蟻潰防
道遙師逗撓 奔突寇披猖
牙纛吹看折 梯衝舞莫當
妖氛纏象闕 殺氣滿陳倉
天道真蒙昧 君心顧慨慷
割慈全國體 處變重宗潢
胄子除華絃 家丞具亟裝
勅須離禁闥

手為換衣裳 社稷仇宜報
君親過勿忘 遇人希退讓
慎己舊行藏 國母磨笄刺
宮娥掩袂傷 他年標信史
同日見 高皇元主甘從殉
君王入未央 抽刀凌左闔
申脰就干將 噴血彤圍地
橫尸紫纛汪 絕吭甦又咽
瞑睫倦微揚 裹禱移私第
霑胸進夕漿 誓肌封斷骨
茹戚吮殘創 死早隨諸妹
生猶望二王 股肱羞魏相
肺腑恨周昌 賦道仍函谷
兵來豈逮康 六軍弩面慟
四海過音喪 故國新原廟
羣臣舊奉常 賄圭陳厭翟
題奏載輻輳 隧偪賢妃塚
山疑望子岡 銜哀生父老
主祭失元良 訣絕均抔土
飄零各異方 衣冠羸博葬
風雨鵲鷓行 浩劫歸空壤
浮生寄渺茫 玉真圖下髮
甲伯勸承筐 沅水餘堯女
營邱止孟姜 君臣今世代
甥舅即蒸嘗 湯沐鄉亭秩
家門殿省郎 淒涼脂粉磴
零落綺羅箱 宅枕平津巷
街通少府牆 書閣偕妯娒
曉坐向姑嫜 偶語追銅雀
無聊問柏梁 豫游推插柳
勝跡是梳裝 菡萏鴛鴦扇
茱萸鸚鵡觴 大包南膳儼
奇卉

北花房煖閣葫蘆錦溫泉豈惹湯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
土榛蕪拱白楊麋游鳩鵲觀苔沒闢鷄坊荀灌心惆悵秦休志激昂崩
城身竟隕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奚憾天乎數不減累歛床簣語即寔寢
園傍半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殤夙昔銅駝泣
諸陵石馬荒三年修苻藻一飯奠蒿邱寒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田
延黍稼隴笛卧牛羊朽壤穿螻蟻驚沙起鵠鷓病樗眠廢社衰草折寒
塘列剎皇姑寺馱經內道場侍鬟稱練小像刻沉香玉座懸珠帳金
支渡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媪伴帷堂露溼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晨
隱隱鈴鉦夜鏘鏘控雀攀龍馭驂麟謁帝閭靈妃歌縹渺神女笑徜徉
苦霧迷槐市雌霓繕建章歸鄰思五廟涉漠淚三湘柔福何慚宋平陽
可佐唐虞淵瞻返日蒿里叫飛霜自古遭兵擾偏嗟擁樹傍魯元馳孔
亟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海包含恥溧陽本朝端閩閩設制勝岩疆處

順敦恭儉時危值紀綱英聲超北海雅操過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
柏蒼薤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謚號千秋定銘旌百禩彰秦蕭吹斷續
楚挽哭滄浪

盧岐嶼

長泰盧岐嶼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為戶部郎與汪道昆同
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嶼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澡此
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貌糖不許高大此
是矣

王九思謝榛表宗道

鄆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
德涵獻吉導予習其易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
改正者尤易然亦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

鈍不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袁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為奇字與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党稱慧曰誦稱跳曰跼稱取曰挺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多其疇改為誰俾為使格姦為至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司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尚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偏其真尤可取者地名官街俱因時制今却嫌時制

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樵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顧况流鶯上下燕

參差李商隱春樓不閉歲難鎖韓翃長路多逢輕薄兒耿漳應為能歌

繫仙席鄭谷尺緣幽恨在新詩步非煙今朝繞郭花容徧李涉別有傳

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羊善畫葡萄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作續哀江南賦有序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弄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腥於毳幕
中興道銷窮於三擅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麋鹿之跡過市盡斃
鉗之客晨看旅鴈辭玉塞而凝雲夜等銅仙望秋城而泣雨昔士衡入
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著述謝眺釣渚之賦思江海之
無波潘岳關中之詩時憫荆榛之載道雖復輦輪浣女步媿瑟人盛衰
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想桃花詎有商岩遙尋芝草冰魚未絕徒
懷挾之心螫燕猶蘇不謝雕梁之憶鍊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吊
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間何世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筑罷
擊惟雪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日悵切
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薄羹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無延歲之方桑
滄非可俟之晷夫霸孫啟祚尚揚赤壁之靈弱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
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蘆牌荻筏竟浦浮江代馬胡鞞凌波湔

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鳴弦翟泉雙鵝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烏邈矣
華風萬里縵纓此焉戎俗二三俊乂徒懷死衛乘輿之誠百萬義師竟
少固我藩籬之具豈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盡於此耶是知崖山執節
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覆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禁臨風喟愴者
已世涵山雌辨色將遠謝乎樊籠爰居避風曾何情乎鐘鼓豈希黃絹
之題聊比葵緯之恤文博之枕流漱石竊有志焉子山之垂露涌泉瞠
乎後也賦曰臨江皋以四望兮氣紆結而懷憂伊天步之艱難兮神恍
恍而凝愁昔高后之作京兮實祚土於鍾丘控方塘之白水兮枕震澤
之清流封狼胥以為鎮兮琛沒羽而為州湛盧宵飛而吳定兮樓船朝
濟而漢謳數軍實於長洲之苑饗戎旅於武昌之樓黃旗雨轉紫蓋雲
浮剪桐珪以錫燕更奕葉而遷幽於樂都之麗康兮乃陪服於南留華
實遍野紅粟方舟引陂泉而滋灌注兮指翼軫而帶女牛歷三百而無

事兮不識夫蛟函之與屬鏤雖有祿被之媒孽雀蒲之嘯聚不旋踵而
夷囚於是士女游冶族姓繁富玉樹挺於王謝朱輪併於顧陸老成奕
世典型以續銘勒燕然旌懸月窟烽火息於漁陽兮貢葡萄與天馬時
既泰而將屯人娛安而忘苦家築夏后之臺戶涉周王之圃烏轉迭歌
花穠雪舞風流清談而衺名卿尹黨鉤而造禍武帳絕韜於龍豹文紘
罷奏於鄒魯腥鮑爛而是求兮白馬沉而何補既而燕厦將焚魚鼎日
沸閣左有揭竿之呼巖關無折柳之蔽天子方復端門而御平臺召
百官而延多士期弱草之凌勁風假乖螭以行淫雨請纓則終軍彈劍
則馬武出玉關而論兵晏蘭池而旁午空杼袖於二東兮猶呼庚而未
止爾乃宮鳴之野雉星落天狐夏箭不能殪仙芝之靈秦鉄不能禁驪山
之徒彼小醜之馮陵固蔓延而滋多逞其鴟梟之性鼓其鯨鯢之濤野
煙炊斷白骨丘枯一二秉鈞握樞之佐方留賊以自固曾莫肯兮焦慮

而殷圖墨吏熬其膏殘兵密於篋虺毒吹熾豺牙橫厲黃巾大呼銅馬
如蟻戟已及於觀門羣工猶侯第而夜嬉橋山之弓不歸茂陵之盜日
出草木為之飲血神人於焉憤涕江表藉司馬之靈奉神皇之徹值
天地之睢刺畫江淮而宅鼎四海喁喁臻響屬影咏南音之顧懷兮願
觀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七淫荒是逞金鞭未收於傳舍鐵杖已投於
晏寢方採佳麗以寶椒宮構迎風以連結綺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
睢陽之擬第鼠首而蠅營矣恣苞苴而成水火地坼天崩鼓卧旗仆鬼
同謀於曹社帝醉錫以秦土翳上將之披猖各飛揚而跋扈既主器之
沉淪乃不恥乎降北單于置酒而長圍截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
巔射麋於蘇臺之游羨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禍酷爰有河橋魏將之
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梅尋盟許國思坐觀於時變亮國仇而莫塞
青龍之艦未浮飛燕之舟喟魚甲之潛去聞雀唳而不得聞胄空

懸浙鉤寡色日冉冉而虛逝兮思舉 而弗釋亂寃心以為纒兮編愁
若以為憶奚我逢此厄辰兮刻著志之靡適掩柴藿之荒扉兮浮雲憯
而送日服縵纓而椎結兮別無虬龍之與蟻螻於是胡風曉白清笳夜
驚控弦洞庭之浦枝陣彭蠡之陰舩腥煙散 戈旣揮於漢皋
守無聞於壽春精衛銜石而遇矢文鯨夜飛而觸兵曩時冠帶衣履之
俗莫不輸金繒於穹帳謝簪笏於龍庭遙瞻巫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寂
古榭風平馳鳴春草駱汗芳葵書盡灰於秦劫劍已化於豐城若乃金
柯霞震瑤葉雲靡別豔姬於楚幄墜寶玦於城隅悲有雍門之瑟客無
報韓之錐玉笛碎而人往雉表委而身糜溘朝露以同盡積為怨而難
舒至如李陵窮幕王行排牆弔影奪魄名隕心愴慙塵尾之刻玉羞鴈
足之裂纒求牽犬兮故里咏落月兮北梁華懷云覆金穴何常顧白日
以無色入修夜之不揚若夫二京學士五都游子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驅征馬而不前傷搖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颺絲類弱鱗之失水鬱青霞
之奇志獨快抑而誰語况復君涉江波妾溯交湖望子吟而不返兮放
子去而煩多哀拍留聲於文姬新箏寫恨於羅敷紫臺夢香江南草枯
感別離之萬狀淒雨散而煙哀更有孤臣危涕烈士墜心屍懸馬革血
洒乘塵霜張其志日貫其精厲勁節於歲寒守如石之筠貞慕嵇卞之
遐躅渺翩翩而結纓彼闔門之殉死實鐵中之錚錚原金陵之始禍蓋
蕭牆之內起上游懼楚甲之乘天塹遂胡馬之濟十五國之亡忽焉十
六王之宗不祀漢老想司隸之儀南人望壽皇之址痛麥秀於殷墟泣
山河之異王朔弓 月兮心胆寒朔刀疑雪兮骨肉凜 殤魂游
於鳳凰之臺鬼火亂於瀟湘之渚蒼雲則七量合圍海潮則三日不至
歎東舟之已膠何南風之不競雖復荆有七澤揚沮三江曾無淝水之
捷屢效石頭之降河方堅而騎斷楫未擊而雞荒寃霜暑落憤水秋長

天之所廢其何以昌昔天下之一家倚東南之藩蔽自付託之庸邪舉
江淮而全棄信辭鄉而哀賦分機入洛而榮著聊儻佻以娛憂分觀江
南之變態

補豔骨行及京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亂死歸骨於其鄉西湖北山僧黃
龍老人作豔骨行事載邵衣聞臨安雜志中令其辭亡矣嘉善及京補
之留山中以貽好事者

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
海上迤東晴沙蹴烏孫公主戀玉門漢家明妃厭金屋麗人獨立穹廬
地深閨長養旃裘族名花寶帳白晝寒異香錦幕清夜燠長白山頭瑤
草暉鴨綠江口蜻蜓飛闕氏妬得泣不得秦王求仙祠未歸朝辭名王
聘莫卻翁侯婚膏髮明璫潤慵珠暗袖溫門庭設蘭妃壁戶塗椒蕊屏

映于飛窻選中連理簫弄朱離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
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笙錦瑟曉連宵吳宮闔草吹香佩魏苑彈碁
拂畫綃千金舞買青衣笑百琲歌徵小史妖嬌歌豔舞懽不足握槊藏
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駟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
婦飲真天人盈盈天街北皎皎婺女津一朝甌腸秋風起十萬控弦紫
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夫壻承恩官舍裏携家迢迢入蕭關金僕如抽
璧玉弓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鸞煖青連環南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
園中桃李鬪春妍湖上清明放鷓天寶馬香過煙岫寺錦帆花出畫橋
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堂燕子箋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真真自
起樓紅苴新聲翻感粟青琴素手劈篋篋辟塵龍女拂照骨戚姬漚橫
波賭射嬌分鏡感翠爭驍泥古散長夏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
侍兒私語記紅潮八月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盃索即持綉闥珠屏不自

支水晶菡萏葡萄夜玳瑁梧桐橘柚時嗔啼類怒重無聊鳳 熊走空
相嬌自茲卧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飈初就增城館未整政君翹水
桃雪汁琉璃餅火棗霞漿琥珀盃西池王母覈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
鳳車何歲蕤雲璇正杳冥瀛海風冷冷聚窟香烟烟温明秘器賜東園
南方楯甲寵魚軒雪肪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幡青鳥青珠照青
閣桃花桃浪吊桃箔鴻都道士訪太真上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
北風代馬嘶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
考魄玉棺啟視儼明粧丹唇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燮蘭薪鶴馭螭飛
駕鳳麟鎖子九霄煙磨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空青錦疊千雙晨寶璐
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鞞鞞盡貂蟬導馬貌貅盡鼓
簫碧雲車洒神靈雨素奈花簪士女髻經梁復經梁渡灤復渡遼遼山
空水厯平野扇帳毳廬扶驕馬已矣哉魂歸來雪磧晨寄穴冰天夕築

臺風姨掩袂慟月姐溼纓哀服匿承肌酪留犁薦乳醅珠琲酬送使繒
綵賚輿臺黃金千百鎰都護跨驄回

秦林樾祖聖集校字

三頁三行新增訛原作新增 五頁苗行墨原作黑 七頁十五行謝霖下脫楊復王淪樂時逢別本黎為唐吉十字 八頁十三行仁和下是汪字
 九頁十五行晒下是淖字 十頁十一行侯下是定字 卅三頁十行善滋之脫原作善滋土 卅三頁廿三行高宗之訛原作轉之 卅四頁廿行僧國寶
 誤原作僧國寶廿三行萬應訛原作萬處 卅七頁二行悔訛原作悔 卅五頁十三行九涕訛原作九涕 卅三行島拳訛原作島拳 卅六頁十行詔
 訛原作若十九行甚哉訛原作甚者 卅五頁十行前人所未下脫及字 卅五頁十五行上苑訛原作苑 卅三頁五行賊遁訛原作賊 卅六頁十四行悞
 原作臆 卅九頁十二行鏡訛原作鏡

壬寅二月廿七日校訛

東萊林雜俎義集

彤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宮人戴氏書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孝節烈皇后

妙錦皇姑

金濂出妻

項襄毅胡婦

女化男

葬婢再生

韓烈婦



安妃姚氏

沈瓊蓮

端氏

孺人范氏

何夫人紫金掠

會稽范氏二女

婦人生鬚

貞女節婦解

張安人柩白花

秦昭奴

陳氏遣荒詩

吳江張烈婦

命婦能詩

義使陳氏

難婦

忠順夫人書

志怪

鄧雲翁種牙方

年康氏

蔡鼎

柳敬亭張南坦二傳

張雷王八十

萬曆末方士

薄子璠

土司

雲南

貴州

空玄

佛蛻

阿羅漢

阿育王舍利子

達摩石像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藏經

觀音夢感經

佛牙

寶金和尚

僧娶妻室

智慧菩薩

達觀和尚

憨山和尚

關頭陀

密雲和尚

僧火香反史詩

僧佛日送雲

祖師像

像不惹塵

求履僧

僧誑

神樂觀歲給

桃林老道人

張福

高古峯

道人火遁

苟道人

烟鑒

柄相未路

矯偽

匿喪

豪橫

張真人印劍

張三丰

道人題壁

馬自然求載通志

呂仙自序

麻城道士

天主教明教附

矜炫

貪暴

侵地

黠猾

奢侈

偏嗜

凶逆

緯候

五行

子日

制日伐日

上巳

火節

市日

天門

風

纖嗇

淫蕩

雄日

上戊上丁

立春

黃梅雨

中秋十六日

朔望行香

月

二雨辨

雀錫

江南二十八景

男產

雞腹小兒

大明門黑氣

集異

名勝

石經山石經

二郎山石彈

陰陵山

天台山仙女

玉華山

雷

日本小麻

人疴

飛蓆

鳳陽鼓樓

金甯山朱書

石鏡山

齊雲山善惡

仙居山蝌蚪篆

雲黃山

伏龍山

孔子山

成山

東浮山

銅鼓山

飛來峯

六真洞

燕子巖

鷺公坡

四道三谷

仙人籬

永義鄉

玉泉山

太山

青山

羅浮山

金陵岡

回鷹峯

燕子洞

七盤坡

櫃兒崖

大庾嶺

天花里

仁義鄉

荒糧墩

憂懼石

棗陽石

天涯海角石

文石

鳳凰石

松化石

石木魚

石田

地鏡水影

甜土

里牛

沁雪石

中丞石

望夫石

雙魚石

僧化石

關索石

石箭

石樹

水晶營

五色土

田名

芒蘿村

佛蹟

城郭氣

劉炳文海舟紀程

佛光

古赤壁

叢林雜俎 義集

彤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孝陵享殿 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 懿文皇太子

秦愍王晉恭王次皇 妃 氏生楚王魯王代王郢王齊王谷王唐王

伊王潭王又次皇貴妃 氏生相王肅王韓王藩王又次皇貴人 氏

生遼王又次皇美人 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碩妃生 成祖文皇帝

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 孝陵闈人俱云 孝慈高皇后無子具如

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別集同姓諸王表自 懿文 成祖外

秦愍王 棟晉恭王 桐周定王 楠俱母 高皇后楚昭王 楨母昭敬太克

妃胡氏齊庶人 樽母定妃達氏潭王 梓俱達氏出趙王 杞母 氏魯荒

鹽官談遷孺木著



王檀母寧妃郭氏蜀獻王椿代簡王桂谷庶人穗俱母惠妃郭氏湘獻
王柏母順妃胡氏肅莊王模母 妃卽氏遼簡王植母 妃韓氏慶靖
王梅母 妃余氏寧獻王權母 妃楊氏岷莊王榘母 妃周氏韓憲
王松母 妃周氏藩簡王模母貴妃趙氏安惠王楹母 妃 氏唐定
王桓母賢妃李氏郅靖王棟母惠妃劉氏伊厲王榘母麗妃葛氏吾學
編諸書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志耶享殿配位出自宸斷相傳必有確據
故志之不少諱而微與玉牒牴牾誠不知其解或曰宋史杜太后生豈
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而廷美傳云母陳國夫人耿氏
非杜太后也鳴鳩之德均愛七子可以知 高皇后矣而 高皇后無
子可諱他王母以諸書及太常寺之志較之多不合楚魯代郅齊谷唐
伊潭九王同 母亦奇 高皇后遺復藏奉先殿脩 寸組雙鳳首綴
大珠歲六月六日曝之

女官黃惟德南海人洪武廿年選入宮命為司寶初名阿妹永樂初賜
今名信任益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 皇太后命留及為詩賜之皇明
列聖御寰宇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內廷百職需賢良咨
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
昔時黑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陽
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嶺海迢遞千萬里潞河宮棹春
風裡賜衣宮錦溢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
恒不忘綵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雁翔其姪女即大學士梁儲
母也亦累贈至一品夫人同時有葉女官者番禺人少有淑質通列女
傳洪武廿四年間其孝敬選入宮擢為女官因召其父碧山弟祖道詣
闕賜宴俱授錦衣衛鎮撫賚以幣復其家又有王司綵者番禺人永樂
二年選入宮為女官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輩之愛固辭曰臣妾

嫠婦也安敢充下陳哉 上重之從其意司綵有文學能詩蓋宋昭容之流而持操過之所作宮詞至今人猶傳誦

洪武廿年詔選民間淑女入宮分司陳六尚番禹陳二妹字瑞貞仲裕女也貌端莊與焉八見使並六尚事陳善六書曉大義精女工嬪嬙皆師事之人稱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為司綵賜歸省仍給祿眷甚家閨範嚴肅人罕見其面有司候饋皆辭卻之 文皇即位以司綵熟知典故召復原職年四十以病終於官遣中使護喪歸葬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國王李芳遠所進權妃穠粹善吹玉簫見幸永樂八年從征還至臨城薨謚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食光祿大夫祿尋遣歸正德中卒賻賜有嘉白金米布權妃薨時後司綵王氏作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羸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唳月明中蓋指權妃也

安妃姚氏

憲廟安妃姚氏嘉興人家貧習緝貿市日無忤視嘗盥見噴水中有日月雲霞五色扇夾侍甚怪之應選入宮髮素種種不盈尺登舟過平望一夕髮長委地今地名曰八尺後進位安妃生壽王妃弟福圓拜錦衣衛指揮同知子錦孫承勛累蔭千戶 嘉興府志 今秀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即姚妃後按宋陸游入蜀記過平望二十里曰八尺則前說殊謬且麗人之選法必應圖玄夷之髮其光可鑑安事種種為也

宮人戴氏書

戴氏湯溪人選侍坤寧宮三見御弘治十年太監竄 某來縣宮人手書 寄問母弟安否離別思憶之情悽然滿紙今其書具存并有宮中小畫等物 湯溪縣志

沈瓊蓮

弘治間女學士沈瓊蓮字瑩中烏程人寄兄詩疎明星斗夜珊珊玉貌
花容列女官風遞鳳凰天樂近雪殘鴉鵲曉樓寒昭儀引駕臨丹宸尚
寢薰衣熱紫檀肅肅六宮懸象魏春風前殿想鳴鸞又宮詞十首

香霧濛濛罩碧窗青燈的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驚起庭前鶴一
雙

倦把青絨繡紫紗閣針時復卜燈花明朝天后長生誕可有恩波徧及
麼

荳蔻花封小字緘寄聲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尋芳去高疊香羅舊賜
衫

天子龍樓瞥見粧芙蓉圍殿試羅裳水風涼好向西坐專把書經教小
王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髻新興一尺長花影鎖窗人下直開籠自放雪衣

娘

明窗棐几淨爐薰開閱仙書小篆文晝永簾垂春寂寂碧桃花映石榴

裙

海東青放渡遼煙天上群鴛得自專勅諭鷹房高索價聖王廿載絕游

畝

御柳青青燕子愁萬條齊水弄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贈誰去江南

洲

尚儀引見近龍床御筆親題墨瀋香幸得唱名居第一沐恩舞蹈謝君

王

翠絲蟠袖紫羅縵偷把黃金小帶舒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學士作新
除

右沈氏董穀碧里雜存載其一云送弟溥又悞為周氏吳興藝文補載

藝文八首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鄭貴妃父承憲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為妾臨別悲慟孝廉閱之遣還不責聘鄭感甚脫隻履予孝廉矢報已入宮大得幸念前事忘其名命小璫售隻履於市索直若干無應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妃泣告於上非若人妾不及執巾櫛矣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厯鹽運使張道濬說貴妃生福王常洵有如意之愛上書其名於金盒屬妃藏之約他日東宮之徵也辛丑十月皇長子受冊東宮貴妃不憚持盒泣訴上啓之書字皆蝕歎曰此天也錢塞庵相國說

端氏

天啓初選宮南都以於氏端氏應並入內偶啖麩端氏一箸於氏再箸嫌其出之於氏尤妍麗

貴地疑是貴妃

孝節貞肅恭莊毅烈皇后周氏

周皇后父奎寓京師奎微時寄食為人筦庫元配生子鑑繼丁氏生子某某及后後蔭中宮以鑑從長不許初信王選婚終安布素維得祿服念其父貧輒資之初不意關雎之詠也既信卽入正大位后生

東宮及定王貴妃田氏生永王悼靈王貴地漸寵謀奪嫡一日永和

宮婢於金後狎下悞觸定王田氏居永和宮中宮弗善也上嘗

召貴妃妃例御鳳輿小璫昇之是日昇以宮婢上問故曰小璫多恣

肆無狀問其實曰聞坤盜宮小璫狎宮婢故遠之耳上色動即搜其

處大得狎具蓋宮人各侶其璫所謂對兒也上驟怒立譴諸小璫司

禮太監請少寬之如三殿下何小璫某年十八美姿制時傳中

宮命於外家幸不值中宮因懟恨成疾嘔血有老宮人謂曰田氏宮

中獨無對兒乎亦可搜也果大得狎具上疑始釋都督田弘遇聞之

大恣嗾貴妃上章引咎 上意解令省警例閉中門從旁出且以章示中宮示無嫌也其章出御史湖南劉與祥筆蓋弘遇所囑云貴妃省警亦屢矣壬午貴妃薨明春弘遇進其少女年十三見寵欲即進封司禮太監 某言貴妃以選入非外進也乃止賜珠簾等有差亂後走天津珠簾猶存今為朝士某妾

崇禎庚辰 上因皇五子之變特命各郡縣崇祀九天仙母廟

以上俱宮闈

孺人范氏

臨江府志范氏清江人博通經史洪武初召為女使授孺人為宮中姆師一日 高皇問前代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命錄進更誦聽之凡降內制多范為定詔賜歸老於家

翁氏女女師

晉江御史翁慶巡按四川不避權貴又勅往武當山獻立武神眼珠賜一品服亡何坐累下獄慶無子長女詣闕上書請代 仁孝皇后召入宮留之三月為宮中女師人以此緹榮

林淑圓

莆田林淑圓接察使林時之女時觀政刑部坐累下獄發北京營建淑圓年七歲擊登聞鼓訴冤 仁廟監國矜其幼飯之釋時從任陝西封左臂和粥愈母疾長嫁西安左衛指揮使費銘年七十

妙錦皇姑

徐中山達第三女妙錦 文皇帝欲娶為繼后女不可因不嫁人為尼嘗論革除事謂 建文君當坐殿上以待 燕王至苟不讓則死之何必自焚竄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也

立君

正一真人張氏母妻封玄君

何夫人紫金掠

左軍左都督何文輝夫人豐氏嘗入內呼為媳婦賜紫金掠一个玉響杯一隻玉掠髮釵一副至今為家寶紫金掠溫潤水蛇毒將此掠水解毒黔記文輝子儀 衛指揮使

郭真順

郭真順潮陽人適周伯玉明初官兵下嶺南指揮俞良輔征諸寨未下者伯玉居溪頭寨真順遮道上詩良輔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洒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

此見鈿秀齋
牘尤詳

金印斗大龜龍文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莖誰能奪黃犢春耕萬壟雲麓龍夜卧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為將軍紀勒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為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大悅一寨得全

金濂出妻

戶部尚書金濂妻董氏永樂七年妻兄董英瞰其在學讀書盜其家物後濂知搜得出官械英決斷妻亦遣嫁

會稽范氏二女

會稽范氏二女居賀家湖正統七年生好讀書妙適江氏匝月而寡次許傅氏傅天二女并志別業垣圍其室并田十畝種獲有時父率傭以入否則閉戶相對引溝灌田凡三十年共卜葬止水墩以遺產祠之今

過者遺穢輒得崇會稽縣志

項襄毅胡婦

項襄毅大司馬忠初以刑部員外郎從駕土木隘中飼馬與胡婦善挾而南走四晝夜食盡胡婦度不兩活乃併糧自殺項得入宣府後祀婦家廟

婦人生鬚

弘治六年五月應山人張本華婦崔氏生鬚長三寸見寶錄

嘉靖癸丑青浦魍魎鎮有婦人忽生髭鬚時縣差以事揖其夫從壁間窺之以為男也夫亦無獲携婦以歸邑市聚觀甚眾明年遂有倭變青浦縣志

萬曆二十一年嘉興包彥平館華亭余塘宋氏其隣侍姬鬚長五六寸二十餘莖時年六十自三十三歲始生鬚拔去仍出至五十歲而止包

彥平集

女化男

正德七年平涼府太平橋下女子高四姐儼予故廬居化為男子生鬚名高雷今六十餘有二子趙時春平涼府志

崇禎戊辰華亭莫氏女化為男子遂儒服裹中庚午嘉興屠用明見於陳眉公座上既去眉公指之曰此即莫氏女變男者

貞女節婦解

靜寧州曹氏聘於王守仁未嫁而守仁死曹氏聞之慟哭不食遂縊死趙中丞時春駁曰在家從父女與未婚之夫胡死哉自經溝瀆耳作貞女節婦解未娶曰士未婦嫁曰女士紉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鴈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惟庶女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焉先歸而待諸里門至則揖以

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成婚禮焉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
陰陽交際之時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
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行不踰國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順正而
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士未迎父母
未命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聞哀生于
情情生于禮此之何禮而于士何情也不備禮而行謂之奔棄奔婦則
逆義違親命則傷孝是宜為國大禁令取之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
故曰大不可

按浚谷先生持論太苛予傷曹氏之志語曰臨水可脫臨文不活特
錄其文以告淑媛母俾曹氏重枉也

葬婢再生

嘉靖初南充劉氏婢公女父嬖之母妒臨葬推入之三年後葬母開穴

公女伏棺上不死出言與其父處如恒持若夢中無少苦

張安人柩白花

泉州張守化贈君婦陳安人卒棺之前和發白花重樓數朵高大可半
尺香如蓮

韓烈婦

萬曆庚寅五月癸亥德州韓承業婦王氏殉節初承業沒戊子孟夏誓
殉之七日不食姑強之食糜遂絕鹽茹每晨哭燃香誦佛不絕聲居二
載忽治葬留偈几上趺坐室左戒人無近俄口出火下垂色白如輕雲
鼻流玉筋良久火徧體金色焰至數丈光達十里而香火盡遺骨如生
所坐土結蓮花千朵事聞撫按為立祠表門

秦昭奴

定遠合肥間有亭曰響道旅店之東房萬曆末秦昭奴題詩二首序曰

戴疑是載

妾本燕人幼依表兄李內官處撫育教訓頗習詩史年十八嫁為江南
士人側室雖愛有所鍾而分制於嫡春燈秋月獨宿多愁長途旅館孤
衾更慘夜深滴淚和墨成吟亦以寫斯幽怨云爾 逐日一程又一程
風沙拂面鬢雲輕鴛鴦有伴非吾伴愁向孤衾數漏聲 其一日日長途
馬上塵佳人薄命怨青春小星千古稱賢淑坐對寒衾淚滿巾 其二後
書秦昭奴記時某年月日也跋曰昔王昭君適胡曹大家能文而寡妾
文不逮曹而境未適胡而有夫無夫咫尺胡越意頗似之用取小字以
識深愁後之文人君子倘憐而表章之君施惠不酬妾感且不獨昭奴
又記熊人霖南榮集

陳氏遣荒詩

萬曆戊子金陵嫠婦陳氏作遣荒詩年來水旱作災屯疾疫家家盡掩
門兒女莫嫌全食粥眼前不死亦天恩

吳江張烈婦

吳江諸生張士柏娶沙溪陳俊女士柏夭遺女三歲其兄士松利婦產
以鄉人徐洪義子張程字之婦不聽乙亥十二月既朔群党夜突入脅
婦往死拒之不克士柏從孫女故適徐氏因迎于家越六日陳訴縣候
德清章日灼日灼杖其媒徐義以婦爭之強刑其指拳曲不受遂囹婦
謂在徐洪宅連夕無可白也己婦出獄忿甚丙子三月訴按臺不得理
四月既朔訴離臺於松江離臺欲下吳江令婦計迫即自刎郡人義之
厝東禪寺旁道祭相望日灼竟憂死徐洪等各伏罪

錢塘劉氏女

錢塘江許劉元輔女字諸生吳嘉諫未行年十九夜嘗度簫隣人張阿
官故亾賴聞聲依和又偵女貌夜躍上樓穴窗偏女大呼賊元輔驚
起繫阿官髡之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其故糾党斬門且鳴金號于

衆曰元輔寔以女儀而又寡之女聞之大恚自經訟于郡守光山劉夢謙而阿官謀于訟師丁玉蘭賂元輔以女承污則罪不死郡守疑之陰訪其女故潔得元輔私狀阿官論如律初嘉諫弔其女剃眉投盈水中不散謂處子也拊屍大慟而丁玉蘭忽白晝見女自搏叩頭立死上虞倪尚書元璐傳劉氏不言善簫

命婦能詩

福清林鴻官膳部郎中婦朱氏能詩嘗作詩勗鴻年十九卒鴻終身不娶

仁和陳德懿南康守敏政女適都御史李昂通達往典尤工詩詞有集四卷

當塗鄒賽貞國子監丞

婦封孺人博學能詩有士齋集三卷子韶

弘治丙辰進士官編修

仁和楊文纒工部員外郎應獬女為餘姚孫陞繼室能詩子鉉編修滿封夫人詩稿附文恪公集行世

武定橋烈婦

永樂初誅建文遺臣以妻女發教坊配象奴有一婦題詩帶間赴武定橋河死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或云此松江謝氏婦也

華亭王鳳嫺進士張本嘉妻本嘉知宜春卒官艱辛自誓撫其子女開舉於鄉為懷慶同知封孺人有焚餘草雙燕遺音行世

上元倪岳家宰婦 氏有 集

翰林陳沂繼室馬間卿能詩書法蘇長公善山水白描橫幅年近八旬不廢吟咏有芝居集

楚女晚蘭和新嘉驛女子詩二首驛舍題詩今尚存斷煙荒草鎖重門

多情況有千秋月夜夜牆頭照墨痕
碎壁沉珠最可憐牆頭題恨墨
猶鮮妖魂欲問歸何處不化鴛鴦化杜鵑

勤縣陳東官河南提學副使婦董氏少宰玘之女能詩凡后岡稿成轉
共評定今董氏詩不傳

吳江沈宜修字宛君副使沈琬之女工部郎中葉紹袁妻生一女其仲
季蕙細小鸞並工文墨中庭之詠不減謝家嬌女之篇有逾左氏二女
並未字而天宜修亦蚤世紹袁彙所著曰午夢堂集行世

吳縣范允臨官福建參議婦徐媛字小淑工詩文有絡緯集

三水文氏翔鳳之妙適葛 有君子亭詩賦三百餘首手鈔書六十卷

少寡自誓作几騷九篇詞義典雅稱其風烈 文翔鳳婦武氏粗識字

翔鳳稱其能詩有文武合刻武恭人沒繼鄧氏翔鳳齒淪艾婚又翔鳳
大書顛鸞倒鳳於室中鄧氏能詩甲戌翔鳳得風疾壬午春卒甲申鄧

氏事李自成今没入范文程家

麻城王銍龍御史鳳韶女適劉守蒙十一年守蒙天愆死事姑誓不踰
闔父疾篤欲見之不歸寧也少讀書過目輒誦老而詩益工年七十九
目不見字猶使甥輩讀書坐側聽之李贄倡龍潭菴高談佛乘風動四
方銍龍獨不往欲索寸札酬答亦不許其春日詩桃花暮雨煙中閣燕
子春風月下樓幽閨永夜燈前泪孤枕頻年夢裡愁秋月詩霜飛衾薄
紅棉冷雲斂天高綠樹寒病起詩對鏡面黃如菜色看書目眩似花生
海寧朱淑貞尚寶卿祚之女適周濟官光澤教諭幼聰穎博極群書年
八十卒有靜庵集十卷

桐城張秉文官山東布政使婦方孟式字如耀能詩庚辰濟南臨秉文
死之孟式投池中以殉少讀書有婦德有絢蘭閣前後集八卷

鄞縣金文貞適王

子登進士官副都御史封太淑人有蘭莊詩集

漳浦黃道周官禮部尚書婦 氏工文翰

朝邑屈安人適韓邦靖詩文唱和如良友邦靖早世安人後十四年而
沒有女并上書康海乞敘其母詩從之

女士

太倉薄少君庠生沈承妻承有雋才而天少君哭詩百首踰年值忘辰
酌酒一慟而絕

天台貢士裴致中妻潘氏號碧天道人 有碧天稿其題桃源洞曰千年
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 其
一天接青山路萬重仙家洞口白雲通聽殘一夜溪頭雨流出桃花幾
片紅 其二

黃安人遂寧人尚書珂之女為修撰楊慎繼室慎戍滇南博通經史工
筆札携之戍滇南後慎奔父喪安人留于蜀應家政閨門肅貌詩不多

作慎有詩答婦又別和三詞皆不及也

寄夫詩

雁詩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
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
郎

黃鶯兒詞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
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

劉雪瓊山西臨縣人孝廉趙祖之妻有水雲居詩自署曰維石檻花居
士

莆田黃幼藻字漢宮蘇州同知儀之女適林恭卿沈靜知禮舅沒竭力
奉姑所居不蔽風雨近歲罕面年三十九所著有柳絮編

蘭溪舒大猷萬歷 貢士婦陸靜專工小詞以脂筆書字落紅滿楮
聞縣儒士鄭坦妻鄧鈴字德和坦卒封雙耳自誓詔旌其門萬歷中嗣
子雲鎬貴贈宜人有風教錄

山陰王素娥能詩文善女紅適胡節節死於燕娥誓無他志年四十一
卒

陸卿子吳人尚寶卿師道之女適太倉趙宦光宦光棄家廬幕與卿子
偕隱寒山卿子能詩文有雲卧閣考槃玄芝諸集

李玉英錦衣千戶李英女父死弟承祖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廢毒殺
承祖出其妹桂英而誣玉英以奸指其送春別燕二詩為左論死玉英
奏辨 世宗察其枉得釋

文侍

吳人陳寬孟賢侍姬曰梅花居士掌文墨

華亭王一鵬訓導善畫居柳上俱侍姬供筆墨

直閣尚書

張天駿有青衣

善書

金陵史忠癡翁侍姬何玉仙能書繪解音律號白雲道人

聞人周玉簫武弁方輿妾輿上議撫紅夷忤大師係獄七年遣玉簫玉
簫誓不去及事解詣闕遇國變又不得歸玉簫感慕痛沒有詩一百三
十首行世

妒內

都督蕭如薰夫人楊氏才而妒無子不容納遙如薰與長安張生善言
及嗣息悵然曰吾殆絕矣張曰將軍當置別館於此從之果得子補諸
生娶婦楊夫人尚不知也

義妓陳氏

萬歷乙卯楚掾某狎姑蘇妓陳氏傾橐姆厭之陳私留掾身託疾他避

求里中豪貨掾得嫁之而所携橐頗饒毫不累掾也歸楚後同掾謁選北
道鄱陽湖同舟徽人窺陳色藝間許掾千金掾以情告陳陳歎曰君裝
薄果進其千金可耳俄千金具別掾更登徽人舟望掾帆發漸不復見
拊膺嗟喟投水死明年掾還渡湖中感陳設祭俄風晦舟沒

蘇州義姬

蘇州姬 某乙酉國變語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買棹召客泛太
湖皎月空明鷓鴣首甚適忽顧影感歎置鷓投深流處不及救

難婦

不畫雙蛾向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
笳 其一 日日牛車道路賒偏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
鴟怨漢家 其二 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
看他髡禿也驕人後跋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在郟城縣李家庄旗亭

壁間

宮人廣陵張氏過崇德縣石門鎮題壁四首或云投河死 身隨劫數
從奴虜愁聽胡笳聲可哀柔腸已似如針刺况值蕭蕭夜雨來 其一 深
閨日日 鸞鳳怨被干戈出畫堂弱質那經罹虎口可憐魂夢繞家鄉
其二 繡鞋脫却換宮靴女易男妝寔可嗟扶上玉鞍愁不穩泪痕空逐
馬蹄賒 其三 車騎轉轉野店來憐我故鄉生死別花

枝已向別園栽 其四

妾本虎林女也所逢不淑再罹干戈臘月甚寒挾之北上終日坐破車
中啜啜筋骨欲脫寒風慘烈塵沙眯目塞馬悲鳴淒其欲絕真蔡琰車
中明妃馬上所不能彷彿者幾欲自經念妾本良家流落至此曾與魏
里曹生訂終身交子顧才士必不棄予死之無名何如忍以相待已復
念此乃又強食偶從將士閱省錄知曹郎已鄉薦旦夕公車至此恐謂

妾已死遂爾捐棄故乘暇竊書此詩令知薄命妾猶然西湖月下心也
當妾與曹郎晤時六橋明月十里湖山澄波渺然萬籟蕭寂妾吹簫怨悲
泣曹郎舉酒釀天日勿憂終當贖汝以金屋妾改顏謝曰無媒妁何以
先是曹郎嘗懷一扇妾甚愛其扇上詩為桐山方生名玄成者作有云
蒼壁倚千尋空江自古今浪翻舟 合廟枕碧流深等句妾賞其壯涼
高逸是時曹郎即出其扇曰汝佳此人詩此人吾好友海內名士即以
為媒妁可乎妾拜受之至今數瀆死不去袖中又聞此生亦登鄉薦倘
曹郎不及見此萬一桐山生寓目焉謂妾尚存亦不負當日以骨長公
待先生意也西湖薄妹宋娟和湘書 風動空江羯鼓催降旗颺颺鳳
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 其一 廣陌塵沙滿髻鴉北風
吹雨落鉛華可憐明月篋篋引幾度窮廬伴暮笳 其二 春風如繡綺如
煙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竿來可恨是蒼天 其三 盈盈十

五破瓜初也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效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 其四
南莊勝處妾常憶借問軒車早晚游美景難忘竹廊下好風爭奈柳橋
頭 其五 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入樓若待春深始同賞鶯殘花
落卻堪愁 其六 妾命如朔風飄然振落葉不入郎羅幃乃逐沙塵陌妾
本良家兒留落平康劫十三工秦箏十五好筆墨樽前柔聲泪溼江州
褶人謂素顏好妾謂多生孽武林遇曹郎心知不徒說忽爾天地崩遂
令山川別一為俗子羈再為干戈繼嗚嗚大車中塵土滿鬢髻又猗那
一半裘皴肌冷如鉄晝則強歡笑夜則潛哽咽誰為文姬哀文姬猶返
闕誰為明妃怨猶得封馬鬣而我薄命人終當染燐血所不即就死心
為曹郎結曹郎爾多情豈忘西湖月曹郎爾多智豈不諒我節曹郎爾
任俠忍妻委虎穴曹郎爾多交交豈無豪傑媒妁扇上詩願沛不忍徹
忍死一相別悲酸難再說又聞桐山生風流當世傑爾既善曹郎何不

一救妾

丙戌秋金華陷婦某俘入杭州行營庚寅六月其夫跡之以五十金贖不許逸至百五十金終不許婦凝淚語其夫曰第藏其金天下多好婦何我為其人益至二百金終不許婦乘間引刀自刎營卒怒剖腹搗其陰俄雷震死

新樂縣南關旅壁題曰妾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戊子遭兵燹滿之狂丈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南征過此偶遇之子盱衡之間情溢於露氣幽於蘭嗚呼此誰氏之美也嗟余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空自猜編愁為 幾時灰妾心最慕漢天子自將單于不敢來 造次相逢若有私目成那復畏人知胸中歷歷不然事可得對床說與伊

冬兒

良鄉伎冬兒善南曲入外戚左都督田弘過家弘過卒都督劉澤清購

得之以教諸少四十餘人其最姝麗者登兒也甲申澤清欲偵二王存否冬兒請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飾而北知二王已絕逃南澤清鎮淮安書佐某無罪殺之收其妻澤清降北虜揖政王贈宮女三人皆當御者澤清不辭而嬖之亡何內一人告變揖政王錄其家及所奪書佐之婦澤清供書佐有罪故殺之婦明其非罪且云澤清私居冠角巾謂事若迫不如反耳澤清誅冬兒下刑部尚書湯 嘗飲澤清所出侑酒故

識冬兒因曰爾非劉家人遂免籍更嫁吳駿公作臨淮老伎行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闔身屈鬪歌舞白骨如何棄戰場青娥已自成灰土老大猶存一伎師柘枝記得開元譜纔轉輕喉便泪流尊前訴出漂零苦妾是劉家舊主謳冬兒小字唱梁州翻新水調教桃葉撥定鶉絃授莫愁武安當日誇聲伎秋娘絕藝傾時世戚里迎歸金犢車後來轉入臨淮第臨淮游俠起山東帳下銀箏小隊紅巧竿射棚分畫的濃粧毬仗簇

花叢縱若房老腰肢在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
解彎弓錦帶輕衫嬌結東城南挾彈貪馳逐忽聞金闕起黃塵殺氣奔
騰滿川陸探騎誰能來薊門空間千里追風足消息無憑訪兩宮兒家
出入金張屋請為將軍走故都一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伎
堂仍訝調絲竹祿山裨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問二王
武安妻子相持哭薰天貴勢依椒房不為君王收骨肉翻身上馬遇南
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寶劍幾曾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酬
杯酒女子無愁出曼聲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
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避崩濤急浪大於山張帆捩柁無歸處重來
海口豎降幡全家北遇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印第看收
者到門停奏伎蕭條西市歎南冠老婦今年頭總白淒涼閱盡興亡跡
已見秋槐落故宮又看春草生南陌依然絲管對東風坐中尚識當時

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綠珠子弟更無人相憐只有樓頭月長笛聲聲欲
斷魂

秦良玉

山陰朱燮元總督雲貴川廣石砭宣撫司女土官秦良玉雅度侃議謙
從俱美少年朱公子壽宜訪之酒間微諷良玉笑引曰宋山陰公主云
陛下後宮百數妾惟駙馬一人以答
良玉屢勒兵討逆天啓辛酉永寧宣撫司使奢崇明叛據重慶厚遺良
玉求助良玉斬其使提兵進攻多斬獲

忠順夫人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六日欽封忠順夫人即三娘子上經畧總督鄭洛書
曰蒙差通官大友等費書到帳分付我盡知之回套之事我恨不能
即速登程奈因頭畜疲弱不能起身每想老大人宣大督鎮之日曾受

無窮恩典時刻思念惟天可表因洮河失事一節實 首反背 皇上
洪恩有負大人擡舉將華夷大事一日有失幸蒙大人在駕河西多承
俯就其事乃不幸中之幸也今蒙老大人書諭由扁都經過套恐懼漢
夷生事彼此壞名節本上會同吉囊由肅州邊外於川底行走已差人
稟知四月起身我思肅州邊外路途遙遠况老老人在彼多有勞苦意
要從鎮羌經過恥愧不敢開言如肯憐閤暗賜一音我自自有主意彼此
方便我目前西海之地因為失事致將我自愧未敢計些須之物今備
絲銀十兩萬望老大人神力轉買各色梭布八十疋茶篋八斗白綾汗
巾五十方礪砂二兩硫黃焰硝四兩砂礪十个涼扇十把書柬紙一百
張若肯賜發我世世不敢忘謹具此啟再拜又銀六兩買梭布十疋餘
銀買茶大廟堂鄭老先生大人臺下

彤管志餘

彤管自宮闈淑媛外無可述矣義伎難婦非法也蓋傷其志閱其過耳
豈足語風教哉更有流聞似不欲棄併附之以資嗚噓

嘉興 某善射道山東遇女子單騎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女子呼曰
君無相苦當下馬少有所語語曰吾閱人多矣顧事君奉箕帚 某從之
挈歸作孟子湖暴客久之入燕不返沈天生比部嘗識其人

甲申九月友人趙昌齡出杭之湧金門至剡園見題壁云芙蓉花發滿
隄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多從湖上過行人何不看芙蓉

金陵卞荆璞同母寓武林西湖上作西湖過雨詩重雲負我買名湖博
得蒼煙八畫圖柳去六橋春色斷雨來三竺遠山無滄桑變換笙歌歇
人事淒涼風月孤我欲才情寄蘇小西冷珍重舊時鹽荆璞能書咏第
其人不足道 寄情蘇小矣

萬曆庚寅山西隰州有民婦居山中日汲澗水忽聞鳥呼曰山要開山
要開日呼耳婦不以為异一日飛集肩上而呼婦歸告其丈夫日明
日若呼當應之曰開便了果呼果應山旋崩出藏經一部皆宋歲繕寫
者卷末書興國材興國院造紙墨如新聞諸有司散各名山樵李王大
同等朝五臺亦隨往捧誦而歸

魏文紳

沙縣魏文紳官知縣善禱雨其術用大蝦蟆一隻作火字四十九道納
之腹中立壇瘞之山上三日而雨至暴雷震電雨罷於瘞所失蝦蟆所
在但不敢嘗試一日即龍硤立壇二日夜大雷雨天明視之前池水皆
涸魚無大小各剖為二文紳懼遂不復試

棗林雜俎 義集

技餘

石續

東昌某宦牡丹下嘖嘖有聲坎之得物目熒熒不食而息曹縣石續曰
此視肉古帝王葬中物壙氣見矣亡何某公卒充貳守錢某毀堽城壩
淫祠像臂流血駭之續曰蝙蝠血也時仲冬搜得數斗 曹縣志

鄧雲翁種牙方

嘉靖間閩縣鄧雲翁遇異人得種牙方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漱末
藥湯諸牙立下以生鼠去皮和藥搗爛依牙之序逐枚醮鼠種於原孔
至死聖如少壯或老人牙脫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張雷王八十

鹽官談遷孺木著

沁水張雷操術甚秘嘗元夕同友觀燈揚州旦即還舍署行求瓜濟渴主人不出袖出碎紙俄犬兔相逐斷其蔓主人大悔則呼犬兔於袖瓜蔓如初後遇蛇當徑方咒禁蛇宛轉間瓜角俱出長十餘丈雷擊立死特術不戒觸忌神物也

王八十善召鬼能杯酒有待客己未嘗沾也或夜致麗人如李夫人帳中所見手之即滅沒所經墟墓言逝者貌飾俱合友某求其術約齋三日俄私脯方符咒被雷震裸灼雪中以反誤我幾譴死卒亡子 沁水縣志

牟康民

內江牟康民少年抱异術不知所從授萬曆庚申正月投牒於巡按御史黃陂吳之皞云明年辛酉九月蜀變方作方伯朱公能平之今聞其入賀萬壽乞留任待拯以拯我西人其另擇費捧 方伯朱公蓋右轄山陰變元也之皞故好數學年十四補諸生高等累舉不第從豫章術士游

年四十五聯第至是覽牒而异之方伯當入賀見之皞於夔州勉留之不得蓋朱母於人明年八十便道兼壽也之皞歎曰蜀人無福請後期朱曰今秋入賀 因歸省明年正月進觴三月當看花錦城矣之皞許之灑別以叱馭是望明年春朱轉左轄赴蜀出黃陂訪之皞里第時之皞按蜀竣過其里餞朱于郊出康民所投牒授之曰事甚异君至蜀當物色其人而朱未即信迨九月重慶之變亟遣司 劉養鯤武聲華馳訪康民山中距內江邑三十里茆舍三 楹不受徵第曰有朱使君在何處成都百日之圍可堅守也及圍解又徵之辭曰平生不是今朝人凡警輒 叩叩輒驗朱進巡撫後憂去己巳三月拜總督之命開府黔中康民先寄札云使君重蒞黔蜀誠地方之幸八月宴奢俱靖從此造福十年但乙丙年旱星正照燕都仲冬金人內入畿南白骨如麻天下漸擾又云燕京旺氣已盡戊寅入大劫倥偬三十五年民不聊生丙

子十月又札云康民已心厭凡世遠遁深山不復再候明年丁丑八月使君剴度不佳當乞休綠野以保餘齡否則戊寅之春將返樸還真耳少師疾跡康民不知所往先是巡撫劉漢儒學使何閻中招康民署中補諸生廩食日長卧語多不效乃放歸康民自稱又呆子所著兵機纂等書

萬曆末方士

孝感程善閣大司空註云萬曆末值方士京師言萬曆當四十七年泰昌一年天啟七年崇禎十八年甲申夏程始述於人第疑崇禎差一算明年五月弘光皇帝出奔甲午都人擁立王之明云故東宮也勅封中城獄神為王仍稱崇禎十八年事尤奇

蔡鼎

永春蔡鼎無能諸生也好易學著易蔡等書博通象緯來長安出入塞

上為大司馬幕府客然不能用也既久之乃南還其友人南雄推官泗州黃廷才于壬午預廣東秋闈語同事羅定知州上海包爾庚曰閩人蔡鼎近言崇禎歷不十八年國運中絕其怪妄如此時並笑之明年癸未秋鼎游金華時金華令江陰徐調元合樂饗之演浣沙傳奇見句踐青衣渡江鼎徐令慰籍曰戲耳先生毋自苦鼎曰事即見之矣欲求青衣渡江可復得哉舉族北轅今日之泪珠不能禁徐令退後以請鼎曰予燕中望氣三年氣且竭昨歲宿蘆溝橋三夕諦觀天象竟無可為洒泣去之金陵有王者氣揚州鎮江多氛祲蘇常杭嘉等耳金華禍在不日恐千人不足殄也徐公私詫异之居亡何東陽許都滅數千人明年燕災又明年吳災始追憶其言包長明說

薄子珏

吳人薄子珏性敏悟書不再閱能縱橫成文嘗意製木童令司啟閉奉

客盤匝靈動如生其議北方屯田田不必開井但相土高下去沙五尺
置乾草仍覆以土經日啟視其燥溼探水脈開池功省利倍屯政舉
矣

叢林雜俎 義集

鹽官談遠 瑞木著

空玄 附天主教

佛蛻

釋迦佛真身在錫蘭山國

無量壽佛真身在廣西全州

吳康僧會真身在海鹽金粟山寺 明初移南京天界寺

梁番僧智藥三藏真身在韶州月華寺

唐長耳和尚真身在錢塘西山法相寺

湘潭縣湘山有唐僧真骸至今存土人祠禱輒應 預璘息園存稿

阿羅漢

真臘國天竺僧僑陳如白西域來主其國至其酋姓斜科名質多思那

者日漸強盛嘉興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曰杭州淨慈寺裝羅漢像五百以僑陳如為首今觀陳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謂白晝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異者也今乃崇奉香火以為尊神則其誕漠可知矣

目連石塔

永年縣城二十里目連村有寺一小石塔為目連和尚墓

阿育王舍利

鄞縣西五十里鄞山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還感從地湧出阿育王塔其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小鐘不盈三寸舍利綴於鐘下圓轉不定其光搖曳若即若離隨人隱見繞塔四則俱是縷空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像神工聖蹟非人力所及梁武帝造木塔籠之今名廣利寺萬曆丙子平湖陸冢宰光祚

瞻禮初見舍利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大如瓜最後大如車輪五色變幻光采射泰和郭孔泰孔陵瞻禮舍利初視若黍米已如豆如蓮子同觀者或見如新菱兩角垂絲絲綴如北珠或見如葡萄色或見如桃瓣或見如金蓮花瑞相種種不一又秀水朱侍郎大啓禮拜見如菜荳許色熒熒如水晶踰頃忽微紅色次早諦觀之無有也弘光初奸僧竊舍利去今綴以珠無異

達摩石像

嵩縣少林寺達摩面壁處崑山魏恭簡校督學河南以面壁石與影石不同謂其妄命登封令侯泰鑿之今影石如故雖鑿不為損

玉石佛像

弘治間慶雲縣人掘地得玉石佛像二一北齊天保八年造一武平六年造座上皆刻造佛文字併興造各人姓名自此齊至今幾二千餘年

而此像既沒復出物之隱見信有數存焉 慶雲縣志

宣夏銅像

宣夏古靈州城東北鐵柱泉旁有窟人莫敢入景泰間李某同一僕藝燈以入行二十步推開一石門有銅鑄佛像旁有二僧屍覆以錦衾其面如生而金貝之類環其左右恣取之將出風颯颯燈息門閉鼓鉞齊鳴李恐懼欲死盡棄諸物俄於旁窟匍匐而出明日集眾往掘之堅不能入機械如洛陽也 宣夏鎮志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宋景濂先生生時母先夢僧云永明延壽乎持血書華嚴經求借汝一室以完願後先生至蘇州半塘之聖壽寺恍惚前寺得經於藻井上則前元聖壽寺僧善繼所書書法如趙魏公端楷不苟八十卷如一名僧題跋今在杭州赤山埠西六通寺中見馮祭酒夢楨日記按宋慶曆八

年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州事公為政清嚴一日游瑯琊山藏院輒俛仰因勅從吏助取梯掖陟梁得經函函有書寫楞伽經半披玩忽悟前身故僧也寫未竟逝乃為終竟書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蘇東坡東坡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游寺中

藏經

國初重刻不減 大藏 經板留大報恩寺四方僧眾咸許摹傳見永樂十一年義烏王祿華陽教寺閣記今南京刊板藏禮部僧沒 眾 非厚費三四百金不能得北京刊板在內府非特賜則奏請餘不能得

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梓於永樂庚子正統庚申成萬曆初 慈聖皇太后續刻四十一函起華嚴立談會立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聖記 普陀山志

觀音夢感經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嘗夢白衣大士口授數千言覺而記之自製序入大藏

佛牙

嘉定尚書徐太室學模集云守荊州見孱陵二聖寺佛牙形模詭異香氣襲人其詩孱陵佛牙如掌大妙香伴供彌陀座三水 文太青翔鳳集云見南京西天寺佛牙頗疑其非實蓋如來佛四十二齒若生長二寸博寸許則面當如車輪矣此必異獸骨也予於南京天界寺見佛牙二寸博寸許瑩潤如菜玉而竊謂太青所論大有理至孱陵佛牙如掌則又大於西天天界二寺所供矣按佛國記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條國一牙在天上一牙在海龍王宮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齎牙出夫牙廣長各半寸意得其真今所

見侈矣

寶金和尚

國初寶金和尚碧峰者留千佛袈裟衣一襲於繁峙之普先寺云人衣之則死莫覆之則活嘉靖癸丑北 入寇披於馬上馳驟往來亦未見有驗繁峙縣志

和尚嘗上書求增建戒司大理寺卿李仕魯言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為異端樹赤幟非所以垂遠也忤旨乞歸譴死

僧娶妻室

鳳陽大龍興寺即皇覺寺一曰於皇寺 太祖勅僧律一曰有妻室僧人除前輩老僧蓋因元末兵亂流移他方彼時皆有妻室今已年老毋論外其後進僧人有妻室者雖在長上輩比肩及在下諸人皆得凌辱亦無罪責今僧俱葷娶又無差累

邵武汀州僧道皆娶妻寺僧數百推一人削髮餘如民俗

雲南大理府山僧有妻子亦讀儒書

莆田林兆恩懋勛究心儒學兼通道釋學者稱三教先生嘗詣京欲上章婚娶二氏弟子安溪黃本移書止之有曰即得行甚善顧此時詣闕上書者皆黃緇符篆者流吾師欲以婚娶二氏易天下不惟不足以明三聖人之道適使疑夫子兆恩乃止

鐵塔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鑊俱隋物

釋迦塔

應州治西佛宮寺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勅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十六尺圍半之六簷八角上下皆巨木為之層如樓閣玲瓏宏敞稱寓內浮圖第一塔後大雄殿九間通一 茨梁

周氏豐潤人宣德間生幼不茹葷長從釋教誓不出戶年七十餘坐逝隨吐火自焚得舍利數十粒甚神向北而去人多見之

寶光寺泥丸柏

懷慶府城東北四十里明月山高峻舒豁山皆古柏無他木云元泰定丙申僧寶相創明月寺乃以泥丸柏子持彈弓四 巖谷中今翁鬱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丸柏也明月寺天順戊寅賜額曰寶光寺

智慧菩薩 尼僧

四川古城 女生而不葷好誦經年十九或議婚輒面壁卧經旬不起嘗絕粒食柏 成化五年促其父母送至江村口白馬寺樓上自焚結跏坐滅歷暑不朽神顯靈異鄉人遂炒沙築其身裝塑成佛號智慧菩薩梓人多事之最靈驗 四川通志

黃明立菩薩

臨汾泊庄村窰洪晉女生崇禎三年二月生時母張氏夢鼓樂迎菩薩
至其家後嫁適王勳里人張問道俄感疾三年不痊因還母家疾如故
遂禮佛趺坐順治七年正月廿五日云得道八月望日云在神前考過
受西方佛封黃明立菩薩命作龕置空地西向廿八日午刻云火光菩
薩太陽真人俱來相助至期火光自七竅迸出焰高二丈餘有白蛾從
火內飛出翩翩直上觀者數千人忽聞空中樂聲異香三日不散初指
於村西立廟經始之日忽南壁上生柏樹數十株長二三寸許有跡在
焉

達觀和尚

達觀和尚真可宿吳江村庵中旦語主僧曰昨爾婦訴冤宜自省其僧
嘗少娶以冤死火疎异命即禮懺訖出佛前朱几火之主僧如其言朱
几鑲以石得赤蛇則婦孽也嘗宿華亭徐氏所曉起語主人曰昨夕女

婢訴銀壺之枉銀重十八兩三錢見在某室可覆按也因入其內指乳
母床頂上果得壺如其重吳中書說

和尚寓嘉善東門外景德寺時大悲閣圯卜算之未利云後自有人甲
辰五月錢相國士升明經時夢和尚為祝髮加僧帽出法華經示之辰
卷赤光熒熒寤後猶未知所謂達觀也先癸卯冬師化去已相國父疾
迎醫于嘉興楞嚴寺前偶憩經房問法華經幾卷曰七卷主僧出和尚
血書法華經頓悟前夢道念始切其冬手書法華經一部及解相重修
大悲閣得知和尚而自題像摹刻於石見記中又手書法華經一部相國自
說又曰邑人盛懋相問秋闈事師曰老鶴窠頭立懋相不解曰待子來

萬曆丙子登科

神祖手書金剛般若經汗漬欲易之命曹內官問和尚答謂曰御汗一
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大悅

憨山和尚

沙門德清 膠州勞山舊觀音庵地建海印寺德清初與內監張本善本奉 太后懿旨齎藏經分散名山而寺無上名本遽填海印寺與之道士耿義蘭爭其地具奏下法司擬本以詐旨論死德清謫戍雷州寺亦毀師嘗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子思之未得乃借弓懸壁間忽悟張字與弛對時殆高而有餘殆下而不足祇歸無用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捐殆補殆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為用主施而不主受也

關頭陀

萬歷間關頭陀不知何許人能分身現形一日至 菱湖鎮向小兒乞火置掌中即熾并其身骨俱燼

密雲和尚

密雲和尚住鄞縣天童寺法席甚盛猿啣圃瓜師歎曰業畜何不他食而必瓜之是及也明旦群猿卧瓜側不復啣

僧大香反史詩

周公正懼流言日王莽虛恭下士時決使當年身不死要留忠偽與人知

僧佛日送雲

仁和塘棲鎮僧佛日住黃鶴山已隱西湖之十八澗開法雨泉披榛數十丈見石壁鐫佛日字胡太史仲胤嘉計偕登舟僧挈楫送之滿盃白雲啟則濛 流晨于蓬櫳之間郁郁勃勃所謂祇可自怡不堪持贈又轉作一解

祖師像

國初禁中有祖師畫像八十八尊供牛首山之祖堂萬歷 沙門達

觀以新安丁南羽摹之分送五臺峨嵋南嶽錢塘黃祠部
天竺寺嘉善錢相國臨之送景德寺
臨之送

像不惹塵

弘光初游姑蘇之北寺有不惹塵觀音殿像設如新按酉陽雜俎都下
佛寺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言或有佛寺金剛鳥雀
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辰王相相符也

求履僧

嘉興李孝廉士晉有僧募履命僮索之僧笑曰果履乎李未解僧問其
衣何物曰緇僧笑曰羊質虎皮李色駭僧曰能從我游乎曰請俟异日
因入取履僧不復見

僧誑

南都有僧突達管前驅將撻之忽云打不得我 建文皇帝的裔也欲

啟其橐又云中有內府勅開不得遂下僧錄司其僧猶端坐抗語因送
禮部都下喧傳各衙門會訊莫敢誰何內一人強健解橐則法華經一
部也蓋犯道畏責作此誑語 蒼雪上人說

臨川黃端伯司理杭州素佞佛飄袖雲集有僧漢人求閉關靈隱寺約
某日回首須二缶合瘞司理如其言遣隸守之屆期夜挾刃欲逞隸亟
縱去其隸予所識也

張真人印劍

廣信龍虎山正一真人張氏寶劍二玉劍一印四一白玉方鈕徑寸二
挾幅朱文上帝舊書一銀方如玉 世廟所賜一白玉雙螭紐徑寸四
闊幅文如小玉方 國初所賜一金紐如番蓮矗起雲雷篆今真人府
燬器俱存

神樂觀歲給

南京神樂觀歲給乾魚萬斤鮓三千斤米三千石小麥千石黃豆二百石芝麻五十石 舞生三百三十餘人歲支夏布三疋棉布 疋絹一疋綿半劬

張三丰

張三丰俗名 字玄玄號三丰又號斗蓬又呼邈邈仙闔縣人又云羊城人七歲能奕即無敵十歲習儒業失怙恃長入潘家華林遇至人偕棲三十年出山混俗歸闡補刑曹吏闖人未知也未幾因劫獄連坐戍貴州平越衛同解將及境師浴於河溺焉明日自水出袖各司回文批帖解者探囊中原文已無矣始神之受重醜而別至平越千戶張信少敏慧善奕師往較焉稱國手一日殘局終宵抗衡因記之各就寢張夢老媪汝甚當如是而後勝辰起不數着而師負矣師大笑曰灑山老母大是饒舌繇是人知其昇遠近播傳師將遠遊辭故人十餘家皆餞于

一日席皆有師人愈昇焉別張信曰吾為葬若父命信取骨自負指岩窟窰曰汝勿懼往擲置之口中既入見石牛欲相啖畏而掛角出以告師曰大至封侯斯亦足矣復授鉄椎命往擊洞門石磴且曰擊不過一二椎至斷而已張力不勝擊至七方斷見金魚飛去歸白之師曰惜哉汝八口止存君一人十年後位至封侯十二年間當會於武當言訖而去永樂靖難信以功封陞平侯至十二年果勅祭武當山見師山中石岩炊瓦釜形質憔悴破袖腐穢傾米飲為茶送一棗張不飲袖其棗而別下山視棗已長尺餘驚訝復上山尋師已遁矣追悔莫及師曩居平越高真觀今有禮斗亭浴池石碁局山中嘗有人聞磬咳聲响振若谷後移居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止 郭子章黔記

按他書云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一云寶雞人

范達

范達河內人有奇骨讀書過目不忘成化間棄家從异人游遂為武當山提點邑人某至武當見達乘肩輿丰神飄逸羽從數十人與達語移時問其家事人悉又數年見達童顏猶昔行步如飛不得近後名其故居曰仙人村

桃林老道人

正德時 劉閣剿盜漢中牛山之燕子嶺草庵有老比丘自稱元時人白首童顏 問其年不記出度牒紙厚方七尺字如索蚓盤蛇篆書也對人趺坐又至桃林園澗繞草舍一道人年九十餘色不槁云採桃實自給左右言其橐豐求餉明發犒二千人以金歸而復召此二人皆不知所往

朔蓬頭

朔蓬頭夏縣人如意里朔德之遠祖也里界聞喜間就大溝上架木橋後出遊方外 明正德中有道人蓬頭至橋邊云朔氏指其宅墓故址且言村巷某處舊有碓石掘二尺許得之人且驚异居數日備於張鸞家種田忽不見

道人題壁

嘉靖初吳江平望鎮殊勝寺有道人題壁我自蓬萊跨鶴歸山僧不遇意徘徊時人莫解菩提寺三十餘年化作灰後毀於倭

張福

張福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眾皆為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菴與樹對坐旬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為外護若妻子請

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媾其人自床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室乎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為妻又呼其子與隣老未有子者子之曰亟去無來迹我乃竟往投萬總戎鹿園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為闡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嘗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日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豫無禮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譁又數日萬知其愿確可託也命為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銖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火心异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寢其床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何無平等心也萬登床覺床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為療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即覺背如火焚也旬日而瘵愈遂往京去一

日張請於萬曰小子修立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一姬為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大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一婢入室鑿壁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未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真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緘之與銀布同置一廂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望之不得使人亟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也至故所遇老僧處跌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緘廂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斂以金制龕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惜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福化乎吏部郎曰吾於濟上過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龕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諸僮嘗見之淮徐

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立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為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棄三公而荐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棄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為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孚遠亦識其人津津稱之曰世胡有此異人也馮時可二氏餘談

馬自然求載通志

鹽官馬相字自然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雲溪經而出衣不沾溼指溪水能令逆流唐大中十年葬於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劍南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州發其塚止存竹杖今塚不存有石井在海鹽縣西北十二里云自然所鑿嘉靖戊午武進薛應旂督學兩浙修通志意廢仙釋不錄七月二十四日有神降箕曰丹陽道人馬自然煩大夫辛母舍我薛曰欲入志乎

曰然遂不敢置 杭州府志

高古峯

柳州東門高古峯 好道棄家游桂林蒼梧間簡率少文晚隱端州石室十年入廣州教人以死心孝廉李潔問上弦兌八下弦良八之功曰亦用之或詢以歲里曰多事生弘治庚申終天啟壬戌九月年百二十三歲

呂仙自序

萬厯初葛守禮殿士儋楊博王家屏諸大老會燕邸齋素求呂仙箕書本唐之宗人名瓊字伯玉配金氏生子四甘美豐克年五十登第授縣不意有日月當空之禍凡我同宗觸之者滅予甚恐棄四子携妻山下築於洞僅兩口故氏呂名岩字洞賓後妻亡號純陽子

道士火道

山陰王楮學萬曆乙未進士是春讀書京師西山夜對燭俄閃爍有聲見人自燭出可三四寸盤走几上尋登坐則修一二尺如道家裝侍兒驚匿亡何又盤走地上儼然人也語王曰毋我避也且乞茗因共語雜鳴而別漸縮如初入於燭明日訪京師中貴云是日大內齋期或道人火遁也王終南海令其甥朱若一說侍兒尚存

麻城道士

麻城道士 以道術著黃州守某憂子婦困辱布幣求療道士方象奕奕畢語使者曰爾第去亡恙第胎衣中還我一碁子使者反果產胎衣中碁子在焉 包令孺說

清河异人

萬曆七年十二月有異人經清河縣之唐家口坐而化偽傳 涇
繁遠近喧動男女焚修者數千人大為地方憂時令向日紅入朝明年

三月還任 衆已漆其屍而神之立廟日紅陽為祭文默約植一枯竹
日屍誠神三日生吾竹仍為廟否則不廟也越三日竹尚枯乃毀而瘞
之謠言頓息然人竟不解其故或曰病也 清河縣志

苜道人

姑蘇苜道人不知其所自敝緼行乞歷寒暑如一冬月鑿冰而浴人咸
异之嫌其垢不欲近而就問多驗弘光二月坐逝鼻垂玉柱尺許時予
客蘇御值華亭朱尚書國威國威好養生家言云嘗就門道人誠異人
也

棗林雜俎 義集

烟鑒

柄相末路

嘉靖戊申年大學士夏言臨禍貽憲副吳學愚賢壻吾擇壻得汝門楣
光矣患難賴汝扶持累汝受驚苦多矣無以為報但我有志恢復河套
欲自盡犬馬之忠不虞至此今復何言今且死矣身後惟有平生奏疏
詩文諸稿望子為我編校成書諸序並年譜乞借雄筆以賴不朽諸稿
有文五春一經手亦已囑之矣我平生大節賢壻所知得禍之詳賢壻
所悉他日世有公論不能無望賢壻紀錄願留心留心千古之托也處
分家事別有遺囑賢壻亦與但望教導諸子姪輩各宜守分仍道我苦
處俾勿起爭端以召意外且以彰吾之過也遺言賢女安人我止有汝

鹽官談遷孺木著



一人又不得一見而死千里遠來何以為情哀哉哀哉身後望汝歲時墓上看看奶奶今不知生死何如又不知去配所否今不能作書或已死已去不可及也生離死別家散人亡可憐誠可憐哉勿復道勿復道汝夫婦各要和睦世上事汝今知之懽樂難得也 擲筆長逝勞形生何為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虛相伴天地老吳春山東按察副使

萬曆十二年故太師張居正子禮部主事敬修自縊遺詞

四月二十一日聞報二十二日即移居空宅男女驚駭之狀不忍言至五月初三日卸侍郎至府初四日即差官提張敬修面審其中細微曲折之情不及多言但其大主意在屈坐先公以二百萬家貲又要我扳承天夷陵本縣三家要坐曾確菴家寄銀十五萬兩坐王少方家寄銀十萬兩坐傅川家寄銀五萬兩他云依說便罷如不從則當奉天命事其間恐嚇人之語令人膽破魂飛嗟嗟此三家者皆怨仇禍患與張

門同之以數十萬為寄何其愚哉或當事者處心畜謀已定區區何能分解而威勢所只得欺天枉人從之夫數十萬銀吾意三家縱濫亦何能有如此之積天上飛來之禍何愛片言之重只得從之之意盖料三家斷不能完結此事吾日後何面見之區區微哀不能自白恐後世以敬修為何如人品今又以母子叔姪恐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乃於五月一日出牌追令隔別不得相聚接語而母南子北夫東妻西又懼會審之時嚴刑拷訊羅織鍛鍊後日事又大可慮者令幽囚倉屋風雨蕭蕭青草鳴蛙無不助予之悲悼人非木石豈能堪此凌鑠告知神明決一暝而萬世不視嗟嗟人豈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日後決無生路孔子之聖也而死顏回之賢也而死况平日於生死利害審之熟矣今屈死黃泉勢不容已承家祀祖并奉祖母二母饘粥則有諸弟在予母哀受辛苦予妻素賢明善持閨內有古烈婦風吾此舉

不能自保可憐我幼兒女皆六歲 稚子言至於此痛心酸鼻不能
終其說他如先公功罪與近遠藩誣陷事情則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
敬修不必言也獨空坐二百萬又欲屈坐曾王傅三家三十萬欺天枉
人不得已託言片楮沒齒以代剖心此書各司道一目非肯為溝瀆之
行也五月十日寫完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不果至十三日各欽差上
司會審叔姪俱嚴刑拷訊偏勒扳扯他人凶慮數十家扳而合諸公意
即首肯之不合其意者叫另開來合則從不合則夾打令人魂落無生
氣嗟嗟此古今宇宙未有之情父母遺體生平眼不見刑具脆薄之軀
豈能勝之各位上司奉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喜可也何忍遽至
於此嗟嗟此數之莫可逃也既令扳各家倘臨時對理不驗何以見諸
公面且諸各扳扯亦多人皆平日所未聞者吾輩寧死豈能扯他人以
解己之禍甚矣上天之愚弄人也而又使吾叔姪輩自愚何忍何忍任

巡按活閻羅 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殺人媚人以如此之酷烈也
今不得已而死明心萬分出於不得已若十三日拷訊口詞鄉里三尺
童子伶之知之不必多言有便乞傳山西蒲州張相公說張門事已完
結矣無煩挂念願他輔佐 聖朝天子於億萬年也

談遷曰讀夏氏張氏二書令人悽然以泣方其秉國之鈞 震竦氣

勢迴山嶽一朝失據步入西市諸子為囚富貴安在哉今貴溪江陵之
論定矣功九而罪一敬修僭死亦知洪朝選劉臺之冤乎昔關將軍沒
後時在荊州玉泉山現靈有僧呵之曰顏良文丑頭安在敬修書成之
日洪劉之冤案結矣印侍郎擬齊人之有聲望者懸貶酷拷貽楚患數
年卒無子亦未嘗無天道焉

崇禎十六年五月 大學士周延儒放歸復見徵知不利憂泣或請
解於中宮賂嘉定伯周或十萬金或達之 中宮以駕久不至奈何請

授指 東宮 東宮每晨謁至是啟曰近來久不見周先生何也 上曰爾何自知先生曰父皇嘗稱周先生故知之 上曰此非好人今不得稱先生 上心知其指尋賜死迨曙錦衣衛 同法曹至私

卸排闥而入相國披裘起裹絨巾家僮見耳目有异各驚匿求青衣未得緹校脫而衣之拜命飲泣求筆墨占句倉皇不屬使者促之掣筆就縊

狂誕

餘姚諸燮子相嘉靖乙未進士除兵部主事以簡抗忤時謫茶陵州同知量移潮州通判轉邵武同知寬簡御下勤於勸學氓士胥悅燮素深經學脫略自喜家居惟授徒自給後客嚴陵大醉般礴裸游桐江龜噬其陰以死

崑山王逢年游京師為相國慈谿袁煒掌記時飲於市遣使四索因諷之怒曰爾時文登第立文拜相乃牢籠天下士乎去之逢年嘗偽撰漢

黃憲天祿閣外史隆慶初逢年坐事死

吳縣張獻翼幼於太學生能詩好游仕路狎聲伎慕古嵇阮之習與友人張孝資或紫衣挾使或跣乞市中或歌或哭獻翌贈孝資詩中年分義深相見心莫逆還往不送迎抗手不相揖荷鍾隨吾行操瓢並吾乞中路饋吾漿携伎登吾席蒿里聲漸高薤露歌甫畢子無我少雙我無君罕匹獻翼每念故人及亡伎輒為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 生祭自為尸獻翼率子弟哀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享之翊日行 哭禮設伎樂哭罷痛飲日收泪自是率以為常萬曆甲辰年七十餘携伎居荒圃中殺於盜沒後人皆惡而諱之

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弊戊己同為土豈其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于方為北又為朔于人身為腎有左右于卦為習坎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脩熙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罔蒙直首冥以配四時而冬兼首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悞千餘年矣卜之不驗豈不繇此

東粵李潔曰久晴遇丙丁必雨久雨遇丙丁必晴而庚甲次之若遇丙丁而不變是請日月不換丙乃天地之病故病從丙也北方淫雨百姓即請官吏祈靖仁政之先務也南方往往太遲八月有二易緯以節呂氏春秋以方烈風多起於戌日而箕宿次之

雄日

甲子值單日為雄雙日為雌日中有樹似松名空青之林食其葉者身為金光

子日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焦周說楷

上戌上丁

李夢陽曰郊社辛社稷上戌孔子上丁戌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戌當先戌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戌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戌從初十之丁則次戌非上戌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不行

制日伐日

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專日者大吉若制日伐日必凶靈寶經奇門書云假如甲子日子水生甲木下生上也為義乙丑日乙木克丑土上克下也為制戊辰日上下無犯為專庚午日午火克庚金下克上也為伐

丁丑日丁火生丑土上生下也為寶晉時拜官封爵用寶日上任用義日 五雜俎

立春

立春日邑首甲糧長二人夜半於縣治前畫地值草如耕種狀值人畜即止以下歲多驗萬曆中嘗失期候春田官呵之答曰諺有之不種田時吃白米歲果稔

成化元年崇禎元年並元旦立春華亭陳繼儒眉公楹帖歲朝春百年難遇 聖天子萬壽無疆

立春日望三素雲見修真八道秘言

上巳

三月己日始為上巳非三之日也

黃梅雨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杜工部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

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溼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按玄宗辛蜀置成都府尹號為南京讀其詩梅 與江浙不異也今俗作徽字

競渡

黃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龍舟之戲設屈原像及祇候俱運機捩服飾極麗金簪玉道 嘗二三百緡土人舁舟送之江中順流至其灣土人先泊舟掠以為常

火節

雲南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為庭燎雜以草花高丈餘燃之殺牲祭祖老少圍坐火下飲酒達旦自官署都邑以及鄉村田野無不皆然謂之火把節又謂星回節相傳漢夷酋阿南夫為人所殺誓不從賊以是日赴火死國人哀之因為此會一云孔明是日擒孟獲侵夜入

城父老權呼設庭燎迎之漢程記或云弔忠臣王禕非也

中秋十六日

四明中秋宴飲以十六日初宋相史彌遠官臨安還家度節阻風至是夕始到遂沿為俗

九日

御袍重陽所服製為菊朵

大小清明

福建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侵墓者間小廢毋敢大廢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廊

縣朔朝是時未藝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拾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拾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由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東陽王嘉忠澄海縣志

天門

鄒洗馬德溥疾篤幼孫方六七歲同二三女童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背跨冠緋秉笏者兩翼金甲神挾侍弓刀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入室不見僅白雲從庭左角自地及簷而去不旬日鄒逝

姑蘇沈文字雖優人而事母至孝嘗語予曰萬曆癸丑七月三日露坐中夜俄天門開流光滉耀朱几上罇爐歷歷在目亟呼母出視母命拜良久而隱

戊子九月二十五夜漏且盡天門開有火龍自東向西北又一龍相接

掉尾落數小星

月

崇禎己巳十一月 日邑人洛塘周氏出葬夜分月中界畫如十字人皆見之

庚午七月六日有小星八月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許竟不動

風

崇禎辛未六月庚戌臨穎有大風林氏杜氏等家產俱飄半空銅鐵器碎盡甕器獨全

庚辰七月天津巡撫李繼貞閱武帥旗不風而動明年三月亦然且作笙簫聲見邸報 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貯石郵

二雨辨

無錫邵文莊 寶二雨辨云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蘊而隆以雨者山雲

也謂之山雨雲興於海倏然瀾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也謂之潮雨海雲之雨乘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此其大凡也海雨夏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亦各宜之易是為變而無雷吳天台王子春云 雨師屏翳風師蜚廉雷師豐隆

雀錫

餘杭徐司理茂吳桂卒之歲甘露降於後園新安吳山人德符 克曰恐是雀錫果應其兆

雷

嘉興吳太宰 鵬家內樓雷震後凡金玉銅甕之器俱一細孔如粟海盜轉塘徐氏有婢抱主人兒被震死雖兒亡恙後若干年亦塲姑蘇人某雷藝其袴外衣毫不損也雷神亦善戲矣

萬厯戊辰六月二十日福建平和縣東廂外陳孫家有兒在輿中雷震

具輿而碎兒仆地活

天啟乙丑廣州濠拉里方氏婦張孀居元夕觀燈俄黑犬隨歸二月夜忽電光燭一室婦携孩幼坐榻犬若懼甚依人時見數神若十四五歲童子無髮者環榻二三尺欲前踰時忽捕犬去之

清朝辛卯四月九日蘇州張某雷焚其廩米如粉時米貴某索高價也

江南二十八景

華亭顧東江先生清云江南二十八景梨花滿放梅萼盛敷茶笋初肥
桃柳相媚枇杷摘金楊梅獻紫牡丹鬪色芍藥繁粧海棠曉睡薔薇書
青菱荷新發菱芡初嘗蓴鱸正美秫酒始釀稻花成雲麥風如浪鱖魚
薦鮮紫螯滿膏橙黃橘綠蒲長葦茂菊圃千名杏園一色松花成餅桂
子為漿蘭蕙列庭水仙置席鶯啼春樹鶯映秋波陸平泉曰尚有二景
菜花如繡稻米如玉馬元成集

日本小麻

弘光初有携日本小麻一紙來者並夷字首題寬永二十一年及大將
等字彼遐裔何嘗奉正朔也

男產

嘉靖乙酉

農人孔方產兒

候甸西樵野記

萬曆丁巳正月二十八日奉化縣後陽村男子張一產兒並活亡恙張
妻舒氏未姓同盧某負販或曰兒之孕盧為之也徐見可啜墨亭集
又大同中翰馬呈德婦萬麻癸卯孕庚戌免身凡姓六年子三歲能誦
詩書見謝肇淅江五雜俎

人疴

崇禎庚辰吾友王介人胡至徐州巨作人面如畫至於盈畝携歸見之
又太行山桑柳並生人三四寸裸而黑揭燈上口噴噴有聲

雞腹小兒

嘉靖二十二年太倉州塗松鎮沈氏殺一雄雞剖腹得小兒五形皆具
太倉州志

飛蓆

嘉靖三十四年會稽有物方長如尺牘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鷹繞逐
之有因劉朝忠祝曰果祥也則墮已漸近果墮則縣令古文炳草蓆也
官命禳之會稽縣志

大明門黑氣

崇禎己巳夏卜者周午暘語 賀中冷世壽曰黑氣蒙大明門久矣
非休徵也及十月遵化失陷烽火徧於都門

鳳陽鼓樓

壬午鳳陽鼓樓忽坍去成平地太守往驗坐良久俄晦冥聲如風霆樓

復故 鄞縣錢光繡記

集異

丁亥八月晦是夕天上歷歷有聲如潮十餘刻乃息又是月七日午刻
日旁見一星明日亦如之

十月松江黃浦鱣魚大上至妨穢

嘉善東門民家雞翼生爪各邑多有之江陰獲雉足如鴨

戊子冬至前三日薄暮鳳凰自海鹽過海窺向西北而去萬鳥從之約

二十里斜橋趙氏蒼頭見之

庚寅四月六日有斷龍墮蘇滸墅關見即報

僧墓

九月十七日錢塘北高峯崩明日靈隱寺鑿土得
十月朔午刻日食既望日嘉興東門外雨絮友人金嗣孫龍友舟行親

值之夜月食

二十四日夜黑虹竟天起西南指東北若開闔者三
辛卯五月二十三日大雨海鹽東門外漂一樹巨數十丈
七月寧波府有異獸兩角驢面馬鬣豕蹄尾短僅三寸如鹿色黃自祖
關墮於老龍灣躍岸即人驚逐越城而奔至湖西民家復逐之遂出西門
走二十里獲於高橋送邵守轉至海道王爾祿觀者如堵皆莫知其名
或云山羊以糞似之數日死人啖其肉味類鹿是日定海城獲一鹿亦
以進八月大星隕於海

棗林雜俎 義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名勝

石經山石經

順天房山縣西南五十里石經山峰巒秀拔故曰小西天隋大業間僧
靜琬懼本教有難不能流通發願募工鑿石刊造一大藏經積於此山
以備其後至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法師卒其後人逸刊造餘部
歷遼金始完一大藏貯於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鍊以石門穴鎮於浮
屠自來兵燹不之及一統志

硤石山

澤州城南三十五里硤石山高數丈頂平若砥縱橫十餘步相傳慧遠
隱此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住空已而果然因名擲

筆臺

金窰山朱書

豐潤金窰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扃而不可開上有朱書數行可辨識者惟縱有黃金人不見七字其書雖極力磨洗不減人以為金鑛所在 豐潤縣志

邯山

漢地理志邯山在東城下金地理志云邯鄲有邯山鎮即今城東代召鎮是也又水經云牛首水出堵山東經邯鄲阜即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以今觀之東城之下不惟無水且無山矣然則三說何以云爾也嘗味水經之言謂邯鄲阜即為邯山此說深為有理蓋土高曰阜不必其崑然峩然而人皆謂之山也夫求一阜於千百年之下能保其不為平地哉况山夷則水竭而邯山之下即有邯水亦漸漸乎其漸涸

也余觀浮鄉縣有所謂浮邱山者今亦漸平為地大抵皆邯山之類耳 邯鄲縣志

二郎山

遼東綿州城北三十里二郎山破石多如彈丸可入砲而輕督師孫承宗戲曰二郎神好用彈想其餘物

二郎神為清源妙道真君即嘉州守趙煜斬蛟者也未詳何代何封稱為二郎

倚陽山

林縣倚陽山桃花洞北齊高歡冬月被兵圍於此期以桃花開兵解已而桃花果開圍遂解後洞口桃花冬月盛開今不存 林縣志

水神山

山西孟縣東北十里相傳昔周世宗女秉性貞烈不欲適人潛於是山

樹下涕泣渴而思水扣地得泉自縊於樹鄉人因立廟祀曰水神山

火山

大原河曲縣西五里古稱火山軍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煙焰上發可熟食不生草

呂梁山

永崑州東北百里呂梁山俗名穀積山與交城接界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石鏡山

崑國縣石鏡山有石如鏡足以鑑物黃巢寇宣歙過此照見其狀如獼猴大怒積薪燔之石遂無光久乃漸復崑國府志按石鏡山不一吳地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有石鏡徑二尺四寸甚清具見人形狀

陰陵山

陰陵山今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九鬪山云楚兵敗故東渡烏江經此與漢兵一日九鬪其山石尚有礪劍跡有迷溝為田父紹處今三汊河有霸王廟所產艾草皆低頭為羽曬甲壓之云全椒縣志

齊雲山善惡

休寧縣齊雲岩嘉靖中改稱山立立天太素宮曰善山惡山善山為君惡山為夫人分祭則災合祭則福

天台山仙女

天台二仙女宋景祐中明昭採藥見金橋跨水光華炫目有二女戲於水上殆水仙洞府也

天台縣西七十里明岩岩西有泉蔽崖而下渙若垂箔寺僧亦用竹緦引之從高下墜號曰永索

天台縣桃源千山萬山人煙斷絕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為精魅常迷人

宋王介甫夜坐梅月照軒窗讀易忽有一姝容顏姝麗見介甫自言知易遂與相談論畫前妙理實能發人所未發介甫喜甚問得報司馬君實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彼姝即隱身不出及司馬出彼姝復來介甫怪而問之對云妾乃此梅花月之妖君實正人妾不敢相見介甫然

仙居山蝌蚪篆

仙居山縣西四十五里險絕難升上有石壁刻蝌蚪篆文晉義熙中周廷尉領郡造飛梯以蠟模之莫識其義後守阮錄携眾往觀雲雨累日不見仙居縣志

雲黃山

義烏縣南二十里雲黃山傳大士餒虎餘飯化為石青白而紫有陶氏居山下嘗資給大士遂視之曰他日以飯石琢數珠贍汝胃自茲授記惟此一氏家能之女已嫁則不能他人倣效石即穿裂義烏縣志傳翕

義烏嵇亭里人因取魚食嵩頭陀曰試自照水乃見員光寶蓋即悟前因因具開道場頭陀指山下雙檣樹曰此可以結庵若行七年忽三佛來自東方有金色自天而下集於其身從是身嘗出妙香聞空中聲偈梁武帝召赴一次八重雲殿不拜徑登寶榻與帝問答詔還山號善慧大士

玉華山

蘭谿玉華山庚寅七月忽裂二三里成潭又距十餘里曰橋下湖有巨魚如舟土人毒以巴豆不得

伏龍山

襄陽城西三十里伏龍山為隆中諸葛氏草廬也今有祠西八角智井頗宏敞明襄簡王葬處竟乏嗣人謂武侯之英爽可畏又南陽距城八里云八里岡亦曰隆中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亦有祠嘉定徐宗

伯學謨俱游之謂襄陽可據宛人不能攘而有之蘇子瞻詩誰謂襄陽
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伏龍山云見宗伯集中

五泉山

荆門州五泉山有關侯祠祠下方二十步皆黑土相傳侯嘗住兵作書
遺其子平書罷以研汁擲地故至今土為之緇其青龍刀豎石罅中以
手摩之輒動然役千夫之力不能舉也

孔子山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
有研石每雨輒有墨水流

又澤州南四十五里天井關石上孔子將入晉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至
此迴車轍跡尚存深尺許長百餘步後人因立廟道左

太山

沁水張大理五典度太山自山下至巔五千三百八十四步五尺為步
紆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實十四里零八十餘步漢
官儀云大山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皆妄也有太山道里記近馮
生過太山云不甚高廣不知何以得名如此

太山上秦始皇立無字碑或曰碑函或曰鎮石或曰表望或曰待刻闡
人謝在杭肇浙親至其地云元君祠當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年疑
即所剖石也其豎片石為祠記表望明矣五雜俎

太山捨身崖在日觀峰下愚民往往捨身投崖遺冥福尚書何起鳴設
垣牆示禁勒曰愛身臺

成山

文登縣南百二十里成山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
血至今山石皆赤予謂山石色赤者多若天台赤城黃州赤壁豈亦有

神驅而鞭之乎其造橋事容有之然亦不至望洋也五雜俎按成山東
召石山神人鞭石處見三齊略

青山

曹縣青山諸生却元嘗治園見瓦棺長丈許高五尺朽骸風滅瓦刻字
莫辨儀從夾侍大僅尺朱沙斑剝意春秋曹先公遺葬却元於南京為
予言

東浮山

山西平定州東浮山距城五十里即女皇氏補天處其煉石灶尚存石
炭勝他產諸色石俱可燒 明學士陸文裕深過其地得遺跡問土人
及學士大夫皆曰古跡實然歲上元夜家置一壚當戶高五六尺許實
以雜石附以石炭夜煉之達旦焰光上燭天為之赤至於今不廢是謂
補天文裕語大宰喬莊靖字曰女皇察物宜前民用故制此以通昏黑

之變輔烹飪之宜蓋曰補天之所不及耳儼山集

崖山

太原縣東有崖山天旱土人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
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羅浮山

羅浮二山相合屬博羅縣取道增城則近其上多奇植并有松尺許
匣置數年植之復生有竹葉符每竹止二符乃篆書仁字色白澆之不
脫五色鳥特集人肩上虎不噬人有玉野人園花寶森茂春冬亡間遊
人任摘持歸即迷道而園原無定在也又有僊樂風月靜夜每聞之道
士擬製今冲虛觀所奏頗得其聲李潔

銅鼓山

貴州威清衛西四十五里銅鼓山諸葛亮南征於此獲銅鼓故云土人

云山有洞藏武侯盔甲先代有可入處今石門榛蕪人或臨之蛇蜂交集不可入每值陰雨聞者如銅鼓鏗然作聲貴州通志

金陵岡

金陵岡在應天府龍灣相傳秦始皇埋金人於此碣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殆以此地氣盛誘人鑿之耳其愚黔首若此而亡秦者泗上亭長乎予嗟夫祖龍之愚應天府志

飛來峯

錢塘靈隱山之飛來峰元僧楊連真伽徧鑿佛像 明嘉靖 太守
福清陳仕賢以楊及郊僧聞僧三石像斷其首瘞獄中獄疫實悞毀佛像也近來有續其首以佛故亦多事矣 陳仕賢嘉靖壬辰進士

回雁峯

衡山回雁峯相傳雁不度衡陽然衡陽之南亦有雁但過此則漸稀耳

或曰峰勢如 鴈翼之回 衡陽府志

六真洞

山陽縣六真洞元真人印處機劉處玄談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

燕子洞

貴州平越府有燕子洞紫燕千百為群潛藏於此冬不北鄉洞口二丈其土疏而黏黑而肥土人用之糞田進洞口二里持炬至大洞源泉混混聲如鳴金有時響聲如擊楫時有黑衣人乘霧出入豈燕之聚精耶 黔紀

燕子岩

林縣燕子岩在炭場北秋冬燕子蟄其中 彰德府志

七盤坡

藍田縣東南有七盤坡古武關之地

鷺公坡

番禺鷺公坡每風月夜集遠聽如鷺聲就近則無有

練要堂集

櫃兒崖

四川桐梓縣七暈溪之櫃兒崖崖門有櫃相傳其中器物皆具昔人嘗借用之後有失其甕甌者遂路隔不能達萬歷間劉縉引砲碎其一角次日復完

蝶菴存稿

石硤

渾源州南磁窑口石硤上有張君祥刻仇扇風葫蘆人過之雖暑熱即有風生

四道三谷

何景明雍大記予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

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長平坡

磁州城南三里長平坡廣袤八十里白起詐坑趙人於此

大庾嶺

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大庾嶺磅礴高聳南接南雄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路坦夷一曰梅嶺以漢將梅鋗得名鋗從吳芮定百粵有功封臺侯臺嶺即梅嶺也後因銷將庾勝兄弟居守又名大庾嶺嶺下舊有驛宋郡守趙孟適書扁有女子題壁曰妾幼侍父任英州司馬及歸聞大庾有梅嶺而乃無梅遂植三十本於道因題詩曰英江今

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体買栽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宋鹽
官張九成 明 張孟奇俱補植數百本

仙人籬

貴州城北八十里高崖之上相傳昔有黃冠結屋其上今籬尚存歷歲
不腐

天花里

正德^統元年五月六日午刻鄞縣隱士虞德全家天花如雨飛滿庭中其
形若米色若玉積深尺許七日始化即守鄭路名其鄉為天花里

永義鄉

嘉靖壬子廣東崗寇作亂平之設廣寧縣有民馮世瑞細款立永義鄉
居之

仁義鄉

繁昌縣唐南陵地開元中於南陵仁義鄉置石礫場因其地產百姓輸
納

捲簾庄

諸城縣北四十五里捲簾庄在漢王山西南地周五六里雖深秋嚴冬
亦不見霜諺云捲簾莊秋冬不下霜

謊糧墩

全椒縣西南五十里謊糧墩在蘆陂澗東舊傳吳伐楚吳糧盡伍子胥
以上為墩覆米其上故令觀其形暮布星列約五十餘所亦奇觀也全椒縣志

鯨隄

鯨隄在清河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東相傳鯨治水
時築也清河縣志

博浪沙

博浪沙據史在陽武縣東南三里今在東門內開封城北亦曰博浪沙
陽武縣志

紅土

宣府蔚州衛城東南三十里太白山多奇山其紅土為印色傳為周穆
王乘八駿游此馬斃其血化為紅土蔚州志又貴溪縣龍虎山有五色
土張真人以書符籙

河南新鄉縣東北近於衛河有紅土岡其地有雨水如血俗傳紂血流
漂杵於此

山都

汀州郡治初造大樹千餘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下曰猪都中曰人
都其高者為鳥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婦自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鳥

都人首能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
大能禹步為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而砍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
化執而焚之牛鑊內闕書

鐵城

蔚州府洪武七年立甲於諸邊號曰鐵城周七里十三步高二丈五尺
堞六尺址闊四丈柴口七百十有八門樓三各五間角樓四各三間俱
高三層靖難時砲擊其一又回祿災其二後不復補昭臣節倣天變也
蔚州志

碗子城

澤州南九十里太行山絕頂今屬懷慶府河內縣群山迴環兩崖相夾中
立小城隱若鐵甕經行者須扶策徒行即宋太祖肩石之處正統間盜
山衛指揮胡剛鑿石平險以免推車之患

沁雪石

趙子昂鷗波亭前有石二曰沁雪曰垂雲垂雲流落雲間已不可攷沁雪石在常熟縣署中有鐫字或云沁雪子昂妾也錢侍御岱乘邑侯女疾嗾巫言石為祟出之得歸錢氏在徐上舍處嘉興東門內范氏舞蛟石亦子昂鐫題今在金氏

憂懼石

永樂初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立石嘉善西塘鎮福源宮前限水水止限下則懼過此則憂

中丞石

福建長樂縣十都有中丞石昔有為中丞者未過時過此誓曰不為中丞不過此石後果然故名閩書云長樂縣二十一都石上刊中丞二字唐潘獨坐南歸憇此里人鏤之

棗陽石

棗陽縣石有青紅白黃其白者向北拱如遇朝廷採用先期鶴鶴畢集居民知必有大工襄陽府志

掇刀石

當陽縣關羽祠有掇刀石傳武安屯軍祠下土方二十里黑如墨漬

望夫石

望夫石人稔知之肇慶府四會縣西二百里有新婦石夫為商不歸久望遂化石宋林小山詩瘦骨峻增立海湄綠苔曾是嫁時衣江郎去作三衢客目斷天涯竟不歸

天涯海角石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海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以有廟

今不存

雙魚石

涪川江心積石入水千餘丈夏漲不復見冬春如梁可游深處鑿有雙魚見則年豐唐宋元題名甚衆四川通志

文石

雲南點蒼山北麓石白質黑章賦若截肪琢為屏幃其最佳者蒼素分明山川遠近雲林掩曖若天生圖畫不脛而走四方好事者爭購之相傳李衛公平泉莊醒酒石即此也滇程記

僧化石

南甸州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為石後兵燬止存其首土人祀之

鳳凰石

癸巳詔採雲南鳳凰石百餘有花草鸞鶴形者然僅三四尺而止

關索石

貴州永寧衛南二十里道旁關索石云關索南征惡此石截道以戈椎擊之石破為二一留道旁一飛墮道旁因名落石今刀痕依然

清涼石

五臺山清涼石方九步相傳可容千萬人

松化石

博物志松本石氣石裂而受沙即產松松三千年更化為石

太和伯陳萬言家有木假山乃先祖所得以其狀奇巧置於庭一旦化而為石文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母天下求名作記詩陸采覽勝紀談

石箭

福建同安縣石箭長二丈五尺周四尺七寸見存又文王射於豐有石

箭在同官縣文王山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

石木魚

南昌雙嶺下石木魚長二丈餘鑿六十八孔鐫古彌陀佛名

石樹

雲南普定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一為桃綠幹紅花一為李青幹白花

石鏡

輝縣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中湖寺有石鏡半規能照山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今昏闇云昔有上官欲昇歸至盤山頂忽闇乃復送至寺

石田

貴州城南二十五里相傳有隱士習黃白冲舉之事甚篤忽有道士從假牛耕石田種玉隱士與之方耕治隱士妻來索牛道士怒遂舍之至

今石上耕治之跡宛然俗名鬼打耙

水晶營

盱眙縣東南十里外延垣百餘里以接山陽相傳隋煬帝陸地行舟之道今皆軍民雜處農莊於其間遠而望之霧靄霏翕水光滉瀟如瀚海停波而蓬嶼星列儼若帆檣往來飄泊每晨濛露其景愈鮮陰雨迷茫尤多變幻廡輿皆知其名 盱眙縣志

地鏡水影

濟南東七十五里東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迫視則無齊乘

鹵城影

繁峙縣東一百里故福都周圍三里百有十步東南西三門其地多鹵故名鹵城俗傳朝霽雲霧中呈現樓堞門內似有人焉現則多雨豐年

之兆人在西則見在東不見遠分明近則隱其東有齊城其隱見亦同
今不復見蓋見則凶也

田目

區田

圃田種蔬果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者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葑田

田築土護田似圍而小

梯田謂梯山以田

塗田低水處潮水沙泥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

雄田交趾謂腴土曰雄田

表田公用田樣田益夏新志載食貨有表田十頃供總府進表之用公
用田五頃供官軍藥餌各衙紙燭樣田四頃供祭文廟之用餘衛同

響地

寰宇記云萊水出襄國西北石井岡傍有響地圍百步人馬上行轟轟
有聲強之有火出今無聲 刑臺縣志

里牛

廣南府人謂里為牛地凡四十八牛 世經堂集

苜蘿村

華亭馮元成 行可游石湖至紫薇村過一野老年踰八十言此苜蘿村
也西施生於此後有富人居此村曰何必尚循亡國女稱乎改為紫薇
其家盛植紫薇耳石湖北有 溪古名若耶溪吳亡後改越來溪世以
浙東溪村名同此地因以西施為越所獻其實吳產也元成後問劉子

威鳳子威曰然嘗見揚君謙奚囊手鏡載其事

佛蹟

山西繁峙之五臺山清涼石浙東定海之落陀山盤陀石形模俱不甚廣登陟雖衆了無碍處任受人必不登牛馬跡

城郭氣

臨洺趙簡子墓上氣成樓臺

恩縣白馬營在縣西十五里相傳為唐時故鎮二三里外夏秋間晨望如城郭掩映林木翳鬱日出即不見歲約數次

汶上縣西南周三十里每秋水泛溢一望無際遙視村落煙波杳靄

有城樓人馬之狀出於水上謂之水市闕亭在南旺湖中水際時見煙雲樓臺之狀

靈璧縣沫溝湖天色晦暝之際陰陰有城郭狀

霍邱縣大業陂天晴日霽陂中或見城郭之影

東阿縣挑城舖舖旁一邱高可數畝每陰雨後煙霧中隱隱有市井車

馬之形

嘉靖二十年景州城東八里舖平原廣闊每晨日出之時望見城郭巍然樓櫓俱備日高而沒不知何祥古書云廣野之氣成城郭江湖之氣成樓臺或者此與景州志

弘光元年正月十一日午刻河南蒙澤縣東南三十里郭村忽現大城雉堞樓櫓畢具南北人共見而駭之總督張縉彥以聞謂天官書廣漠之氣成城郭今河南范無人影誠廣漠之氣也 卹報

鉅鹿縣北十里許古鉅鹿之故址也今廢相傳侵晨霧露時城之規模隱隱可見良久乃滅

海市見於登萊然不獨登萊也凡濱海皆如之人不經值故無得而稱
馬海鹽周翁家澉浦西門外嘗曰萬曆中於葫蘆山觀劇忽海上現城
郭樓臺女牆內行人如織或負戴或荷蓋可二十刻顏其一隅餘漸淪
浙江觀察中牟張天機石平嘗行部海鹽登城樓望見海中有浮屠高
三十仞白雲滄滄從之初謂絕島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闌沸人皆
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未幾赤壁矗起甃城剝落若堵牆少間色變
白危樓數十間涌出其際窗櫺玲瓏金碧如畫忽蒼煙飛來複閣盡沒
而修竹萬叢松柏槎枒層城睥睨橫亘昇狀煙盡樓脊盡出傾還舊觀
乃有長橋出於水上隱隱歷歷車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立
其餘若鼎若鐘者幡蓋者盤盃杯槍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蓋不可勝
數而又倏忽盡矣石平為吳太史駿公述之見太史記中
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福寧州海中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

突兀上有草木人馬往來貿易闔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

劉炳文海舟紀程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備倭四閱月始至紀云
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
出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為險阻而五嶼
羊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面巉剝總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颶發
船各渙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箬竿山復依南田
畧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回五爪山修艙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為藏
龍藪倏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
毀幾為魚鼈出白馬礁過天漠坑依險而泊由浪樞頭轉歷升羅嶼得
登普陀山傍倚金鉢盂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廟子
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瘡

疾及下八山浪崗馬蹟李脊舉舉皆沙石亂列其水有綠有黑有淡有
辛有若有臭有清徹見底鰕魚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為
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侯風息驅灘山過
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山再入西洋畧則謂之落溪船凡撒入
十無一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峩宛如裝砌許山聯
脈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激浦延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
而東七了諸港岐分錯雜窒礙莫前崇明懸孤懸海外而大陰新安諸
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月沙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
星港暨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轉而西行有三
槿大橫深泝非予四口張方大樓憑水姜糸掘巷五港一望無山其川
山窪川漁窪三寨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斕因號虎斑水僅得開
山無畧可泊至射陽湖之雲梯關宿馬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滋滋頽

波極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鶯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
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混水號曰望吳洋依憑延真島此皆從來
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鰕老龜三五噴沫相逐大者方丈高厚六尺殼
背亂纓長目虎口就磯舒伏迤邐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
廖廓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因涉雲臺山古三
元修道上昇處也翼日西北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
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膠蕩呀呷風雖少平餘波尤湧東方既白迸崖
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
天一色並無畧嶼可以停舟野宿洋飄如浮萍無定泊裁堂山至拓溝
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繕壞船過東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
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翼日至草島嘴去大嵩
三五十里風湮瀾漫海面愈賒僅有巨高島棘簪島靈丹山依傍海陽

所距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犁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津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瀝灑宛如一掛珠簾頃刻抵渚里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巉岿秀拔凌接雲際東隈一洞幽雅修潔昔王陽真人煇煉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人丹井碧泉崢嶸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橫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令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回日落携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宜津所戍卒蕭條煙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岩石參差十數里乃西楊舍人之墓每每作崇覆雨翻雲秋則遠去掠人田禾春憂於此邀劫過船捩舵放舟越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

玉粧近如噴雪飾粉俗呼為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脈綿亘暗藏水底密邇成山鬱律幾百里皆雄崖劍峯萬里海濤銜注會集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衛出此險道洩宵行至威清衛所開泊劉公泊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不移時入大空島島多浮石即頑鈍砥浮水不沉轉入宜海州外洋盤旋落子窩之裡若清泉寨奇山所又其扞弁逸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栲栳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煙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入馬縱橫又俄而旗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產金沙少選抵蓬萊閣矣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千里曰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

古赤壁

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赭石雄峙即周瑜破曹處樵監時得遺鏃沙礫間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鑿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左就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於巉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吳而賦作於黃州要以印事寓言不害為情之所記俟好古者之自定也

物產

五方之產名山多金玉嶺表多璣翠玳瑁豫章多漆荆南多丹銀齒革

金治七一

銀井宋時產銀之監三冶場天下八十四
銅山四百六十七宋銅場三十五

鐵山三千六百六十宋鐵務二十
宋錫場三十六

棗林雜俎 中集
名勝

黃河
運河
潮汐
王爺窮油記
呂梁洪
月湖
石槽水
粉水
龍潭
珠池



九河
鹽池
南亂北亂
禹穴
鴈湖
醋溝
須水
鶴州水
清池
蘇池



舜井

丹井

廂府井

鹽井

澹泉

膽泉

燕泉

喊泉

靈泉

營建

山陵

槐廳

聖井

柳翠井

火井

喜客泉

肥泉

婆婆泉

聖泉

鈞突泉

溫泉

候氣室

明德堂

梅熟堂

來玉堂

厄臺

鶴臺

六相樓

四雨樓

鐵柱宮

白塔

龍門禹廟

御題祠山廟

長平驛

與言書院

六老堂

銅雀臺

主人臺

摩旗臺

瑞光樓

朝天宮

雙魚宮

鎮河塔

南岳廟

江神廟

鐵柱

水廠

魚骨橋

廣濟橋

萬安橋

楹帖

宋文貞公碑

木碑

顯頊塚

禹陵

齊桓公墓

陳仲子墓

青塚

高陵

皇過此橋

倒流橋

仙橋

鐵牛碑

毛文龍碑

定霸城

鯨墓

關龍逢塚

雙娥堆

王翦墓

孫嵩墓

黃耳塚

郭璞墓

張賓墓

寶峯寺古墓

瀧陵阡

琴操塚

鐵棺

黃元菴墓

張王墓

鄭曉墓

器用

硯

仙針

太康瓦券

李太白墓

南漢劉氏塚

蘇文忠墓

方臘祖塋

劉刺史墓

蕉花女墓

孫一元墓

邵灣古墓

鐵塔鐵鑊

琴

鐘

園花罇

張三丰食器

貢金

銅冶

鐵獅

關將軍印

藤船

荒銀

祖母綠

緬鈴

榮植

鼓

辟塵鑪

銅法馬

窖金

紫石英

銅獅

遺印

空青

琥珀

蓬萊閣石鏡

古木

竹

彭侯芋

荔枝

羅漢菜

地黃

薔薇露

文林郎

君子樹

血樹

塔松

陰陽柏

穀

長韭

甘藷

獨本葱

人參

佛手柑

大内瓜子

不灰木

木威

鐵樹

椿寶

紅苴樹

順棘

羅漢樹

金剛纂

孝陵海棠

婆樹木花

娑羅樹花

葡萄花

玉女花

延州紅

金蓮寶相花

轎頂花

素馨茉莉

猿草

松羔

赤藤

指甲花

木蓮

唐婆鏡

滇茶

勞山白牡丹

海棠

紫金蓮

普舍樹

特產

廬山紫芝

菊譜

棉花

仙草

真仙洞草

俱那衛樹

虞美人草

通靈草

茶

經却草

頤動

獸異名

菊寶

蘭

茅

不死草

觀音篋觀音燭

夢花草

羅漢繚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藥

金絲煙

禽魚異名

龍
蛇
飛魚
狼山魚
鯿魚
石花魚
蛙
蝗
金蠶
鳳尾
雞足山異鳥
朱鷺

蟒
石魚
五色魚
鮑魚
畫魚
鯽魚
玉蟾
螢蟬
野蠶
碧雞
石燕
海鷗

石鷲
鶴
鸚鵡
綠蓉采雞
鴉
抵詭
毗耶
獅
犬
白兔
豪彘

白蝙蝠
鸚鵡
沙雞
羅雀
桃拔
騰豸
鹿
羊
鼠
麟
馬

棗林雜俎 中集

名勝

黃河

河南北諸水源淳而暴漲每遇發時浪高數丈排山倒岳杠梁舟楫皆
不易施然其淺可立而待也故俗以徒涉為便許松皋謂孟子不知子
產乘輿之事亦有理 陸儼山外集

九河

保定地卑水自西北來者九曰蘆溝橋拒馬夾河琉璃胡良秦乾烏流
白澗白溝是為北九河非禹九河也疏從雄縣而下匯於毛兒灣

運河

鎮江至杭州運河相傳隋煬帝鑿濟寧楊士聰游武進戚墅堰讀遺碑

鹽官談遷孺木著



咸豐支河自六朝已有之此言必有所據夫使運河未通而先有支河此涓涓者將安所歸則知自古而然非自隋始也或因而濬之耳見玉堂薈記中愚按夫差鑿邗溝以通江淮能致力江北豈蘇常近地獨不通舟楫耶攻楚攻齊轉餉一二千里必非陸輓則運河為夫差時無疑

鹽池

解州鹽池蚩尤所窟穴平時淺波歲九月九日先後數日當大風雨為化鹽之候彼二十里之聚各儲草薦木屑竹枝樹梗敝履壞絮之屬一切雜投狂風一夕作凍明日視之滿皆鹽花矣味甘鹹甚瑩潔始祭蚩尤之旗官收其半民取其餘無不滿志

寧夏鎮城南北各三十里俱有鹽池其產不多官亦不禁不知於古何若河東邊外有花馬紅柳鍋底三池以境外棄今鹽池之在三山兒者曰大鹽池在故鹽州城之西北者曰小鹽池其地曰字羅等池最多皆

若疑是名

分隸大鹽池其鹽不勞人力因風而生原額三千二百餘引弘治九年延綏寧夏二鎮輪招馬匹尋乃奏革正德初總制楊一清奏如河東運司例每引收銀一錢五分增課五萬二千引

潮汐

招遠楊太史觀光曰地之有潮即在人有天癸之說也潮之理每歲升降於二八二八為一歲寒暑之分每月升降於初八廿三為朔望之分每日升降於朝夕朝夕為晦明之分八月潮生而天交於地二月潮生而地交於天天交於地而秋冬閉胎息之象也地交於天而春夏啟長養之象也天地男女一而已矣

崇禎戊辰潮溢吾寧邑人望城外如火蓋陰火潛然之謂也

南亂北亂

平涼府沙棠川出崆峒山之後峽滙於崆峒之東麓曰南亂金佛峽水

循府川而東至龍音寺出與壘峒前後峽水而為涇過府城西北曰北
亂詩注曰亂截流橫渡也 平涼府志

王宜窮汭記

涇州諸生王宜記曰汭水紀於禹貢廣韻汭音儒說文汭从水从內訓
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質其實雍豫二州有專名
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渭
汭東過洛汭是也蓋渭自鳥鼠而東逝涇出筭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
而滙於河經龍門東至豫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
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汭不曰河洛而曰河汭由是推之
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為汭也以義專名
者涇屬渭汭是也汭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其北源西出小隴
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

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為兩山
南源環王母山山巔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
山儀州實以是名也儀雨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
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汭也汭滙為深潭潭名合水
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禹王廟也北陟雨山之
巔遙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峽峽石三十里皆
斷崖推壁神禹疏鑿之跡也峽行十五里南塹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
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汭讀為茹茹孺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
受柴卽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卽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
心山南受武村水汭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自馬舖嶺柴卽而來南有
五馬山自石櫃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巉巖百仞東汭於中雪浪湍激
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蕃者也屯東為崇信川汭水益

大深不可涉行旅皆袒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人曰泂水遶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涇弘治戊午督學副憲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寔從行王公東眺曰北流而濁者何水乎寔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對曰泂也公曰是禹貢雍州屬涇之泂乎周職方其川涇泂乎昔公劉有泂鞠之即吾過豳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寔曰靈臺之達溪也公曰朱子注芮鞠之即曰豳地日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寔曰去華亭西北三十五里朝那山秋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溥原乎寔曰亭口靈臺之西汧陽隴州之北華亭龍泉之東有廣原唐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頃號曰良原今為溥潤原公又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寔曰正相南北公曰必茲西去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可謂之泂矣若其窮之乎寔計華亭至涇程一

百三十五里果符公言還白之公曰朱子注詩言泂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窮泂泂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於涇今隴水乃汧入渭去涇遠矣且將置溥原於何地乎

趙中丞時春曰寔之論泂渭小水入大水是矣然達溪雖經流靈源出武村西南遠門川諸水合良原靈臺諸溪以入涇皆泂也

禹穴

松潘亦有禹穴禹生於此其水皆丹樛李徐道荆親見向予言之 陳眉公太平清話

呂梁洪

萬曆癸卯鑿徐州呂梁洪得唐尉遲敬德所題名相傳孔子觀呂梁非其處

鴈湖

廉州府城西北七十里鴈湖每秋冬有雙鴈游於其間為其罕有故名

月湖

宣夏衛月湖廣斥無水草遠望瑩然畢照俗呼稱古戰場也

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
十里

陰司溝

襄城縣北四十里潁橋鄭莊公見母處有隧道在焉俗呼陰司溝

八功德水

南京靈谷寺琵琶街側有池云八功德水余嘗過之則涸按八功德水
見天竺國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皇后水

武安縣西八十里太行山中有池夏涼冬溫世傳宋太祖下河東將引
皇后入晉陽后病瘡掬此水浴之遂愈至今稱皇后水武安縣志

冰柱水

宣府懷安衛城西南三十里虎窩山崖水出盛夏結為冰柱至隆冬反
釋

瀘水

諸葛孔明五月渡瀘瀘水即黑水非瀘州也其水色黑故曰瀘沈黎古
志孔明南征繇今黎川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
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金沙江在滇蜀間一在
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
琵琶一作風琵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愛陽河水

宣府愛陽河在炭山西北二十里本牧地深二尺餘下有頑水黑色者數尺水上有浮草性涼宜牧馬其地生黃花大如錢人馬蹂踐萎悴明日復生如新

石槽水

高陵縣清真觀在縣東南二十里吳村西魏文帝嘗過此有石槽圍方不及二尋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涓滴文帝異之主觀者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故水不竭頓首獻珠今石槽存

須水

滎陽須水須音會今寫作須讀作需訛

粉水

粉水源出房縣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常

鶴川水

雲南鶴慶刀劍取麗江之古宗鐵濯以鶴川利可割犀屈之可以繞指

龍潭

天啓丁卯立秋日天台石梁下龍潭忽涌金錢二枚各重一兩六錢面鑄太平通寶字攷縣志宋太宗鎮潭物也遂塔曰聖祥

清池

滄州清池凍冰結花四散離披有松竹牡丹車馬人形等異狀詩云雨木日甲皆伋立結冰花上盡離披出周府博平王錦囊

清池中蓮蕊取之研如泥凡繪圖寫畫光焰勝金色以上滄州志

化瘦池

武安縣西柏林里有池周十八畝瘦者飲之可化

珠池

廉州府城東南八十里有平江青鸞楊梅池雷州有樂民池俱產珠

明時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適者三年一採俱碎小藩臬有司頗受詰責

嘉靖二年採珠至廿二年復採僅隔十年海北道僉事翁溥嚴立採法四閱月方才封用銀七十餘兩除織造螺筐起蓋廠房夫役俱役民不預造報者不下二千餘兩僅得珠四千餘而所得不償所費尚且碎小匾不堪二十四年九月又採如前知府胡鰲建議謂前採納至今僅隔一年螺珠未生縱有一二生息俱係嫩小無珠恐復虛費又攷洪武廿九年詔採珠至永樂十四年始復採又至天順三年詔採珠弘治十五年復採正德九年詔採珠則以為頻數矣嘉靖五年詔採珠其年十二月大雨池水冰結樹木皆枯民多凍死螺筐夜有火光人皆異之九年又採二十三年連採此珠之所以少也正德九年採珠樂民池無珠

蘇池

眉州三蘇祠有二池過賓興蓮開並蒂必有登科者

舜井

舜井在歷城山下綠床朱綆婦子牽挽數十步不止也深十五丈左圓右方或棄物於井則從西出

倒井

諸城縣北五十里城陽社井敬卧斜入如人攀倒而然泉甘冬夏不竭

聖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聖井其水常溢遇旱取水祈禱有驗先期齋宿於廟次日詣城隍廟焚告詞又次日與眾步迎城隍如聖井廟拜訖令嫠婦潔者七人各持新帚環井洗箕以箕揚水如飛雨狀仍各大聲云東海老龍七箇女刷子簸就下雨如是者數次始陶井時大伐鐘鼓眾伏

地號呼如哀如訴待新泉涌出取注瓶內仍徒步捧歸朝夕行香雨
後送入井謝之卽鄆縣志

丹井

四川德陽縣江干有許旌陽丹井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
溢如故郭子章蜀草

柳翠井

仁和縣皋亭山柳翠墓普濟菴有柳翠井

肅府井

甘肅肅王府有井嘗涸秋子果熟以牲禱井泉溢煎果作紙味酸解渴
化痰果盡復涸又酒泉倉無鼠曹縣藍亞中集

火井

臨邛縣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取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

火焰出通燿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
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杜詩負鹽出井此
涇女正指是井蜀井大都艱於得鹽而此井獨易

鹽井

蜀中鹽井始於李冰大都竹井井形大如竹僅可容竹也其鑿之甚艱
其入之甚深其汲之甚苦水出山石澹上鹽下有鑿至五六十丈而淡
出百丈而鹽出鉄釘漕釘刮簡吞筒等器織悉甚備不比晉齊燕取水
成鹽之易也四川通志

喜客泉

句容茅山喜客泉闊二丈深三四尺清冷見底客至拍手浩歎懽笑泉
底噴沫如珠串啞啞向人浮出相戒默然無言泉亦沈靜

澹泉

海鹽尚胥橋北河中方丈許沸涌味淡蓋海眼也或繩探之莫測土人沈氏偶篙中之反躍一木為梁又縣城西天寧寺有澹泉鄭端簡澹泉本此

酒泉

東昌荏平縣西北丁家岡甘泉宜釀

肥泉

水經有肥泉如國地志有肥壘城其地在今東垣之境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釋謂衛女思歸肥泉為自衛而來所渡水今此水當在邢衛之間予往經是縣泉水又不多見也但觀其土壤沃饒優於鄰境肥之名其以是與東萊廣平府舊志

膽泉

鉛山縣西七里銅寶山有貌平坑石竅中膽泉流出浸鉄可銅又我鸞湖

鄉去縣治七十里有溝漕七十所取本地水積為池隨地開溝碎鉄鋪之浸染色變銀則為銅又德興縣北銅山下一名銅泉浸鉄數日類朽木刮其屑鍛銅

福建上杭縣紫金山胆水池亦如之宋游經言胆水可浸鉄為銅者凡十一所古坑有水處曰胆水無水處曰膽土胆水可浸銅胆土可煎銅

婆婆泉

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五十里有水常隱不見遇行人渴飲婆婆則涌出飲足復竭慶遠府志

燕泉

柳州城西有泉春燕來水盈秋燕去水平故何孟春尚書號燕泉

聖泉

貴州城西五里泉出石罅滙為方池一日百盈百竭弇州錄名百刻泉

郭中丞子章往觀倏盈倏竭偶雨集井溢僕夫趣歸言百舉成數也一
統志稱聖泉長史劉汝楫記曰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趵突諸類
洎陸羽所品次靡可縷指特壤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蜡湖候
官潮泉鍾山應潮建州潮泉固亦消息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為潮
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潮泉章貢三潮安寧海眼樂平鳳游荆門蒙泉
柳州潮泉吾鄉龍驛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為伍第彼潮候僅再至
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橐籥者則聖泉之靈且异在別境寧復
有此乎

喊泉

武夷山喊泉嘗製貢茶太守禱畢大呼天子要茶泉即溢復呼太守要
茶泉復溢否則涸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御泉一名鳳凰泉一名龍焙
泉宋上供茶取此深僅二尺許有暗渠通溪泉日夜從渠出而舊志謂

喊之則出造畢則竭蓋神异其說以表美矣

趵突泉

濟南府呂祖廟前趵突泉三穴並湧高數尺如隱雷蓋沆水下流也崇
禎乙卯正月濟南陷泉勢亦減

靈泉

岐山縣東十五里周公廟東西有靈泉相傳世治則出世亂則竭其出
必風雨數日唐太宗二年出賜名潤德後復竭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
竭元至正十七年復出其後仍竭明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又作
山澤震裂泉乃復出

温泉

泉貴甘冽至於温异矣又並泉也一温一冷猶是泉也倏温倏冷不異
之異乎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温或云神人所暖主療人疾後

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磬上徹丹砂下流乃知溫泉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之為根乃蒸為煖流耳明廣陵御史桑喬曰雷火所灼其氣亦硫豈以雲雷之中而亦有硫哉蓋極陽之氣也夫溫泉亦極陽所聚蘊隆如五行變化奚所不至蕭山之墟有涼酸焉可云其下有冷石耶愚深服其辨而溫冷變換又所未解政聖人之不論不議也概見一統志間有遺採偶彙之似終未盡

北京

順天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湯洛山下有溫泉又東南三十八里湯山下有湯泉四時常溫浴之愈疾

遵化縣西北福泉寺山下寬平約半畝泉水沸出溫可浴

真定府平山縣西四十里溫泉

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湯池俗傳昔有吳王經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

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泉一溫一冷

順德沙河縣西北七十里湯山下湯泉可愈疾

永平府撫寧縣東北七十里溫泉浴之愈疾望之熱氣氤氳

延慶州西北三十里佛峪山下有溫泉

保安州城南十五里溫泉

萬全都指揮使宣府城東六十里湯池山有溫泉愈疥癬又西南順聖廢縣東二里溫泉下流半里滲地

赤城堡龍門鎮宣府城東北鄉赤城寺側山根湧出暴熱而流有一冷泉浴之愈疾

雲州堡寶濟鄉暖湯一處出泉凡七十二眼

南京

應天府上元縣東六十里湯山湯泉六穴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灌

之愈鮮茂劉宋江夏王義恭銘曰秦都壯溫谷漢京麗湯泉炎德資遠
液暄波起斯原 府城東北四十里水同一壑冷熱相半熱可禱雞
中皆有魚魚交入輒死民引熱水溉田一歲再熟 又府東南鴈門山
上有溫泉可浴

江浦縣西三十里湯泉一名香泉其泉有二相去百餘步南唐韓熙載
記其泉能蠲除疾疹又溧水縣西南香泉同

廬州府巢縣東北十五里半湯山有二泉名半湯池一冷一熱合流其
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冷泉觸熱則亟回

舒城縣西南七里湯泉冬夏常熱可以烹茶

英山縣東西皆有湯泉四時沸騰不竭

安慶府望江縣菩提寺北司馬龍井冬溫夏冷可以愈疾

皖公山上湯泉四時如湯可浴

徽州府歙縣西北百二十里黃山第四峰有泉沸如湯常湧丹砂浴之
能愈風疾

和州北三十五里平疴湯泉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愈瘡疥太子泉
即湯泉之一梁昭明太子嘗浴此

含山縣永興院半湯泉

山西

太原府定襄縣東北二十里聖阜山有溫泉龍朔中嘗賜錦幡李治有
碑記

遼州東八里溫泉冬寒熱氣上騰五六尺 沁州南一里暖泉隆冬不
冰

孟縣北百二十里溫泉有三穴一穴出盤石中尤熱舊經云北齊濟南
王有疾於此沐浴遂愈其水南注潯沱河一出縣東二十里名溫池泉

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溫泉靈液淡淡和氣如薰經嚴冬積雪不冰

大同府治東北火井南北七十步廣減尺許深不見底炎熱上并常若雷霆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又東北去火五六尺湯井廣輪如火井熱勢亦同以草內之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日升井

靜樂縣東十五里北山下石縫中溫泉流入碾河

蔚州府西三十里暖泉夏涼冬暖可資灌溉

岢嵐州城南山下溫泉其穴數十引為水磨

永寧州城西崖下溫泉湧出南流與川水合

寧鄉縣西南百里暖泉村其泉有氣又名牛尾泉西北流入黃河

五臺縣東南四十里有溫泉東流入清水

山東

兗州府曲阜縣南七里溫泉

沂州東北郟城縣西北俱有溫泉

青州府安丘縣西七十里溫泉

登州府城南七十里溫泉又棲霞縣艾山寧海州嶧山

福山縣西三里奇泉自石孔出味甘冬溫夏涼

招縣城東二泉並出一寒一溫

寧海州東四十里龍泉文登縣西七里湯泉又東北六十里溫泉皆寒

溫二泉並廢

萊州即墨縣東四十里溫泉烏墮輒爛旁有涼泉

遼東都指揮使司溫泉凡六一都司城南五十里一城東南五十里柳

河一西南七十里鞍山一曹庄驛東十五里一寧遠衛東南二里一廣

寧前屯衛東北七十里

河南

河南府城南溫泉冬溫夏涼又新安澗池嵩縣俱有之
南陽府城北二十五里紫山有水冬夏常溫曰陽谷

裕州歷山七峯山各有泉冬暖

汝州西南六十里溫湯泉有九眼東南流注廣城澤可療疾唐武后嘗
幸此有溫湯碑又有寒泉南流

汝寧府固始縣西南山中溫泉其熱如湯其色綠

商城縣南溫泉能已瘍疾

涉縣西北三十里溫泉今淤塞不存

陝西

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溫泉下乃磬也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
漢武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

藍田縣西南四十里石門湯泉 武功縣太乙山有水沸湧如湯可療
百疾

鳳翔府寶雞縣太白山有溫泉可治百病世傳清則疾愈濁則無驗
平涼府北城之間有溫泉即古柳河也深數尋溢出灌溉諸園圃冬暖
不冰趙時春平涼府志曰平涼府為川者二十而羸為泉而冬不冰者
以數百而冰者不與焉

鎮原縣鹽池東有泉冬溫又有泉可植蓮皆東入高平鄉

隆德縣城東百步溫泉出石穴寒洩不冰萍草冬青下有廢蓮池圍可
二里

靈臺縣保山之陰溫冷泉半溫半冷浴之愈疾

靜寧州城東五十里有暖泉冬弗凍又城東三十里乾磴川有溫泉
延安府治南泉有七眼味甘冬溫夏冷遇大寒流溢不凍其濟居人

甘泉縣南四十三里溫泉山下有溫泉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永昌衛城西南三十里暖泉二穴湧出四時常溫
東北流入水磨川

靈州守禦所西南一百餘里山東滾泉自地湧出高丈許其沸如
湯

靈夏韋州暖泉在鹽池西南

浙江

金華府東陽縣東南四十五里夏山上有池冬溫夏冷

台州府仙居縣東南二十里黃赤湖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寒
浸毛骨冬飲則如湯相傳宋時嘗有龍出沒云

桐廬縣北十五里神泉冬溫夏冷病者飲之或瘥祈禱多應

江西

南昌府靈州西黃龍山冷暖二泉同出相去數尺

奉新縣九仙山湯泉湧出道間一溫一沸

南康府建昌縣西八十里湯泉愈瘡疾

廬山主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圍一丈湧出如湯沸
冬日恒熱

建昌府新城縣東四十里溫泉有硫黃氣浴之愈瘡疥

撫州府臨川縣城西三十里溫泉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陰水差寒其

陽水常沸

吉安府龍泉縣湯泉凡三一縣西八里一新田院側一朱砂礮下

袁州府宜春縣城南三十里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即熱

贛州府溫泉凡九在信豐者一在寧都者二在安縣龍南者三皆溫如
湯而寧都尤熱

九江府德安縣三十里廬山下湯泉石池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稍溫浴之有硫黃氣

湖廣

武昌府蒲圻縣南五里湯泉冬夏常沸

襄陽府光化縣南五里溫水河舊有一泉其水溫暖今河尚存房縣東湯泉中有硃砂

德安府應城縣北六十里京山有溫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湯奮發其熱可燂鷄又應城西五十里玉女泉其泉熱沸

隋州城西百二十里大洪山西北有煖水

蘄州城北百四十里泉沸如湯有硫黃氣

岳州府平江縣北九十里幕阜山有溫泉三穴

長沙府攸縣東六十里溫水泉冬溫夏涼又縣東百二十里有煖水石

泉宜冬浴

衡州府來陽縣平陽五都有二泉其水春夏溫和冬滾沸

永州府零陵縣溫泉

常德府桃源縣西北百二十里湯泉又有冰泉人曰陰陽泉

柳州興寧縣東北五十里石牛山其巔有雁池冬月溫煖雁嘗食息其中柳州城北二十里平地泉湧出如湯沐之愈疾

桂陽縣北三十里白芒溫泉冒風者浴之多愈

宜章縣東二十里溫泉池又縣西六十里有桃花湯其水冬夏常煖

四川

成都府新都縣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煙

順慶府儀隴縣火井天寒焰從地出

敘州府富順縣火井

重慶府城西南百六十里温湯峽泉自懸崖而下涌出四時騰沸如湯
合州東五里温泉

夔州府開縣三潮溪冬熱夏涼又縣南温井冬夏常温

潼川州蓬谿縣西二百里官館鎮之北伏龍山下火井地窪若池以火
引之有聲隱隱發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從水上水為之
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也又邛縣西八
十里火井博物記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投燭井中火即
滅絕不復燃

東川軍民府西南三十五里湯池水出石竇中熱如沸湯清徹如鑑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温泉二曰盜番衛城東四十里曰越舊衛城東
二十里四時温爇可愈疾 都司北七十里熱水池四時常熱流入溪
河合瀘水接金沙江

福建

福州府城東崇賢里湯泉味甘而性和熱甚硫黃氣謝肇淅五雜俎云
吾郡城內外温泉共十五處

汀州府城東四十里湯泉

興化府莆田縣城西南大溪中湯泉有三穴如井熱甚漢時胡道人棄
丹於地水遂温浴之多壽以上見一統志而莆田又錦江西桃源温湯
池又上杭橋西北岸温泉潮退可浴餘縣搜附於後

南安縣城山温泉有四三熱一温

德化縣湯巔湯泉出焉

永春縣湯泉二一在湯邊一在登瀛橋北

安溪縣湯泉六

大田縣湯坑湯熱可浴

沙縣熱水池其水夏冷冬溫

永安縣湯池六熱水口苦竹村池仕洋湯池溫湯池龍峯湯池

上杭縣溫泉二小拔湯

長汀縣南何田市湯泉周數十丈熱能熟生名無垢泉又一在縣南安

仁院石竇湧出可溉田

清流縣溫泉三池溪嵩口北原可以熟卵

連城縣溫泉

永定縣湯泉三大洲湯泉出地中下洋湯泉出石壁李田湯泉熱能熟物旁有溫泉可以和之

龍溪縣溫泉舊西廂城址下

漳浦縣梁山南北兩麓各有溫泉

龍岩縣溫泉在塗潭社四時可浴一在小溪社熱氣尤盛

南靖縣溫泉四永豐里二歸德里一清寧里一

長泰縣湯泉二

平和縣溫泉二清寧里新安里

寧洋縣湯池

廣東

廣州府清遠縣東九十里湯泉有石如錢出泉熱可熟物

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赤魚時見人不能獲又曲江縣西北四十里泉有三穴四時沸涌可以芼烹又樂昌縣東北四十里溫水冬夏常溫愈疾又乳源縣西北二里石穴中溫泉又靈君山周山嶺溫泉二

瓊州府感恩縣北七里溫泉夏冷冬沸能愈風疥瘡氣

高州府溫泉三曰府城北一百七十里曰信宜縣沿南曰石城縣北五

十五里

廣西

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雙泉冬溫夏涼
象州東三十里溫湯泉其水常熱可熟物
萬州城西溫泉

雲南

雲南府安寧州北十里湯池雲南溫泉非一此為甲色碧如玉可鑑
臨安府治溫泉每春莫卻人浴三日謂祛時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建
水石屏阿迷三州通海河西嶧峨蒙自四縣俱有之
鶴慶府城東南溫泉每歲三月浴之愈瘡
麗江軍民府通安州阿失村有溫泉
廣西府彌勒州西十里阿欲部山下溫泉

蒙化府城南甸尾山下溫泉相傳蒙納奴邏母病浴之愈
尋甸軍民府南五十里溫泉俗呼熱水塘

沅江軍民府城西北十五里溫玉泉石間迸出如湯

北勝州溫泉二曰州城枯木村曰州南沙田村

馬龍多即甸長官司北五十里徹崇山溫泉其熱如湯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城東二十里哀牢山下有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
溫一涼曰玉泉又城西二十里虎障山下溫泉

隴州宣撫司湯泉從石罅出為河熱甚

貴州

貴州普安州溫泉有二一在城東南八十里一在樂民千戶所西水溫
可浴

水異名

芮水厓也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澳水之外曰鞠韓詩芮阮之即阮與鞠同九皋九折之澤也水隙曰濬隙重甌也水之夷上洒下似之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齧入之也水中高地曰坻水草交曰蘆水會曰濑一曰水外高有壅埋之象

棗林雜俎 中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營建

山陵

孝陵應天府朝陽門外鍾山 懿文太子祔葬於側世稱東陵 孝陵後有小阜曰大山萬曆間金壇于王立欲治葬以科臣論止空其穴後誠意伯劉孔昭葬其父蓋臣

孝陵宮殿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左淑妃李氏 妃 氏皇貴妃

孫氏皇貴人 氏皇美人 氏右碩妃生成祖文皇帝

孝陵道中觀音閣後壁瑪瑙石高丈餘衡大有 尺光潤如玉出青龍

山永樂間採置

長陵昌平州城北天壽山自紅門進御道凡二十餘里舊名東祚子山

永樂七年卜建一曰天壽世傳燕山竇氏舊居無據千峰萬壑交鎖周密差叢森翠後視高山數十重來跌斷明堂平闊羅城諸小阜尤密匝祔葬十六妃

獻陵在長陵右祔葬四妃

景陵在長陵左祔葬七妃

裕陵去昌平二十五里獻陵之西祔葬十八妃

茂陵去昌平二十七里裕陵之西北祔葬十四妃

泰陵在茂陵西無妃祔

康陵去昌平三十五里泰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松園繞其左

永陵去昌平十八里長陵之東南規制巍敞如長陵而巧麗過之俱襄

陽白石兵部員郎餘姚駱用卿所擇祔葬妃三十嬪二十六

昭陵

定陵在 陵 大峪嶺徐尚書學謨議擇時通政叅議梁子琦等難之

為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等所斥崇禎初尚書姚思仁督理多朽石室無

罪地脈哉吾室陳以郊以給事中巡工言壽宮五室中三間待馭四隅

維以鉄索各大銅缸注油左右室通門待中宮及嗣帝所生母升祔

神廟閱壽宮自坐石室飲酒

慶陵

德陵石橋高不五尺長不五丈砌石無甚費而耗二十餘萬金享殿寶

域尤不賞且陵地窄甚僅當兩山之脈在永陵左沙相距不百步也蔣

德景云

德陵窆日石梁中斷諸臣亟培土不敢以聞諸陵明有碑題 宗 皇

帝之陵後恩門內有碑俱無字閑以木柵

思陵在紅門西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俱河北 思陵獨河南即故皇

貴妃田氏園也

侯氣室

順天府治有侯氣室每立春先期五日奏遣欽天監習占候者二人往設瑄寶灰如舊法占畢還奏

槐廳

全州蔣相國冕治第南門外巨槐一曰槐廳

明德堂

天下泮宮俱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明德堂以宋文天祥手書故

梅熟堂

鄆觀縣東北三十里大梅山護聖寺漢梅子真舊隱也寺有梅熟堂先是梅甚巨稱為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會稽禹廟梅梁張僧繇所畫龍飛去者有梅核半可容粟一斗正德間盜失

六老堂

南康六老堂因五老峯祀宋守朱元晦曰六老

來玉堂

王元美弇山園中堂成適汪伯玉至名曰來玉董玄宰做之樓成適陳仲醇至曰來仲

瞭鷹臺

南海子方百六十里殿旁瞭鷹臺臨三海子渡以七十二橋

銅雀臺

曹瞞臺於鄴水與西門豹祠相近今水中隱隱三臺址蓋銅雀金鳳玉井云二臺久沉一臺址稍高

厄臺

陳州厄臺孔子絕糧處崇禎時流寇佯賚諸生其上圍斬之又遺厄也

主人臺

潁川東二里岳廟前元末每旦彩雲騰覆 明興太祖嘗幕其上天下
大定雲散土人呼主人臺潁川志

鶴臺

崇禎甲戌湖廣松滋縣得石碣晉羊叔子所書鶴臺二字

摩旗臺

全椒縣西北四十里宋將焦光贊結寨於焦山上營壘皆石砌高數尺
圍可六里許東有搖旗北有摩旗臺雨洗後嘗出甲葉鉄鏃之類石窖
中米麥至今猶不腐全椒縣志

梳粧臺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北京勿毀以
垂鑒戒萬曆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一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

則樓紉於元初非遠時物矣張居正雜著

六相樓

四川達縣本宕渠故地洪武庚辰進士柳州曹嗣宗承達縣修六相樓
祀唐李嶠劉晏元禎李適之韓滉宋張商英嗣宗終廣東按察僉事

瑞光樓

鄞縣南二十里櫟社元末永嘉高則誠明避亂寓於沈氏樓作琵琶記
夜按拍而歌蠟炬二枝相隔光忽交合遂名瑞光樓遺址存

四雨樓

姑蘇廣福山周天球治園有四雨樓桃梨海棠各栽一面謂海棠溼透
胭脂雨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其右臨水對山曰珠簾暮
捲西山雨

朝天宮

南京朝天宮古冶城也後殿黃垣據高垣之上 太祖嘗更衣於此俗傳葬其下非

鐵柱宮

南昌鐵柱宮東南隅方丈甃池作石欄鐵柱微露乃石耳非鉄也 陸儼山豫章漫抄

雙魚宮

錢塘洪侍郎瞻祖游江西玉皇山寺見石盆中金魚八枚游泳必雙異而問僧謂僅四頭因登席俛視果然平視又如前僧曰此名雙魚宮乃旌陽真人所遺仙跡遊覽志失載

白塔

四川白塔初來安縣北六十里白塔寺路通盱眙有磚塔一座雷擊掣其末三層遺在泗州境伏虎山今存半塔創始雷掣俱不知其何年月

鎮河塔

涿州桑乾河中有塔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自後河水不時泛溢 涿州志

應州木塔

應州佛宮寺木塔四層六簷八角高三十六丈遠清宣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塔後殿九間通一酸苾梁洪武元年四月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夜 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題峻極神功後 武廟巡應州題天下奇觀 應州志

按佛法佛菩薩塔高十三層辟支塔應十一層阿羅漢四層餘隨品級減之此八種塔並有露盤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重二果三重初果二重輪上一重凡僧但焦葉火珠而已後世建塔不原佛制聖凡相濫純謬至多

虞仲

太伯逃荆蠻自號句吳從歸百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為仲雍傳三世至周章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封周章于吳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列為流侯是為虞司馬貞曰夏墟在河東太陽縣據志書平陸即古太陽縣至唐開元始更今名其廟為太伯明矣或者謂太伯以次而傳至周章是為南之吳虞仲始受周風於夏墟是為北之虞然則虞祖虞仲曷以廟太伯哉曰不然武王大封同姓周公于魯召公于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及神明之後封止一國一祖而受二封者惟于太伯見也武王之意以荆蠻吳夷其禮鄙俚不足事太伯而報其德再封于虞得處先聖王之舊邦且邇中畿之地得用中國之典禮其於太伯之德庶幾乎報矣

明初夏縣王翰平陸縣太伯廟記

姒女祠

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鎮俗傳姒女介之推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雨欲開道以避之狄仁傑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姒女之避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

孟母故宅

榆次縣古城西南隅蓋孟子鄉人其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蘭交

榆次縣東南四十里相傳蘭相如所居故里當秋深地無霜五穀登行人異之

姜女手跡

曲沃縣西南三十里侯馬鎮南河西堰中世傳姜女托堰哭夫手印于堰至今土雖屢傾遺蹟猶存

殘苦廟

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之推以其子林代死重耳入晉之推妻及林妻尋推聞焚死于綿山俱投井死鄉人即其地立廟祀之曰殘苦廟在曲沃西關外

瓜子纏

翼城縣東南五十里北陽阪下曰瓜子纏相傳老子食瓜處子落比皆成石瓜子其形宛然

大禹廟

龍門大禹廟俗傳食豕肉詣廟必風壁畫精工與岐山周公廟壁畫並稱

秦伯廟

平陸縣秦伯廟

南岳廟

衡州南岳廟古松百餘株銅香鼎甚巨不可圍抱銅鐘重九千斤有大祭則鐘聲先振

御題祠山廟

廣德州北五里橫山張真君廟 明初高皇帝南征過之題曰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雲為闕石為關將軍幸得來瞻此暫解干戈動笑顏

江神廟

湖廣魚鎮江神廟有神木江夏賀相國逢聖歸楚木出於江蒼古挺拔鎖以鐵索

白起廟

武安縣西關白起廟正統間縣丞李昇以起殺降挾詐遂毀其廟

長平驛

山西高平縣古長平也耕人嘗得遺鏃如綠玉長平驛即元平章賈魯

宅堂三楹梁柱俱桑木其巨賈氏裔猶存

煖舖

都御史葉成巡撫宣府於沿邊孔道設煖舖即唐人邊舖也

鐵柱

雲南大理府趙州東南九十里白崖城蒙氏建極十三年四月鑄鐵柱名曰建極又鑄笠覆於頂土人號天尊柱歲貼金其上祭之邀福

與言書院

去陳州百里曰互鄉介項城上蔡間今更曰潔己鄉立與言書院

冰廠

蘇州冰廠十有六清人始至問廠何為曰藏冰者謂伏兵也焚其五始悟

魚骨橋

海門縣禮安鄉以大魚骨作橋長丈八尺有奇元至正中潰入江萬厯戊戌隨沙漲起呂四場民獲之廖令移建儒學前色黝黑有鉄釘痕

毫無朽蠹

揚州府志

廣濟橋

潮州廣濟橋宣德間知府王源建歲權稅萬餘金

皇過此橋

崇德縣皇過此橋以宋高宗南渡過此故名見縣志萬厯橋北沈望雲伐竹得磚葬石刻宋宣宗姑墓駙馬黃氏鹽官人始知為皇姑子橋

倒流橋

當陽縣北漳水上倒流橋相傳曹搆追劉先主張飛據橋大呼水為逆流魏人不敢迫

承天府志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呼洛陽橋長三百六十丈萬曆丹陽姜志禮守泉州
修萬安橋得石刻曰同節來修即公號也又勤縣蔡錫永樂癸卯御試
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出守泉州欲修萬安橋發石刊曰
石頭若開蔡公再來檄海神遣醉卒自投於海若有神擊之者俄易書
一醋字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事載錫家傳中今廟像皂服行人過
焚草履一鞠
福州臺江大橋長百餘丈

仙橋

雲南白崖川獨木橋十餘所木大如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巖險不敢着
足樵人捷足過之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望夜一易不知其因
明日但見新製曰仙橋

楹帖

直也如弦縱道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邱陵亦奚以為顧清

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克消夫慾火榮亦忍平生不履於危機程鑾

徒有寸丹於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程鵬

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嚴訥

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申時行

財不求贏政為子孫益過位嘗諭分當思齒角難兼陸光祚

節義重邱山始不渝終不渝功名赴流水寵不驚辱不驚嘉靖三十二年

年沈丘教諭山陰符鵬

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閑人養太和鄭伸

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中丞王璣

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訓導楊傳芳子起

天無私地無私日月無私風不出雨不出寒暑不出沈思孝

得嘗自笑無音使誰知鄧以讚

凡事再思斯可矣與人三反何難焉都諫武安宋之韓

泮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

氓米鴻謨

出入起居得罪天地時十常八九子臣弟友可對聖賢處百無二三吳

先生寓梅日乘

見故人而一笑自有餘懽念平生之百為亦無可恨李庭機

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鄭元標

少作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為廟祝粗知掃地焚香李贄

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李騰芳

試看階前皆樹玉莫嫌腰下未橫金

天上圖書分冊府雲中鷄犬半仙家王思任

誤攻文字身空老起敗魚鹽計已遲陳元素

人前屋漏日裡鷄鳴

每思於物有濟恒愧為人所容陳龍正

自拋官後睡常足不讀書來老更閑祝以幽

質在能還雅菴成可讀書先存一府君

鐵牛碑

濟南府儒學內有碑高三尺刻曰鐵牛碑碑旁地露鐵錐不五寸就側
四掘終如故或曰鐵牛鎮七十二泉者

宋文貞公碑

沙河縣宋文貞公環碑斷沒土中正德丁丑縣令方思道治鐵二百斤
貫而續之今存不甚剝蝕

毛文龍碑

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啟四年七月朝鮮立奮忠
贊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榮祿大夫兼議政府左贊成判義禁府
知書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舉藝文館大提舉金養撰通政
大夫行曹參議李瀟書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金尚
容篆嘉議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巡察司
李尚奇立石 文文不載 銘曰噫噫往歲羯虜造 聳我清邊鯨吞豕突
急莫之過堞壘土無堅全遼右壤獮蕪搶攘厥墟羶公時憤切忠膽激
烈齧牙張拳獨立一叫揭義為號趨者爭先曷投曷倚俾賊顧忌以掣
以宰謂我共濟克協大計蠲首東偏獲醜復鎮軍聲始振天討行焉出
入遼瀋形格勢禁罔或恣前恟疑縮頸不敢西逞關防賴全瞻彼椹島
洪濤淼漭處得其便洋津妥帖履坦不路就堯如天激以忠義其歸如
市累累連連曰公父母開口望哺餘喘其綿匪公是任吾其左衽長城

屹然得人死力功章寵錫褒詔頻宣神旗豹尾以隆閭寄節制其專大
業未了槩見其效四海望延吾言不失有特史筆有賁凌煙撫實載石
先最其績竝其傳

興安縣岑山右魚峰之仙岩寺有創修木碑係天順七年其聲樸樸如
古琴其文班剝斷連亦如古鋼琴文錢塘黃汝亨貞父云目所未見

定霸城

保定有定霸城宋楊延朗所築金時以其磚他用獨其土存嘉靖中霖
雨潰其西北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髑髏各戴兜鍪旁侍兵仗石刻
云活築惰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竦然 長安客話

軒轅陵

平陽太平縣東三十里上魯村東汾河內有石棺以鐵束之隱現不同
世傳以為軒轅棺云

顓頊塚

晉初烏程得顓頊塚又衡山崩見顓頊塚中有營邱圖九首鳩杖見顓
真卿石柱記 濮州東北相傳顓頊建都於此有帝塚故名

鯨墓

郟城縣東北七十里羽山即殤鯨處有墓

禹陵

會稽城南數里禹陵窆石高可六尺形如權堅栗青色而澤有白脈隱
起甚細如絲絡偶撼之則動而不可拔也今戊子夏毀於盜三千年神
蹟頓失其重聞者惋惜

唐堯上階

唐堯上階故里在臨汾縣城南十里帝姓伊祁氏故里名伊村村築土
堡宛然茅茨上階之蹟唐堯氏陵在臨汾縣城東七十里部行里俗謂

之神林又謂之神陵高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為平
土深丈餘山後有河一道俗呼陶唐飲馬泉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相傳
唐太宗征遼曾駐蹕此山因謁堯陵遂塑己像明嘉靖間知縣趙統重
修陵東原祀丹朱西祀唐太宗統撒太宗像每歲祭丹朱祔高升堯諸
臣之上竊嘗攷舜巡狩于湘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其陵在會
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此陵為堯陵相傳自古無疑也然明初詔下
訪歷代帝王陵墓山東東平州有以堯陵聞者至今載之祀典而在臨
汾反遺何也豈昔之搜訪未至耶抑詔下之日而臨汾尚屬無耶 邢雲
鷺臨汾志

堯年十五封唐侯二十登帝位壽百十有八歲 帝王世紀云堯葬濟
陽城陽西北是為穀林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
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由此觀之城陽即今之平陽也濟水出王屋山

在平陽東南今之城陽晉尚屬平陽郡雖去平陽郡百餘里而臨汾東
元村所出有澗泉至今相傳通濟源茲言夫豈無據况濟多穴地伏流
千載而上陵谷代遷焉知堯之時臨汾非源耶今堯陵在臨汾東南視
王屋山實合古之城陽西北古曰穀林而今堯陵俗名為神林尤一驗
也後人乃謂山東東平州濟水在焉而遂以堯陵名何耶

關龍逢塚

安邑東北三里有雙丘相傳夏大夫關龍逢塚土人云關雲長其後裔
云

齊桓公墓

崇德蔡新令臨蒲縣夢貴人緋服傳騶而至揖曰公行去邑當以東壁
遺金贈公晨起解舍東廡圯坎其地增磁中空如下天狀掘石版曰齊
桓公墓規制深廣石室若王者之居屍色如生器具皆黃金旁金山銀

山各一蔡取其山燈缸將滅為添油加築不三月罷官崇德縣志按史
記桓公屍蟲出於戶安得云屍色如生也其厚葬或有之

衛靈公墓

相傳衛輝府治後衛靈公墓古有紫金碑雷轟之又觀城縣東南四十
二里高宛縣東北二十五里亦有墓

雙娥堆

蘇州承天寺門外雙娥堆為吳王夫差愛姬從孫武子學兵法為隊長
笑而見殺此其墓也東北小池衡不過二丈長不過五丈乃錦帆涇故
水偽吳張士誠所浴

李牧墓

平陽大平縣西五里孝子村趙將李牧墓其子李榮廬于墓側稱子墓

陳仲子墓

長清於陵仲子墓張令文龍命徹孔廟大羹一盂及棗栗享之

長清縣志

介林墓

介之推子林墓曲沃縣南三里河底村

王翦墓

王翦墓富平東四十里每六月朔望墓若海市狀城都依然車馬交錯關中塚墓記

鄭玄墓

臨晉縣三十里至今荆棘不生狐狸不穴

青塚

荊門州青塚土人哀昭君招魂而葬因名實在大同城西北五百里古豐州灘西六十里

孫嵩墓

安邱縣南四十里孫嵩墓元人于欽作齊乘寓宿太虛宮夢趙先生入謁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良俗欽覺而語梅仲昇以為鄉人趙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及聞趙岐傳始悟為孫賓石也

齊乘

嚴子陵墓

尉氏縣東二十里蔡堡有嚴子陵墓

司馬遷墓

韓城縣南二十里芝水之南西麓有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墓有古柏墓土嘗開土人柏根懸其棺因磚封焉子長自敘云五世皆葬高門今去芝水數里又西北五里姚莊村有蘇武墓墓柏俱南向

高陵

蘇州盤門外三里武烈皇帝所葬

孫堅

曰高陵妻吳夫人子長沙桓王

策皆附焉元至正二十三年崑山盧熊公武與同郡沈徵君伯熙父訪徵君因言予向曾過此聞父老言地屬沙湖金氏墓上有木如蚪龍然每陰雨若見物操舟蕩漾之狀人或逐之不見尋伐樹掘地得金船長二尺許其怪遂息

黃耳塚

松江府治南七里普寧尼寺有晉陸機黃耳塚機入洛有快犬為傳家問後死人義之埋此今殿西北隅有土隆起古木盤覆即其處也 明袁海叟詩麥養有恩終不背交遊何事獨相欺

郭璞墓

唐乾符間衢州刺史李穀置若龍山得二石長六尺許取置文會閣前宋淳化間郡守慎知禮移植於此積土為峰歲久遂訛傳為郭璞墓有傳璞言五百年後太守為吾守墓紹聖中郡守孫賁知非璞墓發之得

二石移置堂中宣和郡守高至臨復移歸故處相傳峨眉山正對府治不利於郡故置此石以壓之因培土為峯而名以小峨眉云 田藝衡傳

太康瓦券

萬曆元年會稽倪光簡塚地中掘得杯及瓦券券曰大男楊紹從土中公買塚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証四時為伍太康元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 玉茗堂集按今葬例買土立券古人已然矣

張賓墓

內邱縣南十三里趙張賓墓周圍皆鐵高三丈餘廣十餘畝石勒厚葬以報賓也

李太白墓

當塗李太白墓有祠葺如筆竹葉皆有金星

寶峯寺古墓

弘治癸丑春泰和羅鶴子應讀書城南寶峯寺見司禮少監胡善治掘墳寺後山得古墓有墓志僅元和四年數字明白棺槨俱無惟脛骨尚存其長過今人十三古人多長大者後世氣薄故生物短小

南漢劉氏塚

廣州城東北亭洲有土穴耕人梁臺過之投石空空作聲乃納以雄鷄夜鳴知無恙於是發之數金人各重十五六斤正處金像二冕坐若帝后各五六十斤地若金蚕珠貝築之鏡一光照白日硯一硯池玉魚游動他珍異亡筭先攜鏡歸光動隣舍急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聞官盡搜盡之內棺掘毀稍存骨齒墓碑隱隱可讀南漢劉氏塚也 陳子壯練要堂集

瀧陵阡

吉安永豐縣有瀧陵阡即歐陽公葬祖父處國朝間忽失處落廣信永豐縣人怪之後又還吉安永豐縣時有謠曰吉永豐移廣永豐永豐二字適相同人民城郭依然是只少當年六一公

蘇文忠墓

知縣蘇文忠文定二公墓文忠卒常州嘗愛知之山移葬此後文定卒亦葬焉 明萬曆甲申有盜發之縣令濟南張篤行加封樹焉去墓半里有廢塚石半露按之則文忠之曾孫婦亦掩之俄夢文忠遺青衣致謝問文忠公何在曰臨汝至彼可相見也後篤行以事至臨汝會得先生墨蹟一卷大异之恍悟前夢石識其事 知縣志

蘇頴濱先生子遲守婺州愛其山水因家焉葬頴濱衣冠於蘭溪之靈洞山遲子簡侍郎簡子林今其家藏頴濱遺墨及四代告身

琴操塚

臨安縣玲瓏山琴操塚殘碣東坡居士書萬曆十七年被發

方臘祖塋

嚴州響山前為獅象石方臘祖塋處後毀其石

鐵棺

泰興縣南華廢寺有鐵棺長九尺二寸前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嘗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鏗然聲以鐵椎擊數百不損鼓鞞落之不液乃止

揚州府志

劉刺史墓

義烏縣南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公墓隆慶戊辰長至日裔孫尚恭重修墓碑掘數尺見墳臺臺上有碑方尺許刻晦翁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邱蔭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繩繩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六七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秘

書即朱熹書刊石呂祖儉為之記記難具載其要云右數八句為卜劉公之墓天聖六年十月三日卜葬東平山先塋之原公諱豪字有閑裔出漢光武封太孫於烏傷國除因家縣治南遂為烏傷人逮晉宣公萬章始為王官唐曰珊者翰林學士南門劉氏非他族比公以文學遷平昌刺史致仕曾孫燁煒同登乾道進士第游東萊晦菴二先生門故晦菴卜其祖墓之蔭有裔行家昌千載之久乎因識大略而納墳臺上以俟後日之驗云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良是而長至又恰戊辰仍孫劉公仕龍在宋贈武節侯修墓孫果十六七歲吁數亦奇矣

義烏縣志

黃元菴墓

山東陽穀縣景德鎮有黃元菴墓其墓靈異土人患瘡毒插花於墓祭之即愈

中河志

蕉花女墓

長清蕉花女塚女最孝母疾思麥時未登女向麥泣移時麥黃奉母得
愈今塚旁麥先稔田畔有御製碑上書孝經長清縣志

張王墓

福建興化縣丁溪草堰間有張王墓相傳張士誠父沿海民竄咸以正
月望前聚禱因而彼此搆鬪勝則一年大利即至死傷毋許告訐近有
司嚴禁之稍戢

孫一元墓

孫大初墓上有挂瓢堂墓李夢陽撰劉麟書

鄭曉墓

海鹽鄭尚書墓在甸厓山先是尚書執法削籍其葬從庶人禮隆慶初
復官贈諡終不改其舊予嘗拜墓下歎先輩素風也

仰灣古墓

壬辰春海鹽仰灣山祝氏宅後有積土坎之得古墓各磚刻曰永安六
年歲在癸未九月十日造辟日造五官即中山義尉丹陽楊 磚面俱
有雲雷紋穴頗深廣左右有羨門予往訪之始徵古製

虛糧塚

新野縣東三里近衛河邊亂塚相連數十傳聞前代屯兵之所曰虛糧

棗林雜俎 中集

器用

研

王官谷西山有秦王研研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磬春秋秦敗晉師

於王山谷時所遺者司馬圖記見呂東野涇野集

潁州東六十里古夷陵也舊志古列國之君印壘上傳夷陵縣掘地得

磚作研堅潤潁州志

俞侍郎士吉奉使得研上篆永樂二年旁書海東瀆磬說楷

古鐘磬

太原交城縣西南汾水上金大定中汾東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
磬各數十鼎大者幾三尺凡十有二其中寶物猶存鐘小者僅五寸許

鹽官談遷孺木著

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音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琴

高陵魏氏唐鄭公之後藏有遺琴後訟失之 呂溼野集

禮科公署有書室琴懸壁間係舊物 李樂見聞雜記

正統末籍太監王振玉琴長三尺餘

四明沈嘉則豐對樓詩集云吳仲足攜族子德望所藏銅琴示我為賦

銅琴篇 九字蓋予平生耳目所未觀也

青銅合體黃金相軫以白玉排雁行絲彈蜀繭啼鳳凰誰其作者古帝

王按圖攷識題大唐璽文雙篆鳴玉方立宗協律精宮商豈當在御樂

且康伊昔抱至置我牀青天拂匝開錦囊白日倏忽相低昂翡翠炤爍

琉璃光丹砂點漆流星芒纖指觸絃響嗶嗶蒼梧飛雲顏不揚見者黯

黯頎而長延陵考國推太章裔孫寶秘什襲藏明珠大貝俱尋常荒墟對蹟經千霜鬼神呵護不敢傷天地不得闕厥良復使人世窺虞唐我欲薦之登明堂九原誰再起師襄夔孔同室國祚昌皇帝萬歲永無疆

仙針

蒼梧縣人梁大用遇异人授以鐵針三枚并針灸書遂為名醫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子孫得一針以進於朝

鐵塔鐵鑊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鑊俱隋物 青州城內 寺三鑊大者受四

十石次受三十石有金受八石似甕而有耳寺原孟嘗君宅

金斧

臨潼縣南一里驪山綿亘而東五十里東有金斧山石罅中有金斧抵之則動取之不出

石杯

青田縣五色石杯巧工琢造歲應上官不啻千百民甚苦之古人拔茶樹桑以茶且累民况石杯於器無益有一製必貽一害在司牧者念之耳

鐘

大名府譙樓鐘云魏太武物守潔則聲宏否則咽滯前守惡之棄置通衢且半裂樂護蒞任適旱祭而懸之扣之不揚護不悻夢大眾詣於鐘所乃再扣之聲宏裂處尋平

正統中河決滎陽東昌水中大鐘二范縣令鄭鐸得其一款識永安四年

曹縣城門四各有鐘相傳鐘懸則大水遂寘之崇禎戊辰四月盧令柱礎不聽盡懸之果大水乃徹

曹縣志

歐陽修歸田錄太常所用王朴編鐘皆不圓而側垂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扣之掩鬱而不揚今見南京神樂觀編鐘形不其圓

鼓

鄆縣東鄉金尚書忠故居石鼓二萬曆乙卯石中如蟲嚙聲翻視之石多蝕搜得石蟹一螯足尚動觀者異之
成化初韓襄毅雍南征大藤峽賊斬峽之大藤中空鞞革為鼓置於府前聲甚震立使某移於行臺扣之無聲歸即如故

圓花鐔

崇禎元年四月湖廣通山縣三都水衝出古銅鐘重十八斤周製也有圓花鐔三字聲極清遠

唐鏡

唐鏡背有字云花發無冬夏臨臺曉夜明見鄭以偉山上山稿

辟塵鑪

錢塘縣西山龍井寺辟塵石鑪不知所自來近失去

張三丰食器

張三丰嘗居潁州迎祥觀遺像一食器一容斗許暑貯肉不腐混元衣
一久而如新好事者易其領輒敗冠一負古有摩雲態潁州志

天啟改元

魏元法僧 蕭莊南詔晟豐祐先已用之又太和舊志元至正戊戌紅
巾徐壽輝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啟則天啟之號前代已四
見矣

銅法馬

萬曆間泰和人掘地得法馬形如月鑿十字重四斤天啟三年造背鐫
吉安路郭尚書子章攷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時不稱吉安

亦不稱路路自元始豈天啟間造法馬至元始續刻吉安路耶

貢金

楊井井菴滇略曰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其江曰金沙源出吐蕃
經鐵橋寶山永寧北勝以達東川江澗沙泛金尅雜之貧民淘而鍛焉
日僅分文售蜀賈轉諸四方其稅屬之土府漢不得有也朝廷歲貢滇
賦金五千其直可四分緡皆蜀賈有力者先期受直於官而走四遠哀
入之間有逃且死者累及姻族桁楊纍纍至於黔巫瘴癘十死一生又
不具論也

雲南銀礦共六十有三置場委官歲約二萬緡然脈有盛衰課隨盈縮

窖金

薊州獨樂寺額相傳李太白書萬曆間重修得窖金上覆以錢石刻唐
安祿山物並入官

銅冶

海內銅山四百六十唐鑄於陝宣衢信銅冶九十六宋鑄於諸路銅冶百三十有六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千萬貫紫石英

諸暨縣東五十里烏帶山產紫石英嘉靖中縣令黎秀命父老凡上官來取者皆引至他所使無得因呈曰合浦之珠以吏貪而徙暨產石英乃自本職到任數採無得此不職之效也採者以息久之遂迷其處紹興府志

鐵獅

滄州鐵獅周世宗北征契丹駐此地有罪人善治輸金鑄獅鎮城贖罪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六尺夜被州人捶去尾腹鐵至今缺之

銅獅

雲南都司公署前大銅獅二極瑩淨無點斑

關將軍印

景泰中安州二田夫得古金印曰壽亭侯印知州楊集上於朝南宮集

弘治間都憲河間張汝器開漕河於揚州得古印四一壽亭侯印

一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印一鄂州筦內觀察使印一都巡檢使之印皆蟠螭紐制作古雅程篁墩敏政過淮陰汝器質之曰韓世忠嘗為

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岳飛嘗為筦內觀察使都巡檢使亦宋官

萬歷末烏程沈相國淮得漢壽亭侯玉印印中空可貫紐下刻關羽之印玉質蒼古捨西湖孤山廟中嘗見之

宋徽宗崇寧五年倣秦璽蟲魚篆作璽方四寸有奇蟠紐方璽上員下方名鎮國寶

天啟四年九月四日磁州東八里臨漳縣務本村漳河北岸田夫邢某

見岸崩得玉璽以呈河北道張夢鯨重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一寸二分蟠紐高一寸八分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是璽與至元所獻不同豈徽宗十四璽之一乎又熊翀所獻陝西璽亦同

木牛

成化二十一年戶部左侍郎隆慶李衍總督陝西邊備兼理荒政發廩賑饑作木牛取牛耕之耒耜易製為五曰坐犁曰推犁曰擡犁一抗活曰肩犁可山耕可水耕可陸耕或用二人多則三人多者自舉少者自合一日可耕三四畝作木牛圖布之

遺卵

永樂間應州掘地得金城縣印應州本漢館陰縣後改名金城縣今儒學舊縣治也

天順七年

得行軍萬戶之印

成化六年蘭陽縣得宣差副總兵之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背鐫天興六年行宮禮部造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得銅印三百於壞垣俱元物詔毀之

正德末銅城府得勒金長官司印篆文八畫

嘉靖二十年廣平府推官王堯日督民於清河縣浚城濠得古印六篆可識者二曰都將領印曰達魯花赤之印上之巡撫藏於庫

隆慶三年六月豐潤縣掘得玉田縣稅課使印

萬曆二十八年隆慶州永寧縣人築牆得古印為金左丞完顏綱物綱與元人戰於縉山敗績失之見金史

崇禎甲戌南昌得統軍元帥之印謂太祖物推官李嗣宗以太祖初稱統軍右副元帥見皇明通紀非也予按龍鳳年丙申三月我克集慶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二公並至南昌必其所遺

戊寅三月十四日滋陽縣浚井得管軍萬戶府銅印旁鐫中書禮部造
龍鳳五年六月又薊州得古印

己卯十一月甲戌固安縣甃井得鎮遠軍節度使銅印背刻宣和四年
十一月少府監鑄

藤船

南夷船俱縛以藤用松膠和漆塗之永安州歲辦松膠若干

張岳交事紀聞

空青

空青是黃石子大如拳諦視之膚裡沉沉有青色匠氏以金剛錐錐之
滴翠水如漿平湖沈長水太史見之

荒銀

南夷中多用荒銀

琥珀

萬曆甲午詔雲南布政司取琥珀二百斤一時騷然永昌府帑舊貲二
十餘斤以上供搜括數年竟不能充而止民破家亡竿

祖母綠

孕婦吞祖母綠易產仍出自兒手山陰白洋朱氏驗之

青鳳子

青鳳子狀如鶯石色甚青瑩婦人佩之能令好顏色新安楊不棄得之
水濱中易以千金內為禁中寶重

蓬萊閣石鏡

登州蓬萊閣石鏡遇形畢照崇禎壬申孔有德兵亂經火稍晦近聞復
明

緬鈴

緬鈴相傳鵬精也鵬性淫毒一出諸牝悉避去遇蠻婦輒啄而來合土

人束草衣絡衣簪花其上鵬翮之不置精溢水上採之裹以重金大僅
如豆嵌之於勢以御婦人得氣愈勁然夷不外售夷取之始得湏人偽
者以作疾藜形裹而搖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湏程記

棗林雜俎 中集

榮植

古木

通都交區巨材連抱匠石積斲其下十不壽一谿谷味深壠坻是阨木
雖專其年民無得而稱焉亦未始幸也今採之往牒據其見存者或病
以漏萬固所不免矣

北京

京師皇城内西苑之高立殿古檜一松四並金時植嘉靖中封松指揮
使其俸米專飯孤貧

皇城西顯靈宮之靈官祠古柏二雷披一枝折而不殊二百年葱蔥焉
國子監古松並元許衡植

鹽官談遷孺木著



京師外城天壇柏榆錢凡榆春錢天壇榆之錢以秋

山川壇偃松以風拔橫枝距地不三尺樁以木人通行其下

內城成國公朱氏園右堂古槐云四五百年物身大於屋半間頂嵯峨

若山

極樂寺剔牙松數株斑剝若鱗大可七八圍

萬壽寺松高數丈大合抱

外城大慈仁寺報國寺雉松二其右尤奇幹數尺枝橫數丈

外城左安門外韋公寺西府海棠二樹高二尋游人最盛寺南觀音閣

巖婆一枝高五六丈花時鮮冶

京城西北十里靈通觀古柏一徑大十圍

京城外二十里承恩寺戒壇松二古穆天矯過報國寺

大功德寺古木數十章半朽腐大可七八圍

石經山石壁古柏一長尺有咫根無寸土萬曆初 上過之御書靈根

古柏

盧師山清涼寺隋仁壽中盧師自江南來居崖下崖上一柏產石面長

尺不凋榮是盧手植

西山妙高峯下法雲寺銀杏二大數十圍

香山鮑家寺有松十株皆數百圍

壽安山卧佛寺古娑羅樹二根盡出纍癭露筋石抱三人有餘

仰山隆恩寺松一

潭柘山京城西北八十里潭柘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則潭柘最

古矣今枯柘長不能丈其枝晚發後凋者也柘枯而不朽

昌平州天壽山古柏相傳實禹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四席今稱實家

槐按禹鈞周之諫議大夫也故居在薊州城東而此槐係之實氏莊或

其餘裔耶

薊州西北盤山東崖古松一

平谷城東延祥觀柏不知所自始元至正丁亥真人丘長春至盤山過觀中見枯柏曰憐惜憐惜去後柏仍葉茂至今焉觀東北十五里漁子山世傳軒轅氏陵或曰軒轅臺

房山縣北馬鞍山松二其枝覆十餘丈

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村漢昭烈帝故居道右大桑高十丈層蔭如樓其蔭百畝其椹為珍餽桑側古廟唐乾寧五年立並列關羽張飛像先主王者服張飛亦涿人城西五里有張氏洗馬潭樓桑村南三里酈亭酈道元故居也

靈椿寺椿其影每日中天雖日月東西略不移動

文安縣城東靈集寺後古檜並峙云漢人所植

保定縣柏塘有古柏數圍倒植河中如橋旅渡迄今名柏木橋
任邱縣北三十五里莫州城又東北三里扁鵲墓有古樹數株

宣津縣北三十里曹氏莊藥王廟前大麻子樹不知植於何時嘉靖七年居民伐樹掘地下得石刻云迤南大麻子下斬廉剛剛廉頗子也樹自戰國時已有之矣

行唐縣西北三十五里柏山古柏大數十圍柏上鐵環相傳竇建德椽以繫馬者

鷄澤縣儒學一槐有兩枝末合為一幹或以為連理

清河縣龍王廟左右古槐枝幹曲卷下垂至地若龍爪狀人謂之龍爪樹宋太祖嘗避暑其下解衣覆上其性遂下生有惡少輩利其財而伐之斧斤方加而疾作遂止傷痕赤津津淋後漸生根葉繼生成樹無復龍形矣今堂與樹尚存

開州 古桑圍可十丈云三代物

陽和衛有武宗手植桃

遼東廣寧衛醫巫閣山有北鎮廟柏甚古

萬全都指揮使司龍門衛城西十里大松山有古松永樂中駐趾其下

南京

皇城西華門外舊丞相府有五穀樹一株兼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其
年麥熟則樹發麥芽黍熟則生黍葉五穀皆然

魏國公徐氏西園括子松元時物

永慶寺即鐵塔寺古梅唐時物

鍾山西徐達墓有松一旁結大毬如瓜最奇絕

石灰山百法寺法堂前有奇樹

弘濟寺府東北四十五里娑羅樹二永樂中太監鄭和攜自海外

牛首山弘覺寺文杏一唐懶融大師手植圍可二丈經火猶活山東北
鄭太監墓紅苴樹

祈澤山祈澤寺攝山棲霞寺各文杏二六朝時物俱數人合抱

溧水縣東南三十三里仙杏山其巔有杏林及仙人跡

句容縣茅山有許旌陽手植檜

薊州閭門外三里半塘寺銀杏大五抱新安潘之恒曰龍樹

陽山晉柏一幹如龍鱗大四圍

光福山山茶一圍可六尺

銅井山顧氏園寶珠山茶一可合抱 司徒廟古柏二又 文杏

其一圍三人

洞庭山角菴山茶一蔭蔽餘四季秀發云角里先生手植又黃家堡古
桂

常熟縣虞山致道觀七星檜梁天監中張道裕道陵十二代孫手植今存其三其
雷風劈者尤詭異餘皆後人補植

華亭縣北二十五里佘山五代朱承進墓有垂絲柏一株甚巨

華亭縣北禪寺宋時回先生過之手植樟於雲堂去後數年樟瘁回
復造焉問樟公何在取歌中藥丸一瘞根下樟復榮葉俱顯歌痕始悟

呂仙也

亭林鎮縣東南三十五里陳侍郎顧野王故居墨池旁古松云野王手
植

鍾賈山壽安寺陳氏墓垂絲檜二徑餘四尺崇鬱壯茂蓋數百年物

上海縣西北十里靜安寺陳朝植雙檜於殿前宋政和間媚臣朱勳圖
以進徽宗欲攜之暴風雷忽碎其一今殿右尚存元成廷珪詩香骨自
來生左紐苦心未忍棄前朝

明心寺縣西南六十里古檜二宋元豐間植

江陰縣西三十里申浦季扎墓有巨樹三人合抱產果曰鷄距子以形
似名也止此一本又揚州寺一本餘天下所無

宜興縣保安寺垂柏連數抱而中剖

玉女潭縣南三十五里張公洞西南三里古檜一株根柯鬱蟠礧礧如石唐獨狐及詩日

日思瓊指此

善卷寺縣西南五十里古檜蕭梁物

鎮江府城西南七里招隱山招隱寺銀杏樹圍五人云齊梁物

丹陽東北三十五里經山寺銀杏圍七人相傳晉時植半枯半堅遺子
所生小株從中挺出亦已盈斗

揚州府城隍廟銀杏一當門圍四尺

興化縣木塔寺黃梅初治殿賈人以木筏載梅植殿旁胡僧坐其下忽

不見殿前梅日盛偶一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俱衰亦各驗雀啄則有蟲鼠之耗

通州治西為靜海廢縣之遺址有文杏數章大可四圍

淮安海州大海中大松相傳三代時物其狀奇異

休寧縣西四十里白嶽山宜宮古松一直香爐峰又石門一楠其大數

圍

寧國縣廣教寺柏黃蘗禪師所植寺有异行僧樹即開異花數色

銅陵縣五松山舊有松一本五枝蒼鱗老幹

蕪湖縣儒學柏宋寧宗時植

滁州瑯琊山城南十里歐陽文忠祠西一梅云文忠手植又瑯琊寺開

批銀杏大數十圍高十丈豐山滁州城西南五里太僕寺公署雙柏大十圍高數丈

全椒縣西北四十八里龍檜山有檜如龍形因名之

蕭縣東南六十五里天門寺有天棗花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山西

太原縣西北晉源神廟有古柏桑皮黛綠云千年物

代州城西四十里斷影樹漢文帝當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游移卧於樹下日過樹影不移今樹已朽而其地建白楊廟即此樹也

夏縣城南二十里柏塔山古柏千株有一柏琦瑰磊獨大於眾稱曰柏母如意里戒定寺古柏一其身五圍根盤八圍上九枝俱似龍形中空處生一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柏枝九龍之上

五臺縣五臺山之圓通寺去三珠泉百步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幹上七枝復合為一垂葉四下

代州東北五十里墓側有古柏五十餘株名郅都柏

趙城縣東八里媯皇陵在侯村松柏圍二丈餘者百餘株媯皇廟前古柏喬偉內一株於幹上寄生一木大如臂俗呼為時節樹柏貫四時彼獨隨時發謝觀者奇之

猗氏縣城東北二里仁壽寺大柏四株都御史何東序扁曰萬古凌霜稷山縣東北十五里高渠村古柏一大七圍蔭畝許有力者每欲取之輒有龍蛇雷雨之變

蒲州東南三十里首陽山伯夷叔齊墓古柏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餘次殺三之幹上交相倚

聞喜縣儒學相傳為商桐宮地古柏十數株其大連抱其枝扶疎多癭其葉細而稠大異凡柏

霍州東南三十里霍山中鎮神廟古松數株高數丈枝東向槎枒詭怪

如青幢鉄幹

沁水縣東九十里礪山大雲寺白松三圍二丈 明評事常倫題壁宿

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棲雲巢此詩不見集中

大同左衛立帝宮老榆盤鼎日蕪日茂根無所繫挺生於大鉄爐之上相傳為神榆

汾州府治西仙槐樹久朽如剗舟金皇統中有异人出貨藥投樹復活因號仙槐

大同渾源州恒山之紫芝峪古榆數千章其最大者名雙離樹相傳張果老所繫榆也

蔚州北三十里蜚狐口兩山分張皆北向石總無膚有青松高不數尺產其骨

應州城南小石寺古龍松合抱平頂色極蒼翠相傳異僧手植蓋唐宋時物又城東南文殊寺有古松霜皮蒼翠枝幹如龍

嵐縣北四十里雙松山上有雙松 平定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古松松下巨石盤踞數丈

靈石縣東三十五里綿山介子推與母隱此文公縱火焚之不出同母抱樹而死其樹名黃節惟此山獨有大小俱半榮半枯後人即其地立廟祀之天旱禱雨多應宋神宗封為潔惠侯近林人家清明節三日不敢舉火廟中有牡丹數本枝幹碩大不知何時所種每開時花皆紅色惟白花一朵開無定處土人密識其枝明歲即易他本人以為神不敢輕折春時花開四方觀者不遠數百里

山東

長清縣東南九十里方山靈岩寺古柏漢時物三人圍之不盡

泰安州北五里泰山御帳坪北一松奇詭元方煥題曰 處士松宋真宗駐蹕亭松二秦始皇避風雨其下封五大夫者也生石隙中不甚大幹膚龍鱗是千年上物 東嶽廟文杏一圍三人中空木枯枝葉蔽蒂廟左漢柏五漢武帝時植四皆連理其一甚巨 延禧觀唐槐一大如文杏亦中空半枯

新泰縣門內靈槐元省縣入萊蕪而枯後三十年復縣槐榮

曲阜縣西北八里孔子墓孔子手植檜在廟門北高五丈餘圍丈有三尺晉懷帝元嘉三年枯歷三百九年隋恭帝義寧元年復榮歷五十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又枯歷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漸盡歷八十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芽於東廡頽址間 明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二年高三丈餘圍四尺弘治己未被焚今直幹含生不朽不摧 子貢手植楷高四丈五尺圍一丈今

枯株瑩中樹千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不生
荊棘 縣東一十里防山顏子墓石楠二丈可三四十圍每冢子生樹
生一梯冢子沒樹枯一幹

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孤桐夏禹時物久枯萬曆戊子其左生株王
思任過之尚 其半崇禎丁丑詹鍾玉過之無存或以桐芽數十畧之
縣門外孟子廟古檜三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

曹縣定清寺有枯桐一僧伐之止存朽根萬曆辛卯有道人手持木尺
禮佛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而生索水噴水僧不顧也夜半道人歌曰
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
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北極翻身跨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明旦起
失道人所在越三日發萌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六尺許遂成茂樹
陽穀縣西北四十里孟母廟大槐四宋元祐時植

恩縣西北五十里四女祠漢歷亭傅清家富無子生女四誓終養同植
一槐今槐存不甚大或後人補植

臨淄縣西北二十里郵亭古槐十株高五尺許相傳宋太祖微時過此
嘗掛袍其上曰矮槐

黃縣東南二十里萊山寺西北有古木唐初物

棲霞縣濱都觀枯松柏相傳每百年長一枝

即墨縣東南六十里勞山上清宮文杏二呂處可隱二人

河南

鄆陵縣西十五里甘羅墓七棗環植皆合抱

延津縣 石婆東唐尉遲敬德造東嶽廟殿後酸棗樹一株合抱

高數丈歲久不榮挺並特立旁產一株甚茂云敬德繫馬掛策其上按

延津古酸棗縣也宋時改延津冢宰李戴有記

密縣東五里天寶宮白松世傳黃帝三女九歲俱辭家學道後十七年
歸省一夕同逝合葬於此明年冢上生松一株三幹幹白如雪大四
圍高八九丈膚理榮澤摛文隨起或曰民間女學道不成入仙去葬白松
下 縣東北二十里修德觀古檜殺白松十之一偃蓋左紐銅文密縣志
新鄭縣陘山鄭子產祠前古柏一陳根之上多生稚葉青青可愛
滎陽縣東七里槐一奇甚世傳漢高祖為王時繫馬於此金趙秉文詩
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到如今喚不
回

襄城縣南五里首山西巔有樹一株名金花樹俗呼澁樹大可十圍枝
葉穠蔚數十里外可望及之崇禎庚辰枯死或以此樹關一縣之盛衰
戊子於舊根旁復生二株又縣北二十里徐君墓有樹相傳季子掛劍
處曰靈樹

林縣城隍廟銀杏樹圍二丈高七丈老幹扶疎翠葉蒙密縣西二十里
娑羅樹其蔭及畝今樹毀跡存 西寶岩黃華寺古槐蔭數畝 覺仁
院獅子峰其下漏天岩有异木折幹倒植野人曰交加木 爭秀峰西
慈明院偃松二

磁州黃花谷內仙母塚大樹九後漢仙人王津葬母於此
輝縣西北七里蘇州山百泉書院古白楊十四株大可蔽牛殆數百年
物

縣東二里道旁連理樹兩椿同根一雄一雌下有雙塚微露其磚未知
葬者何人 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平羅社為蘭相如墓有古銀杏樹
一株

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北天門古松十數
偃師縣達磨菴三花樹以凌霄藤附檜而生 六祖手植柏

方丈寺古槐高十丈圍三丈宋文彥博詩五品封槐今尚存第未知封何日也 縣西北比干墓有木大三圍中空身根半存上枝茂盛剖心之生氣猶在

登封縣北十里松山中嶽神廟門內古柏殆二百 絕頂止三丈圍六人石刻漢武帝封大將軍次圍可四人封次將軍又次可三圍俱怪偉明喬字曰意天下之木殆未有甲于二木者袁宏道曰漢武至今千七百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間耶

新安縣西二十里王喬洞洞石皆土所成具木葉之形洞上二木化石而復生枝葉與凡木類云昔仙人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

郟縣城北十里溝古姚期莊也山上一黃棟係手植千餘年柯葉茂盛人損之輕則傷畜重則傷人

新野縣北二十里張門村黑麓廟前有古楊數株俱大數圍採青者伐

樹血出遂止跡存

華山華陰神廟門內老柏合抱無枝葉亦無膚僅枯幹二丈餘吉水李日宣勒石曰青牛老樹謂老子西來繫牛處也又北三丈許老柏空腹有鳥啣槐實墮其中生槐幹且合抱而柏朽裂半存嘉靖間州守某以鉄索合槐柏束之相傳張飛立馬看槐處見於壁刻

陝西

藍屋縣終南山老子紫雲樓下繫牛柏柏下石牛卧焉又南四五里說經臺古柏一俗說樹死老子針之活

咸陽縣北十五里周公墓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鄠縣南八里淨土樹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憇此覆其復土中出此樹三月開如桃花八月結實狀如小棗殼中皆黃土

華州南少華山蒼雲嶺古松五號五將軍今四株圍數人高數丈

成縣東柯谷唐杜甫姪佐居此所居後為寺有樹稱子美樹
涇州王母廟前有古木數株不膚而滑莫知其名

空同山中峰寺北半里古松六

靈臺縣至足寺左離山唐牛僧孺別墅有銀杏連抱數圍根結二畝

鄜州北開元寺有白松奇古 明張著詩葉墮銀釵細花飛香粉乾山

門煙雨裡渾作玉龍看

安定縣南六十里神木山古樹千株樵採不敢入人以為神又縣七十

里高柏山有古柏

中部縣北黃帝橋陵多古木

神木縣西十五里楊家城內神松二

涼州衛東三百十里松山上多古松

莊浪衛東百二十里大松山山多大松又東百里小松山

浙江

錢塘縣西山上天竺寺長生僧舍梅二並合抱西溪永興寺大綠萼梅

二

海鹽縣東北四十里洛塘故廟銀杏一圍三人唐許遠手植華而不實
枝向西北

臨安縣西五十里天目山斷崖塔院大杉一又華蓋松高七丈中峰大
師悟道處 西南中峰塔院大杉一本二幹化城寺側一松根在崖下

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薺蔭可三畝牧童戲其上不動 觀音崖

檀樹長丈餘懸崖外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座僧云禱雨輒應

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大滌山洞霄宮大杉二相傳唐昭宗景福二年閏

丘先生以盂攜自天台者圍二丈高三十餘丈葉雖凋減枝壘 徑山

寺門古松 可蔭十畝又木蘭一並奇古

於潛縣南四十里牧嶺古松盤錯奇怪有兄弟各欲訟於有司夜憇其
下質明相顧而悔各息因名木長官

昌化縣西北六十里千頃山龍湫西一娑羅樹初夏花開香聞數里
嘉興縣東三十六里圓通寺銀杏二唐時物

海鹽縣城南永祚寺銀杏二數百年矣天將雨輒出雲雨霽雲復歸又
歸安縣東 震澤普濟寺古柏數千年物能為神

長興縣東南大雄寺陳高祖故宅也梁天監中手植檜今中裂為四枝
垂蔭半庭堅如金石 鐵佛寺有六朝銀杏樹

湖州天聖寺六檜云齊梁物 再補

海鹽縣西南十八里秦駐山廟前飄松一斲而復生不由栽種董穀碧
里雜存

德清縣西南天寶橋西左顧亭孔愉放龜處二大枯木可千年挺立不
朽

吉安州鳳亭鄉岳武穆將壇一椽樹大數圍莫敢犯

紹興府天衣寺有舞松一株相傳為晉人手植

高橋 有古樹一本五大幹倒卧橋側

項里 項羽所避處有廟古樹圍二人

秦望山 府城東南四十里古松一

雲門山寺城南三十里盤古社木大數圍晉唐間物

曹娥江府城東南七十里曹娥廟古檜二又山茶樹千年外止如拱把
之半根奇峰折取一花者其手自懸於樹因勒石示戒

餘姚縣 九里宋石將軍廟樟樹可數抱 岳林寺古柏 縣

南二十里桃花嶺下有桃樹約數圍

新昌縣南南明山月峽古松唐人植

天台縣桑州驛古樟圍十人 天台山萬壽寺古松十二各百圍相傳

羅漢所植 羅漢嶺古檜十餘大數圍 歇脚寺牡丹二本高大許每
放五百餘花華頂峯石罅有水瓜花時一蛇盤其上至落實供大士乃
去號為護聖 資福寺怪松大數圍高不過四五尺枝葉翔舞於水
面舞狀類鳳根盤類龍萬曆癸巳年摧于溪水 天台山菩提樹相傳
西天梵修遺種花葉如柿結子為珠十百中必一二顆如羅漢佛頭云
他所處無也 楓樹嶺上古楓高二十餘丈大可數十圍其中空可容
數百人

永嘉縣象浦驛古樟圍十人石羊山穴中枯木狀如石羊色如黛赭
平陽縣西南昆山絕頂二古木冬夏常青

建德縣橘山相傳絕頂有羅浮橘一株熟時風墜得者云仙山橘

桐廬縣東五十里嚴陵釣臺崖上香木一株高丈餘圍三寸許歲長一寸
太監黃敬採買江浙一日欲犯之不能得

蘭谿縣

古柏

明太祖嘗駐師其下

黃謚大溪古檀一其大

合抱高十數丈歲春夏溪漲始發葉如漲後不葉必復大水

真覺寺後智者大師塔上松下數百年偃蹇如虬龍

東陽縣南六十里淮岩山道旁有岩可容數十人旁有連理木其大百
拱

浦江縣東明山之梅花泉有老梅如龍橫躡泉上

開化縣

銀杏一巨甚其實從幹上壅腫處剖出云胎生銀杏

取其旁幹接他木仍實於枝

麗水縣南十里白雲山麗陽廟古樟靈根千年不榮不稿柯萌時出殿
外

雲和縣大杉嘗緝圍之合十九丈徑六丈四尺遠望百里外

南昌府孚應廟古槐唐崔隱士手植 翊聖觀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幹名為義松

西山咸通寺古娑羅樹其下貯樓三楹曰枯木樓 許旌陽手植桂

建昌縣北五里冷水觀壽松一名挂劍松相傳許遜挂劍於此甚怪屈

宋寶慶初知縣曹翬亭其側曰千歲靈根 縣治南壽樟初邑人李左

司公懋仕於朝宋高宗嘗問樟公安否對曰枝葉婆娑四時常青項安

世作壽樟亭記

鉛山縣北十里鷺湖山唐義公道場手植羅漢松

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廬山白鶴觀大松徑丈餘 山西大林寺寶樹

二一如盞一如塔葱鬱異常

德安縣崑崙山元陽觀牡丹根枝連抱云玉仙所遺

彭澤縣南陶狄二賢祠有山茶大盈抱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

分種之竟無一活 縣南四十里仲芳湖上狄梁公廟有柏八株不膚

相傳公被誣減死貶彭澤令囚三人值除夕許還家五日就獄其踰期

者一喪母一風阻事聞天后异而釋囚因率男女五百人祠之柏八章

相傳因劈餘枝所生

建昌府城西南十里麻姑山殿後七星杉圍二三丈高切雲漢橫列七

株故名

撫州府城東北清遠鎮禪居東山有壽樟一幹圍三尋

清江縣署古松五

安福縣東三十里福聖院唐仙女吳彩鸞來游手植二樹曰羅漢柏歲

花 實 縣西百里神楓形如神面目歲旱封以泥則雨

高安縣署有偃松 城西南四十五里集仙觀古柏三許真君遜手植

有丹井

萍鄉縣檀樹五客以六十緡貨之將伐一夕生龍鱗遂輟 縣治南寶積寺羅漢松黃山谷手植

萬載縣 六里慈化寺普菴道場也倒栽松圍可三人根皆在上枝幹下垂枯枝如鉄風霜不摧青翠欲滴

墨潭下陂有六樹同根各四五圍離立可置二席

湖廣

武昌城西黃鶴山仙棗亭多棗有一樹半榮半枯云古仙所植

漢陽城東北大別山太平興國寺有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其根盤曲

直至柏泉寺井下因名今柏根尚存

襄陽城南七里硯山有晉柏其柯幹如鉄石

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嶽太和山古杉大十圍者至成林 柳梅相傳真

武神折梅枝寄柳樹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實竟如其言今樹

存

華容縣觀音寺玉蘭樹高八丈餘遠望如玉山

荊門州靈鷲山祖師洞深數里有樹數株葉如冬青實如红柿可愛名

曰仙果觀音崖娑羅樹大二十餘尺 太陽山寺娑羅樹一 東嶽觀

銀杏二大各數抱嘉靖三十五年伐其一

巴東縣署萊公柏寇準為令時手植三株

岳州西南洞庭湖君山上崇勝寺古銀杏大可數圍腹中半焦僧云此

秦始皇火樹

衡山縣西二里靖居岩有羅漢果樹 西三十里衡山絕頂有千年松

鄱縣康樂鄉神農氏陵有二杉一榮一枯大數圍高不能測根節如鉄

石乃異人所植莫敢剪伐又龍爪樟亦大數十圍

武陵縣德山寺古桂二各大十數圍

宜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舜廟北煉丹觀蕭韶祀林兩峯間有松穿石
白而生枝柯拳曲如伏龍狀又沙樹十二其大七八圍次五圍縣官某
嘗鋸其小者大風雷死三人

沔陽城北紫陽觀有三色檜宋徽宗嘗賜金牌曰圓通神靈老柏張來
詩亭亭古柏不知年天寶以前耆舊傳

柳州城北柳江口曹王寨山其巔有石若鼎在大石罅中歲久石合兩
耳出石外有柏樹生貫石耳中

桂東縣東五十里萬王城內富桃李就啖之味甚甘而不可攜或私藏
之必失歸路

四川

四川布政司公署故漢先主遺宮柏二百本堂前古桂一圍四人花時
日掃數斛 城都城內西南江瀆廟有六樹傳自隋唐高十餘丈圍約

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幹巔上生枝葉若棕櫚狀膚龍鱗而葉鳳尾
實大於棗歲仲冬有司祭而始採諸葛武侯廟古柏圍四尺唐末漸枯
不敢伐宋乾德五年丁卯五月枯柯復榮

灌縣西二十六里灌口山有古樹圍八九丈上有寄生木亦大數圍云
秦物土人稱紫柏 縣西南五十里青城山天師粟似粟而小獨房可
治風掌相傳張道陵手植七十株在上清宮牡丹高十丈歲周一甲始
花

彭縣玄妙觀桂二四時清陰覆地十餘丈西浦國宜觀大楠木蔭車數
百仙人蘧君手植

羅江縣吳氏塋有柏圍數十尺中空外曲若蒼龍狀枯而復榮

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雲臺山有大柏中空可坐數人亭其側曰魁柏
劍州西八十五里延福寺有巨木一雙羊色白時來其下近則香

廣元縣北張道陵祠有伏鬼井道陵植杖井旁今為喬木
梓潼縣北十五里七曲山文昌祠二晉柏大幾三抱

富順縣甘氏園木黃葛依石而生方條忽拱

永州縣有松化為石今尚有斷節及根

銅梁縣南五十三里巴嶽山木連樹高五六丈葉如楸楠花如菡萏出
山則不植

重慶城東北二百八十里溪上有古木盤屈如交龍曰交龍

涪州荔枝灘荔枝十八株猶唐所進楊妃者今存其三圍可四人

夔州府治東白帝城之西有木如桂高三丈相傳公孫述樓柱斫之出
血枯而不朽

眉州治西南三蘇祠古榆一相傳蘇老泉故居所手植至榮茂 文廟
紫荆二宋時植

嘉定州治東九頂山兌說峯下大楠三株其麓清音亭異柏四曰葉細
如剪刀扁反如片曰垂絲如柳曰蝟刺如毛 洗墨池松四偃蓋如車
輪 海棠有香其本合抱

峩眉縣楠木 石楠文杏各大數圍高十丈餘又山半有老僧樹初枯
而中空有僧坐化其內樹復活

大邑縣西八十里鳳皇山有紫柏十圍根盤巨石上號騎鯨柏

邛州有變色木芙蓉花先白次練次緋次紫文宮花園有之

合江縣南五里榕山上有天符葉如荔枝長而有紋如蟲蝕篆不知何
木或以為劉真人仙蹟

納溪縣楠木洞二楠大不盈數寸高丈餘葉亦扶疎雖千年如弱植

江安縣三清觀松二高十數丈

黎州安撫司廳東黎一高九丈圍九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相傳唐僧

三藏游西域徑此植黎杖處云他日州治在此果如之 城東十里龍池祠內枯槎三株如龍形觸之則風雨暴至

福建

福建布政司後堂有大樹合榕樟纏生鬱然干雲曰嘉樹堂

福州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上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其葉三年結子如紅豆曰仙椿

閩縣東十里東山之松塢有松宋初物錢昱題松身曰景致福神仙心幽道亦玄僧閑出來世松老不知年

侯官縣鷄籠山西為鳳岡並種荔枝大者十圍高三十丈皆閩王王審知所植 城北百八十里雪峰山醮月池旁有古杉閩王王審知與雪

峯大師手植皆數十圍又雪峯道場有朽樹藏樓三楹曰枯木樓

羅源縣山路旁石岩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石刻蘇舜元才翁所賞

樹名

永福縣東北

里方廣岩徐君壇古杉高與岩齊仙人福州徐登東

陽趙君炳競術君炳倒植花林莊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旁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

晉江縣城北雪山宋時泉州治在其麓宋韓國華為守生琦於此生時沿前榕樹悉花花如攀枝今樹尚在又城東鸚鵡山承天寺塔植榕樹絕無矢污榕根盤鬱無復侵出石關外者

南安縣西九日山延福寺有無名木宋時木也而莫識其名王十朋詩一木蒼然老更奇肯將名與世人知我來不具知名眼深愧平生未學

詩 福泉山有徐道菴菴前椽木合抱紹興三年水出其中或以瘥病永春縣樂山東臺有橘一本橘實隨人取實袖歸即變蛇蝮人號東臺

仙橘

泉州城中承天寺菩提樹一本大十餘圍高數十丈

建寧行都司元平章陳友定舊署多大樟皆十數人合抱一樹中空可坐五六人槎枒下垂儼如岩洞不知為樹也 城南三里開元寺瓔珞

松二

建陽縣西北七十里雲谷道中有數松詭異石碣曰戰龍松朱晦翁書崇安縣圃宋令趙抃手植梅邑人碑之銘曰召有崇萊有柏清獻梅碑以石

浦城縣

村中銀杏一株世傳仙人擲樹枝於上其葉垂下生每果

熟樹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相同尤溪縣西南百七十里分枝嶺界泉之德化上有大樹南北分向分縣境

歸化縣羅漢寺有樹名羅漢結子如嬰兒

莆田縣福平山鳳山寺前有大木乃甘棠赤榕椴樸三木合為一幹蓋其初鳥食二樹之實遺矢一樹中若寄生然久之合為一樹矣輪困蔽虧參漢連于東西不見

仙遊縣楓亭驛荔枝樹六株皆參天味最甘 大旗山石瀨有一樹婆娑如榕國有大故樹輒先悴人名知國樹

漳川鎮海衛榕樹幹大如一間屋蔭三十餘丈 翠屏山之麓有大小二洞洞口桃二株不根土壤對峙石壁上高不及三尺歲結碧桃數十顆

光澤會仙岩石斗岬上有朱桃熟時即墮人莫能得

平和縣三平山樟樹云唐義中禪師初入山卓錫而立化而為樟今尚存

福益州龍泉菴榕樹其中可盤坐五六人枝稍寄生大可數十圍

廣東

廣東城內光孝寺菩提樹梁天監元年梵僧智藥三藏自西天竺移植今圍數抱高十餘丈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廣人每用此為燈為花

南雄府城東三里三松臺其地隆然高阜上有松三株蒼翠如蓋潮州府治東金城山韓文公植一木今不識其名但稱韓土人視其花之疎密以卜登科多少去祠十餘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云韓木有情空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是也

廣西

桂林府南門榕樹一唐總管李靖所植歲久根蟠分而為二貴縣城內陸續井乾和中刺史劉傳古植橘一株慶遠府城北山大岩唐仙人陸禹臣嘗手植桃榴於左各一又淨瓶植

榕樹凡二十四葉至今不凋

橫州馴象衛殷指揮園鉄樹高三四尺幹葉紫黑葉小類石楠周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累月不凋嗅之草氣

王濟日詢堂手鏡

雲南

雲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太華山寺山茶八株高四五丈香閣前古椿圍二丈蒼幹入雲千餘年物府城南昆明池山茶

安宜州西岸曹溪寺曇花一樹相傳自西域來扶疎百尺綠紫白花移藥他種終不復活 溫泉側有無名樹僅四五尺蟠根石崖四時不凋亦不長楊用修有瑤草蟠千年之語今距用修百年矣形質如故不知其何木也

江川縣北二十里雙龍鄉有古樹不知其名春茁葉自南則旱自北則雨自東自西則風雨時禾黍登四圍並發則饑饉旱澇驗之不爽亦不

知昉於何代也

太和縣上關和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朵十二瓣應月數遇閏加一相傳仙種更無別本土人因其地名之曰和山花

白崖川

菩提樹高四丈

臨安府

荔枝二樹並合抱

武定府城西五里獅山上小池旁羅漢松一大數十圍霜柯鉄幹世所罕見

金齒衛城東北八十五里瀾滄江其南三十里有萬箭樹段氏時蒲蠻出沒經此過者射其樹以厭勝之至今猶然高丈餘鋸如蝟刺

貴州

貴州金鷄驛東十餘里松樹山山石如臺高數千餘尺上五松自漢以來至今不改柯馮元成集

談遷曰余輯古木在今者據地志及文士紀咏耳秦蜀閩粵滇黔中地多深阻歷代採木輒致異材而徵文致獻自恨寒儉誠為寸朽貽笑鄧林也

穀

秈稻宋大中祥符五年求之占城分給江淮間者耐早熟

江西建昌府產銀珠米宋時太守沈造嘗獻

金華香杭梁開平中赤松壇道士周獻赤松澗西杭米於錢武肅

王曰此實仙種三秋穗重香濃止五十區鼠則野狸逐之雀則蒼鷹逐之王密遣張思敬往視果然遂賜紫衣錢帛明初沿宋制歲貢香米

三十石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圓淨者用黃絹袋盛貯封護進呈今

後同秋糧送納不須歲貢勞民自此遂絕金華府志

平涼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薑球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

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垂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平涼府志

襄城縣土產芒大麥米大麥亦可釀酒漢書揚州有桃花米即今秦州紅也為下品

米豆雷州府思靈島出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年生實淮南子豆之美者有米豆

四川山峽產雲南稗一曰鷹爪稗以形似名亦播種畦植與五穀爭植東南所無也

竹

杭州餘杭縣之洞霄宮竹葉採之或不露骨云無骨箬

嚴州越王竹聞人聲則縮入沙中

延平府劍津西山有朱竹數頃按朱竹世未之聞元時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嘗畫懸

崖朱竹楊廉夫題曰網得珊瑚枝躑躅篔簹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蓋畫中朱竹不謂實有之也

鄱陽人言山中產异竹高十餘丈其徑盈尺截而為筩往往得泉甚甘山人亦多壽考陶安學士集

袁州萍鄉縣羅霄山晉葛洪修煉處壇生二竹風動如掃人謂之掃壇竹又岳州平江縣幕阜山一名天岳山上有仙壇瑞竹同本异幹隨風掃地名為掃壇竹

均州西南薤山孤竹三莖歷三年一筍生一筍甫成則一竹枯代謝不已

茶陵州真仙洞有竹節長一尋徑數尺名曰雲英

廣州增城縣東南二十三里猓山產娑羅竹圍三四尺性至堅土人取以為弓

衡州衡山萬年竹

惠州羅浮山有巨竹十圍節長二丈曰龍葱竹
平樂府平樂恭城二縣出筋竹可作衫充暑服
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
有竹斜節如龍鱗山園中間有之不多得

長韭

浙江象山縣東南百餘里大海中韭山產大韭徧地為然
四川邑梅峒長官司南八里昔有人遺韭種山頂韭長丈許四時茂盛
民多食之

彭侯芋

福建連城縣蓮峰山產彭侯芋葉大如盤冬夏不枯過年子落崖下人
難取取以亦不能熟舊傳彭侯所種

甘藷

甘藷俗名紅山藥也徐立扈相國曰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
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藷麻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多植
畧通閩廣之境俗名番藷蔓地生形員而長味甚甘山藷為劣蓋中土
諸書所言藷者皆山藷也今番藷撲地傳生枝葉極盛若於高仰沙土
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閩廣人賴以救饑其利甚大農
政全書

朱藷產呂宋國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競食之萬曆中閩人移蔓以歸
種之數日即榮瘠鹵沙岡皆可植糞之加大泉人資以充饑何鏡山先
生喬遠有番藷頌

荔枝

弘治壬戌沈石田有白荔顧氏種荔枝成樹詩云常熟顧氏自閩中移

荔枝數本經歲遂活石田使折枝驗之翠葉凡凡然不敢信也以示聞人良是因作新荔篇

按吳地荔枝難種往聞吾西湖馬太僕三才墓舍有荔枝樹垂實為俗子伐去偶見沈詩後人獨不為繼美耶

龍眼荔枝二種廣東止於韶州至南雄則無福建止於福州至延平則無大都近海之郡則生不近海不生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枝紅

獨本葱

馬湖府產獨本葱宋真宗罷獻

羅漢菜

南昌西山羅漢菜因靈觀尊者自西域持至葉如豆苗蘄州三角山亦出雜以葷即無味

人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天日產人參採者以夏五月入裏三日糧搜之最難或徑迷斃人

萬曆中遼東李都督如松嘗餽某侍郎一本重十六斤形似小兒海鹽姚叔祥記

地黃

懷慶地黃蓋藉濟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縣東北一帶旅生實繁苗時懷人用青蚨買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計其所獲畝鬻十金而饒

琪樹

琪樹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綠二年碧三年紅綴條上璀璨相間產天台柏宮石橋等處

佛手柑

佛手柑一名飛瓊鈕潘母孫瓊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瓊

薔薇露

薔薇露出大西洋國花如牡丹花露晶瑩芬芳襲人澤體膩髮經年不減

大内瓜子

大内多异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廷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其瓜當大於屋此古來史冊所未聞也袁貴妃父祐記玉堂薈記

文林郎

濟南文林郎果本草云出渤海如李如林擒其樹自河中浮來得之者為文林郎故云

不灰木

檉子經野火燒死根不灰色白類龍骨諸城縣志

萬曆己丑春諸城東鄉人言盧山東麓崖塌出龍肉又曰龍骨無數邑人驚愕後識者曰不灰木也其長莫竟滿澗皆是色白而軟非木也可以燃燈類於龍骨故訛傳耳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檉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減故東方所謂不灰之木也

君子樹

君子樹似松曹爽樹之於階廣志

木威

廣西宜州木威似栢櫚葉間有寶穉生似橄欖廣東蓋號為烏欖豈貴間謂波斯橄欖其葉兩廣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油也

血樹

血樹似芭蕉葉如血根幹紫黑色高者七八尺惟雲南臨安有之

塔松

我眉山塔松狀似杉葉而圓細亦不見高重重偃蹇如浮屠山頂尤多

椿實

鉅野縣郊外紅樹一枝蓋椿實也與餘者不同楊士聰靜遠堂集椿木實香可

噉

陰陽柏

海鹽橫山崔孝廉培元家廳事前二柏殆百年專左花右實予聞而待過之真奇種也按陳繼儒太平清話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陶陶種之永懷寺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石花則左實

紅豆樹

南京牛首山東北鄭太監墓有紅豆樹

順棘

長清縣豐齊鎮北古城棘刺皆順而不鉤世傳宋藝祖微行過此長清縣志

猿草

山海經曰大騶之山其陰多鉄美玉青璽有草焉其狀如蒼而毛青花而白實其名曰猿服之不夭可以已腹病今亦存其名耳併美玉青璽皆烏有也峯縣志

松羔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曰松羔以木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楊士聰玉堂薈記

金剛纂

天目山金剛纂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安吉州志

雲南大侯州產金剛纂其色青狀如刺桐性最毒

赤藤

赤藤產緬甸朱色可為杖

孝陵海棠

孝陵海棠獨結實外香中酸

指甲花

指甲花五六月開花細而黃類木犀中多須蕊香亦絕似葉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稽含南方艸木狀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

日詢堂手鏡

婆樹木花

婆樹木葉似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三四月盛開備紅紫白諸色叢藥並蒂大可尺許出四川峨眉山

木蓮

峨眉山水蓮四季歲蕤若續

旱金蓮五臺山出瓣如池蓮較小一圍而色如真金挺生墮地相傳是文殊勝蹟也

娑羅樹花

天台山娑羅樹花一名鶴翎出華頂峯以多經風霜樹不高大樹數十枝枝千餘頭頭六七葉經冬不凋花如芍藥香如茉莉唐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樹

唐婆鏡

唐婆鏡一名羞天花一名倒垂蓮本草所謂鬼白也其花背日與蜀葵相反

蒼藟花

牛首山鄭太監強墓有蒼藟花

滇茶

御史鄧鍊論滇茶十德色之豔而不妖一也樹之壽經二三百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疎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黯若古雲氣罇壘四也枝條黝糾狀似麈尾龍形可愛五也蟠根獸攫輪困離奇可馮而几可藉而枕六也豐葉森沉叢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柏之操八也次第開放近月方謝每朵自開至落可歷旬餘九也所入瓶中水養之十餘日顏色不變半含者亦能自開十也

昆明池山茶見吳人葛一龍四憶詩

玉女花

沁水縣韓王村玉女祠有樹每歲再花春赤秋黃人不之識張大理五典載之縣志大理長孫都督道濬遂名曰玉女花蓋今人耳目短隘或他處有是花具其名未可知也曹縣青山之上神祠縣志云樹古不知

其名郝秀才元謂南人過之云樸也夫樸為下材猶隔於淺識况其他乎孔林之楷子貢所植即吾鄉黃棟嫩葉可茹俗名茶娘也予年五旬因過丹陽摘芽同舟人語及有省否則終其身不知楷為何木矣

勞山白牡丹

膠州勞山明霞洞宮白牡丹一本非近時物豪家匡氏移去而匡氏敗有白衣人見夢於道士曰我今來矣果舊坎復蘖至今存匡氏之種萎高相國記

延安府膚施縣南四十里牡丹山曰花原山多牡丹樵者以為薪又縣西牡丹川牡丹特盛又宜川縣東二十五里牡丹原

沈萬三牡丹

南京都察院河南道署中牡丹單紅為國初沈萬三物

延州紅

延州杜甫川西三十里曰花原頭其山高五里 二十里千餘年來土人種牡丹幾徧至折為薪故名花原牡丹譜所謂延州紅也

海棠

大足縣古昌州也海棠獨香故又名棠國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 郭子章蜀草

金蓮寶相花

南京鷄籠山五顯廟金蓮寶相花一曰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蓬去衣其核中則金色佛一尊

紫金蓮

登鄧縣嵩山法王寺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地湧出移他處即槁

轎頂花

施州普舍樹四時開百種花惟覃氏子教歌舞其下花乃自落

素馨茉莉

陸賈南行記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風土而變謂素馨茉莉也

特產

閩中紅茉莉蜀中紫繡球楚中紅梨花燕中黃石榴天台黃海棠白海棠白紫薇碧桂花白玫瑰洛陽黃芍藥皆特產地所無

益都方物畧記有赤鷓芋止言可 歲不言其花予里佃人偶種得花開以日中花成條若簇小粟香如蓮色如百合亦若葵而稍淡先有臺如荷包之花綻而臺破見鄭以偉詩中

袁石公盛稱湘湖蓴菜美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採去以湘湖水浸之蓴菜經宿則愈肥凡泉水湖皆可浸不必湘湖也今人但知湘湖之

蓴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浸不佳皆耳食者耳見李流芳集中有蓴菜歌

廬山紫芝

晁无咎鷄肋集舊說廬山有紫芝田百畝人莫得見偶於開樓賢林中步二日各得一枝正枝如玉云云噫紫芝可植所少晁无咎其人耳

木瓜

木瓜汲縣爾雅曰楸木瓜也衛人所賦木瓜即此

芍藥

灤陽芍藥芽代茗飲曰瓊芽先朝進御見黃潛集中

不出宮菊

宋徽宗藝菊有小朵銀色者不令分種於外禁中名曰不出宮菊譜所謂御愛菊也

菊實

盛弘之荆川記穰縣芳菊被崖水極甘美菊莖短葩大太尉胡廣恒汲飲此水又收其菊實傳植京師穰今內鄉縣楚寶

菊譜

趙俊谷先生時春菊譜序曰菊之為華冬培根春藝苗孟夏分植夏而迄夏再取其肄又植之終夏而止至秋大盛伐其條肄以培其花迄秋而大成初冬大發其美既欲其久存或苦覆之幕之蓋終一歲之勤焉其名著於月令餐於靈均紀於本草於南陽陶潛籬之杜甫叢焉幽人騷客率發詠至宋人譜之而大備色之殊者或如墨或崇及尋丈色品繁阜宜濕及圃中者宜原野下者蔓衍邱陵皆華而不實其植以根枝蔭之根成而暢乃見晚其白面內苞作筒外瓣單者香甜宜酌酒卻風養老壽本草杜甫詩所謂甘菊也聞以伏日而色紫紺

結子即種而不根，菱世號六月菊。今吾郡及雁門西河高山多有之，菊之贅也。華之不植而灌，柵者或萬數，僅如大小錢，但可釀，麩不足稱也。受培植而藝工者，子其身保其葉，翹然上生，其端有微葉，乃參之而又子，其枝保其葉，脩然扶搖，其端有微葉，又參其巨莖而伐其細苞，參三以應陽九，亦菊性也。率以微葉冒端者為微，否即聲糾，藝者必審於此。故花大及二寸餘，小者猶當十錢，參三之而不可過者，或至再倍身，洪大者如大小指，可杖單者猶二三尺，高率及人肩，眉菊之最盛者也。糞必熟薄而函數均平之，既以三五日，陽地以涼，溉陰地以溫，溉溫泉，江河之波，溉最良，良獸之腥尤宜，溉酪之陳油宜，糞分植而未根，茲宜陰或蓋，冒之樹蔭之溉，以葉舒為徵，拳既溉之，或以壺水如針孔者，雨之俟可，肆宜移，諸陽皆上品也。其下者亦居陰寒，冬除其霜，霰或曰：此北方平原法也。寒甚，夫陽上品花，或瘡南方炎洲有雪，乃開，或至中冬大。

抵菊凌霜耐寒，亦稟中和之氣，焉糞生米汁，輒生蟲，腦麝六畜之賤，藝工動作之疏，率能敗菊於法，當除。

黃中央土正色菊本黃上品大黃菊 正黃金鶴頂 黃幅赤心二品 畏寒雪多覆之 赤金

盤 黃赤 玉繡球 淡黃 黃鵝毛御愛黃 俱干夾黃 中品 火煉黃 黃幅 焦佛面黃 俱

葉 蜂窩黃一名金荔枝一名萬卷書 單葉黃 幅 大金錢 單黃 金簪頂一名

枝嬌 幅單 纈黃 下品 硬幹 赤南方火正色絳紅紫以淺深別也，非如服之間色也。

上品絳紅袍 正紫 紅鷺毛海東紅 早紫 俱干葉初 紫晚 作茄花色 中品狀元紅 一日舊

朝服 初紅 晚 黯黃 下品金眼回 單紅 纈 黃 白西方金正色凡色白者皆靚潔

而香菊為甚，皆可釀酒入藥。上品平白 雙幅 黃半 青心白 干葉 纈 微青 白鶴毛

千葉 細尖 白蜂窩 即甘 菊 銀鶴頂 單白 幅 淡黃 金盞銀臺 單白 幅 黃 纈 正 粉色得人之正

色青且麗者也。上品銀鶴頂 紅 纈 白 幅 荔枝紅 白 纈 作淺深 漸 大粉息 干葉 中

品玉蘭反 小粉 息 干葉 虞美人 雙幅 粉 纈 黃 八月菊 干葉 翻 八月蜂窩 粉 纈 黃

蘭

蘭有紫黃碧三種又四川霧中山產赤蘭曰冬蟬黃蘭曰玉蟬紫蘭曰金蟬

宋末鄭所南畫蘭不根土曰今日此土非我有也雖憤語而天台山產風蘭鹿角蘭俱不土而活

宋政和五年正月密州產蘭彌漫山谷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花層疊高丈餘五色咸備密縣志

蘭有蒲蘭線蘭各種保定縣志

棉花

潁州志紅棉花青棉花俱間產

禹貢兗州厥貢絲厥篚織文揚州厥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註謂兗地宜桑織文者綿綺之屬卉服今木棉而織貝為木棉之精好者曰桑絲

曰木棉維充與揚之島夷作貢彰矣古之所謂綿者絲綿也古之所謂布者棗布也故唐人稅法每丁歲輸絹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夫之貢惟絲與綿非蚕鄉則貢布麻夫以綿而繫之絹以布而繫之麻則綿為絲綿為布為棗布也明吳元學士王磐序農桑撮要之書云木綿種於陝右輟耕錄云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蓋木棉出於南夷西域宋元間始傳閩廣關陝至明時乃盛

茅

苞茅出沅江一莖三脊

瀛州青茅州可為筆

河南新鄉縣魯包村仙茅世傳西域僧所獻唐明皇服之有驗至今江南人呼婆羅參

嚴州釣臺地止生白茅無他產郎瑛詩乾坤留節氣草木顯清風

仙草

雲南蒙自縣有仙草葉圓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醮以泉井或氣呵之復鮮茂如故

不死草

柳州產苴草俗呼不死草狀如茅高一二尺食之令人多壽暑月置盤筵中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戰國策楚人獻不死之藥即此

真仙洞草

茶陵州真仙洞深十里許有草一本枝高三十丈狀如芭蕉

觀音篋觀音燭

延平尤溪縣之雙峰山生异草二種一如婦女束髮篋名觀音篋一如樺燭可灌油照夜名觀音燭

俱那衛樹

俱那衛樹高七八尺枝脆葉狹而長花紅根似玉簪花而小曾師建闢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衛皆出西域盛傳闢中北地雖植莫能活也

夢花草

綏寧縣產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綫有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即寤見一統志嘉興包公剡先生汝楫令綏寧嘗訪之土人不知也

虞美人草

四川雅州和夷壩生虞美人草歌曲其草自舞

羅漢繚

衡山天掌峯生草兩莖相纏垂頭如繚俗名羅漢繚

通靈草

成化時邑人孫漳守潯州斷藤峽有草名大藥治金創撲損神效徭人
珍之孫歸移種而萎弘治十年三月忽生後圃孫曰思之二十年不圖
復見名通靈草今不傳或有之無知其名者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藥

貴州清浪衛山間產相連艸苗婦於高山長歌連日歌淫心蕩有草飛
來入懷置衣袂間令人相思欲死相離草投飲食中令夫婦參商又草
名痴漢藥淫婦以食其夫如醉夢絕無妬心 徐尚書良彥隨風錄

茶

國家歲貢宜興縣芽茶百斤內二斤上南京禮部

六安州芽茶三百斤

廣德州芽茶七十五斤

建平縣芽茶二十五斤

浙江長興縣芽茶三十五斤細南京茶出顧渚即芥茶也近時僧大方
製法剪去共末號大方茶按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茶長洲縣生洞
庭山者與金時蘄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治製謂之水月茶以菴為名
也頗為吳人貴之

嵯縣芽茶十八斤

會稽縣芽茶三十斤

永嘉縣芽茶十斤

樂清縣茶十斤

臨安縣茶二十斤

富陽縣茶二十斤

慈谿縣茶二百六十斤縣西南六十里宋寶祐間丞相史嵩之治墓建
開壽普光禪寺其山頗產茶殿師范文虎因置茶局進貢元 明皆仍

之

麗水縣芽茶二十斤

金華縣茶二十二斤

龍游等縣芽茶二十斤

臨海等縣芽茶一十五斤

建德縣芽茶五斤

淳安縣茶五斤

遂安壽昌二縣各茶五斤

桐廬縣茶二斤

分水縣茶一斤

江西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

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

贛州府芽茶十一斤

袁州府茶十八斤

臨江府茶四十七斤

九江府茶百二十斤

瑞州府茶三十斤

建昌府茶二十三斤

撫州府茶二十四斤

吉安府茶十八斤

廣信府茶二十二斤

饒州府茶二十七斤

南安府南康縣茶十斤

湖廣武昌府芽茶六十斤

岳州府湘陰縣茶六十斤

寶慶府邵陽縣茶二十斤

武崗州茶二十四斤

新化縣茶十八斤

長沙府安化縣芽茶二十二斤

寧鄉縣茶二十斤

益陽縣茶二十斤

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芽茶千三百六十斤內探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六百六十二斤紫筭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零一斤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鳳凰山之麓曰北苑所焙茶最知名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次日雨前火前為寒食前雨前謂穀雨也鳳凰山旁曰壑源曰沙溪皆產茶之地而壑源為冠

崇安縣茶九百四十一斤內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八斤

計天下貢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建寧茶品為上宋元時所貢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明初以重勞民罷造龍團惟採其芽以進

自貢茶外產茶之地各處不一頗多名品如吳縣之虎邱錢塘之龍井最著攷南宋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惟吳縣長洲有之

成化三年奏准南京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二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葉茶徽州府二千斤蘇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徐州二百斤廣德州三百斤南京戶部志

四川茶園十株取一徵茶三兩茶四十斤易番人馬一李文忠以茶五

十餘萬斤易馬一萬三千五百十八匹今茶課本色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斤係石泉建始長安等縣并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辦納

陝西茶課今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係興安紫陽石泉漢陰西鄉歲辦

陸羽茶經曰杭州下蘇州又下建州未詳郭子章曰今三州名甲宇宙豈山川清淑之氣當竟陵時未茁為茶也耶

宋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於武夷遂與北苑並稱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 明朝不貴閩茶即貢亦備宮中

浣濯瓶盞之需貢使數費金抵京買而納之即間有採辦皆延平產非武夷也 延平人呼製茶者曰碧豎新茶下崇安令例致諸貴人黃冠苦於追呼 盡斫所種武夷真茶久絕

金線煙

金線煙出海外番國曰淡巴菘流入閩粵名金線煙性燥有毒能殺人天啟二年貴州道梗借徑廣西始移其種葉似薤長莖採而乾之勿批如絲今藝及江南北崇禎十六年勅禁私販至論死而不能革也

經劫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花已開不謝陰卷晴舒名曰經劫草 茶陵州志

棗林雜俎 中集

頤動

獸異名

獸之異名者曰舍利能吐金曰羆能化虎曰彪白虎也一名素威曰
魍黑虎也曰曼蜒似狸長百尋曰象輿其背可坐曰獬胡似獼猴曰飛
遠天上神獸也曰鬲鬲能知生死飲其血則見血曰猾褻音如斲木曰
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大風曰辣辣狀如羊一角一目曰吉量文馬乘之
壽千歲曰踈踈曰屏逢皆左右有首曰鷓鴣異犬也曰驚帆者快馬名
曰飛燕馬也張平狗亦名飛燕曰鮭鮭者一角羊也能觸罪人曰倉光
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曰破鏡惡逆獸曰不來狸也曰邛邛距虛比
肩獸也曰花鵲王鐸卑脚犬也曰天鹿即天祿純靈之獸曰角端日行

鹽官談遷孺木著

萬八千里曉四夷語曰餘幽隱獸也能避災害曰雞斯散宜賂生紂馬也曰荼首兩頭鹿也曰瞿摩帝牛也曰驪駃詎虛類曰蒙貴狀如猱而小善捕鼠曰贊者出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曰蚘蝮水獸也曰白瘰踰輸山子皆駿馬名山子又名五明又名叱撥曰野子即騰豸也

禽魚異名

鳥之異名者曰畢方能銜火作災曰駿驤驚雉也曰厲玉似鴨而大曰鷓鴣似鳧而脚高皆辟火災曰庸乘鳧也曰焦明似鳳曰帝江天山神鳥也能歌舞曰鈎星衣毛為鳧脫毛為衣能收小兒魂魄曰鷓鴣者出基山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無卧曰瞿如白首三足人面曰橐韋者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曰鴟鵂者出小侯之山食之不瞋目曰鴟者出女儿山雄名運日雌名陰諧曰鴟鴞雛也曰鷓鴣班鳩也曰雉周子規也曰須羸鷓也膏中瑩刀曰春鉏鷺也曰鷓鴣如鷓一名鷓鷃一

名腹羿人射之則銜矢射人曰希有崑崙大鳥也曰暉啁楚鳩也曰螭螭即鳩也曰晨風鷓也曰博勞惡鳥即鷓也又名伯趙曰商羊雨禽也曰鷓鴣比翼鳥也曰謝豹杜宇也曰訓狐怪鷓也曰鴟河澤鳥相視而生曰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取其聲為曲又作鷓濫堆曰迦陵頻伽妙聲鳥也曰僧娑雁也曰秦吉了能言鳥也曰鴟鵂出條支國高七尺解人言曰乾翠鷓鷃也曰脰鳥燕也曰鷓山鳥也曰鷓鷃水鳥也曰鷓鷃即青鳥也曰批頰即鷓鷃也催明鳥曰麋鷃九頭鳥也曰韓朋鳥雙飛即韓憑夫婦所化曰救金鳥魏時昆明所獻吐金屑如粟鑄之可為器也曰冠鳧石首魚所化水族之異名者曰鰕鮒狀如科斗曰鰕鰕有橫骨如鼻前所擊無不中斷曰鰕魚如便面雌常負雄行曰鰕似蝦益人顏色曰鰕魚如圓盤口在腹下曰三蛟似蛙蛤曰蝦江似蟹而小曰蛟蝟小螺也曰蝶結腹中有蟹曰水母有智識無耳目曰龍鯉一角陸君曰

文魃狀如覆鉢曰蟠螭大龜也曰吉弔龍卵也龍生二卵一為吉弔其
脂治聾曰地甲龜也一名神屋曰沘羸紫色螺也曰活師即科斗也曰
仲明鮪魚也曰鱣刀鯊魚也曰魁陸蚶也曰人魚鮫魚也其骨可為蠟
曰水唐如小兒鱗甲如鯨鯉好在蹟上自曝曰元緒神龜名曰彭越海
中小蟹也曰鱗鉢者浮陽魚也曰鰈比目魚也曰鮪鯪即烏鮪魚腸也
曰鱈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曰印頰魚即東坡詩
通印子魚也曰禺禺揚州魚也又名解喻曰沈虎虎頭魚也曰潛鹿鹿
頭魚也曰奔鯨一名濁嬾嬾所化曰白髮魚出滇池曰妾怪魚也出博
白曰鰓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曰燕魚出福州曰螭鱗也曰
百足亦蟹也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出善苑國曰黃臘即橫魚
夜有光如燭雖為火不滅曰骨雷鰐魚也一名忽雷能化為虎曰螭螭
傍海大魚其溺甚毒曰係臂如龜入海捕者祭之則出焉時可禪談

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螭吻好吞嘲風好臉睚眦好殺負蝸好
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又博物志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螭
好腥螭蚺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狻猊好煙椒圖好閉口蚺蚺好立陰鰲
魚好火金吾不睡皆龍種也

嘉靖初海門縣牛渚潭產龍無數傍崖近水處皆龍窟舟過其下亦不
傷人偶黃龍起楊氏射之中一目黃龍遂以楊氏舟挾真山巔迄無害
餘數十舟覆沒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誣以射陽湖水患奏開月河試築紀功方類
地祇舉事二龍戲水上鱗角畢露眾懼而寢時大雨繞四野獨不及工
所咸稱其异以上揚州府志

南昌熊太僕

以比部郎獻獄永平大雨三日雨中若列千萬炬自

西北至海及霽有大木三十長十丈遺永平城下土人曰龍王採木數
十年一見

諸城縣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雨以手掬簷溜後右手拇甲內若
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
龍乎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碎自從窗間起有龍出拇
甲中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亡恙

沁水張忠烈銓以御史巡視隴右茶馬某地巨魚半露人鬻食之明日
又半露仍鬻之日露日鬻旬餘大雷雨龍上昇而鬻食之家俱漂沒忠
烈子道濬說

陽城縣劉村劉氏夏雨跌坐拇指掣動頃之破膚而出長三四寸騰雲
頓長數十丈指微痛不覺張藐山先生說

峩眉山前為龍穴游人至僧鉢盛之如蜥蜴尹伸曰此下方蛇醫何龍

也僧指示首爪特異僧舍有碣昔有悞汲入釜中頃刻電雷大作晝晦
諸僧所不知所為老僧曰得毋煮龍子乎亟發釜出之立霽

伏牛山泉游人祈龍現形可三四寸鱗角蜿蜒盛鉢中云佛受記以上

臨海王恒叔游記

曹縣苗家寺佛像指出龍財三寸倏數尺首向佛歛忽透空數十百丈
赤光閃指今佛指痕存曹縣郝開宗說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中分司張秋張真人舟過侍兒清麗徐時謔之

真人曰先生可自重此某地龍也不信命進盤水侍兒忽入之即雷雨

萬歷己卯行人謝杰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雨有龍三掛於舟上見

其頭角一長年曰此來朝壘書急挾杰起書免朝示之即退

崇禎丙子沁水曲底村山崩露龍骨首如五斗盞角長三四尺齒廣寸

許爪甚長人多拾之藏於家

龍三停九似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三停角似鹿首似駝眼似甲
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龍涎香出蘇門答刺國其國西有龍涎嶼峙南巫里洋之中郡龍交戲
其上遺涎馬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百九十二枚
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徧示京師不得
下諸藩司採買廣東購每斤千二百金僅得十一兩進內驗不同姑存
之亟取真者廣東獄囚馬邦別的貼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山夷
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贗尋
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十七兩三錢五分次年進內辨驗是真許留
用自後夷船聞上供稍稍挾來定價每兩售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
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焚之翠煙裊空不散或言
涎沫有三品曰泛水曰滲沙曰魚食泛水則輕泛水面善水者伺龍出
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砂磧惟泛水者
可入香用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者春夏間盛開花落
海大魚食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嚼入久即漲悶昂頭向石上吐沫
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蟒

爾雅蟒者大蛇也蟒無角無足龍則具角足今織蟒俱龍非禮見弘治
元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邊鏞奏禁

蛇

京師西山潭柘寺有青蛇二歲四月八日僧亟示大眾施錢手摩之祈
免死

梧州火山有蛇廟佛爐上蛇時纏之大小不等少則百餘多至四五百
枚盜敗不服予蛇燃之是盜則啗否則絕不傷人

天啟初福清葉相國向高應召道淮陰苦清口涸禱于金龍大王廟或作神語此地屬張將軍當問之若外河吾當護送夜果水漲達清口是日蛇附於柁薄暮升柁樓忽不見相國勒記廟中

崇禎 大旱其縣有三蛇金背白腹長三四尺餘有司設酒穀祭之

一蛇躍上臺紫吸酒盡須臾不見 陳眉公集

脆蛇出崑崙聞人聲即自寸斷人伺其斷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藥若少頃無人聲寸寸動躍仍續而蛇也主治色勞以驚疑喪胆惟

此可續命本草方書不載 玉鏡新譚

石魚

蘇東坡曰倦游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鰕鯽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久土凝為石遂留形跡耶

萊陽聚溪出魚鳥石云魚淤沙中久之化石 文大青集

飛魚

國初杜侍郎寅彥正云有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陽其長二寸頤兩鬣各廣長寸餘張為兩翅海風發作從波濤飛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飛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鷗化為鵬者荒誕也

五色魚

隴州魚龍水潭深不測產五色魚俗以為靈莫敢採捕

狼山魚

崇禎元年八月十三日狼山兵人喻棠布魯於港夕得魚可三尺巨首細尾體甚重投笞箸中忽太息曰我游自海上乃受制乎棠駭之即移歸漸縮作鮒三其尾棠懼擲殺之

鮒魚

雲南百夷中有小孟貢江產鮪魚食之日御百婦故夷性極淫貴賤俱有數妻山中又有彎薑餌一刀圭終身斷絕人道土人以飼牝馬不官也童程記

鮪魚

四川通志榮經縣生鮪魚狀如鮠有四足大首長尾聲如嬰兒緣木弗墜

通州鱮魚

通州人葛原六魁梧豪俠人也以布衣獻鱮魚百尾時用法嚴或阻之原六咲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上召問之曰魚羹何如對曰臣未進不敢嘗也上大悅命賜酒食仍還其一曰勞汝勞汝其後歲進至九十九尾著為令

畫魚

重慶府龍門山寺吳道玄畫魚籃觀音池魚五色類籃中物相傳倂失之魚水頓竭既獲即如初陳周蝶菴存稿

石花魚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產處僅三十里以食石花而肥曰石花魚

銀魚

寶坻縣銀魚每歲霜降銀魚自海泝流而上縣設六廠各漁戶百七十人每歲中官下廠督捕進貢七次

鯽魚

南京中貴惟胡惟庸故府每歲於玄武湖中勅賜打魚三日名飯魚

滁州城濠產鯽魚歲貢一千四百尾以元日冬至分進留都南京後湖灤

洲河並產鯽

西寧衛西五百餘里青海方數百里有魚皆負黑點一名卑禾羌海漢

未王莽諷卑禾羌獻西海地置郡即此

蛙

峩眉山天樂池中有蛙游人鼓掌則一鳴群蛙次第相和將終則一蛙大鳴羣蛙頓止宛然一部鼓吹

玉蟾

楊城李瑛從宦葭州署後圃見白蝦蟇甚大如瑩玉呼家衆視之已失所在

蝗

蝗腹下有梵字自叨利天梵天來西域作天壇禳之 酉陽雜俎

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述異記

玉蟾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矣地之異耶冷使

然耶 李夢陽集

金蚕

無錫鄒迪光金蚕說畧曰金蚕閩中有之形似蚕色黃其說不見於諸書閩人云蚕所在有金焉或過而拾其金蚕必與俱之家若不令與俱輒營營然緣足而上撲之復起旋撲旋起延及身手膠手掣足噴耳窒鼻兩目眊眩頰無色澤四肢百骸倘恍若失而死迫矣即不與俱而還其金亦由首企踵適然下地而不然者果死矣既已之家必倍其金以嫁於道路乃出否則不出也而所居家日殺一人亡論親疎怨德觸之必死死必其日所首觸者其毒蓋寓於盤食飲食間故閩人有不知而偶拾其金以歸及已知而苦無金倍送者或雖知且有金而性貪以忍者往往育是蚕云 鬱儀樓集

蠱蟲北海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延綏臨洮俱有闔字從虫謂

金蚕也

野蚕

夢溪筆談禹貢萊夷作牧厥篚絜絲史記作畜絲爾雅曰絜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爾雅曰蠶桑蠶繅由樗蠶棘繅桑繅玩蕭繅今萊陽之山蠶繅蓋樗繅也枚乘七發野蚕之絲以為絃殆所謂蠶繅而鞞堅者與文太青文集

永樂時山東進野蚕絲製衾薦之太廟即臣稱賀今東齊山谷有之與家繭等蚕月抗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柵樹上柵樹初生時猗猗不异柔桑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谷一望皆蚕其蚕壯大亦生而習野處風日雨中不為罷然或傷水暎畏雀啄野人飼蚕必架廬林下手長竿逐樹按行為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

也與家蚕相後先其穰者歲三收春夏秋焉蠶大者二寸非黃非白色類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埴墳如果贏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雉雞毳也蚕食柵名柵食椿名椿食椒名椒蚕之小者作蠶堅如石大才如指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收曰山繭繅不加染黯而有章敝不易色宋王禹稱小畜集云野蚕自成繭繅密為山細此物產何許萊夷貢海州一端重數斤裁染為褻表云云讀是詩則知宋時未始珍也且曰裁染不幾于漆方竹杖乎

鳳尾

正德中武陵陳洪謨守漳州之三年海上田者見大鳥飛過遺羽一于水涯長七八尺五采炫煥眾以為鳳尾來獻命藏庫中後鎮閣來取答以焚棄陳洪謨字宗禹弘治丙辰進士兵部左侍郎所著高吾詩集

碧雞

歙縣許文穆相國 國孝廉時讀書宣城石山寺偶見二青鳥飛鳴移時
乃去僧曰碧鷄也傳聞唐時李翰林自蜀中攜來者我 明惟舒梓溪
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卷示之許作碧鷄篇綴其後

雞足山异鳥

賓川州雞足山有金雞泉日有异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一雙而止四
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

石燕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即風雨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是也謝鴻云向
在鄉中山寺為學見高岩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為烈日所
暴忽有驟雨過石即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飛也
五雜俎

朱鷺

密縣志紅鶴大如舒鴈羽白而竊朱聲最濁食魚巢樹疑漢朱鷺此也

海鷗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啖人鷺
如拾蛆蟲然數月方去人以為海鷗也

石鷺

萬曆庚子七月山東任城縣浚河於石中剖得二小鷺大如拳能行動
一老工曰三十年前曾得一

白蝙蝠

李太白集荊州玉泉山多乳窟中有白蝙蝠飲乳水而長生其大如鷺

鶴

萬曆庚寅夏臣謨入朝偶見苑中五色鶴异之有詩

山東泰安州甘露寺林鶴受記每六月朔去臘月朔來巢

遼陽多鶴嘗千百盤空列仙傳所云遼陽鶴不虛也
淮安海州產鶴于海濱萑葦之區捕者深入必折葦記徑或得其卵蒸
置故處七蒸七伏因剖為杯注酒氣形而上如鶴

鶴

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不涸鶴取礬石同卵以助煖氣

鷓鴣

弋陽汪少宰偉當赴中官席飯僅半甌香滑而膏异于常產問所出則
蜀中歲進其米生于鷓鴣每尾止取二粒放去來時仍可取也

鸚鵡

萬曆三年乙亥黃克悔北征道出九江同知洪樂卿告曰元年癸酉正
月二十五日中使自西域取二鸚鵡歸一紅一白毛羽鮮麗盖人所未
觀者自言踰蜀始得之至楚而穆皇已賓天矣有詩紀感

沙雞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紋名
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雞五雜俎

沙雞西北邊鳥也

騎數擾沙雞無止冬月薄莫群飛過都如風斯陣

後飛止江北食禾稼鳳陽守臣奏异鳥崇禎七年

陳子壯南宮集

壬申沙雞入京每來則邊警盖古突厥雀也丙子

八宣府舉朝未聞

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

楊士聰玉堂薈記

按唐高宗甘露元年

秋鳴鷓鴣群飛入塞人呼鳴鷓突厥雀南飛戎馬必至已而泥孰匄反至

春群飛出塞多墮靈武間死視之無首後泥孰匄亡噫以古準今昭若
左契矣

綠蓉采雞

諸暨有貨藥毒人者問於酈媛酈曰汝欲其急死乎曰然曰亟死禍將

及身不若緩之使其人不知可自免也其人善之乃易綠礬與之約有數月始應至期又問曰汝欲其必死乎抑尚可解也曰吾昔有甚怒今稍解矣曰前與者綠礬也不能殺人殆緩爾怒耳其人悔謝而去是年母雞抱卵三日羽毛變五采頭距易狀偏邑人來觀曰鳳雛也恐非地方利夜縱之長山上錢德洪有綠礬采雞傳

雞

雞昏鳴俗所异也崇德曹廣遠思崇禎庚辰登第其家雞昏鳴詰朝捷至元氏長慶集云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同州雙雞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採得一聯雞耳昨旬日之內併獲兩聯斤兩輕重悉符詔旨今同州雞無聞止稱泰和雞萊陽雞

鴉

廣東無鴉又四川龍安府鴉至四月終有鳥群啄之鴉俱匿影華亭包長明守羅定所說

羅雀

桐城左遺直光斗萬曆庚子離館里許有白雀巢園飛集環數百雀江南老人指示土人曰此魏科之應左即登鄉榜飛去丁未會榜又來巢榜發又飛去後官中丞歸被逮公子往宿壽州居停誇言羅有白雀視之左翅有黑點仍庚子丁未巢館園者問其羅日曰三月二十九日即中丞被逮日也為嗟嘆購之隨身至宿州羈宿公館未發中丞問狀曰白雀為羅令也夫緣其毛羽為虞人所損附歸善飼俟其滿縱之中丞父甚愛護七月二十四夜忽遇猫害中丞父慘然知為指揮鎮撫凶聞果二十四日也

抵詭

衛輝府治前石獸曰抵詭說文云此獸其性忠直

桃拔

西域諸國烏弋有獸桃拔一云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安息有大鳥爵其頸似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曾以大鳥卵獻漢即此鳥卵也條枝亦有大鳥卵如甕大月氏出一峯橐駝謂脊上有一峯也

毘耶

瓊州臨高縣西市毘耶山有獸似犬里人呼為毘耶

裴休

峩眉山有獸送客呼以裴休則應

騰豻

廣東肇慶府西北十五里騰豻嶺以產騰豻故名騰豻沐猴類頭正方

貌類人髮長尺餘嘗覆面欲有所睨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豻

獅

天順中西番獻獅子道死獻其皮錦衣衛指揮僉事喜信使其人上書求通使開西域

西苑獅日食一羊西域胡人主之白布纏首帶衣綠支正三品料

鹿

南京靈谷寺 太祖手書第一禪林鹿百十為群其懸銅牌者國初所畜

犬

雲南縣南二十里山木山寺有木犬貴客至木犬自吠俗說犬豕獨產不利爾雅犬生三獾二獅一獬豸生三縱二師一時郭璞注豬生子嘗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又致富奇書犬生一子其家三年

內大發

羊

山西羊有八角至四角六角為常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六角

白兔

虎鹿兔皆年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
萬歷中有船商自暹羅携
白兔歸聞售四百金每季而育其種日蕃蓋另一類生即白色崇禎中
浙直徧有之直三四金

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大脚於頭上
跳舞善鳴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
取譬焉 密縣開陽山周圍三里產香鼠惟經人行之路則抱蒿莖棘

枝而死或樵牧者偶遇之亦不能多得 黃花鎮禮鼠色如貂毛淺冬
聚榛實於穴作岐穴貶之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倍常山氓多掘取
之鼠失榛實牝牡皆笨胆樹枝懸死若縊鎮將閱之雖厲禁不能止

麟

麟爾雅釋麇身牛尾馬蹄一角春秋所獲麟也大廐一角牛尾即漢武
郊雍所獲麟也不角者麒麟宋仁宗嘉祐二年交趾所進二麒麟牛身象
耳狗足魚麟所食艸木皆中國無有

豪彘

山海經華山西七百里曰高山出豪彘今平涼美高山六盤是也豪彘
狀如彘毛似刺蝟而大可以為簪黑上白下甚美弩之能射物以自衛
嘉靖以前多有 平涼府志

馬

平涼苑馬寺監七苑馬政 開城苑荒熟地三萬六千四百七十頃
四十三畝縱一百二十里橫八十里碑標二十九樹額軍七百人原馬
并駒二千六百三十八匹

廣寧苑荒熟地二萬五千八百八十頃五十三畝縱五十里橫一百里
碑標十五樹額軍五百人原馬并駒千二百五十六匹

黑水苑荒熟地萬一千六百二十七頃九十六畝軍民地相交碑標十
五樹額軍二百七十六人原馬并駒一千四百匹

安定苑 七百匹

清平苑荒熟地二萬五千九百一十頃三十一畝縱七十里橫四十里
碑標二十二樹額軍五百四十二人原馬并駒二千四百七十四匹

萬安苑

武安苑荒熟地二千九百五十七頃四十三畝額軍四百四十六人原

馬并駒千九百四十九匹

長樂監轄廣寧開城黑水安定四苑靈武監轄清平萬安武安三苑共

次只福寺在江蘇泰州北門外有松高不過六七尺枝葉如舞類于
能風之陰漫三畝之地相傳為六朝前之樹現存寺名松林菴
極瘠孰兒云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羅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聖女祠

漢壽亭侯

白眉神

諸葛武侯廟

晏公

宋相公廟

東華洞仙

神樹



文昌

碧霞元君

玄武神

雷廟

李衛公廟

岳武穆廟

蕭公廟

利濟侯

宮亭神

雪冤紀神碑



貞婦著靈

曾銑

王秋

屍蹶

蕭觀察

延安地飯

楊鐸

輪迴所

朱大絨

沈招遠

神燈

徐銘

劉兆元

楊繼盛

土地陰譴

周如砥

陳夢璇

王立穀

沈壻鳥鳴

葦舟

婁東冥判

張耀采

郊城神誑

豐縣逃鬼

蔣國華

朱之椅

張生

說鬼錄

松潘尺骸

妖異

藏經志怪

金龍邵氏

毛女

舟葉

琵琶亭怪

妖履

顧鑛

郭基

歌鬼

城隍神

魯汶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怪

關揚

贛榆妖

立志充

素娥詩

徐氏妖

宋氏鳥巢

瘞孩復甦

鵲啣克馬

象山妖異

叢贅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槍

魯府童子

魚妖

浮提國

豕言

鷄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徐達

替身出家

良鄉帶

多學

從征日記

鎮海衛指揮

狀元母

經筵

聲鐘

蒲壽庚子孫

葉好文留犢

勅主簿

畚客

黃麟題聯

胭脂匠

外道留勅

僧道不衣綾羅

張泌

御史乘驛

審錄

學魁

綠幘

徐呆斲

喪麻

學錄直講

六鰲縣誤

南京不打五更

崖山紀功石刻

偽夏陵宮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樸

陸氏占產

應聲病

武宗微行

新城王氏

易刻

祠廣文

女飾

總督體統

庫碣

展書官

王越

楊守陳金坡稿

端宏名宦

先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張孟賢

十老會

犒市

雲南三天子

香稅

朝議

薩琦變俗

古醋

杜進

陳祠樸像

相國父不祀鄉賢

胡僖神助

李宗道

三通鄖陽

盛端明同鄰

慶成王百子誤

北新關稅

行人司藏書

觀場儒士

酒

陳紫峰論學

劣考稱師

方太古

詹傑

藏金變石

王恩民棄妖書

曾氏譜

張大宰遜弟

故官優免

總兵提知縣

張烈

金傑棄官

孫思聰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田千秋葬像

汀人善舟

王希周自刎

汪在前

錢若賡

立櫛遣嫠婦

嚴世蕃養子

駱文盛

張二郎辭官賞

張承

東洋行縣

十友

海鹽煙火

販海

吳承恩報仇

丁賓

梁國瑞

高儀尊師

陸樹聲

劉臺

禁殺牛

王國光

元輔家幹

周天球

續吳都文粹

嚴訥

王述古笏記

柳州象裔

林兆恩

朱中丞誤奏反詩

汪陵粟簿

湯顯祖

申其學

姚弘謨迎事生母

海瑞

邵虎菴

吳稼澄

楊春元

陸平泉論風俗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祝世祿

馮少墟會約

梅衡湘論友

趙御史論囚

蕭如薰杜文煥

王元美先生

無賴妄奏

雙乳

許會元稿

趙文懿基銘

虎入城

冥衣

樵李詩人

許令典

朱氏世祠主司

郭達

盜俠

曇陽子

有司重聽

徐大相論楚綬

梅花詩百首

張九德

偶然詠

榜豐縣

甲稱

陳心得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淮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遵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逸誚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琛

閣揭

周圭

陸完學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騶

虞山後輩

傅冠

戎備

黃汝亨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張鼎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心竅

孫傅庭

阮正中陰德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屍脫囚

收生婦

范允臨書屏

周延儒再召

曹文衡

白楹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蟲秀才

弔沈何山詩

考陵碑石

市瘡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陳美發

王介人還妾

三區方畧

陸澄源刺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弊

訓儲

李陵樹

陳際泰

王漢

陸員外贈妾

江南邊聲

馬玉

薦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閱武

後湖

凌駟

丹銀

金箱

吳之俊五議

趙庚

朱積離魂

傭養

誕日疏

人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心

逸詩

嘲錢牧齋

私謚

硃墨預兆

前定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 五雜俎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

鹽官談遷孺木著



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瘞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沈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妄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罔知託以神怪楚紀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渤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游苦雪之間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道於橫山人祝之夫入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於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眾驚訝教諭梁宗明率眾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頊

錢塘皋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皋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 穆宗禱祠茲山

支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支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曩嘗見怪配以支明龍王遂釋

瘧使司

瘧鬼姓彭兄弟三人游於廣漠之野古帝王裔也凡運劣者遇之輒病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大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瘧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啓乙丑沁水故縣鎮蕭味道疫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攝司日輪迴所其嫂變黃牛其脇白償何騰蛟殺八斗尋嫂没何氏產犢數月斃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寧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

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開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道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本山焉李諤瑤地記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繇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於山高誨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涌澈故祀之馬端臨通考又稗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石像仆至唐童泐盡女淪於地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於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於此母亡其女三人願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輒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陶貞白與楊許諸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太和山巔真君殿殿可三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薨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候靈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陳明卿無夢園集

歸安昆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季馴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

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鸞筆又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闕覆焉已吳坐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為動俄子婦癩疾死第無如尚書何也沈太學世泊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關廟不利褫神衣斫其右臂及攻城斫者死焉賊完像讖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澥夢神禦北兵及兵至知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於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關廟僧夢神禦敵久馬生蟻虱求整刷驗之良然吾盜南門內關廟扁未了英雄出鸞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戍主廡東大橋之關廟久矣是日小卒忽

作神語責數其罪戾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
驟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戾主因避他舍其事
予友人目覩

周凱

東甌周凱吳晉間人時橫陽永嘉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三江悉
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民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雷廟

予友姚榮夫為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
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雖時小殷屋瓦皆震如近在簷
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玉有廟甚威犯者必死廟
門建二高標每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
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

榮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昇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問之曰此所
謂雷公也俗謂之士豬兒昇將何之曰往瘞之耳董穀雷公傳攷雷廟
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氏陳氏亡子家畜異犬九耳每獵
卜其耳動多少為所獲數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圍尺餘捧歸
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
為本州刺史沒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國朝皆加封祈禱
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擊雷水州因以
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帕着人面則
或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花鎖志

李衛公廟

安吉州李衛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豐之兆
熙寧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
隕石殿像無一隕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闕麗相傳宋曹武惠彬過之以偏霸撤其廟
闕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蒸嘗加
虔石置龕中并祀武惠又田者得複瓦修尺有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
常瓦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
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瓦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泮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寓微諷還里以示郡守蕭良
久之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詩証奪壽亡子孫墨

書其他善事朱書也鄰人驚晤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
祠雖壽終亡子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盜死後魂游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迎立
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
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庭聞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侍閱
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祈之有應
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戍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因疾歸
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 國朝封平浪侯按
兩晏公令郡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耶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朝以其子祥叔合祀 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者靈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 臨江府志

奉和蕭蘭芳歿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裔孫大任復以神顯咬白石一拳坐逝遺骸貯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下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煙霞小說 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如此曷從而訂之質叔向以臺駘問賈生當有其人敬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

寧宗時尚書兼官修道咸淳二年成神

今其後人皆習禳厭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輒著靈異今其地曰金家庄 陸采覽勝記談 一曰有二子痘天因願沒身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 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歷初封專筦痘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人宋季隱莆田之壺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因葬焉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吉 崇禎庚辰進士授懷盜今在兵充斥仙為書符錄卻之間後福書云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婢名如願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剛詩云回艫乘派水舉棹逐分風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大樹頗
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目曰神樹永樂中大風折其樹軍
人陳福海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
祀加封號 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弗聽 寶錄

雪冤紀異

祭酒汪偉曰南臺侍御萃亭沈霽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按視屯
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手訟牒隨而訴者幾輩君點數而目識
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
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
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
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弗獲然是時亦君獨見

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駭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賚入
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冤乎對曰往年有願景祥者為
其 景原景昭所害及其子計兒事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
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
異事哉

貞婦著靈

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議貞婦因誦詩詞
以資謗詭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續有褻冒者遂有奇禍見蔡潮重
修清風祠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
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懷慶推官卧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遂引告卒於家嘉靖 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構文苦思賞步入叢塚間見岸鬼語河鬼曰若何時得脫曰明日菜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菜傭將浣足阻之夜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誤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殿災人見楊椒山青巾縞服雙眸炯炯馮午門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踰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韓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麗人至云王秋英字澹

容楚人元末從父官值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吟詠明年寒食祭墓即出見同歸生子萬曆癸巳以緣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寧石井村某怙訟寓杭城十三彎巷醉而洩土神祠前已悔而禮謝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藝一札於壚當訴汝城隍廟蓋戲也夜夢神曰汝自褻自穰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關公行撻汝二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輦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適觸之墮輦上怒之逮酒家悞及某撻二十則通關世教也

屍蹶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侍各假寐屍忽蹶起徧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尸屍追出格於戶相抵詰旦人集嘆以犬血屍始撲不決月受吸者相繼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皆見語

海寧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越日俱死父尚在孝廉朱近脩說

周如砥

即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崇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編衣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斃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經三衢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卻也因入杭之官舍出曰大門見拒乞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悞觸篙工踣懇陳氏悍奴遽推溺之行

里許晴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難遣也掉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無恙且曰茲池許某善人也可訪之遂霽夢璇如其言訪許某

延安地飯

萬曆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孟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穀

萬曆戊午新淦令臨海王立穀入觀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衣夜攜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猛悍主坐曰爾丙辰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簿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在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階兩巨麓俱懸牘并平日戲筆在焉各驕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黑次白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寢微主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好生編及社倉卷也餘不

盡見主座曰當損明延年猛使抉目而寤聞鷄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即乞休持誦歲日愈王自有記立穀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曆丙午榜俞廷讓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在遷免歸癸丑卧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隸許之亡何易鐸死始大怖燭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我易鐸也為楊氏借臨今返魂無歸所矣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髡錙以殯

沈壻鳥鳴

海鹽沈某貧亡賴聽野鳥啁鳴各效之酷肖人因以侑酒有徽賈挈之姑蘇偶鳴於綫店中富子遣僮市綫久不至訶之曰肆主聽人禽鳴故遲我我非進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大悅留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抉戶入沈某猶鼾也日夜若白

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駭坎室中窖金俱鑄沈某及富人女名蓋富人亡子止一女遂以壻沈

葦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橫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宇先年莫趨橫山中道有舟鼓幟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旦往視登處則巫者縛葦為舟列鼓幟半覆者也李迄今亡恙李又云賊曹李恃勇亡賴嘗於西鹽倉擊私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甦問之云我登舟為惡少年所戮幸奪免也

朱大綬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閩闈比舍郎同年郭夢言於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窅抑嗚嗚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綬卷其表有鬼

哭非無因之語驚為異事李自有記

婁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攝冥府事百日每夕鞫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刊有婁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桐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薄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時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詔兄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兄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 參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矩自縊適滿歲耀采目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二十二夜神燈見海寧郭店鎮可二十刻

郟城神誑

辛巳山東旱蝗郟城有神降曰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迨八月亡恙

徐銘

華亭徐銘 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歿且殯忽開目曰異哉有陽

必有陰云遂甦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為公勾事後計開有

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鼎次開應死平人 百 十 名身預

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各著 某人子或著 某人弟防悞攝

也末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關中從卒欲往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

當歿於家寧俟之耳主吏冠服如驛宰狀銘 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

敢歸越

還里果卒 包長明說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時沛縣堅守

邯鄲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邯鄲殺童祀神後寃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衆大譁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豈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樸質先是天啓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嶽廟地皆青碧至今庚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而卧土神促程鬼卒

掖上馬馬躍而醒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關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丙寅所見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僇曰無端曰荒蕪曰瘟疫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朝帝令覆冊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俱金幙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冊訖因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尚二十一年閻羅則宋韓魏公琦也辭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冊期二十七日入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蕪瘟疫無端三冊竣江陰城隍神蔡 奏縣重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僇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日復甦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平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隍神三日復甦

顧曠

邑諸生顧曠住橫徑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憇攝入冥司閱籍乃唐謝小娥身後也其籍青函鈴印詳載履歷近蹟十五歲不注鑛原名義年二十二時蠲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福一歲又明年收糧重其衡減歲一其增減類如此凡不徑意之事悉載焉寤以語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且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辛戌子十月降箕云以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令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懃真崇禎戊寅應試向容有檄以玉兔山司瘟廟闕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訖還家語家人治後事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亦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父立有家學好牡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師東家嘗外醉歸聽擊竹聲啓之見豔女携燈相狎將曙珍贈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攷之蓋越女停柩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某生月下清歌忽復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寢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放歌或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徵優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闕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屠象美給事李毓新諸公者俱前沒賊之亟振金鼓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庖鱉三四頭尚縣黍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場多鬼衣冠雜途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聞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偶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候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履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半月畢工又資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卧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來憲副 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嶽壻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

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耳

元黃潛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頎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道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襲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

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卑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誦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未有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噓之句成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邵堯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闈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疾舍事果不妄次場亦知之生曰果捷某人女吾當以配若病僕曰我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誦之生曰果捷吾力能得之爾何虞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陰隲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

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曰鼓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誦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挑七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火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畚以其名呼

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盜野狀如韞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
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文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故白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
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
人長五尺五采衣以其名呼則去又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
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載不絕其精名
曰善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之精名曰賓
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之精名慶
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弧棘矢羽以鷄羽射之狼鬼化為
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困而無手足以

告道旁原作
生道旁之疑
是坐道旁

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屢狀如鼓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无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曰智女狀如美女告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娶其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甲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魂則去

魯汶

全椒魯汶髻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姝喚開門汶用劍斬姝遁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斃狐也後膺貢任萬年主簿鋤強扶弱卓有政績全椒縣志

金龍邵氏

嘉靖初盱眙縣石壩集邵氏嘗有妖竊甕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起見中雷火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

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禱神畢出之赤金也其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

盱眙縣志

龍女

海寧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汲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卵棄之化為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過旱以筆書符投龍王潭中其符浮於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徧體有毛言詞異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魁所為遂題詩云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卻有郵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頗宏壯後牆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與人交

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任其地一日呼入書室語以爾
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乎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
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署潼水西以
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朱
明虹

舟葉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
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
應毀瓦畫墁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
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髑髏流內室侍女皆怖屠躍起執之為

龍眼核屠用明說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浸空同輩五六十人有眇丈夫
摳衣露臂徧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滑次夜表
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岸亡何面印諸人皆瘡

關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崇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關揚不信夜列卒爇炬道夜
分素婦步月階下關叱曰果寃乎哉宜訴我婦忽自空入縞衣領緣間
簇針如蝟炬頓滅僅熒一蠟婦逡巡欲前遠麾之即隱關就寢席為針
刺屢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關引刀秉炬而入有
物相撲刀舉炬熄旦見白狐死壁下

妖復

桐鄉麗嚴蘭津讀書其上深衣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宅卷
嚴疑其崇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貽以弓履果得
之枕上雙繡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榆妖

吳興朱 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暑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
也少婦也佯任之且摩且寐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叢刺驚起又老
婦也朱命燭之叢刺怒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
之相格鬪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於牆不可脫僮刃之背白毳
如綫蓋狐孽也

丘志充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丘志充公署有樓多崇閉久矣丘特登之積
塵累寸其妖冠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倚敲吹或宴樂如此不一

嘗簡丘稱都臺其墨淡留數日字滅丘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
乃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妖雖絕而丘以通賄營開府事
泄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派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杳不見
影世子急尾之忽歧為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泰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 某讀書臨平山中晝值歌伎作歌伎琵琶詩矜諷不已俄編
麗叩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歎其佳詠某媿謝求和素娥朗吟曰歌側雲
鬟尚帶羞聲聲猶唱八甘州歌來無力眉常斂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
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賴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裯某
戲請伴笑許之拉往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

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示人 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物空中求飲食
違則見禍懼而享之見黑氣如雲啗甚壯屢索不已某以告威威亂
後好養生家言禳以羽士俄擲磚石詬怒而洞庭山隱士施亮生有
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某訴之城隍神詬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
璽璽清執最有聲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
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乎威因檢道藏有
曰凡妖魅為符呪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
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書曰歲

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缺紗窗玩賞無已幾無何不覺
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
少選主人出敘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
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
大海予先君以為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方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
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
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
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緩
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鄰觀者蓋如堵云懽笑倍常予亦驚覺已月轉
中庭矣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
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
後有興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予何故

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詢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為後日之驗應思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黃龍白慮禍燬之弟誼振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兆云而妖記特奇從太守壻吳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刻頃可萬里萬曆間葉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賞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線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

平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賈紹興投逆旅解裝飯於市且縱步忘逆旅

姓氏失其處僅腰微貲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鏹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橐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承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一作徽人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卻告其夫夫走聽果然其家亦亡恙

瘞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歐死訟官驗瘞數日有狼啣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鵲啣兌馬

此非異事中有弊竇鳥能演劇而寸步不移我目親也較啣兌馬勝一籌矣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司官婪甚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歷六年新安汪雲秀東提舉如前例忽一鵲啣兌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裁之僚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中偶觸產室雷雨遂霽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將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祟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婦見而逐之相與敘禮延入內室問答朗朗有聲供茶畢婦啓曰尊客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

上為舊戚今歲各當遣女翁往嘉蘇買物家乏主特來相倚婦唯唯備告於姑姑疑婦為祟所惑具牲醴賽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祟為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婦熱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耄而容儀修潔不凡其婦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為何怪云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櫻至天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奔追獲歸及詢其故兒荷趙元帥鉄簡擊鷹始得活

陽武泣聲

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胸背各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煙而去以上俱象山縣志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聞有如悲泣狀凡三

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屬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曆十五年六月獲嘉辛豐里人王好仁妻帥氏抱兒乳哺忽雷震死所存僅皮骸齒輒消盡兒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識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谿金訓導

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棹舟歲莫值地師失路求

渡因問其淪落狀閱之留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問沐氏曰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葬囑曰行當有大禍顧

不發也尋爭渡斃人戍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曹水南向曰二八居士墓

中山王墓在鐘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皙而厚面目不甚雄偉

李文忠

李岐陽墓規制遜於中山石馬一存其左蔓草間尚未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敘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老先生閣臣不論首次俱授掌院不授翰林學士班僉都御史上出道雙棍值

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靴短衣於洪對展書官短衣跪御案西大司禮立案左先展書以案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鄉帶

京官俱繡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至良鄉易補服銀帶號良鄉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為党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鞏昌衛指揮使世襲年六十

二著從征日記四卷藏於家未刻述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燮元備兵隴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絁絲襖子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紬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生釋之予兩匹官絹壓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 專掌書記遇春薨 上思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分姓上 授鎮海衛指揮官 授山西 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 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 上高望救出之薛首已隕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仆 常熟許子洽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蓋罪其先世導元傾宋也宋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帝遂如潮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着青繡綠幘按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賣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君行為時第一升知定州初以一牛駕車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廝

洪武間指揮徐呆廝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墜於河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果徐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祁伯詳曰縣屬府州於民為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佐貳之職祁伯祥今授將仕郎平陽府鮮州聞喜縣主簿爾尚恪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為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畚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度漳潮之間以盤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籬藍籬籬籬籬籬汀人稱之曰畚客

學錄直講

國初 上幸太學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白金

黃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莆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冬至祀園丘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伴狂踴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句天朝效之不既羞乎上曰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 上稱善

六鰲縣悞

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鰲縣人按漳浦縣

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立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悞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灑縣丞今銅灑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焉安陽張氏風範

南京不打五更

宋時大內五更絕柳鼓徧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違其刻

外道留勅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子孫近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草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滅宋年月明廣州守閩縣林洋改刻曰

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

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瑀詩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悲鐫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偽夏陵宮

寧夏賀南山之東數家纍纍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倣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崖山崖壁險峭延垣五百餘里上有顏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以上俱寧夏鎮志

寧夏鎮人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遷興州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韋州在

靈州所城南四十里蠡山城西二十里

庫喝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北為蕃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喝

邢冕

新野邢冕洪武初進士除江寧主簿勵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爨太祖微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冕出班加賞因開其軍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今同

尺

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

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

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麥中野以網包盛之毋論鄉城婦女及鄰境老幼率尾樵者後競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計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云謂之抱包即甚少立見諄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寡婦之利者此也

實錄

高廟實錄一百八十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文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

漕艘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鉄釘若干按宋許元初為發運判官舟多虐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得稱盤故可以為奸一日元至舡場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蘇松田額

蘇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勺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潘陽三使日本

浦城潘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叅政落職洪熙初起

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潁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畫名上命繪泌像
開面方具亟命取視之賞其肖似首肯至再令其家藏有賜像并角端
圖潁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騏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驪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驪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
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便其
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墓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
即引囚聽訊以為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輒書魁字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列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丈
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坐以手指書所

北狩系其守~~者~~生其皇之池

以不坐欲乞遣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
有展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 英守北狩還時所御也 昇此至陽和總
兵曹安易以輿留几於家

王越

濬城威寧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籠兔者因窺兔兔逸
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甚弗遺跡到人間
慇懃寄與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勤縣屠中丞大山子本峻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於山
中即日遁去夫襄毅訃聞遣餘姚王伯安治葬今日蟬脫羽化雖未及
赤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襄毅薨後或過之於太山後其孫往

太山迹之晚遇老人指曰此去不遠從燈竿下往可也望燈竭蹶良久
夜半抵家矣則向之老人蓋即襄毅也

萬曆中醒神翁詭王越又天啓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豈足
信乎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齊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白首謂不好道
易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即君不慧奈
何苦之曷不令牧耶父忿之命工畫牧豎於座右苦志力學比長而慧
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 叅政

楊志陳金坡稿

勤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 誌又言孺人卒時其
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為

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
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誅繇黃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誚自
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
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
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一惠過矣宜予之不從
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卧郵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
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
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
而復暗不語間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 張文
定環碧堂集

端宏名官

當塗端廷赦巡按兩浙其大父宏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官杭州守婁志德曰此厚道也顧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俟去後圖之及去竟寢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陳瑄守嘉興其大父日休以貢士司諭海寧在萬曆初事遠聲香諸生追祠之名宦此與端宏事正類時無婁守見古今人相去多矣又天啟中潘汝楨撫浙潘筮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舊祠何如令出不意強對曰小民感佩廟貌日虔出語人曰舊祠不知在何所今惟有重初耳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語事頗驗師召配之數月不出遇山東山人言其實其人曰向病此求死道見異即值之忽值一草腹

端宏名官疑是名宦之訛下同

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之南高峰將食果腹止之食刻許腹雷鳴下大蟲如矢狀如蛇疾良已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極用小藍煎水飲之即吐其蟲金陵瑣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萃以至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來刺云辱與顧清拜單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又虛齋寄人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觀又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千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鳥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生書稱號連牘不作零東如楊一清自名石涼病叟一清拜升之先生道契蓋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賜頓首凌溪先生年大執事今薦紳通問名刺尺牘外又有駢啓萬歷末駢啓外又小啓其詞略簡凡三副楮一全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疲死何暇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自有王叟與其嫗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廩扼其吭而燭之故某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因出黃梁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鰥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塵坐中得一好女

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欣然飄墜遂為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謝肇浙五雜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廩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儒碩學見之字說者寥寥古道陵夷亦其一端

原潔

胙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者以藥瘖其音因致仕蔬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葬廬於墓服闋始合卺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率人陞

榆知縣

密箴

晉江蔡清密箴欲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數篇緊要書 格天之功興於
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
守抵方壺適多警虎三日兩授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徵其方之將請裁
體作枕而寢其鞞銘曰非爾體吾何枕非爾鞞吾何寢起視海岱吾安
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

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人立

去思碑於東門其作令箴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羸秦變法縣邑是設
千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 路勇求藝漢室傳
賢循良豈弟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盛德
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
字之實惻怛至誠赫赫洋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母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
不瀆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
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交則
戚党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操不爽而口過息毋
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和悅不伐而天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
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攸人以見直而鬼責

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嫉雋能以
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欣羨汰靡以務養耆則不競
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 右箴曰遇暴上思以禮臨之則不可犯臨
頑民思以仁悟之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
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
議思修靜而密弭之則微不悛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則動公
益至叨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愠思精白
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 質以徇之則朝有仗義
之臣即有 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佚實之賞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
之則無溢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彖周

公作爻孔子十翼說敘雜彖傳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朱元晦始定今易
爻次彖象次爻文言次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說敘雜傳 國初易刻
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 奉化教諭成矩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賢還里徒行訪人不
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
乘輜曰宜步行不取人恥 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洹詞有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燧蒲
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曰勵士師聖賢仰其束脩之問凡
四年遷教國子云

十老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叅政金醜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銓縣丞
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濬 官徐銘威每會奕棋彈琴賦詩
時形圖繪夏邑縣志

女飾

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唱妓自劉長史更仰心警效之漸漸因襲士大
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安陽張氏風範

犒市

北邊犒貢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緞紵直三十金
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比官駑駿足必私買

總督體統

藩憲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庭跪
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曰公昔為福州府守且長揖

上官况方伯耶亦長揖不懌以事挫之不為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也王
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爺十歲爺夷習如此昔田州
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輒責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
爾庚守羅定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諸司俸
涿州娘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潛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新關稅
田君穆騷人也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宋亦有

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寧張鸞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制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赴自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始奏事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跪讀彈文繼而科道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 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免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翊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閣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聽傳制云東邊的起去蓋 國初臺班聽特主今雖題定猶徇其例外官候吏部注選考科堂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榜聞之深自色沮此例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掾史並用何軒輕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機止坐甲榜如一榜群集一甲榜至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各輸公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圭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葬遵朱文公禮變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其不

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歷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棄者後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缶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為備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於他事哉可發一喙

海隅集

瓊州入醞酒不用麩藥有木曰巖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靖初臨穎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修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崔後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琛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母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眾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有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剛風上搏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闔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碣殺子不為

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山之主靜不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溪專受太極於二程不為私學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各教蓋太極渾然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繇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仆像

丹陽宋陳少陽先生祠 東鉄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為南戶部郎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虜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頑石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真大寧譚啓劣等啓登嘉靖壬戌進士知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後巡撫勞堪誣執朝選接察司獄啓時正為副使歎曰吾師被搆吾不能救而尚仕哉即解組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巖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逢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故相嘗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徇今半綸崛起輒靡然趨之萬曆中錢塘機戶傅時冒錦衣百戶其先人某祀鄉賢時敗追奪崇禎中吾寧吳中彥先以布衣納貲武英殿中書舍人其大父壁故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彥敗追奪二贈君雖未叢垢然瞽宗之祭政自宜慎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溪方太古享之脫粟流菽明日陽明報如山人方曰野人為野人固當公徹侯而野具得毋非情耶陽明為笑謝

胡僖神助

蘭溪胡副使僖性惡殺生嘉靖省試寓潘氏園群蟻數十萬聚於室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於他所豎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就蠟戢戢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空涌如泉注蠟亦絕不見遂高薦主司謂公四經義殆神助也

詹傑

休寧詹傑松山年八十二屬末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願一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瓢中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凡百餘沸而藥自團為二始梧相子顛搏之堅於石復盂之曰扁家廟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襲衣

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啓扁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扁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啓藥失矣

季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季宗道瘞鶴以子游土人不可無抔土故飾之

言子游壻申詳同子游子

仕衛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鏹可五十餘金鐫有字方晨卧見四人奔語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寢急呼授之兄亦枕卧明晨兄弟謀穰於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蘚以示市人猶大鏹也

三過鄖陽

泰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鄖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夫凡三至

鄖陽父嵩湖江按察副使都御史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周
輒登一小几几上燈一書小冊開視兵書也未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
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於女子則得
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恩民借閨溺之恩民戊辰進士位中丞
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盛端明同鄰

廣東揭陽盛尚書端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吾先世舊鄰一旦舍我去
何所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 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

改冒曾令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悞

晉府慶成王鍾鑑子四十四長子奇湏襲封外一早夭二廢庶人餘四
十入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人見玉牒
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悞也鍾謚謚溫穆獻徵錄悞端順
王奇湏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瀚其弟濂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輩群向濂揖元洲笑
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室謫元洲走靈隱寺僧
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没方接散無費故其徒暫出而元洲不知也須臾
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耳

故宦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讀曰鄉先輩任公勉之沒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為養
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故
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撞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為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詡素廉能謁惟
長揖震筮之二十諸學生關與震辨震縱僮搏之各毀髮敗面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閣其從兄孝廉錦以屢因公車欲
編修免入庶得應試編修不聽錦引避志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安
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字萬厯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詐宜守之以直惟其然故
無悖於德不能諂宜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宜守之以
廉唯其然故無愧於天寶日堂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戇善泅水嘉靖末太守方廉募之偵倭斬級賞銀寄庫
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效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廉後撫吳召
予庫金仍辭以乞終上海縣志
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軍如張二郎鷄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寧令蘭溪金傑由貢生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撻裁省供應
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人號泣倉

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 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柎謝榛善所著石湖集柎嘗題四
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丰峻骨四溟詩如金閨冶婦雜繒錯
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畫俱弱戊午與謝
子獻寫詩予訝其詞畫更弱嗚呼豈知二兆為死之兆前言為仲木之
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項城縣典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香殊常未幾思
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恣掠

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於周墩分主簿一員駐
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吏曹叅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慕王元美
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瀾齊
盟狎主有新安平山空抱投鞭願悵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駱文盛兩溪書款山寺十友蒼髯翁松抱節君竹冰雪主人

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菜道人葛蒲秋江逸客木芙蓉月露主

人梧桐幽芳處士蘭雲華仙蓮嘉善錢寒菴相國士升傳十友茶醒友

鷗閑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策友其一

蓮花淨友蒲團禪友麈尾談友拄杖老友青氈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

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 其二

田千秋葬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擊劍嘗鑄銅像鐫己名氏葬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即神仙也

海鹽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名曰監海鹽縣澈浦鎮兼煙火公事某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見前代綜覈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灘例倩最能者為護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誓不外傳也
販海

閩粵人頗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六甌泊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彌島將至舟聲三炮島人出逐登貨於邸主延款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霸張德傑所寓人已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霸人數盜欲屠之希周不聽夜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訶菴公山之幼子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為怨家所訐少年惶急飲酖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陰結力人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以婦詬婦呼曰爾不嘗以吳王孫殺某氏乎隣人訟於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矜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忤太守徐下之獄在前以諸生視橐籥日伏謁求解不為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戊辰成進士任嘉興司理其去橐籥時未隔歲也太守郊迎素好貨至是斂潔士民傳誦為一時之奇士固不易及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遷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構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大綸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尚有下第諸公筮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吏巾說好我益不信即青衿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治句容六年入觀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吏績其著答曰更三年尤好師相

曰迂聞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單曰句容不當遺選御史

錢若賡

鄞縣錢若賡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聯捷烹鷄立候又失之時以為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箕判曰若要出待天突果天啓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穆宗永寧安公主素患衄血選時潛然血下司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臨公主孀居見通政司右叅議梁子琦疏中

丘橐遣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橐之子早夭嫁其婦華亭陸給事樹德問及駭之侍郎曰噫柏舟之咏錄於聖人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岳間氣

可概望之人人乎

高儀尊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污染藉手錄不遺吾寧朱舜臣適見之勗以力學因受業焉踰冠巍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至朱氏稍恣時舜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競前其僮曰我相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僮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為我官但我前日曾經為相公

江陵票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票簿歲積餘寸許旨極簡切嘉善錢塞菴史官時特彙錄之後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逸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陵罷事侍郎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嚴譴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姜 宰宣城萬曆丙子義仍過訪宿 寺識梅鼎祚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課寺中有楚客角巾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贖焉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懇切至期並寓燕前客果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自屏後覘之耳沈獨往而退客又至語沈曰相國善足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雋南宮對策進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子洽

云

哭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萬眾鼓噪
總憲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習難改故善治者貴因勢
而利導毋拂眾以就功 又彬州徭人雖竊一鷄必抵命嘉靖末某官
欲改行漢法徭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伊檄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決亡何開府經
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曰令來時
邑故多沮如茭稿也而務閒無事與廝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
之茭稿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甃以巨萬計度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
食今賣茭及甃就矣開府太息助米千石再過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曆
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娶婦李氏或勸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刎陽城令故嘆國光謂其偏脅死實非也巡按喬璧呈疏聞削國光籍所樹石坊俱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削籍門額坊表如故也錢塘太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黨削籍又坐殺人罪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卒官母更適依祖母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文

元輔家幹

張居正奴游守禮

申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仕一日即貶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階家居子僕積橫訟牒山積謀於珥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久願假尺一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此曹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又賄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訟熄操縵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方撓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菴

錢塘邵山人 虎菴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邵丞新建喻楓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虞淳熙詩老作閒民不負租不濠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拉聲藝苑傾慕緇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坏踰垣之寥寥也

續吳都文萃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萃積四卷虎臣即殺賈似道者萬曆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萃凡二十卷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澄

孝豐吳稼澄翁晉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嘗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煥有鮮帶對山人之句噉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州判官晚號玄蓋山人易簣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調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相國駭遜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僅魯司寇僕忝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遜老儒曰當周公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聞相國召舍之而來真過之矣相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固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富而能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夔錦衣衛帶俸在都督光皋光旦俱錦衣都指揮使並讀書守禮有父風父卒於京哀毀不勝扶櫬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母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曆己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礦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述古作奏自上述古難之鄆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俗

崇邑許繩齋維新侍郎前守松江問風俗於陸宗伯平原宗伯曰無風俗許訝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為風吾儕效於下為俗天下豈有風俗

彬州象裔

萬曆初貴池蔡太守彬州古有鼻葬處林木蒼蔚犯即見崇守歲祭問之士人云某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役稱姑祖陵數千年荒裔猶叨外感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意公自言

其性耳先生為之嚮然馮慕岡先生維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講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羣書著三教會編若干卷老得心疾顛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兆恩嘗師作小仙

祝世祿

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牆壞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窖衡三丈長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侈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薦及談遷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船私販日本携人參值十萬金登吾陵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憲模

往捕之盡收其橐囚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模報數先後多寡不一又分參饋上官如司理宋璜即百二十斤實不能半而初時捕役者乾沒不與焉其賈多晉人陽城張藐山先生時以大司農改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已而撫按果奏上憲模免官前予在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政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悞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關白多警太倉王士祿等群習弓矢或訐其反搜捕手札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據鴻謨奏上事下兵部兵部伍袁萃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萬曆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關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士大夫於每年正月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申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單帖後輩於前輩用折柬前輩用單柬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概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桌一彼此稱呼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表小修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麻城梅中丞衡湘國楨寄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柏婆婆委地作虬

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

朱氏世祀主司

蘄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 祿

嘉靖壬子鄉舉房考滁州學

正全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績溪胡

癸

丑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秦和楊

主考大學士華亭徐階侍講學士

高安教

康侯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縣

總裁憲副汲縣潘

監臨御史長垣徐 萬曆甲戌成進士房考兵部

主事崑山陳

主考大學士全州呂調陽侍講學士尚昌王 從兄

萬曆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洲褚

總裁按察僉事上海王 監

臨御史常熟錢岱康侯舉萬曆己酉房考行人蘄水郭 主考左諭德

龍溪蔣 右諭德河津趙 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南 主考
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圖並世紀於家

趙御史論囚

萬曆壬辰進士趙蓋蒼 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囚有禁卒以獄逸代死
先一日獲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李曰當疏明
其事候旨庶不在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史死

郭達

密縣郭達伯羽萬曆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失明議退
婚達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曆時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有集行世聊紀其一
新秋呈霽色寒草正丰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

息狼烽坐乏舒籌策天威下九重 蕭如薰秋征

朔方才喜淨胡塵又見邊聲急震鄰雜虜橫行如烈火諸軍堅壁似雲
屯纓冠義切盜違命蹈刃心雄止受身獨捷三師先報陣保全疆場報

楓宸 杜文煥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遷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剽策見殘簡薄之生曰
遷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二十金贈小黃
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幟彼悍少曰自大兄所來乎生得返里
其兄游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草何足道因叩之老
人曰少作此伎倆今髮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面
且赤老人拓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駭服老人曰平平耳更截柳挺
各二尺置樹端發鏹矢必中裂又立木寸餘矢揮木平過又不朴老人

投弓而歎休矣日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某名氏猶及免也

曇揚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日七通敏敢任並致厚貲文肅女字徐少參廷裸子未行子夫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度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真駢降非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靈響遂絕母朱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為紹興某生密捐千金以女歸之某歸後單門驟侈其橐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兼吾其人強忍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墨陽太師傳倣唐人南岳魏

夫人傳四明樓熄指其妾鄞縣屠儀部隆上城隍神詛之後曇陽子祠位雷擊燬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盥櫛輒閱諸行狀隨草一志傳又成一詩出報謁肩輿頗儼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缶四隨事禮記分投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忸忸嘗投簪求題云伎所贈者先生即曰鬱陶思君爾其捷趣類此

王岡伯士騏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嘗共讀恬

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曆壬午岡伯解額第一成進士文肅

子辰玉衡嘗過之值其內櫛不即出意不快會選庶常文肅當國謂瑯

琊素不以詞林重岡伯遂不預雖文肅無所私實辰玉意也故岡伯怨

望即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絃於群口矣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
鐘督運過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
中太常卿鐘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開府非卑
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

文在茲

萬曆陝西初場督學 閱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茲呈七
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茲第一乙榜首
龍圖次舉龍圖又第一

無賴妄奏

萬曆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宗高宗駙馬培賜物又第二祖
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漢子冢寶物萬萬湯顯祖若士詩天帝

恢諧一字聞宣和遺事莫紛紛獨憐千載推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按
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箱譏察霍定和
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穢相封殖祇供後人官帑又
供後人註墨何不將六州鐵鑄其身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 段鏌重聽巡臺嘗問幾令郎曰外郎二十四人滿堂笑之
無錫知縣謁學使學使曰鹽臺於貴縣有說答曰已喻明日進硯問
其故悞鹽臺為硯臺也尋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生正
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綬

萬曆 吏部郎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綬不報綬內懼進珎
異若干列几上 上欲受之適 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國子先生論
人當不差奈何受之 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獬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墮桐鄉祈 昆陽值
之贖五金子遜貽制義三百首內食不厭精全稿祈應試錄之拔高等
食廩又易義售姑蘇酒家六畝後冠禮闈梓人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慶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
歸之

長卿佻達不羈先因宋西室家狎飲罷官常游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
滿座語及前事忽曰宋夫人真絕色也衆為之匿笑又曰吾一夜可度

男女十人歎縣吳德符充時在座為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天竣開雍志蘭溪趙相國志皋墓簡峭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諛
墓之習銘曰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至偉巍科
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靈沒永寧也

張九德

萬曆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宜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
前大書一酉字畢滿一場賊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解其故後四
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曆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逐之踰城出不能獲湯隣初
先生煥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問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
兩言可念姚叔祥士隣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裹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
若教更問即何似嫁得即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怪之邑邑成
疾傳吏卒取冥衣來隸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巽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
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其諱孝宗每榜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
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凶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
而皆無恙

樵李詩人

萬曆間樵李詩人頗盛姚叔祥起傭書丘遂本天寧寺僧空梵也逐於
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游薦紳間陳無功本龔邵守勉侍史
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
家設恩主思我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自稱名殷東皋 本村農車
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卑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曆間濟
南歲貢生王之翰選 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遠感心疾見人輒曰
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葉選 州同知上疏求與
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部准通行弘葉見巡撫遂稱老大
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病死見冢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 令典萬曆丁未進士嘗徙官淮安教授壬子分考四
川畢出游見都人婚車餘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蜀人俱服素
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往廟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縱擠許膝下從者指為太守也許叱
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他

陳心得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解舍失火延蕪軍器庫傷於火
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言嘗欠伸左臂隱隱有文旋膚理若動出文中起
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楮印倒篆數紙鈎畫

宛然晡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鄞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退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清蓮花良久始
合尋右遷凡三放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儕鶴太宰以葉相國孫 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見泉無
兒時魏廣微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因失廟
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疏略同烏程朱文肅國楨
在閣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
文肅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媚璫之旨駢四儷六多元城平湖

二公筆黃立極施鳳來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解印或規其引退陳曰雖年迫戀車而少子求蔭敘欲少慰之辟如驢馬非不願息無奈人鞭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峻見幸充庫吏蝕帑事敗逃入京久之黃時太監王安安時直東宮因善中書舍人嘉善魏太中侈附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掖垣於諸公前詭為異人密託訪隨委隨應蓋上交冠蓋下接胥吏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如市苞苴日進轉應星回大中中書善傅櫬大中劾櫬而吏科都給事中關原許阮大鍼同縣左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各致隙

括銅

天啓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輸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官銅窰銅溝等物

黃尊素

餘姚黃御史白菴微時有友人承某懸館致之夕嘗酣歌令君曹谷間之問於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後勿復爾黃酣歌自如丞去聯捷已曹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鐵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雖神貺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鏹行十餘里宿封舍告之約其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罄矣

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貲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類穢物心疑之

俄行者拾去遣問則一惡錢也同知歎以我之富一惡錢亦不可妄得
另易之以示後人

天啓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瘞金若干俱刊楊隨
龍名其主徵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主人大挫其產亦累死以阿堵物
主僕俱斃故知管寧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倭佛殊報

硤石鎮屠者渡海禮普陀洛迦山同舟客某雖積虔以眩疾不輟葷
累數卜於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舟謂風疾備脯
少許俄觸風長年徧詰諸客其人無以應奈何以我故貽患諸君乎但
乞登岸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分必死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
所往值途人告之故途人謂我舟便挈抵普陀迅帆乘風味爽告泊禮
佛下山而前舟方至賊問繇則積虔所祐屠者能記客姓名

天啓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陀且至風覆之盡溺

崇禎 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饑凍死

丁丑 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 氏旅宿以鑰其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判司業稱寅弟還詞林不復稱寅

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稱職名答稱友生萬曆末葉
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
蓋聞之黃澍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 維稟 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繫京秩即

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一銅臭掛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
尤以豪於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
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子弟於師則侍其在交游惟於達尊稱侍則可

平等交何侍為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芻蕘工瞽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亦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隆萬間吾宗約之兄云鄭淡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判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靳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志復古者請違眾獨持之何如

通家子記

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為一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為謙年十六勞謙纔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鐵橋公子右雍獲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名召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於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

歲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二年而吏部涇陽雒孫獻瑞亦七歲矣又狀元俞邦揆年十八羽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客之子也 略問禮萬一樓集

書法

邨鄆涪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 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尚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耳拙則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巖 原中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天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筆作大小書傳於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吳氏產夜叉白魚後又過期不產一日請

治平寺僧誦經祈佑忽產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兩鑄萬曆二十六年置

徐州吳端妻初生子曆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滌之乃銀二錢四件五六日連嘔數斗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盛朱積遜誦

天啓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盛黨逆魏歷加尚書銜魏氏敗國盛除名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刺之輒稱逆黨積登崇禎癸未榜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逃歸國盛誦為順黨題楹曰寬着肚皮包世界掙開眼孔看時人

沈淮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辨厚禮之且薦於同年巡撫 贈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啓初 相 科給事中惠世楊

以太學門生來謁勞閣人沈光一縉三日終不為通世楊恚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軾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卒時見熊索命又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賄市人頌王詈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淮前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苛 上自改重時旨出人多文恪修怨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構我耳

毛文龍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祐動而成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

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祇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縱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不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亟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董去任即廢蓋懇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賴錢相國塞菴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覓奇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紅僉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捫其腹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白鬚兒命二子台碩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壽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啓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還杭州登江岸失印三日或得之司前石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劾去

箕仙

天啓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淮陰侯也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氓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構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浮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溼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鄉乎曰不可在城乎曰不可然則城鄉間乎又不可歷問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
同各官估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烏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
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字問之內監云神宗皇帝寶
座逆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幛崔呈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壽六十
壽文一篇張瑞圖慶榮壽序一篇黃立極疊承恩論序一篇馮銓祝上
壽上公俚言百韻沈惟寶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嵩壽詩一篇馮銓詩
曰德稟乾坤秀身依日月光惟山寬截業瀛海大洋洋甲代名方大於
功姓自昌嶽靈生伯甫苗裔出高陽文武人稱傑經綸世待匡器含
九潤胸富甲兵強偉略高伊呂雄才生管商粉榆超漢苑運會際軒唐
已識天顏喜還知夢賚良楓宸心膂切禁苑姓名彰玉佩趨長樂金貂
傳未央袍分仙仗彩袖惹御爐香疏附明離照周旋互震陽前星初熠
熠幻海已泱泱羽翼喬山手鷹揚渭水祥龍飛時放蟄鵬運遂搏羊搏

望真師友承華賴贊襄風雲應契合魚水恰相當輔導歸仁術謨謀得
智囊鼎湖舟再起玉几命重揚堯舜當我世皋夔佐吾皇瑞圖星宿合
令譽斗山昂曉日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簡元老展青箱雉尾
雲彩扇鴛鴦筍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客星芒剡表尊公望帷籌仗子
房謨猷規聖學紀法震乾綱大有時方泰中興衆所宗英才初彙拔宵
小或顛狂簪筆希鳴鳳盈廷起沸蜩玄黃將易色同異各胥戕不有風
雷震幾令宇宙荒燭籠開朗耀魑魅息披猖求舊存耆耆維新洗肺腸
闢門等上聖重治法前王黔首沾膏潤穹玄賜福禳苞鸞儀穎洛寶璽
見臨漳部奏清河瑞家藏棲畝糧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攘文石擎天
柱靈鰲駕海梁純忠扶社稷壯志掃欃槍時下修刑政軍興只糗糧雁
門無承牧堆堞固金湯挾纊從天府投膠自上方律師遵豹略驕虜敢
鳴張九載逋逃寇一朝思啟疆羽書連上苑烽燧達長揚更有機關巧

番來輦轂存虺蛇生肘腋胡越隔蕭牆兇計潛相應梟心未可量公車
頻碩畫黼座獨彷徨非得宗臣力焉能薄海康運籌先祖亘亘決勝溢疆
場太伯隨旌指昆吾早劔鉞有奸皆鼠讐無賊不踉蹌麟閣分彪炳雲
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 德宜償胙土 家業分茅在帝鄉山河延
奕葉闕閱盡冠裳興漢推平虜平升寶破羌匪夷來升服甌脫化蠶桑
九塞威靈赫三朝典盛襄梯航歸玉帛瞻視肅巖廊顧茅茨地盜容
荆棘 經營勞瘁畫樽節備周祥桐梓共挺栢梗楠在棟梁子來仍勿
亟農事更無妨宸極端袞冕中天起闔閭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踰
龍蟠去斯于虎拜颺嘉猷高且夔大國闡姬姜帶礪申盟誓威儀異
壁璋上公崇特進七廟儼蒸嘗玉綸褒 渥雕弓頌什煌尊庸先後意
史冊萬年芳畏壘多尸祝江濱徧苦棠承恩宏甲第開宴沃春觴嘉瑞
生芝圃輕裘解鷓鷯攝厥貞孟月晴旭送餘涼譯國餘玄雀瑤池下彩

鳳上台輝煜煜南極映蒼蒼鼎熟珍羞味 傾沅澆漿大官頒御饌笙
響振幽篁雅樂登歌繞和聲條占鏗瓊筵青玉紫丹餌紫瓊霜王母蟠
桃日安期大棗觚添籌勤海客托戟列朝郎壯志千秋樹箕疇五福章
群情勸九錫獨坐引雙黃元宰無窮壽朝家有道長嗟予才朽落念我
學 涼樗散原無用榆枌徒自捨明公垂顧盼溝壑被青黃知己稱奇
邁裊躬竊慊惶有懷惟鏤結消渴欲膏盲虛負雲天義安能寢食違啣
環恩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虔誠戒管篋願言千紀壽長進九

霞觴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恩浙撫潘汝楨倡之祠始成郡人黃憲
副汝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勳論被詬辱忿死則流
聞悞之耳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幕客程於古偶閱卽報塗抹蒼頭怨懷賢訐於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始禍不自藥歿預其榮人事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命俄歲試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朴勉如命宗戚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謝逢掖受章服之榮

天鑒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胡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吳越刺探陰事德清蔡奕琛以置海寧中書吳忠彥家嘉興岳和聲虞廷陞合謀作天鑒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贏東林得為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人品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後牆把總密致之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也又

五千金託岐山壽崔呈秀謀薦起中彥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曆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常述夙生輪迴之苦本蜀人讀書山寺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憾死書生亦沒罰作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脅痛過鞭箠後轉生某氏出胎方浴自喜為男子舒手連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死九歲不言偶讀一壽文父駭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諳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愷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裏飽可戰上曰何其粗也間引疾溫旨宣諭曰好出來了

閣揭

閣揭萬歷前不數進事關重命元輔秘啟多所嘉納 先帝時屢讀視
為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寢之

待漏向懋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緡 上禁之俱露坐松林下賜大臣
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 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周或

嘉定伯周或樸謹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駿公太史太
史問宮中異兆曰有之少時某嫗來命出拜之某嫗遠仆地今想之或
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所撻免

歸天津多養女御史 吳阿衡巡城時細其女云貴妃女弟阿衡坐事

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田氏推阿衡邊才歷總督
薊遼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衡疏辨有云臣繼妻即

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借援宮

掖語極穢褻亡何敵入牆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阿衡及諸
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嶺矣阿衡起坐率裨將出禦勢莫可遏

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隘其家在嶺亡恙弘遇挾勢躡橫造
請朝貴權出嘉定周氏上辛巳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算故太

學吳興茅元儀妾楊宛本吳娼也善琴書弘遇至茅氏求出見即脅以
歸壬午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稍斂戢明年奏進其少女

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宛學琴曲不再授 先帝納之數日不朝弘遇善
誘致富人鬪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為地富人心懾手博竟大員至數

千金弘遇立置馬廐下責進不少待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其悞餌其
術一日罄產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臨田氏逃民間今為貴家
妾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蔭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或問其
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費縣
張四知代之郊餞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耳費縣初不以為然
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輒曰照行一日語吳駿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貴卿
陸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以對
未幾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本強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見之詰其故不

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奈何上自此寔疎訃聞
僅祭一壇予半葬典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貶封告勅屬詞臣贈官告勅屬中翰崇禎初贈高攀龍誥命許士
柔擅撰被免

北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
臣題允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書擅
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張鼎

華亭侍郎張侗初鼎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妬婢侍即苦之沙門達觀
有道術侍即以夙命問令持咒度誦半載當自悟也至期恍覺
前生戀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慮未可示後罷之 日講六人專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密諭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郎必謙筮仕初入幕後忤意榜曰革退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雞詈及漢儒以隣屋為瞿給事式耜也漢儒通刺自白瞿不納曰陳氏逐客何刺為漢儒恚甚入京欲許必謙會邑人陳履以家累逃京師怨錢侍郎謙益速其訟語漢儒曰陳益我無大瑕隙宜先及牧齋也又訟師單良臣常上牧齋六字訣曰疑曹和溫脅張疑曹謂司札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脅張指漢儒良臣隨自泄於履謙之子履謙因改為激溫脅朱朱蓋撫寧侯國弼也撫寧方恭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款遂盡發烏程

怒收齋事而下漢儒履謙並武舉王番立枷死番屋本陶氏後歸錢氏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騶

香山何象岡相國以未腰玉不加意錢塞菴曰毋妨雖未腰玉人視之同為閣老何犀玉之異

嶺南臣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騶陳侍郎子壯並鉅富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郎至窟盜御史李雲鴻按劾子壯朝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 上意啟其瑣屑始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 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牧齋時同社薄其文已采登

第薄又出宜興周相國牧齋反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罷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意倪鴻寶云云溫相國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傅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傳敷陳剴暢進退詳雅上退入煖閣諸臣尚位竢傳上方酌定枚卜諸臣及出門知傅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受以楊襄毅傳集示方略嘗曰今日盜熾須十面埋伏法殲之否則我東馳西騫徒團走見困而欲增兵先議餉必加派彈一二年之力庶可蕩平進士歛縣洪天

擢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懌

平島劉興教兵潰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遷制建州有名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於我非有損也明日本兵以語朝中

翰林編修楊廷麟論楊嗣昌庸臣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奸猶可也乃庸我乎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謫

戎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單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而走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即笑曰且未獻俘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忽命召狗籠一千時有言猛犬最警令登城司夜不

虞掩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故未嘗三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恚
曰朕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
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
仍游南游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忽崇禎 物 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
九一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 王號遂東 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鄉人
張汝懋其門生也過其家聞鞭扑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
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
會極門上疎言 陛下夢後諸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益有
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 跡其人不得又下錦
衣衛帥駱養性跡之不得霍達曰此即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廠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墮其闔蘇州城塗
以石灰以是言備徒供噓者一噓

張次仲

張元咭曰令人沽名釣譽輦金輿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
事之悞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磨所以人貴自立耳
元咭論樂之實手舞足蹈如伍員鞭尸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是此

意

心竅

庚辰山西大饑人相食剖心其竅多寡不等或無竅或五六其二三竅為多心大小各異

周延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煥日章趨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疏辭而今事亟矣寇胡交訐勢不兩顧其關係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疏辭即宜附密奏撤師松山回守關門蓄力併銳猶可支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紆程三四月則松山隳矣關門豈能獨禦哉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為計宜興漫應之殊不致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興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興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滑縣魏炤乘舟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未嘗涉時事并研即瑣語輒左右顧始發實皆寒暄酬應語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勤王獨不召見自疑懼託耳聾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曠先是過易州所部兵頗道橫辱學正之弟適按臣委學正伺報於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與某人非曠者按臣以寔聞下傳庭獄撫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薊遼總督曹文衡既削職樹坊於里忤縣官手搏其面縣官大怒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為吳
給事麟徵所重得宰壽昌決歲殆四千金意覬温州同知時巡臺金壇
鄧釵出壽昌隣宦某之門以八百金壽隣宦某鄧釵許之尋卒未及薦
正中嘗候隣宦某某謂其索負若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慮丈人介
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某官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
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
拜 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宦之力
也又餉以三百金不受

白楹園石

聊城進士白楹治園於臨清葦二石致自章丘頗幽麗德州謝太宰陞
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楹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興寄煙蠻粗
適意福胎花甸香歸魂

科第陰德

隨州程鐸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闈闈撤棘語門人曰
吾輩讀書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為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
岸某家失火有婦裸奔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僮輩有他意坐守徹
夜解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於夫謂倖生逐之適懷妊不
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岐嶷可愛少即補諸生雋鄉榜戊辰同禮闈初
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蕊燼其角自度不中格未謄真步於號房見隔
坐老孝廉枯坐舉稿授之記其名乃程鐸也鐸因奏名成進士少年來
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真長者吾母常誦此事無
路訪覓今借以七藝報於願足矣乃述母見逐之故其寃始白故知陰
德灼灼不爽也備敘顛末以為門人訓

鄞縣邵仲陟己卯館袁化祝氏赴秋闈寓婦意挑之仲陟不應侍女間

餽茗餌據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語人仲陟竟登榜

吳培昌

華亭吳培昌宰仁和贖貨時歲饑借完漕貨富民五萬金半私其橐營薦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豸繡謂西臺直掇之耳兄事樵李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意驕溢癸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復中同嘉興曹溶給事中長沙廖國遴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下復中曰將來匪人玷臺矣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曰吳仁和也各言其贖貨以隣近未便糾國遴又他對時侍御史大興甯承勳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遴諷履中從吏之復中遂語承勳曰君授職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履中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端生色矣承勳唯唯云渠事未詳枝起溶請任之枝起例事狀溶繕疏以承勳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勘理培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反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逐培昌乃逐我也兼程入京偵

其事陰代宜興揭言路喜中人往往不識面借隘如吳培事甯承勳何曾稔之實枝起溶等嗾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 上尋召府部大臣對訖手勅召承勳承勳不知所出 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乎承勳惘然 上曰即未全誦事可悉也承勳勉敘一二 上曰奏不自出當指其實承勳服而退各責回奏承勳趣枝起溶商之承勳回奏培昌稔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枝起溶非有他也章上不問枝起溶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給事中常熟時敏伺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土傾心告之且求為昌時地不知敏賣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嗾宜興揭國遴等有私國遴枝起下獄溶解官聽勦而三人尚乞援昌時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琛言事下錦衣獄審旨欲令都督駱養性死之養

性私語同鄉廖國遴國遴阻之毋殺言官行疏救之矣明日疏上果緩其獄月餘國遴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駱受審旨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遴初不為意良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恐几欲自殺已絕無耗一日上手書詔勳武射并及都督駱養性益大恐射得三矢賜茶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恒撫浙有綏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納贖董購浙省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詰東廠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誤國

蝗蟲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蟲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燬盡東廡伽藍三像土偶如故屋雖燬神製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殆有不可解者初萬曆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籤零落奉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感賦一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莫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負錢相國子錢因責進遠致相國書附以詩得好休時

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流相國返
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莫笑寒巖無暖氣三春
花柳總成空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實
七白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
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廩

烏程朱文肅相國國楨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少子
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廩敘而紳以劾郡守朱大受疏六上

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宰木見罪冒族父名
許紳市廩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伎俞楚煙以櫬歸

借屍脫囚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悅囚婦許氏借丐婦屍為許氏陰匿於官
舍秩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甕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官帶
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君也乃歌者中驥果以歌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屏

姑蘇恭議沈長倩允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沂議姻或惡長倩以徐館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拈古事書屏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為狀元嫌其與賀拔甚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悉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起聞之曰我比祇得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賓奴產子朱姓侑塾補諸生以黠滑忤王除名出亡遇山西梁某父事之挈歸冒氏籍登辛未進士歷咸陽曹縣令好貨謫死揚州州杰初第刻稿瞽瞍北面而朝之其文有曰謹具田間

大老奉申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餐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鄉豪逞賈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召餘姚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驢橫不當療也因扑地而蘇幼孫殤絕

陸員外贈妾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嶽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澄源贈以燕姬東曰北地佳人盈盈甫笄東方才士鬢鬢有鬚割我下陳侍卿中幄鸞柳之長條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郎庶幾俊眼黃衫俠客霍女洵是奇緣拜姑嫜身乍分明敘姊妹心休見別豪豈同於換馬喜或嬈於乘龍曉發棠舟只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懽見畫中人陳媛咏舊宮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問水濱時欲遊粵聊採微

芹以充合卷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婿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室作滿庭芳詞題帕贈之九月冰衾三春香袖客遊多負蛾眉一魂自守掩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宵征肅星影相宜殘酒柔聲附耳片刻情郎陪 窺窗今未幾旋傷遷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燕故壘重樓珍重紅樓小帕沾餘屑檀氣維聞新詞與能將好夢寄我數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巍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乎今思其言即早有斜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梨博菴 元寬 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多不

能對蓋吾浙恭將四各分一區曰浙西曰盛紹曰金衢白溫台時浙東患海盜

馬玉

燕伎馬玉擅美百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侑飲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頓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於錢塘西河候陸員外澄源問近况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聲唱曰公公一日登九五福自天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薦侑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於費重專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門嚴邏而徑竇愈廣癸未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山陰朱壽宜為

鄉戚寄進累羨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娼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修微常熟錢侍郎謙益娶柳如是並落籍章臺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我焉今遺規漸盡惟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徵奇按廣東攜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遇颺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劫嘯聚頗衆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為長各約投甌於海不沒者為雄獨芝龍投甌不沒衆因推戴常值颺舟覆及風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

以海寇授職對郡寮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嚙不謂今鄭氏萬倍於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氏曰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傳臚訖以守令闕人命進士減觀政一月閣臣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於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滋預選儀易

魏學濂

魏學濂壬午舉南榜樹旗於門顧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聲私印曰

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手持一端葛為致阿母
前子一曾過我貽我絕命篇 竟置不讀一讀泪涌泉初念死即死轉
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優焉不如子一者高車何軒軒
華亭李雯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
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弊

崇禎時錢法日壞薄小如鴛眼苻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菴入相携
戶部夾鑄錢若干欲上之為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

請禁萬曆泰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崇禎錢

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日識者知其非
祥

降級

崇禎來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字級惟守令必開復得
轉咸歎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降九級書奏云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又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貢歷十四年歷
降三十 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 級幾無容地而
猶衣豸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罰白衣領職豈
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語閣臣曰 東宮又
荒疏四五日矣見忠節麟徵家誡要語

閱武

先帝力能開勁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皆不能用造甲每利矢

陷之馭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過重難堪

玉堂薈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修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刪枯樹五百八十六株

後湖

崇禎四年修後湖冊庫柱刊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於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 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辛巳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於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敏辛巳嘉定侯廣安 峒曾視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則加杖有差他郡少者數人

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患其衆特簡七日日月星辰曰靈壘蛟龍曰鳥獸魚鼈曰干戈戚揚曰麻縷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共錄四十人以額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駟

李建泰王錫衮丙子壬南畿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革建泰等計必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駟柔芸停科芸年二十二駟稍長命下駟除名停芸三科駟不能還詎建泰生雖不敏奈何以駟塞責也建泰語阻許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師 上問贊幕者誰也舉駟任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為順賊所執偉其貌知李姓拜稱皇叔閉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 為裨將幾被僂憾之至是誣告建泰通叛速入京鞫之不實 某坐誅建泰得宥駟事弘光朝拜

御史巡按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嶧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辜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操赤壁之戰足下且為荀文若何也王應豸其兄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濬好方術謂丹客俱給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都督欲授余余不應又有小方日得一環吳興茅止生維請其法遂廣作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藜藿無措若曰享一環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稗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延士方某試作黃白珠驗特宴之方士某纔舉箸頤脫此事往往多陰譴僕雖長餓不願聞也

金箔

宋杭人周承裕私鑄金為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為令田汝成

按秦漢以前餽賜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於佛像夫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耗莫大於屏幃榜署箋筴器飾之類歲耗不可勝計如金陵蘇杭製扇徧天下其糜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滌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游值筆賈為吳中故人相話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黝暗勿自阻即得達矣當有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劃然天開見異人坐石牀延接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知給朝夕也於是屢往來焉常熟

時敏子來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歷歷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敏成進士除海盜令對所善諸生若輩游宦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調安陽又調固始邑娶婦某擁貲數十萬居鄉時寇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貲盜寇偪驅出入城被難因籍其家已遷部主事給事吳昌時求頂考選召對上臨門手注御史出語人曰猫頭補子豈人所着則宜與密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調金華守上書自明又得留尋從賊除巴縣令御史蘇京除四川防禦使敏即修謁盛飾短後衣長跪已遁歸昔鄭相如告鄭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得偽官願守忠節時開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臨賊署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虔減死貶台州司庫夫天寶十三年與今之甲申三月同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於前知司戶亡論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於津要附宜興未足轉於附

頂疑是預

賊矣

吳之後五議

南渡初

諸生吳之後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山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揚鎮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在某地對支或對支隣近盈餘即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途運維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鼠雀朽腐之額今糧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幾何過夏加一耗之足矣對支可無耗也浙直兌例每缸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共一缸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每石蘆席車脚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缸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造又外帶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四省運

糧京倉途近軍便較之遼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蘇松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三斗春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兩嘉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二年正額外即餘米十萬有零以佐軍興

九邊已絕開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淮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淮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緇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宮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亦便緇布十有餘萬編審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並廣德州供織上用

如金花緞大紅錦每匹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九錢共計十八萬匹又細造六千匹如虎豹緞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只孫團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紗黃白絹並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於四司料價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不一而足再如天啟間題加遼餉七百六十萬勦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亦約一百四五十萬而問馬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蠟顏料藥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現在千萬有餘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疇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父被難航海至温州入閩隆武朝加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温州因募兵乏餉欲徵魚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堯爭魚稅成隙而君堯部下毆諸

生致諸生洵宗伯遂疏叅盧賀兩公丙戌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
君堯夜遣人殺之

趙庾

吳江趙庾字煥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文選主事遭亂祝髮為僧遠
游天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省試曰此多事
已鄉舉曰又多事終無所囑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真武之神携節
焉香火驟溢改創神宇其僧積錫數萬趙氏子孝廉濬利之許於巡臺
秦世楨謂有張角之尊事下蘇州同知 或走天臺邀庾還戒其子庾
不得已同二僧來過平望值風舟覆救出庾俄坐逝 陸禹疇記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遊於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鳩獨足千百為群每
集處不旬日中流寇寇號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腴又嘗見空中飛

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逃南常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
東向即燭束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隔於
榻並榻卧者不知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溲借卧者溲焉時扶掖甚
苦久之魂登榻並卧又不相屬小間同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
游答之曰我願甚但未知彼許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
而愈因歷歷為包長明述之

修志

范石湖吳郡志成欲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非石湖
筆也守憚莫改辨亦弗敢刻以書藏諸學宮見沐人趙汝談序中崇禎
初梅^海宜教諭平湖趙無聲^維稟^稟以修我縣志見忌濱行東予曰不佞故

以痴癡為不知者所詬厲不意世間亦復有如不佞者亦更有如不佞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隣信矣

傭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背其裝先各與一金嘗午飯旅舍忽失二傭意其遁出傭養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生也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

周公貞記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攜李屠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 太祖高皇帝聖諭牌因攜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毘陵人舟泊有兒鼓柁用明詩紀之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于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行門 正志 修齋疏曰竊以久莫久於無量壽奚誇上古之椿永莫永於一 那好納須彌於芥蓋謂仁者必靜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求止於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虛譽之事不騫不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尊者耶但願身雖幻有借假可以修真時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殆其庶幾政在不違三月况乎黑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顛用克勤 到孰謂延齡非進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算乃宜喜宜懼交關事且百叢覺為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鄉老而兼國老我則憂未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齒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缺望略弛刻責便墮自寬財失思維遂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視鞭影直爾長驅

效野牛之去尾牙猛然大奮幸爾落日之方可想會且形就而神和觀
河見之不殊何妨年變而月化伏願自今已後寒威徹骨梅花識天地
之心和氣滿懷穀種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西江既睹
夜半之星何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點雲雷華秋水澄清
珊瑚枝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郡守李問其故曰無他第寡欲耳

莆田林貴生宣德丁未卒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

竣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

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後圃者生弘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亡子五雜俎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

八歲

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密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

臨川又憂去歷什邡湘陰甯陽餘杭屢難屢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

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近縣滿歲即

褒封於是授英山縣知縣三月即薨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賃畚萬曆有司存恤

崇禎三年四月詹事

黃士竣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令有司

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鄒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令下部旌禮

私謚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卒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貢信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谿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洵嘗代兄濂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通徵君私謚貞孝處

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濂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廸禮部尚書殉難郡人私謚靖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休寧訓導太祖試鐘山雨霽及秦鶴二賦

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徐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崑山龔翊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照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雍稱廉官第一卒鄉人

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

私謚文毅

華亭張瑞仲圭黃縣訓導子 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陽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己接物一以為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敬先生

海寧祝萃 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叅政門人私謚文惠先生

福寧劉鐸彥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葬如禮有雁來巢及卒學正閔鶚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至忘食淹貫百氏有失則悔守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抑先生

閩縣何廷議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剪九達文端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於鄉知沙縣諭民十事隣士就教延禮之廣諸生額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廉先生

海甯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咸謚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 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杖卒門人私謚忠定先生

華亭何震汝元官 教諭嘉靖中有司祠之私謚先生

華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籲斗求身代母獲瘥而海以瘁卒里人私謚苦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篤孝純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淵孝先生

吉安曹嶼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澗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慶陽李夢陽卒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先生

尉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鄆陵陳友諒誠甫膺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

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

進士官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私謚

介肅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使

慈谿顏鯨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 鄉人私謚正道先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穎發先

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敢先生 王文祿集

海鹽吳昂德翼官 左布政使私謚文愨先生

徐憲忠官奉化知縣王文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膺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徹私謚恭懿

慶雲楊粹夫歲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靖節 慶雲縣志

高郭黃秉石福府左長史 恭王甚禮之父可大 推官恭王私謚順

德先生 南城鄧元錫 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生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懿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朝錢牧齋

或題虎邱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盛京榮歸之作入雜紛紛意
正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辜寬

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庭邊柳撩亂春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
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舊名唐
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逮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俱動意恐不免後御
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像弼終登州知府

黃巖林侍郎一鶚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尚在
喉間並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其坊老婦祭夫也問祭品及先忌
辰以服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日也

弘治中 趙璠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閩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閩中教
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頗自負竟困秋闈明年丁未狀元
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谿趙志高久潦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鄉郡先
達也婦笑其老孝廉妄覲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錢諸孝廉獨趙不速明
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謁拜程明道先生後宰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竿祠果如
夢中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寧榜人慙慙加等云夜夢人呼我迎
工部驚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乎果歷南京工部尚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不省
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
即公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上海夏景華萬曆辛卯秋試畢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色衣者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名求捷果值某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云亦笑而置之其人適書榜主司折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遽書上遂不易又陽城李養蒙丁酉山西登榜亦畧同俱戲為之非有意也

萬曆癸卯漳州陳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己次之初場連席因告之汝椿果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

泌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歷大馬司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日雨是亭設座三為楊貞肅繼宗許忠節達揖公曰虛一以待然須他日今少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殺之判曰鬼殺人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御史以屯馬按漢中修諸葛武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濬夢武侯求紀以告公撰記財半稿未就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子夏居夢社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棘而非其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千里桃花客魂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璫戍肅州夢紅梨花為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餞之演紅梨花傳奇不覺連歎上虞周夢尹中丞微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媿無功裁得桃花滿院紅任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後令永新署壁前令刊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捷報其名方自辛報者又云非也君乃道素當在後因改名道素己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

平湖徐在中禱於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關聖同宮後守廣州逮入京五月十三日棄市相傳關侯誕辰也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子辭

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攝者慰駿徵出
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闕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迴冊分黃黑總數十
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中丞從治四月二十日己刻蒞任守宗以驢
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闕正將旗鼓軍容甚盛導馬八匹入公
署見中丞於內室凡列二書劔一研一中丞報書治裝飲菜豈湯即檄
豐都之任各神郊迎三十里進臺投冊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
午刻中丞中砲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歷城邀其姻王表一往表一夢韓印其衣領及濟南
臨韓以人雜果印其衣領逃歸

沁水王廷譔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以為
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岬生次之始悟

鄂縣包文燁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韋馱神曰文雖佳以啖牛炙投文
廁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為風颺去無可
跡欲另騰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
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壬午天榜首陰隲科三人德行科四人才用科屯
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戾恣睢若
千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著如前或硃筆書脩字如玉列貪淫中驚寤
是科第四人韓濟寧陳孟脩家關將軍廟側崇禎時回子數十人謀
毀其廟厚布旁屋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詬辱不自覺痛旬餘體平夢
周倉曰與爾二羊皮及起傷目始瞭嗣後孟脩弟卧廟旁開將軍語
周倉曰爾礪刃我將儻諸囚亡何諸囚以他事闕死乙酉清人開科孟
脩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衣冠非所制也清朝己丑南宮七藝俱出宿構

萬曆夏六月戊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 帝臨殿 東宮皇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遷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天云京城陷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聞變追憶前夢雖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途聞鄰婦哀慟且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趙生期怪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即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弋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纜沒見懸梁遺稿啟與朱墨不異後應試易名簡辛未進士

夷堅志溫凌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簿遇生日於邸舍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婦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訛因拜媪為 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於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豐吏部南禺坊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蘇申瑤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丁文敏笑而頷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住待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 一 同年相善瀛海邀沈觀燈沈指鯉燈曰此鯉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大嚼再進一鍾平湖沈萃禎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衛經歷沈歷蘇州守陸員外

嗣端改唐詩嘲之鶴髦雲冠宮樣妝春風一曲度為娘師公見慣渾閑
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曷足少
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蘇州值雪玉皇
昨夜買私鹽故把鷺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个蘇州通麵煎
題虎 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婺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丞非
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瑗以匠詆寃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政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溫正春由龍谿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
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

嘉興朱仲莪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超昇已出平
康巷解厄還登波若禪節按木魚移此日歌翻虎鳳想當年一心未絕
紅樓夢春夜猶思醉管絃

海甯陳某楹帖三十步聊葺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
聊曰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旦
予反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悞投之介人賦一絕句
君是鬚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東家醉只為當年一字
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 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通堂或請其義笑曰

賊秃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曆

進士游狹邪間題香篋堂友人問所出曰千人

日个个美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癘為之一笑
人有咏杜詩子璋鬪饑血糝糊之句而愈瘡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瘡
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 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隗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聲半
夜真朱隗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潭龔某販參遼東寓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壺逆旅
知建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錢醉甚宿焉詰旦城陷南隣客俱殺本即
獨全而龔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之謀預定北即以大駟頗逗之
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夜伏

神座下見侍像進簿唱名 某人破 某殺至吳 某云殺於黃偉駭甚質明
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日黃偉因報吳問何以知
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於爾或宿業若甘心焉冤報何時已乎即神
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革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邊東
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疇昔令通謁巡撫蕭起
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隆實非南將又忘為存
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賻三百金使不因存仁夙好何至誤罹其網哉
澈浦所百戶王雲遠 遭亂同婦應菽乳自活 弟某亡賴以百戶名官
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按名捕百戶斬於市婦 氏給配營卒義不從自
經其弟尚存

同庚

永康程京兆正誼義烏虞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時生同
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袁州仍謫潛山
邑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曆癸丑會元宜興周延儒天啓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戊辰會
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曆 月 日其時地小異先後冠南宮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睢州劉淮以孝廉入太學歷事兵部時同年詹伯齡亦歷事
內承運庫述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斤蝦鬚二圍如鵝卵長
三丈東方朔桃核半枚大如人掌麟皮一大小珊瑚樹八九枚次日余
同詹進觀之果然麟皮已蛀闊可七八尺桃核中鑄東方朔桃核五大
金字 劉淮間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 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同陪
臣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佩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又一
人書云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余同劉宗敬觀之良久宗
敬曰此夷人寫早朝 詩有意笑中國嵩祝之晚也衆憬然 劉淮

南曲

海鹽腔始元澈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甫

國權片文校字心抄本國權對校

四行一日原存作一目十二行又曷史故原作又曷為史哉而為原存無為字十三行江陵之版刻下原本多一也字二十三行隱忍原作隱忍亦明原存作承明
三四履行任爾原存任耳。二頁之行暢咽原存作懷咽十行主帝原作武帝十三行宣尼又言原本存有言。三頁行政創原本存創始三行惟賢好之有繫於
國者及閣部院云原作自將相卿貳詞林臺省等則書從其重也庶職不盡述三行諸王勳戚原存諸王公主勳戚四行不全錦下原存有歷朝各
項條例僅摘其要十字十行較甚原本作較勝十四行卷百原存作百卷十五行集原存作集十六行類原存作類二十三行兩原存雨
滑原存作滑與原本作與。四頁五行不可失也原存作不可已也。行關原存作關九行曰原存作名。十三行修原存作修二十行且版原存作且當獻

壬寅九月從年差樓版國權百冊對勘記

國權自序凡例

亦左氏曰 明興垂三百載治駸駸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遜言
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局之秘閣
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剽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端述故其官與
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譽而前
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
者不得秉如椽焉且 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
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隽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進也
噫明之於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足應
者 神宗時陳文憲銳意於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
史恐不堪為唐宋六朝後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
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搜淳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為

釀溢泌陽之儉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褊攸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敬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 永陵議禮至於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敝而猶新此將何以表之也 定慶實錄告成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繯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刑餘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柱枝耳目盲之誣淑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為晉史始割綴而不適於一永叔為五代史則著為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於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瑯琊欲史而隱恐以沒又其初皆不踐承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遂老簿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亡或任爾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

摧謝規避疇以身為射的哉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慙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謔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哀然成帙不遂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諒哉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芻狗之不若何况乎綿蕞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愴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 遷又跋

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主帝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拓盛潔毋靡盛塞毋猥盛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毋不敢恣臆於百禩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囿冊即
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
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輕若事
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
採否則間徵一二毋或輕狗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尚氣格而敘事之文猶故也章
奏最繁最蕪乍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鍊年銀月薄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
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
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
勅不諱為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
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
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
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証諸人
評薦採其確數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
鷁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於宋五
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
次得地而後得數也白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
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待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
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甚而
漏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哀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

天啟辛酉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
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胙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恆借人書綴
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群籍歸本於實
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樵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塵又
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賴之矣 江左遺民談遷
孺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
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
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道
雲不待合而兩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滑夏天乃與秦以廢古
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誅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

初尚樸園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
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
才而恭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
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莫國有信史哉
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
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
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
之偏紀載或失之畧如椽闢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
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迷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權
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
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
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權若

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修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
孺木以帖槩之暇而效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瞻故能
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
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
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 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
千古邗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 明也宜孺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
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
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
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洲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鹽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
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

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
失實秦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官逆奄之舍人
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遜荒皇歲烈燭國滅而史亦
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
印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
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
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
君喟然曰吾手尚在盜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
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願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
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
西走陽城欲哭太宰相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
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

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解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著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予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權中年燬於火乃復沉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秃饑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關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且暨師望肇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敘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攣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立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昨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畧全屢遣奉迎使事兄禮罔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編初非囚堯城奪門言何論梁瑤策始建張懋冊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謚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盈廷以為是橫

本傳

見海鹽縣志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宗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於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於正士加厚疵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羣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於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勳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侯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於麻涇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

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游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
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棗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
游錄二卷棗林雜俎十二卷棗林外錄六卷海
昌外志八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撰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
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
葬洛塘南意其時馬鬣崇封蘋藻修潔宜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
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縣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
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
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易勒申昏之祠額易訛於是漆燈未
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邊直樗里悲哉乎後之人眈眈焉攘竊寸尺宜
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魂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
故廟而佚之脉若下鬼夸於叢祠名實俱喪盼蠻亡聞僅附公於右沿
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遷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
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